

第35年

47

$15.00

編者話

蕭玉寒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狀元倫文叙故事之二「青龍白虎」刋於本期。神童倫文叙因救助姓朱人家消災擋煞，無意中發現了姓朱人家的秘密，爲了天下蒼生，本着恩師劉伯溫「濟世救民、造福世人」的宗旨，他被捲入了篡朝奪權的鬥爭漩渦裡，連他最敬愛的娘親也受波及，然他却無怨無悔。本文圍繞倫文叙如何與姓柳人家鬥智，情節波瀾起伏，佈局嚴謹，全文橋段天衣無縫，使人閱來緊張刺激，回味無窮，必定讓敬愛的讀友閱後不忍釋手，請鑑賞。

*　　*　　*

西門丁先生撰著的中篇故事「天下第一帮」本期刋完，熱心此篇故事的讀友切莫錯過精采的大結局。另者尚有一期完短篇「血洗惡虎溝」獻給愛好者欣賞，故事內容一定不會令讀友失望，請閱。

*　　*　　*

下期即將刋登煮酒客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無名高手」，西門丁先生撰著的中篇新故事「無畏殺手」，屆時請留意。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463.00
	一年港幣	$925.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12.00
	一年港幣	$1,02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14.00
	一年港幣	$1,227.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83.3.30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5年

第47期

(總號180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青龍白虎

狀元倫文敘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妻女失踪

夜深沉。廣府上空月暗星稀，深秋時節，夜風呼嘯，越來越感寒冷了。

此時，在廣府擢甲里福地巷的倫家，剛從淨慧寺住持西禪大師處回來，正在書房中沉思的倫文叙，不知是冷風入體，還是心有所感，忽地打了個寒噤。

倫文叙微一沉吟，即以「尋龍秘笈」中的「神卦篇」，袖占一課，所得卻是「上六卦」。倫文叙略一思索，不由又心中一凜。

倫文叙暗道：「上六卦」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漣」乃落淚，「上六」陰柔已到極點，亦即已屆日暮途窮之時，進無可取，退無可守的絕境，豈能不血淚漣漣？

倫文叙轉念又暗道：「乘馬班如」，此句隱含出遠門避難奔波之意；又「泣血漣如」，意即吾之絕境

北上湖廣

與某事有牽連，目下除了朱家之事，尚有什麼如此嚴重？莫非朱家會出什麼悲慘事麼？

倫文叙瞥一眼窗外，從北斗星的位置判斷，現下剛交亥時，恰恰是一日中至陰至寒的時辰，若朱家有甚不測，此刻便是最危險的時分了！

倫文叙心中忽然充滿危機感，他按捺不住了，便走出廳中，打算出門而去，他的娘親倫嫂，此時仍在廳中收拾，替倫文叙洗濯換下的衣服。倫嫂認為，儘管兒子的衣服殘舊，但總要整潔乾淨，這才稍稍配合兒子「南海縣試冠軍」的身份。因此倫文叙身穿的衣服，頂多隔一日，她便逼着倫文叙非換下來洗濯不可。倫嫂對倫文叙這位倫家獨子，真恨不得含在嘴裏，以免令他有任何損傷。至於兒子已身負絕世神通，她並不知道，亦不想知道。倫文叙畢竟只有十五歲，尚是大娃兒一個，而且在娘親的心目中，兒子永遠是需要娘去呵護的娃娃呢！

此時倫嫂正低着頭洗倫文叙的衣服，那是一條帶有補釘的褲子，是昨天倫文叙才穿上，今晚她便逼着他換下來洗濯了。

倫文叙一見，不知怎地，他心中忽地浮出一種異常強烈的戀母感覺，竟與他此時的危機感不相伯仲。「娘親啊！你辛苦了一整天，快早點休息吧！」倫文叙站在娘親身邊，充滿依戀的輕聲道。

倫嫂抬起頭，瞧兒子一眼，她額上的皺紋已積成一道小河了，頭上的白髮，也幾與黑髮平分秋色，但落入她眼中的，是漸已長高長大的心肝孩兒，倫嫂絕無半點悔意，反而欣然一笑道：「傻孩子！你就只得這一條褲子替換，若娘親今晚不替你洗乾淨，明晚你穿什麼？娘親再辛苦，也不能讓你一身污漬去見人啊！對了，夜深了，你還上哪兒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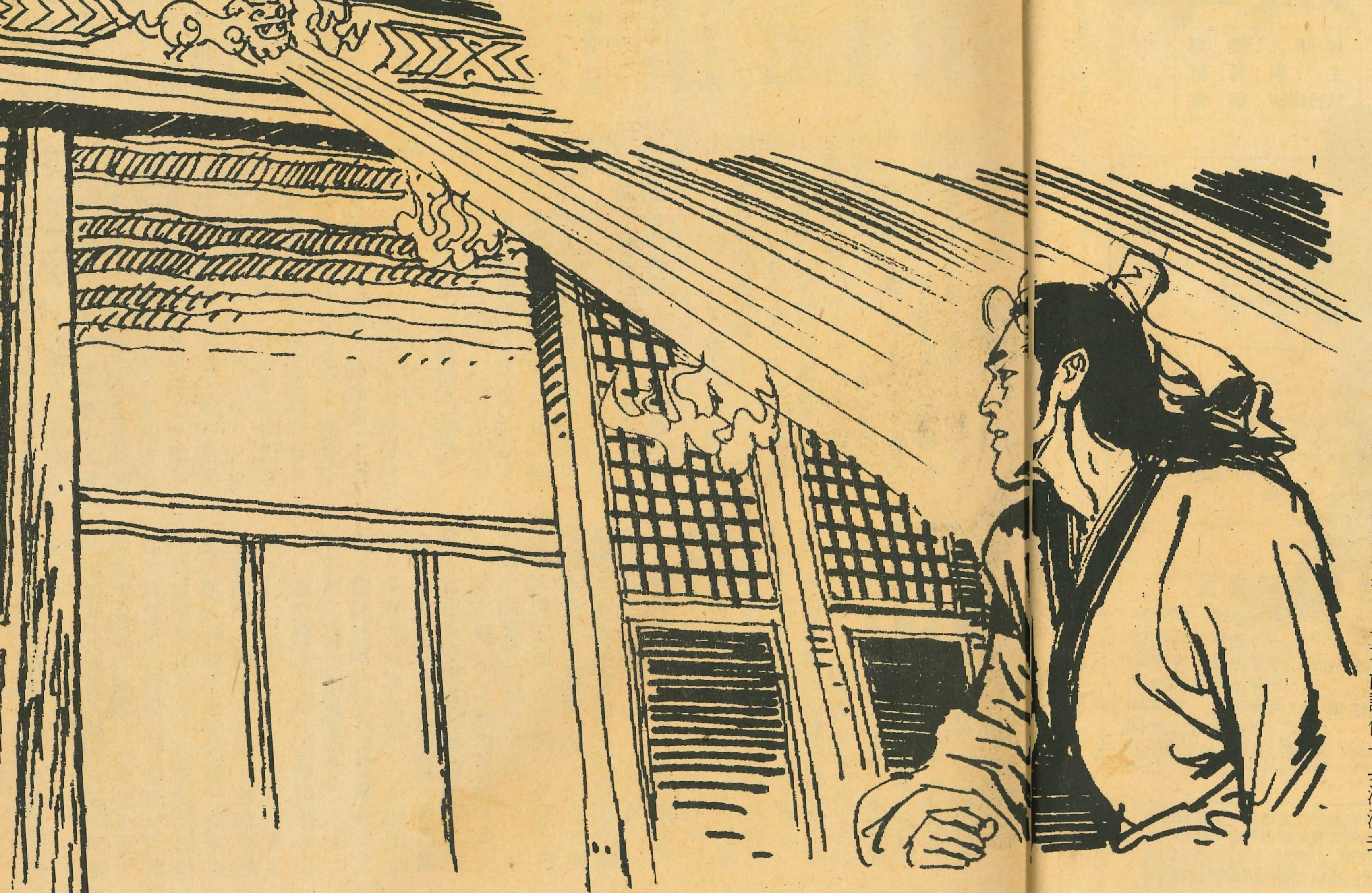
倫文叙一聽，心中的危機感忽然又強烈起來，竟蓋住了他的戀母感覺，娘親好好的，擔心什麼？倫文叙對娘親道：「朱大叔的事，娘親已知道的，文叙恐怕朱大叔家會出兇險，放心不下，趕去看看！娘親放心，文叙很快便回來啦！」

倫嫂一聽，卻絕對沒有半點攔阻倫文叙的意思，反而對倫文叙道：「文叙，朱大叔對我倫家有恩，他有事，你決不能坐視不理，快去看看吧！」

倫文叙走出家門之際，不知怎的，心中忽然像被什麼撞擊了一下，不由一陣跳蕩，他忍不住又回過頭來，對娘親道：「娘親，文叙心緒不寧，總感到像有事發生似的！你洗好衣服，便快點關上門，早點休息吧！」

倫嫂見兒子忽然婆媽起來，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她笑着對倫文叙道：「文叙，怎的啦？忽然變作小娃兒似的？娘親活了半輩子啦，自然會照顧自己，你快上朱大叔家去看看吧！」

倫文叙一聽，無奈邁步出門，他心中的危機感忽然瀰漫到娘親身上，但娘親明明好端端的，而且她平生安份守己，並無任何仇家，她又有甚兇險呢？倫文叙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心道：自己必定是被朱家的事弄迷糊了！



倫文叙走出家門，見街上一片寂靜，便展開身法，以「妙演天機」一式的五成功力，向東面掠行，不到片刻工夫，便已抵達朱家門前了。

朱家的大門緊閉，倫文叙正欲伸手拍門招呼，卻猛地一頓，伸出去的手掌立刻縮回，因為裏面傳出一聲呼天搶地的嚎哭聲，在寂靜的深夜中份外刺人心魄。

「天啊……為什麼？為什麼？竟要如此折磨我朱意成？眨眼間妻亡女被劫，你教我如何活下去！」

嚎哭聲分明是朱大叔發出來的，一句「妻亡女被劫」，令倫文叙心中猛地一震，他也等不及拍門招呼了，身子呼地一下便升上外牆，然後一個縱躍，猶如大鵬展翅，便向傳出嚎哭聲的朱家正廳掠去。

正廳中，朱意成跌坐地上，他所受的打擊顯然異常慘酷，他的神情痴痴呆呆的，雖然在嚎哭，但眼中已沒有淚水落下了。

倫文叙一步搶上前去，急道：「朱大叔！發生什麼事了？」

朱意成問非所答，喃喃的自言自語道：「完了……完了……朱家從此完了……留下我孤身一人，這條命還值多少錢？」他竟連倫文叙的呼喚也聽不到了。

倫文叙心頭劇震，忙伸出掌去，模仿西禪大師輸氣的方法，搭在朱意成的背上，他所按的穴位，恰好是「魄戶」穴，「魄戶」穴受眞氣激蕩，便失去的魂魄也回來了。

好一會，朱意成才忽地失聲道：「文叙！是你？哎，朱某厄運，不幸被言中了！朱某到此地步，生無可戀，只怕也走到盡頭了！」

倫文叙輕聲道：「朱大叔稍安毋躁，事情如何慢慢說來聽聽，天地生萬物，萬物皆有休養生息之權利，絕不容有人隻手遮天！」

朱意成一聽，目中不由閃過一絲希望之火，這「火花」雖然微弱，但卻足以令朱意成提起說話的勇氣了。朱意成道：「文叙，你若早來二個時辰，或許尚可見到朱大嬸和丹兒一面！但乍然遭逢浩劫，朱大嬸已被殺，丹兒被擄劫，眼看也難倖存了！」

倫文叙一聽，目中精光不由一閃，這是他動怒的表示，他沉聲道：「朱大叔！你知道行兇者是誰麼？」

朱意成長嘆一聲道：「哎！我連行兇者的動機是什麼也不知道，又怎知道行兇者是誰？」

倫文叙奇道：「那怎可認定朱大嬸被殺？朱小姐被劫？」

朱意成道：「今晚我從興隆錢莊回來，大約是二個時辰前的時分吧，但感家中靜悄悄的，妻女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於是連忙呼喚，但並無人答應，連忙走到房中，只見臥室中有一灘血跡，想必是你朱大嬸留下的！大驚之下，又跑去女兒房中，只見物件半點不少，獨丹兒不見了！文叙，你看，這不是妻亡女被劫麼？」

倫文叙一聽，心頭一凜，已知此事絕非殺人劫財物的强盜所爲，而是另有更陰險的目的了。他也不回答朱意成的疑問，立刻道：「朱大叔，快帶我去看看兇殺現場好嗎！」

朱意成一聽，當即掙扎爬起，領倫文叙去兇殺現場，他先引領倫文叙到朱大嬸房中，倫文叙向地上一看，果然有一灘血跡，雖經二個時辰，但血跡顏色竟已變得烏黑了。

倫文叙又以手抹了一點血跡，湊到鼻孔上嗅嗅，臉上即閃過一絲迷惑。

朱意成一見，連忙道：「文叙！你可有甚發現？」

倫文叙微一沉吟，即斷然道：「此事絕非劫殺如此簡單，行兇者必定另有目的！且到朱小姐房中再看看吧！」

朱意成一聽，不由又驚又奇，喃喃的道：「朱某在廣州並非大富，僅勉强平穩渡日而已，那行兇者若爲劫奪勒索財物，那也用不着殺人啊！」

朱意成說着，與倫文叙一同走到女兒朱丹的閨房。倫文叙四面一看，只見房內依然一片整潔，半點也沒有淩亂的跡象。倫文叙抬頭一看，牆上那柄神秘劍器居然仍在，隔着劍鞘，透出古怪神秘的森森劍氣。

倫文叙目注牆上這柄劍器，心中忽然一動，向朱意成道：「朱大叔，這柄劍器，知其來歷麼？」

朱意成迷惑的道：「這柄劍是先父傳下，說是家傳之寶，可以鎮邪，但委實不知其來歷也。」

倫文叙道：「既然如此，朱大叔容文叙看看好嗎？」

朱意成道：「文叙，朱某已視你如子侄，朱家的一切，怎會知而不洩？文叙若要看，只管自便好了！」

倫文叙一聽，當下也不客氣，走過去，摘下劍，便仔細端詳起來，只見劍鞘是以精銅鍛造，上雕九條青龍，更刻意染成金黃的顏色；倫文叙端詳劍鞘，心中不由又一動，單從劍鞘，他便已料到什麼了。

倫文叙驀地抽出劍身，但聽鏗鏘一聲，劍身發出一道寒光，觸體令人頓生寒意，果然是一柄千古奇劍！因爲劍柄上竟有兩個古代的蝌蚪文字，倫文叙博古通今，這古代文字自然難不倒他，他一瞧便知此乃「莫邪」二個令人震驚的字眼了！

倫文叙自然亦知道，在春秋戰國時代，吳國名劍匠「干將、莫邪」夫婦鑄劍的故事。而夫婦二人，畢生鑄出的名劍，便是「干將劍」和「莫邪劍」。倫文叙萬萬估料不到，朱家這柄劍，竟是曠古鑠今的千古名劍「莫邪」！這等珍稀之物，又豈是普通百姓所能擄有啊！

倫文叙至此，已對朱家的來歷，有三分判斷了。

倫文叙心中轉念，不由又仔細向朱意成命宮位上一瞧，但見他的「天庭位」隱隱有一道紫氣，可惜延伸到「邊城位」，便倏地隱而不見了；而至他現下行年的「準頭位」，卻青黑交雜，分明隱示煞氣重重，避無可避。倫文叙此時已可判斷七分，他不禁微歎口氣。

朱意成忙道：「文叙，歎氣作甚？莫非你發現什麼了？」

倫文叙微一沉吟，似已決斷了什麼，忽然便對朱意成道：「朱大叔放心，朱大嬸和丹妹妹目下尚在人世，並未遭逢生命之危也！而且行兇者的目的，顯然絕非劫奪勒索財物如此簡單呢！」

朱意成一聽，吃驚得瞪大了眼，他連悲痛也忘記了，急得失聲道：「爲什麼？文叙你爲甚如此判

斷呢？」

倫文叙道：「剛才文叙已仔細分辨朱大嬸房中的血跡，那並非人的血跡，而是猪狗類動物的血跡呢！」

朱意成忙道：「爲甚不是人的血跡？爲甚是猪狗一類的血跡？」

倫文叙道：「人的血跡，其紅色素可持續保持一日一夜；但猪狗的血跡，不出二個時辰，便會變黑了；再者人的血腥味濃，猪狗的血腥味淡，稍加分辨，便知其非人的血，而是猪狗一類動物的血了！行兇者的目的，不外是故意留下這灘血跡，令你震懾，以便達到彼等擄人的某種目的而已。」

朱意成想了想，不得不承認倫文叙的判斷絕頂聰明，於是又忙追問道：「那文叙啊！行兇者的擄人目的是什麼呢？」

倫文叙一聽，意味深長的笑笑道：「行兇者的目的，只怕與朱大叔一家來龍去脈有莫大干連呢！朱家的祖宗秘史，未知是否可向文叙透露一二？」

朱意成一聽，不禁迷惑的急道：「據朱某所知，我家的確有點秘密不敢對人言！但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說起？」

倫文叙微笑道：「那便揀扼要的說說吧！譬如那柄家傳寶劍是如何得來？這柄朝廷皇族御用之物，決不會輕易落在民間的！」

朱意成一聽，驚奇得連眼珠也瞪大了，他失聲道：「文叙！你說那柄劍，是朝廷皇家御用之物麼？有甚憑證？」

倫文叙道：「朱大叔，實不相瞞，文叙從古籍中得知，自宋朝始，雕龍染黃的劍鞘，便定爲朝廷皇家御用，因天子自稱『眞龍』、『黃』者『皇』也！絕不容民間飾物以此兩大皇物裝飾，一經查獲，便是圖謀作反的彌天大罪，抄家滅族，慘酷之極！因此民間決無人敢攖其鋒。而朱家這柄寶劍，不但上雕九條青龍，更刻意染金黃之色，若非皇家御用之物，普通百姓豈敢鑄造呢？此其一也……」

朱意成此時已驚奇得目瞪口呆，好一會，才喃喃的道：「哪……哪其二呢？」

倫文叙道：「此劍乃千古名器，其名便是莫邪劍也！此劍與干將劍齊名，傳自春秋戰國吳王夫差，爲歷朝帝皇必爭之物，據史籍記載，本朝太祖皇帝朱元璋，便曾千方百計，把唐太宗李世民的四大名劍弄到手上，其中一柄，便是你朱家傳下來的莫邪劍也！朱大叔以爲，這是否皇家御用之物呢？」

朱意成好一會作聲不得，因爲他萬萬估料不到，這柄家傳的劍器，竟隱含如斯驚人秘密！更令他吃驚的，便是這柄劍，竟然是本朝太祖皇帝朱元璋御用之物，既然如此，爲甚落了朱家，又落到自己這一代手上？這其中必定隱含某種可怕的秘密了！但到底是甚秘密？朱意成雖然有點疑惑閃過，暗道：莫非朱某的「朱」姓，與朱元璋的「朱」姓有某種淵源麼？但這念頭一閃而逝，因爲朱意成便作夢也不敢想像。

朱意成心神震蕩，喃喃的道：「天啊！朱某人到底與甚驚人秘密扯上關係？要受此慘酷折磨？這到底是天意還是人爲？」

倫文叙意味深長的一笑道：「按目下的情形看，朱大叔，你朱家似乎眞的與當今皇族有某種淵源呢！此乃天意運命，亦爲人謀，兩相糾纏交織，自然便災劫重重了！」

朱意成喃喃道：「爲甚說朱某與當今皇族有某種關係？」

倫文叙道：「朱大叔命宮位上，有紫氣隱於天庭，紫乃貴氣也！此貴必乃先天所成，亦即你的祖宗先祖，必定貴不可言，以至殘餘貴氣，尚延伸到子孫血脈之故也！但凡具此奇貴之氣者，非巨富即貴爲王侯，由此可以斷定，朱大叔的先祖，必乃朝廷之皇族無疑也！」

朱意成歎了口氣，苦笑道：「就算如此，但目下朱某已是普通百姓一個，行兇者爲甚要擄人？彼等要達到什麼目的呢？」

倫文叙微笑道：「水有源，樹有根，蒼蠅決不爬沒縫的蛋。朱大叔只須將近年發生的事連貫細思，當不難發現其中的險詐。」

朱意成一聽，心中一動，果然近年的往事一一浮上心頭。先是先父臨終前囑咐，無論如何要守住「朱記首飾鋪」，就算去行乞，亦不可變賣。接而是「朱記首飾鋪」遭人算計，以「風水煞」令他生意受損，欠下閻王債，被逼以「首飾鋪」作抵押；再而是他打算贖出「首飾鋪」時，卻不幸昏睡了一日，以至白白錯失了贖鋪的最後限期；最後是「與隆錢莊」那位自稱「代表老主人」的柳大爺，竟以厚利引誘，逼他交出「首飾鋪」。這一連串的異變，似乎均隱藏着一個可怕的陰謀目的！

朱意成心潮激蕩，不由喃喃的道：「爲什麼？爲什麼有人千方百計，欲謀奪我朱家的祖傳產業——首飾鋪呢？天啊，這到底爲什麼？」

倫文叙一聽，眼神不由一亮，他立刻便把「朱記首飾鋪」的事，與現下的擄人聯想到一起，他心中不由一動，暗道：若然如此，那「朱記首飾鋪」便絕非普通的家傳產業了！他目注朱意成，道：「朱大

叔，你說首飾鋪是你先父傳下來的，你知道你先父爲甚如此看重麼？」

朱意成一聽，便迷惑的搖頭道：「先父確極之看重這間祖傳產業，但除了可繼續經營首飾生意外，朱某便不知尚有甚重要了！雖然如此，首飾鋪既然是祖傳產業，朱某亦決不敢轉讓他人！」末了，朱意成決然的加了一句道，他的神態也變得十分堅定。

倫文叔點點頭，道：「當然啦，祖傳產業，爲人子孫的自然不該輕易放棄。關鍵不在於你是否放棄，而是到底誰在逼你放棄！其逼你放棄的目的，只怕便是目下擄人的目的，兩者合二而一，目標皆對準你的祖傳產業！」

朱意成不待倫文叔話落，便吃驚的叫道：「照目下的情形看來，那興隆錢莊的『老主人』柳家，便是欲謀奪朱家產業的人了！但聽說湖廣柳家財可敵國，他又怎會看中朱家小小的首飾鋪呢？」

倫文叔沉吟道：「這其中尚有許多疑點不清，但柳家覬覦你朱家首飾鋪，只怕是千眞萬確的了！依文叔的估料，很快，朱大叔你便會接到消息了！哎喲不好……」倫文叔不知猛地想到什麼，突然驚叫了一聲。

朱意成大驚道：「文叔啊！你又發現什麼了？」

倫文叔道：「實不相瞞，朱大叔，文叔臨出門時，曾占了一卦，乃一課『陰煞』之卦，當主屬陰之女人有兇煞之危，因此便立刻趕來朱家！但看來朱大嬸、朱小姐均有驚無險，那『陰煞』便必另有所指！天！莫非當應驗在我娘親身上嗎？」

朱意成一聽，他深知倫文叔乃至孝之人，萬一倫大嫂有甚不測，那便是朱家所累及了！於是也顧不得自己的困境，立刻對倫文叔道：「文叔，既然如此，事不宜遲，朱某這便隨你返家，先行照應好倫大嫂吧！」

倫文叔眼見朱意成果然厚道，聞說娘親有兇險，便連自家的危機也不顧了，心中不由更添感佩，他助朱家脫困的心，因而更堅決了。

倫文叔當下也不敢猶豫，立刻與朱意成一道走出朱家，一路向擢甲里福地巷倫家飛奔而來。

距家尚有三四丈遠，倫文叔目力銳利，於黑暗中已見家中大門虛掩，半開半閉的露出了一道縫隙。他心中一寒，一種不祥之兆立刻浮上腦際，娘親莫非有甚不測麼？娘親生平小心謹慎，哪有半掩門睡覺之理？

倫文叔心中一急，冷汗不由直冒，他也顧不得等朱意成了，一個飛縱，便向家中撲去。

家門果然是虛掩着的，倫文叔如旋風一般掩進屋內，一面失聲大叫道：「娘親！你在何處？」

娘親並沒有回音，屋內靜悄悄的，就連燈光也沒有，猶如掉進地獄一般。倫文叔也如置身地獄，一陣冰寒，他在屋內四處一掠，娘親也如掉進地獄，連一絲的形跡也見不到了。

倫文叔不由大悲，他料定娘親必已遭甚不測，他畢竟年僅十五歲，雖然身負絕世神通，仍帶大娃兒的心性，加上娘親是他至敬至愛的人，十多年來，娘親一直守護在他的身邊，一旦失落，那簡直就如有人用刀剜倫文叔的心肝了。倫文叔禁不住如娃娃般帶哭着的叫嚷道：「娘親呵娘親……你到底在何處？你若有甚不測，教叔兒如何是好呢？」

倫文叔失魂落魄之際，朱意成也奔進屋內來了。他見了倫文叔的樣子，便知倫大嫂果然也遭遇兇險了！他不禁又傷心又難過，暗道：這是怎的了？誰沾到朱家的邊上，誰便難逃兇劫？如今竟連倫文叔的娘親也連累了，這教朱某如何心安呢？朱意成怔怔的，竟連一句安慰的話也說不出來了。

朱意成和倫文叔相對無言之際，倫文叔的耳際忽地鑽入一縷蒼勁的話音：「痴哉叔兒！你既身負尋龍神功，上知天，下悉地，中察人間；且可以此救助世人，爲甚卻不去細察自身處境？」

倫文叔雖在震驚之際，但他的悟性高絕，一聽便知是西禪大師正以「眞氣傳音」的功夫，在外面不知什麼地方發話了，他聽出西禪大師話中含意，似乎已知他目下的境況，不由大奇，喃喃的道：「西禪大師啊！傳我尋龍神功的劉伯溫大師，不是說尋龍神功的宗旨乃濟世救貧、造福世人麼？文叔怎可違背承諾，不救世人先解救自己呢？」

倫文叔因此時功力所限，畢竟未達可以「眞氣傳音」的境界，但他的內力根基已非同小可，喃喃自語，亦可達三數百丈遠了。

因此倫文叔的話音未落，耳際又傳入西禪大師的聲音道：「文叔何太痴也！尋龍神功的宗旨，雖乃濟世救貧、造福世人，但亦非不理自身的安危，假若你自身遭險，已不存在，又怎可以尋龍神功去濟世救貧、造福世人呢？這亦即『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道理啊！」

倫文叔一聽，不由失聲叫道：「是！西禪大師！的確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亦即先保存自己，才能消滅世間邪惡的道理也！不錯，不錯！那西禪大師可知我娘親的下落嗎？」

西禪大師在那面忽地呵呵一笑，隨即有聲音傳了進來，道：「呵呵！文叔，在你心中，娘親竟比你自己更重要啊！好，大孝即大義，不愧是一代天機大師劉伯溫大師的嫡傳弟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文叔，你持此大旨，已足可行走江湖矣！」

西禪大師話未落，倫文叔見西禪大師只顧滔滔不絕，卻沒透露娘親的訊息，心中大急，他向朱意成道：「朱大叔！外面是淨慧寺住持西禪大師光臨呢！我這便出去會一會他，朱大叔隨後跟上來吧！」倫文叔話未說完，即突地縱身向窗口躍去，疾如飛燕般片刻不見。

朱意成一見，不禁又驚又奇，卻又帶點希望，暗道：文叔原來與西禪高僧有甚深淵源，怪道他除了文才出衆、玄功驚人，且武功亦超人一等了！若他肯全力相助，朱家便或許可脫目下困境也！

朱意成心中思忖，便也連忙走出屋門，繞了一個彎，走到倫家後面的小山崗上。在月色之下，果見一位鬚眉皆白的和尚，正與倫文叔在悄聲細語。朱意成不敢打擾，便遠遠的站住，待倫文叔呼喚再走上前。

朱意成剛站定，便聽倫文叔向他傳聲道：「朱大叔，快過這邊來！我娘親之事，似乎與你有關連呢！」

朱意成一聽，心中又驚又急又奇，也顧不得是否打擾了，邁開腳步，很快便走到倫文叔和老和尚面前了。

朱意成與佛無緣，平生從不上佛寺參拜，因此並不認識西禪大師，只聞其名，知廣府淨慧寺住持西禪大師，乃一位得道的高僧，且是「禪宗之祖」的嫡傳弟子。此時近處一瞧，但見西禪大師鬚眉皆白，年登高齡，卻目中精光閃閃，精神之極。

朱意成不由肅然起敬，他向西禪大師見禮，又道：「廣府小商人朱意成，拜見西禪大師，一向疏於參拜，恕罪恕罪。」

不料西禪大師卻虛閃一步，避開朱意成的揖禮，合什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老衲佛門弟子之身，又怎敢承受朱施主貴人之身拜揖？鈞請朱施主勿再客氣。」

朱意成一聽，不由迷惑的直眨眼道：「大師言重！朱某小商人而已，豈敢自居貴人之身？」

西禪大師微笑不語。倫文叔心中一動，暗道：原來西禪大師果然目力犀利，也瞧破朱意成一脈的奧秘了！但此時見西禪大師並不肯道破，便也含笑不語，沒有接口說話。

西禪大師微一沉吟，即對倫文叔道：「文叔，你娘親，老衲已安置到一處秘密的地方，並派二弟子暗中保護，決無人可以傷倒她，一切放心便了！」

朱意成一聽，不由一喜，長長的吁了口氣道：「天幸倫大嫂安然無恙！未知大師如何發現倫大嫂有兇險，趕來救援呢？」

西禪大師也不隱瞞，坦然道：「老衲已知朱施主受逼害之事，文叔早已與老衲商量矣。老衲因此推斷，對手必定不肯善罷甘休，不但朱施主自身有兇險，且連文叔也被捲進危機中矣，因此老衲不得不暗中密切留意。」

西禪大師微一頓，又道：「老衲今晚正打坐之際，忽然省起，今日乃朱施主還債贖鋪的最後限期，對手必定有所動作，而文叔必定也趕去朱家察視救護，憑文叔之能，朱施主家諒無大碍，相反倒是文叔離開後，他的娘親或有兇險了！因此老衲便火速趕到此地了！幸而來得尚不算太遲！」

倫文叔此時插口道：「大師，可辨出行兇者的身份來歷嗎？」

西禪大師微一搖頭，道：「老衲趕到之時，但見三條黑影已閃電般向文叔的家中撲去！老衲心知不妙，便搶先一步，掠入文叔家來，先行把倫大嫂救走了！因此無暇理會那三條黑影的身份來歷。」

朱意成一聽，不由倒抽一口冷氣，暗道：是誰如此斗膽，竟公然入屋擄人行劫？

倫文叔卻欣然一笑，暗道：西禪大師的輕功蓋世，連我亦想學他一二，他若施展出來，那三名行劫者自然只好自歎弗如了！

倫文叔已知娘親安然無恙，登時便冷靜下來。他微一思索，即對朱意成道：「如此看來，朱大叔，入我家行兇之人，必與擄去朱大嬸和丹妹妹的人有關連！事不宜遲，且返你家中去，或許行兇者有訊息留下了！」

朱意成道：「文叔，你不先去探視倫大嫂麼？她必定受驚了！」

倫文叔卻淡然一笑道：「娘親雖然是文叔至親至愛之人，但她既然已安然無恙，探視遲早也不要緊啦。況且目下要查明行兇者的幕後主人，若不消除此隱患，則不但朱家，甚至娘親亦是安而有危也！」

倫文叔說罷，便催促朱意成返家，朱意成認爲自己連累了倫家，心中難受，不由一陣猶豫。

西禪大師見狀，便微微一笑道：「放心吧朱施主，有吾兩大弟子淨宏、淨揚保護，當世只怕也無人傷得了倫大嫂呢！老衲這便一道隨你返家去吧！」

朱意成大爲感激道：「因朱某之事，竟連大師也驚動了，文叔和

大師的恩德，朱家如何能報？」

西禪大師一聽，卻忽地微笑道：「朱施主言重了，實不相瞞，老衲之所以出手相助，並非爲你朱家，而是此事牽連甚巨，若不加以消弭，只恐禍及天下蒼生也！」

朱意成一聽，不禁又添驚疑，暗道：朱家遇難罷了，怎的又會累及天下蒼生如此驚人呢？天啊，到底小小一間首飾鋪，牽連甚麼驚人圖謀？朱意成百思莫解，但明知西禪大師和倫文叙均乃玄機道中之人，天機不可洩漏，決不會對自己這等凡夫俗子坦露，也就無奈的微歎口氣，依倫文叙的主意，先行返回朱家而去。

＊　＊　＊

朱意成引領倫文叙、西禪大師返回朱家，此時已是黎明時分了。

晨光初露，淡白色的光線射進廳中，倫文叙眼前，立刻便見在晨曦之中，廳中的木柱上，赫然有人用柄利刀插了一張紙條，在清晨的寒風中抖顫。

朱意成隨後也見到了，他不由呆了呆，才拔起尖刀，取過紙條，看了看，便搖頭道：「哎！留字之人，到底在賣甚關子啊！」

倫文叙接過字條，只見上面寫道：「書呈木上曲尺家，欲知兩陰行踪秘，且向北行八百里，木卯雄踞湖廣廈。」除此四句外，更無下款，亦不知日期。

朱意成喃喃的歎氣道：「天啊！這到底是甚可怕的對手？就連留字亦如此神秘也？」

倫文叙微一沉吟，卻嘿嘿一笑道：「雕蟲小技，也敢來獻醜？所隱不外四字罷了，豈能難倒我倫文叙也！」

朱意成一聽，急道：「文叙！是那四字隱含其中？」

倫文叙嘿嘿一笑道：「書呈木上曲尺家，木上曲尺，即一『朱』也，亦即書呈朱家，欲知兩陰行踪秘，『兩陰』者即兩女人也，亦即欲知被擄兩女人的下落，且向北行八百里，北面八百里即湖廣武昌也；木卯雄踞湖廣廈，『木卯』即一『柳』字，合起來豈非『湖廣柳家』四字嗎？嘿！好大的口氣！」

朱意成先是醒悟的點點頭，隨又奇道：「爲甚如此大口氣？」

倫文叙嘿嘿道：「『踞』者，虎踞龍盤之意也，再加一個『雄』字，豈非暗示，湖廣柳家，如天下豪雄、虎踞龍盤於湖廣嗎？嘿嘿！果然野心極大，隱隱有圖謀天下之意呢！」

朱意成一聽，臉色不由忽地發白，寒心道：「原來對手竟是湖廣柳家！聽說湖廣柳家爲本朝將相之家，現勢力如日中天，朱某小商人而已，如何鬥得過他柳家？而且湖廣柳家迢迢千里，窺伺朱家小小的首飾鋪作甚呢？廣府地方多得很，他柳家欲在廣府拓展生意，也犯不着非要謀奪敝鋪不可也！」

西禪大師一聽，與倫文叙對視一眼，不由均苦笑一下，兩人自然均已意識到此事的非同小可了，但此時又知並非對朱意成坦露之時，也便不知說甚才好了。

好一會，倫文叙才對朱意成道：「朱大叔，你打算如何處置？」

朱意成沉吟良久，不禁搖頭苦笑道：「哎！如今朱大嬸、丹兒均落在對方手上，任人宰割，朱某看來也只好走一遭湖廣柳家了！」

倫文叙故意道：「如今已可確定，行兇者的幕後主人，必定是湖廣柳家無疑，爲甚朱大叔不先向廣州知府告他柳家一狀，以求官府出面，拯救丹妹母女二人呢？」

朱意成一聽，便斷然的搖頭苦笑道：「湖廣柳家勢力之大，決非天下人所能抗衡！別的不說，聽說廣州知府亦是柳家老相爺的門生，又怎會受理告柳家之狀呢？莫說受理，只怕稍一洩漏告狀風聲，湖廣柳家便必定立刻知悉，屆時她母女便有大難臨頭啦！」

倫文叙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朱意成果然不知自己家族的來歷，僅以普通小百姓的心態處世了！既然如此，我又怎能坐視不理，半途而廢？

倫文叙心中轉念，便問朱意成道：「既然如此，朱大叔打算如何應付湖廣柳家？這般前去，一樣任其宰割也。」

朱意成長歎道：「事到如今，人在其手上，朱某還有什麼辦法？他柳家便要朱某的生命，交換她母女二人，朱某亦唯有答應啦！」

倫文叙想了想，便決然道：「那好吧，朱大叔，文叙陪你走一遭湖廣柳家！且看看他是否眞有三頭六臂也！」

朱意成吃驚道：「文叙，這可開不得玩笑啊！湖廣柳家老主人，乃前任相爺，在朝中勢大如山，柳家亦必如龍潭虎穴，朱某爲了她母女，早已豁出老命，但若連累文叙你有甚三長兩短，教朱某如何向你娘親交代啊！此行你萬萬去不得也！」

倫文叙卻決然的道：「不，朱大叔，此行爲了我娘親，也非去不可！」

朱意成道：「爲什麼？你娘親已成賊人的目標，正需要你留在廣府照應啊！」

倫文叙道：「不然，若留在廣府，猶如守株待兎，久守必失也。唯一上乘之計，便是來個釜底抽薪，消除禍根，這才是長治久安之策也！因此湖廣之行勢在必行，朱

大叔不必擔心，柳家雖然可怕，但就算刀山火海，文叙亦敢闖一闖呢！事不宜遲，朱大叔，稍作準備，今日中午便出發吧！」

朱意成仍猶豫不決，西禪大師忽地接口道：「湖廣之行，果然甚爲兇險，老衲亦隨文叙你走一遭吧！」

朱意成一聽西禪大師肯同行，不由轉憂爲喜，因爲他深知西禪大師之能，有他隨行相助，自己這一面的實力便大爲增强，起碼可保全身而退，不至客死異鄉，朱意成連忙向西禪大師深深一揖，道：「大師高人高義，肯出手相助，朱某感佩萬分！」

西禪大師依然虛閃一下，不敢領受朱意成的重禮，含笑道：「朱施主不必客氣，老衲早就說過，此時此刻，已非你朱家一人之事，稍爲不愼，便會累及天下蒼生，因此老衲此行，亦非去不可也！」

朱意成此時不禁又驚又奇，他自己也不明白，爲甚倫文叙和西禪大師，均不約而同，如此熱心助他朱家解困？而且聽西禪大師的口氣，朱家的事，牽連重大，竟至累及天下蒼生！但天啊，那柳家所欲謀奪的，不過是區區一間首飾鋪啊！這其中到底隱含什麼驚天大奧秘呢？朱意成苦思難解，無奈只好安慰自己，哎，暫且不管這許多了，先行赴湖廣柳家，看他有甚話說吧！

朱意成打定主意，也不敢再猶豫。當下他取出一百兩銀票，請西禪大師先行轉交倫大嫂，說是安置她生活的費用。

朱意成又準備好了三人上路的盤川，當天下午，在西禪大師返回後，朱意成、西禪大師、倫文叙等一僧一老一少三人，便悄悄的離開廣府，向北而行。一路沿花縣、英德、韶關等地北上，過了白石渡口，便是湘州地界了(即今湖南省)。

這一路北上，均是西禪大師引路，西禪大師雖然是佛門中人，但他自年少時，便已隨師歷練，遊歷化緣，走遍大江南北，因此對各地的風土人情，瞭如指掌，一路解說，倒也減了不少旅途的孤寂。

倫文叙自小雖然奔波流離，但均在粵川地域，從未遠離廣東，此時便趁機審察神州大地的各處風光形勝。普通人欣賞的是景色之美，但倫文叙身負「尋龍神功」，着眼點便非美好風景，而是山川地脈的勢格，亦即龍脈的延伸、潛伏及走向了。

「尋龍神功」亦恰恰是西禪大師未精的神通，因此他倒反過來要向倫文叙請教，也因此不厭其煩，向倫文叙詳細解說各地的風土人情、地理風物。

這一路北上，橫跨八百里，登時令倫文叙見多識廣，飽覽神州大地的形勝，「尋龍神功」與地理風物相輔相承，因此倫文叙的「尋龍神功」絕學更爲精進了。

這一路北行，到了湘州橋口，便改乘快船，從東江入水，轉入耒水，再入湘江；沿湘江北上，穿過洞庭湖，再入洪湖，便進入湖廣地界了。

在洪湖北岸，西禪大師便力主棄船而改陸行，說是方便照應。西禪大師的心思也只有倫文叙明白，他心中暗笑道：西禪大師神通廣大，樣樣皆精，獨缺水性，只要在水上，他便如坐針氈，坐立不安了！倫文叙卻生長於南海黎涌水鄉，他未足三歲，便已能從水中擒獲一條重三斤的大魚了，因此在水上他竟比在陸上一般從容自如。

再向北走了小半天，西禪大師忽地引領轉向東北面。又再走了二、三十里，到傍晚時分，終於見到一座偌大的古城，遠遠屹立於夕陽餘暉之中。

到此時，西禪大師神色忽地一凜，悄聲向倫文叙和朱意成道：「前面便是湖廣大都會武昌城了！依老衲判斷，此地已佈滿湖廣柳家的眼線，且柳家又見過朱施主和文叙你二人，吾等一舉一動，必已落入柳家的眼線，一切務必小心提防，免被對手搶佔先機！」

朱意成連忙唯唯稱是，進入湖廣地域，朱意成憂急妻女的安危，心中早已慌急，此時此地，他還有什麼主意？

倫文叙目注朱意成一眼，又看了看西禪大師，忽然微笑道：「大師啊，放心，放心，文叙敢擔保，此行必定有驚無險，全身而返也！」

朱意成忙道：「文叙，爲甚如此肯定？」

倫文叙道：「大師他有三甲之壽相，自然不必說啦，就朱大叔而言，亦決非夭折之人，所以此行必定安然無恙！」

朱意成歎了口氣，道：「朱某亦不敢奢求什麼，但得妻女平安無恙，朱某這條老命便丟下也不可惜了！」

西禪大師卻忽地微歎口氣，道：「文叙，老衲和朱施主倒不必擔心，但你只怕要小心留意了！」

倫文叙一怔道：「爲什麼？」

西禪大師道：「俗語有道能醫不自醫，玄機卜相亦如是，能卜不自卜也。文叙之眉心忽現青氣，青者煞也，雖不至兇亡，但只怕難免有所損傷呢，因此務必小心留意。」

朱意成一聽，不由大驚道：「

當眞如此嗎？大師！」

西禪大師斷然的點點頭道：「出家人不打誑語，確然如此！老衲雖不精於風水尋龍之道，但人間吉兇禍福、世人氣色，倒也難不倒老衲呢。」

朱意成長歎一聲道：「文叔，朱家之事，你不要插手了！朱某年登五十，雖死無憾，但若文叔你小小年紀，有甚不測，教朱某如何補償錯失？如何向倫大嫂交代呢？」

倫文叔一聽，慨然的呵呵一笑道：「放心吧，朱大叔，文叔雖然能卜不自卜，但亦知自身本命，斷不致於十五歲夭折！朱家之事，解決亦不必花上一年，因此文叔甚有信心，必能全身而退！況且柳家已向文叔娘親出手，這便非朱家一人之事，文叔便算刀山火海，亦要闖一闖了！」

西禪大師也沉吟道：「文叔所言甚是，目下你已捲進漩渦，你就算想罷手，柳家也決不容你。唯今之計，亦只好先行設法把此禍根消弭了！」

倫文叔呵呵笑道：「如何？朱大叔，文叔便想撒手也不行啊！」

朱意成長歎一聲道：「唉！一切均是朱家那祖傳產業引起，也不知碰上什麼厄運，竟連大好前程的少年神童也連累了！總之文叔你須依我一個條件，否則朱某寧可妻亡女喪，也不允你插手也！」

倫文叔見朱意成意態甚誠，對自己一片關切之情，心中亦不由一陣感動，他向朱意成含笑道：「朱大叔，是甚條件？」

朱意成道：「待會到柳家，不可輕舉妄動，以免遭殺身之禍。假如柳家眞的要拿朱家的祖傳產業作交換人質，爲免禍端，朱某打算答應便了！文叔你以爲如何？」

倫文叔想了想，便微微一笑道：「朱大叔放心，文叔答應你一切見機行事好嗎？」

朱意成道：「如此才是，朱某寧願喪失祖傳產業，甚至妻女生命，也不欲文叔你有絲毫損傷啊！」

倫文叔無聲的笑笑。朱意成萬萬料不到，他越是爲倫文叔的安危着想，倫文叔對他朱家的處境便越發同情，他因而更恨柳家的狠毒橫蠻，替朱家消滅這條禍根的決心，因而更堅定不移了。

一行三人，續向前面的武昌城走去。一路上倒也風平浪靜，並無任何騷擾。朱意成東張西望，留意四周的動靜，但憑他的江湖閱歷，卻根本難以發現什麼，朱意成不由低聲對西禪大師道：「大師啊，柳家似乎尚未知我等光臨，根本毫無動靜啊！」

西禪大師向前面偏僻處瞥了一眼，即微微一笑，向倫文叔道：「文叔，你以爲呢？」

倫文叔淡然一笑道：「樹欲靜而風不止，我不犯人，人來犯我，我等行踪，果然已落入柳家的眼線中了！」

朱意成不由大奇道：「文叔，柳家的眼線在哪兒？」

倫文叔含笑道：「朱大叔，你看對面綢莊的掌櫃，神色有甚不對？」

朱意成向那綢莊望了一眼，但見綢莊中，那掌櫃正忙着做絲綢生意，並又奇道：「那掌櫃並沒有什麼異樣啊！」

倫文叔微笑道：「正常人做生意，視線是否不離鋪面？不是注意顧客，便是低頭打算盤計數。但那掌櫃人在鋪中，眼光卻不時向鋪外街道掃視，他分明已看到吾等三人了，但偏偏裝出一副毫不在意的神情，眼角也不再瞧向這面，這豈非欲蓋彌彰，此地無銀三百兩麼？文叔敢斷定，那人早就把吾等的行踪向柳家飛報了！」

朱意成想了想，不由大驚道：「如此吾等豈非十分兇險？」

倫文叔微一沉吟，便忽然對西禪大師道：「大師，文叔肚子餓了，先到飯館吃一頓，塡飽肚皮好嗎？」

西禪大師想了想，亦欣然道：「不錯，先塡飽肚皮再作打算好了！」

於是，倫文叔也不理朱意成的迷惑，領先便大步向一間酒館走去了。

* * *

倫文叔走進酒館，卻並不走向飯桌，反而大步向櫃枱走去，向掌櫃大聲道：「掌櫃！貴店可送外賣麼？」

掌櫃見倫文叔尚是一位十五歲的大娃兒，心中不由一陣狐疑，盯着倫文叔道：「小哥兒，敝店自然有送外賣，但比平常的貴二成，你支付得起嗎？」

倫文叔笑道：「口是我的，銀子亦是我的，是否支付得起，這只有我自己知道，掌櫃你不必費神去想。」

掌櫃一聽，不由呆了呆，心中不服氣，卻又苦於無法反駁，這才知這大娃兒心思的敏捷，比成年人更厲害百倍。掌櫃無奈的陪笑道：「不錯，不錯，口是你的，銀子亦是你的，但敝店送外賣有規矩，這叫銀子先惠，格外留神呢！」

朱意成此時心中又奇又急，他也絕無心思去聽這掌櫃糾纏，當下便在身上取出一錠銀，砰的放在櫃枱上，道：「掌櫃，這可夠一頓外賣了？」

掌櫃一看，這錠銀足重十兩，

登時便眉開眼笑道：「夠！夠！足而又足矣！」

倫文叔笑道：「既然足而又足，爲甚還不手脚快而又快呢？」

掌櫃只好向倫文叔陪笑道：「小哥兒原來是公子哥兒身份，在下失敬，失敬。未知公子要甚酒菜，送去何處，在下立刻吩咐伙記去辦便是！」

掌櫃這般一問，朱意成才猛然想起，是呀！要人家送外賣，可到底要甚酒菜？送去什麼地方呢？

不料倫文叔卻如積年老江湖，他一聽立刻接口道：「掌櫃，這個酒菜客隨主便，只揀三兩道拿手的小菜，外加一兩瓶好酒也便是了！送去的地方嘛，就是距離湖廣首富柳府最近的客店，送去那兒便了！」

掌櫃一聽，神色一凜，忙道：「公子爺！你所說的湖廣柳家有千百人，未知送去誰家呢？」

倫文叔見掌櫃悄聲問，他卻故意大聲道：「這還用問麼？自然是湖廣最有威勢、最有頭面、跺一跺脚令天下震驚的湖廣首富之柳家啦！」

掌櫃此時不但神色一變，連聲音也壓得更細小了，他向四下一瞧，才低聲的叫道：「公子爺！你！你與那柳家有甚干連？是親朋或是戚友？」

倫文叔微笑道：「是親是朋是戚是友，這個不勞費心，掌櫃只須如實說知便是。」

掌櫃無奈的低聲道：「是，是，公子爺吩咐，在下只好如實告知啦！實不相瞞，湖廣柳姓不下千家，譬如在下亦姓柳也。不過若論最有財勢的首戶，那便非柳相爺柳展宏家莫屬了！此地距那柳府約莫三條街的路程，相隣的客店亦隔柳府一條街，因當地人誰也不敢靠近柳家莊做生意呢！那客店叫『仙客館』，之所以可與柳府爲隣，據說客店的主人，是得柳府的族親柳師爺所助，這才容他在柳府附近相存呢……」

倫文叔道：「爲甚柳府不許別人與他爲隣？」

柳掌櫃歎了口氣，苦笑道：「因爲他柳家出了一位相爺柳展宏，少主人柳先開又高中秀才，眼見金榜狀元有望，因此柳家的族親柳師爺斷言，柳府乃千年難求的上乘吉宅，有萬人朝拜的風水貴格，絕對不容外人靠近，免壞了他柳家的風水也！他柳家勢大如天，連湖廣知府大人亦須看他的臉色行事，他柳家既然有此忌諱，還有誰敢去冒犯？不但不敢靠近，就連原本在他柳家附近的商戶，也慌忙搬走，以免招大禍臨頭呢！唉，不說，不說了！」

柳掌櫃忽然戛然而止，神色慌張，似乎「柳家」便如「閻王」似的，提起也心驚膽戰。

倫文叔此時目中精光不由一閃，心道：不料這「湖廣柳家」當眞如此霸道，竟把天下人皆嚇得變作膽怯的小老鼠了！哼哼哼，我倫文叔若任其縱橫無忌，魚肉百姓，也不配做天機大師劉伯溫的嫡傳弟子啦！

倫文叔心念電轉，他心中雖然已下決心狠狠鬥一鬥這霸道柳家，但卻神色不變，向柳掌櫃從容一笑道：「不錯，不錯，人在屋簷下，怎敢不低頭？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啊！雖然如此，但我等還是到那仙客館居停，煩請掌櫃把酒菜送到那兒便了！」

倫文叔走出酒館，果然向北面的仙客館走去。

朱意成又驚又奇，忙道：「仙客館不是距柳府最近麼？連當地人也避之則吉，吾等到仙客館居停，豈非送羊入虎口嗎？」

倫文叔微笑道：「不然，朱大叔，文叔仔細計算過了，武昌城中客店百家，唯獨最靠近柳府的仙客館最安全可靠。」

朱意成苦笑道：「連當地人亦畏如蛇蝎之地，怎會是最安全可靠？」

倫文叔從容的道：「朱大叔，吾等行踪，既已被柳家眼線發現，柳家便必已接飛報了。既然吾等一舉一動，均難逃脫柳家的耳目，那乾脆便投其所好，就近而居停。一來這可令柳家安心，料我等不會出甚花樣，二來亦向他柳家表示，此行並無惡意，一切但求善了便是。柳家既已判斷此兩點，自然也放心多了，警戒心因而大減，正好方便我等行事！」

朱意成一聽，恍然大悟道：「是，文叔，這倒甚合最危險的地方反而最安全的道理呢！」他一頓，又忽然急道：「但文叔你有甚打算？如何行事？可千萬不要瞞着我輕舉妄動啊！」

倫文叔微笑道：「放心，文叔當求善了便是。」

三人說話間，已抵仙客館，倫文叔也不猶豫，大步便走了進去，向櫃枱後面的掌櫃道：「掌櫃！有上佳的客房麼？」

掌櫃早就留意倫文叔等三人了，但詐作此時才發覺，驀地抬起頭來，陪笑道：「原來是三位客官遠道而來，失迎！失迎！」

朱意成奇道：「掌櫃，你怎知我等遠道而來？」

掌櫃呵呵一笑道：「三位客官滿臉風塵，又竟識貨選中本店號，自然是外地人無疑也！因本店專門招待外來客，當地人概不接待

呢！」

倫文叙一聽便大笑道：「不錯！不錯！我等正是外地人，貴店亦恰好招待也！」

掌櫃眼珠一轉，忽然道：「正是，正是，既然三位客官是外地人，這便選對地方了！但敝店有一規矩，為方便往來查詢接應，投宿人客，均須報上來此目的地，以及客人的籍貫、姓名，未知三位能遵守麼？」

掌櫃說着，果然捧出一部「投宿名册」，上面列有姓名、籍貫、目的地等項。

倫文叙微一沉吟，也不依欄目填寫，執起毛筆，便疾書道：「身入湖廣尋柳家，根生八百廣東花；木掛曲尺加兩人，投宿仙客店中也！」

掌櫃一瞧，不由迷惑道：「這位小客官好文才！但目的地不難猜中，貴客姓氏卻無從查究啊！」

倫文叙意味深長的一笑道：「掌櫃，你看不懂不打緊，只要有人看得明白便是啦！吾等既已來此，放心，放心，不達目地，那是誓不罷休的了！掌櫃快安排一間上等三人大客房，吾等肚子餓得咕咕叫，待會飯菜送到，等着大吃呢！」

掌櫃一聽，果然再不敢多言，即向店小二喊道：「小二哥！快帶三位客官上樓北面大客房，小心照應三位客官！」

店小二也立刻走過來，向倫文叙三人躬身道：「三位客官，請隨小的來吧！」

店小二把倫文叙等三人引上二樓北面的大客房，倫文叙向裏面一看，只見客房甚為整潔，床鋪寢蓆，一應俱全，正北面處有一個大窗，但窗戶卻是緊閉的。

店小二待倫文叙等稍事安頓，又送上茶水，忽然又悄聲的吩咐倫文叙等人道：「三位客官切記，一到晚上，北面的大窗切勿打開，要到天明才可以開啟。」

倫文叙含笑道：「為甚白天可開啟，晚上要關閉？」

店小二輕聲道：「沒什麼，只是為客官安全着想，慎防晚上盜賊吧！」

朱意成正欲答話，倫文叙已含笑道：「是，是，晚上正是宵小盜賊出沒的時候，這窗戶的確須嚴嚴關緊也！」

店小二一聽，這才暗鬆口氣，道：「不錯，不錯，客官小心謹慎便是啦！」他說罷，也不再逗留，告辭出去了。

朱意成待店小二出去，才悄聲問倫文叙道：「文叙，這仙客館似甚古怪呢，為甚卻要安然住下來呢？」

西禪大師一直默不作聲，任由倫文叙安排，此時才忽地微微一笑道：「不錯，朱施主，這間客店不但古怪，而且店中之人，只怕皆是那柳家伏下的眼線！因此自此時此刻起，吾等之一舉一動，只怕均受柳家控制了！」

朱意成驚道：「若如此，我等豈非成了柳家的組上肉麼？為甚別家客店不住，卻偏選中這間黑店？」

倫文叙從容的一笑道：「黑店自有黑店的好處，柳家以為吾等住進這間黑店，他在明我在黑，一切任由他主宰，必定得意洋洋，斷認穩操勝券！但他可知，物極必反，他有辦法利用黑店控制不利他的人，別人亦必有能耐化黑為白，令他猝不及防也！」

朱意成一聽，雖知倫文叙和西禪大師甚有能耐，但身處如此險境，到底驚心不已，他向倫文叙喃喃的道：「文叙，這黑店不住也住下了，眼下我等卻如何打算？」

倫文叙呵呵一笑道：「朱大叔，擔心什麼？且下去飽吃一頓，填滿肚皮再說吧！」

不久，那柳掌櫃的酒館，果然派伙記送酒菜來了。他要的價錢雖貴，但也公道，酒菜均甚有斤兩。

倫文叙、西禪大師、朱意成三人，下去用了酒菜。西禪大師佛門中人，酒是不沾的，但菜餚卻吃得津津有味，他此時也不管是葷還是素了。

吃過飯，朱意成牽掛妻女的安危，便欲逕闖柳府，去窺探下落了。

但倫文叙卻想也沒想，便決然的制止道：「不行，朱大叔，你此時尚不能擅闖柳府呢！」

朱意成奇道：「為甚麼？他柳家既然留下字條，有所圖謀，必定等着朱某前去受其擺佈，夜長夢多，我打算把此事解決了，便立刻返回廣府，免多生事端呢。」

倫文叙微笑道：「雖然朱大叔肯放棄祖傳產業，但對方必定不會就此輕易放過你朱家，因為柳家所圖謀的，絕對不是區區一間生意鋪位如此簡單，他那大圖謀一日未實現，便決不會容你一家三口安然返廣府也！」

朱意成深知倫文叙雖然年少，但身負上乘玄機神通，他所料的亦常中十之八九，因此不能不信，也不能不更感驚慮。他忙向倫文叙道：「若然如此，朱家不幸捲進柳家的大圖謀漩渦中，那就永無寧日了！天啊，柳家到底在圖謀什麼呢？」

倫文叙意味深長的微笑道：「這便是此行首先要探查清楚的要旨也！治病必須治本，治標僅可催發一身冷汗，而不能根治，其道理一

如禍劫，若不能消弭禍根，則隱患始終未消也！」

朱意成六神無主，霍然道：「這……這如何是好？憑我等區區微力，如何能與柳家相抗呢？就算在廣府亦非其敵，何況身在湖廣呢！」

倫文叙傲然一笑道：「朱大叔，區區微力亦有區區微力的用處，文叙就算有一口氣在，亦斷不容柳家橫行天下、隻手遮天也！何況此行乃鬥智不鬥力，文叙決不信，他柳家便可把天下人的口堵住了！」

倫文叙一頓，又從容的對朱意成道：「朱大叔放心吧，文叙敢擔保，此行必定可以救出朱大嬸和丹妹妹，然後讓你一家三口安然回去！」

朱意成一聽，卻連忙道：「文叙好意，朱某感激不盡，但你無論有甚打算，均要以保存自己生命為重！若文叙你因朱家之事而有甚閃失，朱某寧願把這條老命留在湖廣便了！」

倫文叙目中精光不由又一閃，他顯然又動了感情了，不過卻沒說什麼，對朱意成道：「放心吧，朱大叔，文叙一切自有主意，且請安睡一晚，明天一早，文叙便與朱大叔一道去柳府便了！」

朱意成一聽，這才吁了口氣，道：「如此甚好，那文叙和大師也請安歇，明日一早再上柳府去吧！」

倫文叙微微一笑，果然走去靠北面的大床鋪躺下了。也許是路途辛苦，倫文叙躺下不久，便呼呼的入睡了。

西禪大師在床上打了一會坐，也居然很快便睡着了。

朱意成躺在床上，卻輾轉反側，難以入眠。他聽聞隔鄰的西禪大師和倫文叙已呼呼的睡着了，心中不由又羨又悲，暗道：他倆雖然仗義相助，但到底非切身之痛，容易放得下，眨眼便睡着了。可惜朱某不知碰上什麼厄運，不但平穩的日子過不成，大好的家庭也被拆散了！如今妻女在人手上，也不知生死，教朱某人如何睡得着呢？

朱意成左思右想，一直到夜深了，心中一陣迷糊，這才身不由己的睡着了。

朱意成才睡不久，靠北面的倫文叙便忽然一躍而起，瞥一眼床上的西禪大師和朱意成，無聲的一笑，然後即悄無聲息的輕輕扳開窗戶，猶如燕子穿林似的一掠而出，眨眼便失去踪影了。

朱意成渾然不覺，因為他心神交疲，一旦睡着，只怕打雷也吵不醒了。但西面床上的西禪大師，原來閉着的雙目忽然一張，射出兩點灼灼的精光，他向洞開的窗戶瞥了一眼，微歎口氣，喃喃的道：「文叙啊文叙，你不欲朱施主犯險，而由自己先行查探，獨闖龍潭虎穴，本意雖為濟世救人，但可知如此一來，不但不可濟世，亦不能救人，反而把自己陷入險境？這窗戶的秘密你可知道？只要晚上打開，柳家的眼線立刻便知道有人越窗而出，你的行踪，自然便落入柳家的監視中了！如此一來，你雖欲把黑店變白店，可知事與願違，依然置身於兇險的黑暗世界中？」

西禪大師微一沉吟，亦一躍而起，疾如電閃的越出窗口，卻回身把窗門重新關上，又伏了一會，這才飛身向倫文叙的同一方向電射而去。西禪大師的輕功蓋世，他這一全力施展，果然不同凡響，就算夜中之王蒼鷹，只怕也自歎弗如。

利誘奪產　趕盡殺絕

夜深沉，月暗星稀，湖廣武昌柳府的豪華大莊園，形如一頭下山猛虎，在武昌城北面盤踞。

就在此時，一條疾如電閃的黑影，已射近柳家莊的外牆，黑影射近的地方，恰好是整座莊園中最隱秘，也是最幽靜的角落。

黑影在莊園外面的小山丘上靜伏了一會，兩點灼灼的星光直向莊園中射出，繞莊園四周掃射了一圈。稍一頓，似已判斷莊園中一切毫無異樣，這才疾飄而起，身化清風，呼地掠入莊園內了。

這條黑影，自然便是膽大包天的倫文叙，他此時所施展的輕功，便是一代天機大師劉伯溫所授的「天機三式」中的「妙演天機」，「天機」亦可以「妙演」，更何況是人世間小小一座莊園？因此他的身法，世人若有幸見到，便必定斷認是鬼魅現世了。

倫文叙掠進莊園，他雖然膽大包天，但他此行已抱定鬥智不鬥力，而柳府的大本營，又豈同凡響？因此他不得不小心翼翼，他於暗處靜伏了一會，向莊園的四周望去。但見柳家莊佔地幾近百畝，橫貫於武昌城的北面，莊後是二座併峙的山峯，更有一道溪流繞莊而過，恰好是九曲三迴。

倫文叙一見，心中便不由暗讚，暗道：設計此莊之人，對風水地脈之道，必定嫻熟精通，其背靠併峙山峯，山脈龍氣直貫莊中，屏幛之力宏大，難怪柳家氣運如此洪厚，屹立兩朝近百年而不倒了；再者溪流入莊，九曲三迴，此乃源遠流長之大格，當主柳家氣運綿長，無衰無竭之勢也！能把風水地脈之學，運用得如此巧妙，當今世上絕無僅有呢！

倫文叙心中感歎，他身負「尋龍秘笈」的絕頂神通，於這地脈之道，自然瞭如指掌。但他此時另有所圖，也無暇仔細審察這等微妙的風水之道。他微一沉吟，便認準莊園中最高最雄偉的一座主樓，毫不猶豫的向前掠去。

掠近這座高聳的主樓，倫文叙才猛然發覺，主樓下面的一間密室，隱約透出一點燈光，這點燈光不時晃動一下，或明或暗，顯然室內有人正在走動。

倫文叙掠至有燈光的密室十丈距離處，便忽然在瓦面上伏下，眼觀八面，耳聽四方。他發覺莊園中一片寂靜，在黑暗中就如可怕的地獄一般。倫文叙心中一陣欣喜，暗道管你是否地獄，只要有人走動，便必有形跡暴露，正好趁機擒捉，以便打探柳家的奧秘。

倫文叙悄無聲息的挨近那亮着燈光的密室，然後以倒掛金鈎之勢，雙脚勾住屋簷橫木，身子倒垂而下，眼睛向窗口內掃了一下。只見室內果然有兩人在悄聲密語，其中一位老者，甚有威儀，隱隱透出一副官爺的臉相。另一位倫文叙並不陌生，他便是在廣府有一面之緣的柳師爺了。

倫文叙心中一凛，不敢大意，立刻把身子縮回瓦面上，伏下細聽。他深知柳師爺絕非等閑之輩，論他的功力，只怕與西禪大師也不遑多讓，稍一不愼，便必然被他警覺暗中有人窺探，倫文叙「鬥智不鬥力」的打算，便必定被完全破壞了，因此倫文叙雖然膽大包天，但絕不敢魯莽行事。

就在此時，瓦面的縫隙中，忽地傳來那官相威儀的老者聲音，密室中只有兩人，倫文叙聽過柳師爺的音調，他過耳不忘，既然不是柳師爺的聲音，便必然是那官相威儀老者了。說話聲道：「三弟！那姓朱的一行三人，既然已進住仙客館，爲甚尚未見有所動靜？柳家莊所佈伏的天羅地網，豈非白費了？」

又聽柳師爺的聲音道：「放心吧，大哥！小弟已確然證實，伴朱意成來湖廣的，的確是那臭小子倫文叙，以及廣府的住持西禪老和尚，倫文叙和西禪老和尚既然護送朱意成到來，憑他二人的功力，決不肯乖乖就範，必定拚命與吾柳家糾纏！因此小弟判斷，今晚他二人必然有所行動！」

柳師爺話音未落，倫文叙雖然已可判斷那官相威儀老者的身份，但尚未知他到底是誰，柳家莊外院中，已忽地傳來一聲長嘯，嘯聲綿綿不絕，遠近皆聞，且嘯聲貫注內力，聞之令人耳膜抖顫。

嘯聲剛起，下面柳師爺的話音便立刻戛然而止，隨又嘿嘿冷笑道：「大哥，如何？這不是來了麼？嘿嘿，來得好！正好教他見識見識柳家莊的天羅地網！」

又聽那官相威儀老者沉聲道：「好啊！三弟，速傳令下去，集中全力，把入莊者擒獲！要生擒，好教他知道柳家的厲害！」

柳師爺卻道：「不，大哥，來人之意未悉，爲防萬一，不宜集中全力，只須分派部份人手，趕去西廂地牢守衛，以防朱家母女被人劫走！」

官相威儀的老者道：「正是，正是，朱家母女乃吾手上的王牌，足以令朱意成就範，若一旦失去，那便前功盡廢了！」

下面便聽不清再說什麼了。

倫文叙再也無心細聽下去，因爲他已知嘯聲乃誰所發的了，能以嘯聲貫注內力而發的高手，當世中除西禪大師外，只怕也不多見了。西禪大師既然發出嘯聲，他的用意自然是故意引開柳家莊的注意力，以方便自己行事。顯然自己的行踪，早被西禪大師察覺了。如今西禪大師既公然發聲誘敵，柳家莊必然全力對付他，西禪大師便須獨自承受柳家莊的沉重壓力了！

倫文叙心中不由又感又佩，心道：西禪大師果然不愧爲佛門高僧，常抱「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宗旨，而又無欲無求，單是這等胸懷，便令人佩服之至啦！哼，大師呵大師，你既然搶着爲我而「入地獄」，我又豈能讓你有任何閃失？

倫文叙心念電轉，也無暇細思，他決定迅速探清朱家母女被囚的所在，然後便從另一面離開，以便引走圍攻西禪大師的敵人，讓他從容脫身。倫文叙自負自己的「妙演天機」輕身功夫，能追及他的，當世只怕也絕無僅有。

倫文叙心意已決，身形驟起，便向柳家莊的西面掠去，因爲他剛才已清楚聽到，朱家母女是被「囚在西廂地牢」中。

此時莊中的人手大部份均被發出嘯聲的人吸引過去，倫文叙這一面果然可以從容行事，他一路向西面掠去，竟毫無阻滯，僅一會，便掠到柳家莊的西面偏僻角落了。

這一面有一排低矮的磚房，房子外面一片寧靜，房子裏面卻有十數條黑影伏在暗處守備，倫文叙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此處外鬆內緊，是唯一尚留有人手嚴密戒備的地方，那必定是囚禁朱家母女的地牢所在地了！但如何可以靠近，與朱家母女通訊息呢？

倫文叙苦思辦法之際，那排矮房子內的十幾個黑影，忽然如接急令似的，呼地衝了出來，向人聲嘈雜的莊北面奔去。

倫文叙一見，不由一陣欣喜，暗道：這必定是西禪大師爲吸引對手的實力，正大展神通，以一敵百，令柳家莊的「天羅地網」也窮於應付，不得不把守護地牢的莊丁亦調去助陣了！西禪大師既然一番好意，我倫文叙又怎可辜負了！說不得亦須趁機打探清楚朱家母女的動靜，然後便可從容破敵了！

倫文叙心念急轉，當下也不再猶豫，展開身形，疾如箭矢似的向前面低矮樓房射去。

樓房外面是磚砌的，裏面卻加了一層鐵板，因此形如銅牆鐵壁，只要有人守着門戶，來犯者若想攻進去，那簡直有如白日做夢。

倫文叙掠進來的霎間，順手摸了一下牆壁，立刻便清楚此點了。他暗道：就算自己和西禪大師聯手，亦未必可以全身而退，欲救朱家母女，卻絕非硬闖可以成功的了！

倫文叙心思十分敏捷，他既已斷定硬闖不易，便立刻想到如此禁地，豈會連一個守衛也不見？因此這絕非空城計，而是一個「引君入甕」的陷阱！

倫文叙已知自己誤墮險地，生死只怕繫於一線，但卻毫不驚慌，反而驀地把身形一頓，紋絲不動，向四面掃了一眼，即呵呵一笑道：「呵呵！兔子已到，守株以待之人，尚隱着不現身麼？」

果然倫文叙話音未落，樓房中的隱蔽角落，已呼呼地躍出四條漢子，爲首一人，竟然是柳家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柳師爺！

只見柳師爺向倫文叙嘿嘿一笑道：「倫小哥兒，你不遠千里，跑來湖廣柳家作甚啊？既然來了，爲甚不走正門求見，反而闖入這活地獄來！」

倫文叙見是柳師爺親臨，便知已中其奸計，故意調走守衛，誘來犯之人現身上當，以便查明來人的目的。他既已明白自己身陷絕境，卻反而更從容鎮靜，向柳師爺呵呵一笑道：「原來是柳先生大駕降臨，柳先生又是柳家的大管家，倒是倫文叙失敬了！」

柳師爺見倫文叙重提在廣府當日卜算之事，他的心思不由又一動，暗道：這臭小子雖然膽大妄爲，但卻果然有兩下子，不但精通玄機絕學，且武功根基亦十分不錯，若能把他收爲自己的心腹，則自己在柳家的地位便當眞如泰山般穩固了！

柳師爺爲自己着想，動了收降之念，原來的殺機便減緩了不少，他並沒厲聲喝斥，反而向倫文叙呵呵笑道：「不錯，倫小哥兒，你當日判斷柳某乃來自大家，算你猜對啦！此地便是湖廣柳家，到底是地獄還是天堂，便全在你一念之間也！」

倫文叙一聽，故作迷惑道：「如何是地獄？又如何是天堂呢？」

柳師爺也不知倫文叙打甚主意，便又嘿嘿一笑道：「好說！好說！你既已誤闖禁地，只要知機降服，爲我柳家效力，便不但兇險立消，且成了你揚名立萬的大好天堂之地也！但若不知機，死硬與吾柳家爲敵，則便如進入有死無生的地獄了！」

倫文叙微笑道：「如何便是有死無生的地獄？」

柳師爺大笑道：「你以爲兵分兩路，引誘轉移吾等視線，便可達到救人的目的嗎？實不相瞞，汝等的一舉一動，無不在柳家的掌握之中，那作爲誘敵的老和尚，自負神功蓋世，遇上本莊的十大殺手，他亦僅可自保而已，決無餘力再救助於你！而在你面前的，便是名震天下的唐門三大弟子甲、乙、丙，再加上柳某人，倫小哥兒以爲尚有逃脫的可能麼？」

倫文叙一聽，心中亦不由一凛，暗道：這湖廣柳家果然勢大如天，不但在朝廷有莫大權勢，且連江湖中的武林高手，亦甘願爲其效力，若碰上這等絕頂高手，西禪大師的處境便十分兇險了！哎，西禪大師是爲我而「入地獄」，好歹也得先令他脫險！

倫文叙此時，竟與西禪大師心有靈犀一點通，來個「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主意了。只見他故作不解的笑道：「柳師爺，你的神通本事，心計之工，倫文叙已無置疑；但這唐門三大弟子，卻陌生得很，未知有甚驚天本事，竟敢自誇名震天下呢？」

那三條漢子一聽，也不待柳師爺回話，即搶先轟然大叫道：「唐門三大弟子，唐甲、唐乙、唐丙、江湖中人，聞之喪膽，望風披靡！娃兒，你遇上吾等，竟不怕嗎？」

倫文叙笑道：「我當然不怕？」

唐門三弟子道：「爲甚不怕！」

倫文叙道：「第一倫文叙並非江湖中人，自然便不致於聞之喪膽，望風披靡啦！第二倫文叙尚未決定是上天堂，還是下地獄，因此你等主人柳師爺，必定不會令你等出手。既然如此，倫文叙又怕什麼？」

唐門三大弟子——唐甲、唐乙、唐丙一聽，臉色虎地一變，顯然心中惱怒，但又作聲不得，顯然他唐門三大弟子，也不得不遵從柳師爺的令旨。倫文叙目力超羣，一下便窺透對方的微妙關係了。

但柳師爺也絕非等閑之輩，他不想倫文叙太自傲，便有心先挫他的銳氣。只見他微微一笑，隨把臉

色一沉道：「倫小哥兒，你可決定上天堂還是下地獄？你剩下的時間已不太多，務須立刻作出決定。」

倫文叙本欲有心拖延時間，好讓另一面的西禪大師減輕壓力，及早脫身。但不料柳師爺厲害之極，一言便點中倫文叙的心思了。

倫文叙此時也不敢輕覷這柳師爺的心計了，他微一沉吟，即正經的對柳師爺道：「柳師爺要我作出決定不難，但此時文叙心煩意亂，並無心思算計，請柳師爺諒察。」

柳師爺一聽，即立刻道：「你有甚值得如此心煩？竟連自己的生死也不去思量？」

倫文叙歎了口氣道：「實不相瞞，在外面接應的人，果然是西禪大師，西禪大師待我恩重如山，此番又是因我而陷險境，我擔心他的安危，豈能不心煩意亂？除非……」倫文叙說到此處忽然一頓。

柳師爺似乎極欲把倫文叙納爲己用，他一聽便立刻道：「除非什麼？你且說來聽聽！」

倫文叙道：「除非文叙得知西禪大師已脫離險境，則便有餘暇思忖這天堂、地獄的抉擇了！」

柳師爺眼珠一轉，微笑道：「倫小哥兒，你想必是使計，好讓你那西禪大師脫險了？」

倫文叙卻斷然的搖搖頭道：「不然，我只擔心，西禪大師若被貴莊高手逼急了，不得不使出絕招，屆時貴莊必有死傷，彼此的仇怨便更深了！」

柳師爺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這臭小子所言不錯，那西禪大師功力高深，單憑他那一手內力傳聲的本事，柳家莊除唐大掌門唐三笑外，便無人可及矣。他乃佛門中人，輕易不會殺生，因此這才與十大殺手長久糾纏，若他痛施殺着，十大殺手只怕也難抵禦！而且唐大掌門唐三笑又不在莊中，自己出手亦討不了好處，反而被大哥他這老傢伙瞧扁了！嘿嘿，不如乾脆向這臭小子賣個人情，好令他向柳某人死心塌地吧了！

柳師爺這般轉念，忽然便呵呵一笑，道：「好！倫小哥兒，瞧在你的臉上，柳某便破例容來犯者活着離開便了！記住，你這便欠了柳某一個人情了！」

倫文叙居然亦不加否認，點點頭道：「不錯，不錯，便算我欠你一個人情，他日必定有所奉還便了！」

柳師爺一聽，即伸掌輕輕一拍，暗處又立刻躍出一名莊丁，柳師爺對莊丁道：「你速去傳吾口諭，就說倫小哥兒安然無恙，絕無生命之危，來犯者知機速退，一切且待從長計議！你再令十大殺手，若來犯者退走，不得阻截，任他離去便了！」

柳師爺在柳家極有權勢，因此他一聲令下，莊丁答應一聲，立刻傳令去了。

一會後，倫文叙尚在沉吟等待，耳際忽地傳入一縷蒼勁的聲音道：「文叙，老衲知你在施計，爲免有所干擾，老衲先行告退，你一切善自爲之，切勿操之過急，你乃有用之身，日後尚有甚大作爲，謹記！謹記！」

倫文叙一聽便知這是西禪大師的傳音，西禪大師的聲音戛然而止，不一會，外面斷殺打鬥之聲便霍地停歇，一切又重復地獄般的寂靜了。

倫文叙心中又驚又喜，暗道：西禪大師果然功力蓋世，雖被衆多高手糾纏，但依然來去自如，從容而退，不過這柳家莊也果如龍潭虎穴，守衞之森嚴，簡直非外人所可能理解，看來要安全救出朱大嬸和丹妹，的確殊非易事，僅憑我和西禪大師之力，只怕難於上青天呢！除非有人裏應外合，或可成事……

倫文叙心念電轉，更感自己原定的「鬥智不鬥力」的主意正確了，他微一沉吟，忽地便對柳師爺道：「柳師爺果然守諾，放西禪大師全身而退，文叙這地獄與天堂的選擇，只怕也要有結果了！」

柳師爺一聽，見倫文叙的口氣已有轉圜，心中大喜，他收納倫文叙爲己用的決心果然甚堅，便連忙對倫文叙道：「如何抉擇？倫文叙你快說！」柳師爺欣喜之下，竟直呼起「倫文叙」來了，他的口氣，就如主人對下屬垂詢似的。

倫文叙微笑一下，對柳師爺道：「地獄與天堂僅一線之隔，柳師爺，你說是麼？」

柳師爺傲然的一笑道：「不錯，只怕也是如此！」

倫文叙歎了口氣，道：「倫文叙年僅十五歲，尚想多活三五十年，看來也只好拒絕地獄，而選擇天堂了！」

柳師爺大笑道：「不錯！不錯！你尚年少有爲，自然該懂得抉擇，只要認清大勢，肯爲我柳家效力，我保你不但可進天堂，且榮華富貴，垂手可得呢！」

倫文叙詐作不懂，道：「柳師爺，文叙若爲你柳家效力，卻有甚榮華富貴？」

柳師爺呵呵一笑道：「世上有多少窮酸秀才，朝思暮想，心血耗盡，所求的不外是金榜題名，以獲一官半職罷了！但屢敗屢試，直至吐血而亡，卻未能如願，你知道爲甚麼？」

倫文叙笑道：「這或許是其才學不足，又或是時運不濟吧！」

柳師爺斷然的道：「非也！這只能說是他不識時務，脾氣古板，不懂迎合朝貴，以求進階罷了！實話說吧，你那廣州知府，他之所以有今日之成就，亦全賴吾柳家提拔；朝中多少大官，均是柳相爺的門生呢！因此柳家若助你成功，金榜題名，亦只在彈指之間罷了！」

倫文叙笑道：「如此說，柳家豈非有『點人成官』的大神通嗎？」

柳師爺嘿嘿一笑道：「只怕也確然如此吧！因此這榮華富貴，有人求之難於登天，你今日有幸遇上柳某人，是你的天大福氣，就看你是否好好把握了！」

倫文叙大喜道：「這很妙啊！只要爲柳家效力，立刻便可金榜題名，豈非勝於十年寒窗無人問麼？」他一頓，忽然又向柳師爺道：「但此事恐怕由不得柳師爺你作主也。」

柳師爺道：「爲什麼？只要柳某人一句話，有什麼不能達到？」

倫文叙微笑道：「金榜題名，乃朝廷欽點，並非榜出柳家，因此除柳家照應外，尚須其本人有一定斤両，否則朝試之時，當衆出醜，只怕於柳家的臉上也不好看呢。」

柳師爺不由又驚又奇，暗道：世人但聽能穩得榮華富貴，莫不欣喜若狂，哪管什麼眞才實學？但這姓倫的小子竟如此淡然，不知他作何打算？他不由盯着倫文叙道：「你……你打算如何定奪？可切莫消遣柳某，否則，你必定後悔！」

倫文叙此時神色一轉，正正經經的道：「此事待見了你家主人柳老爺，再作決定，好麼？」

柳師爺一聽，沉吟一會，心道：姓倫的小子極工心計，深知那「榮華富貴」、「金榜題名」，非要借助大哥在朝廷的勢力不可，因此連我也不放在眼內了！哼哼，你既然是柳某一手提拔出來，自然亦可以一手把你打下去！但柳師爺畢竟怯於柳展宏的威權，不便在唐門三弟子、倫文叙面前表露心跡，無奈只好嘿嘿一笑道：「好吧！這便領你前去拜見柳老爺！但你要小心，千萬莫萌任何欺瞞之心，否則，柳老爺動一動小指頭，也足以令你死上百次了！」

倫文叙微笑道：「放心，放心，倫文叙一切自有分寸也！」

柳師爺意味深長的笑笑，再沒說話，向唐門大弟子唐甲道：「速去向柳老爺稟報，說廣府倫文叙求見，請老爺稍作準備。」

唐甲領令去稟報，一會後，唐甲又轉回，向柳師爺道：「柳老爺有令，着倫文叙於聚賢廳相見！」

倫文叙由柳老爺、唐門三弟子半押半送，簇擁到柳家莊聚賢廳。

倫文叙暗中一看，原來聚賢廳位於主樓西側，說是「聚賢」，但戒備極爲森嚴，似乎是柳府的軍機重地似的，這從四周暗佈的崗哨便可確證了。倫文叙心中不由吃驚一位退隱的相爺，竟作如此的威勢佈置，可見其野心必欲吞天食日矣！

倫文叙轉念間，已被引進大廳中來了。他抬頭一看，只見廳中一張太師椅上，高坐着一位官相威儀的老者，顯然，這人便是天下人聞之色變的柳相爺柳展宏。

「倫文叙！見了柳老爺，還不跪下叩拜麼？」柳師爺連忙低頭道，因爲就連他柳師爺，在柳老爺面前，亦不敢絲毫怠慢放肆。

倫文叙向柳展宏瞥了一眼，只見他身後二列高手環立，每排五人，恰好是十大殺手之數，十大殺手均目露精光，太陽穴賁起，顯然均武功高強之輩。

倫文叙卻淡然一笑，向柳展宏一揖而已，並不向他跪拜。

柳展宏望一眼倫文叙，但見他頭大如斗，其貌古怪，比起兒子柳先開的英俊，倫文叙顯然遜色多了，心中先就有點輕蔑，再見他在自己面前，居然不跪不拜，僅一揖而已，便不由更添惱怒，他盯着倫文叙，沉聲道：「倫文叙，見了本座，爲甚不跪不拜如此無禮？不怕本座先治你擅闖而進之罪嗎？」

倫文叙從容一笑，不慌不忙的道：「小子倫文叙，雖然一介寒生，但好歹也是南海縣試童生，乃朝廷欽賜的稱謂；柳老爺雖然尊貴，卻已非朝廷命官，童生雖小，不拜平民，此其一也。再者柳老爺府上，有人曾以强盜手法，欲謀奪人家祖傳產業，更擄人妻女，逼人就範，似非長者所爲，文叙心中存有此惑，怎會貿然跪拜？尚請柳老爺諒察。」

柳展宏一聽，心中雖然惱怒，卻作聲不得，因朝廷確有律例，但凡有朝廷封謂者，雖小至縣試童生，也不可向平民叩拜。而自己雖然曾任一國之相，但目下已被逼辭官歸隱，並無官職在身，亦即與平民一般，倫文叙就算不跪不拜，於道理上他也難奈他什麼。

柳展宏見在氣勢上難以懾服倫文叙，他素來心高氣傲，豈會就此罷休？只見柳展宏嘿嘿一聲冷笑，即沉聲道：「就算你說得過去，不過你既身負縣試冠軍之稱謂，未知是否欺世盜名？假若被本座查出，一樣可治你欺瞞朝廷的大罪！」

倫文叙含笑道：「柳老爺，文叙雖不敢自稱才高學廣，但也不至於欺世盜名，又怎會懼怕世人查核？」

柳展宏一聽，微哼一聲，隨即道：「很好，你既然不懼，本座便即席考你一考，若能應對，本座便

赦你無禮擅闖本府之罪，若不能應對，便是欺世盜名之輩，本座必發一函，上報朝廷主考大臣，把你的童生功名褫奪！更治你欺瞞朝廷的死罪！你是否害怕了？」

倫文叙從容的一笑道：「怕又如何？不怕又如何？」

柳展宏嘿嘿道：「你若不怕，只管應對，以及面對其後的惡果！但若害怕，本座也不難為你，只須向本座三跪九叩，行過大禮，再發誓日後再不插手朱家之事，則本座便給你一條生路吧！」

倫文叙一聽，不由呵呵笑道：「怕者辛苦多了，既然如此，文叙只有抉擇不怕吧！」

柳展宏冷哼一聲，隨即厲聲道：「好！你既如此自傲，本座便出一上聯，看你可能應對！」柳展宏一頓，即大聲道：「井底開花狂蜂聞香難摘採！」

倫文叙一聽，便知柳展宏已暗把朱家母女被囚之事，比作「井底開花」，而自己則是一隻不知死活的「狂蜂」了！倫文叙心中不由冷笑一聲，暗道：這柳家主人，雖文才不俗，但未免太狂太傲，直把天下人物視如草芥，如此狂妄之人，若不露點顏色讓他看看，豈非有辱我倫門家風麼？

倫文叙沉吟之際，柳展宏已嘿嘿不屑的道：「此乃朝試詩文入門基本，若連此聯也應對不了，還是趁早作狗爬出本府去吧！」

倫文叙淡然一笑，隨即朗聲道：「小子已有十數下聯以對，只是待機而選而已，如今終於有所抉擇矣！」倫文叙一頓，即朗聲道：「這下聯麼，不外是，粉墻畫菓老猴欲食枉思量吧！」

倫文叙此聯甫出，在場中人，包括柳師爺在內，限於文才不濟，均不知其意，只覺甚為工整。但柳展宏畢竟曾為相爺之身，文才深厚，一聽便知倫文叙已識破他上聯中的含意，因此把自己的思謀比作「粉墻畫果」，又把自己比作「老猴」，一切均如「畫餅充飢」，枉費心血思量！柳展宏不料倫文叙不但文才果然超卓，且目力如此犀利，隱隱把自己的內心圖謀窺透了！

柳展宏心念急轉，暗道：切勿輕覷眼前這小子娃兒，假以時日，他必乃柳家的一大勁敵，除非肯為我所用，否則便非殺掉不可！柳展宏正圖謀天下大計，天下人擋他去路均可殺，又何況區區一位大娃兒倫文叙呢！

柳展宏心中已萌殺機，但倫文叙似仍懵然不知，因此他依然一派從容鎮靜。

柳展宏心中不由又一陣狐疑，暗道：這小子不是天才，便是白痴了！

此時柳師爺也按捺不住了，他急地向倫文叙道：「倫文叙，你既有對詩急才，柳某也出一上聯你試試！這上聯便是：爾等青衣試問猪朋狗友誰悉雪中送炭？」

倫文叙一聽，毫不遲疑，即朗聲道：「一家榮華無論張三李四也來錦上添花！」

柳師爺一聽，登時讚好。但柳展宏卻眉頭一皺，因為他已知倫文叙在詩聯中暗嘲柳師爺「趨炎附勢」，可笑柳師爺卻竟然叫好！如此相較之下，論智計急才，倫文叙便勝於柳師爺一籌了！

柳展宏心思一轉，他殺倫文叙的機心不由又一緩，因為他把倫文叙收為己用的心意忽然强烈起來了。只見柳展宏微一沉吟，口氣便忽然一緩，道：「倫文叙，你果然甚有文才，按你的才學，只要有人出力扶持，那金榜題名，一舉成名，亦非難事。不過，這便看你是否知機，是否識時務了！」

倫文叙一聽，便知柳展宏已對自己心動，欲納為他的門下，他心中不由一聲冷笑，但卻微微一笑道：「柳老爺，如何識時務？如何不識時務呢？」

柳展宏傲然道：「嘿！本座之人力、物力，你已親眼目睹，並親身領教，若依然死硬固執，與吾柳家作對，那便是不識時務！不但富貴功名無望，且必死無葬身之地！亦勿謂本座言之不預也！」

柳展宏一頓，見倫文叙默默不語，似在思忖，便又呵呵一笑道：「但若認清時勢，確信吾柳家可令人上天堂，亦可令人下地獄，因而決心歸附，助柳家成其大事，日後榮華富貴，垂手可得，一舉成名，光宗耀祖，何等榮寵！這便是識時務者所為也！倫文叙，你是聰明人，自然明白其中的利害關係！」

倫文叙心中不由一動，暗道：眼下正是試探柳家圖謀什麼的大好機會了！倫文叙深知機會稍縱即逝，又豈會放過？只見他迷惑的點點頭，道：「是，柳老爺，識時務者果然優勝多了！但文叙並不明白，這識時務者，到底要助柳家成甚大業呢？若弄不明白，文叙便感甚難下選擇呢！」

倫文叙此言甫出，柳師爺比柳展宏更工心計，他臉色一變，出言斥道：「倫文叙！你毋須知道得太多，知得多的人必定命不長，你是聰明人，自然懂得這道理！」

倫文叙迷惑的笑笑，卻不作聲，也不置可否。倫文叙的反應，令柳師爺不由又一怔，暗道：姓倫的小子到底在打甚主意？

柳展宏忽地嘿嘿一笑，目光灼灼的盯着倫文叙，沉聲道：「倫文

叙，聽說你除了文才超卓，尚精於玄機卜算之術，你既然有此神通，不妨試卜算一下，吾柳家欲成甚大業呢？」

倫文叙微一沉吟，便決定略施奇技，以懾服狂傲的柳展宏。他含笑向柳展宏道：「柳老爺，既然如此，文叙便稍為獻醜吧！請柳老爺說一個字，文叙試拆解看看。」

柳展宏一聽，心中不由一動，他有感而發，衝口而出道：「好！吾便說一個『天』字吧！」

倫文叙一聽，心中驀地一聲冷笑，暗道：這柳展宏果然狂得可以，竟萌生這「天」字號的大業來了！但又深知此時不可直斥其非，否則便必定有殺身之禍，若不能保存生命，那便連朱家三口生命亦被斷送了！

倫文叙心念電轉，便忽地微微一笑道：「柳老爺，『天』字即『乾』也，有『乾』便必有『坤』，因此可以斷定，柳家所謀取的，必定是有關『乾坤』的驚世大業！又『天』字有『二、人』，因此所謀之事，必有衆多依附之人相助，其聲勢甚為浩大呢！」

倫文叙隨口道來，此時不但柳師爺臉色大變，心中一陣寒凜，連狂傲的柳展宏亦不由暗自驚心，暗道：姓倫的小子果然厲害，僅憑一字，竟便隱隱窺透吾之計謀矣！嘿嘿，就憑這一點，若不肯為吾所用，便非殺你不可了！否則日後必成吾之勁敵！

柳展宏心念電轉，卻沒置可否，又聲對倫文叙道：「既然如此，倫文叙，你可以判斷，吾所謀之事成敗得失又如何呢？你不必猶豫，只管依判斷而言！」柳展宏忽地又加了一句，顯然他也動心了，急欲知道倫文叙如何判斷。

倫文叙聽柳展宏着意於「成敗得失」四字上，心中不由又嘿嘿一聲冷笑，暗道：若你這等奸險毒辣的人得成大事，則天下百姓便如陷刀山火海了！倫文叙心中轉念，便忍不住微露端倪，試圖以此警戒柳展宏的狂妄野心。只聽倫文叙從容的道：「若論成敗得失，則『天』字出頭便是一個『夫』字；『夫』者，獨夫也，獨夫亦即民賊，當隱含天下人羣起而攻之危，而此事恰好於『天』字出頭之日發生。因此成不足喜，敗亦不足憂，其中的利害關係，柳老爺明智，當可自斷。」

倫文叙此判一出，柳師爺臉色陡變，正欲出言喝斥。不料柳展宏已呵呵一笑道：「依你所判，『天』字出頭，才是一個『夫』字，亦即成事之後，才有危機潛伏，屆時只要吾善於應付，那潛伏的危機也便可以消除啦！唔，倫文叙，你果然不同凡響，並非虛妄之輩，敢向吾直道其中所隱危機，好，你果然有驚世之才也！」

柳展宏說到此處一頓，目注倫文叙一眼，看他如何反應。但見倫文叙的神色一片淡然，無喜無悲，無憂亦無恨，也不知他的內心如何思忖。

柳展宏終於忍不住把他的目的亮出來了！「倫文叙，吾所謀不錯乃驚世大業，吾既謀之，自然有十足勝算，必可成事。你既已有所判斷，當知其中隱藏無窮富貴機會，就看你是否識時務了！若識時務，便決然依附吾柳家，助吾成大業，則他日榮華富貴，必可垂手可得也！如何決斷？你速作考慮！」

倫文叙眼見柳展宏已入正題，心中不由一動，便詐作迷惑道：「倫文叙少不更事，未知如何可助柳家成驚世大事呢？」

柳展宏見倫文叙心意已動，大喜道：「這容易之極！你甚得廣府朱家信任，你只須勸服那首飾鋪老闆朱意成，答應讓出他在廣府的祖傳產業，吾柳家不但不會虧待他，補他一筆銀両，另購產業，更讓他一家三口安然返回廣東！而你亦為柳家立了大功，從此即吾柳家心腹，吾必助你金榜題名，功名也便立刻降於你身上了！」

倫文叙微笑道：「原來柳家果然亟欲得到朱家的首飾鋪，但文叙並不明白，柳家就算欲在廣府拓展生意，廣府地方甚多，又何必非要佔用朱家的首飾鋪呢？」

柳展宏嘿嘿一笑道：「區區首飾生意，又豈在柳家眼內？不怕實說，吾之大計不在於生意上，而是另有所圖！而朱家的首飾鋪，恰好與吾之大計有甚深淵源，甚至是成敗的關鍵，因此吾將不惜一切代價以購之也！總而言之，在此事上擋吾者死，決無倖免！」

倫文叙沉吟道：「但那首飾鋪，畢竟是朱家的祖傳產業，又怎可强佔呢？」

柳師爺此時接口道：「正因為如此，所以柳家才不惜付重金而購之。朱家那首飾鋪，所做的生意每年不過區區數目，柳家願出三倍於每年的生意額，另加一千両借貸抵押，合計二、三千両銀，與朱家交換首飾鋪，他朱家有此重金，大可另覓新鋪，同樣可以把祖傳生意做下去啊！因此這交易公平合理之極也！」

倫文叙尚未及有所表示，柳展宏已斷然的道：「此事勢在必行，朱家若知機者，便可妥善了結，否則便休怪我柳家恃强凌弱也！」

倫文叙裝迷惑的笑笑道：「文叙委實不明白，區區一間首飾鋪，怎值三、二千両銀啊？莫非鋪內有甚值錢之物收藏麼？」

倫文叙話音未落，柳展宏已厲聲喝斥道：「倫文叙！你胡說八道什麼？區區寶物，又豈在我柳某人眼內！胡說亂猜對你絕無益處，只會惹上殺身之禍！你知道麼？」

倫文叙吐了吐舌頭，驚道：「是，文叙知道。」

柳展宏臉色這才稍緩，沉聲道：「你知道便好！一切你已明白，做人做鬼，便由你自己抉擇也！」

倫文叙尚未回答，柳師爺已冷哼一聲接口道：「倫文叙，我勸你少打主意，否則必定自尋死路！不怕對你說，你等三人，自進武昌城，一舉一動均瞞不過吾等耳目，你若有甚不軌舉動，我擔保你尚未出手，便已死無葬身之地也！」

倫文叙一聽，無奈的歎了口氣道：「我知道！況且朱家母女尚在你柳家手上，我倫文叙若有甚企圖，豈非斷送她母女二人生命麼？倫文叙受此牽制，雖心有不甘，但無奈也只好認栽了！」

柳展宏見倫文叙坦露心跡，不禁呵呵一笑，道：「不錯，倫文叙，你果然是聰明人，明白你等的弱點所在！好！好！你明白就好。那你自然明白你該如何行事啦？」

倫文叙此時已再無猶豫，決然的道：「是，文叙的確知道了！事到如今，看來也只好妥善了結吧！我回去便勸朱意成老闆，識時務者爲俊傑，讓他善自了斷出讓首飾鋪於柳家便了！」

倫文叙此言一出，不但柳展宏喜形於色，連柳師爺亦點點頭道：「好！倫文叙，你果然知機識時務！就憑你這一條，富貴榮華便必定指日可待矣！」

倫文叙微歎口氣道：「柳師爺，實不相瞞，倫文叙自感窮困怕了，眼見榮華富貴在望，怎不心動呢？我這便回去與朱意成老闆商量，明日一早，即陪他入柳府，妥善解決此事便了！」

柳展宏一聽，大喜道：「很好！倫文叙，你這便回去仙客館吧！記住，柳家只等到明日早上八時，過了時辰，便休怪柳家無情講也！」

倫文叙含笑道：「放心，放心，明日早上八時前，文叙必陪朱老闆入貴府。」

倫文叙說罷，向柳展宏拱手一揖，便告辭而出。柳展宏不但不加阻攔，反而下令莊丁送倫文叙從柳家莊正門出去。

待倫文叙離開，僅一會，柳展宏忽然又狐疑的對柳師爺道：「三弟，這姓倫的小子答應得甚爲爽快，你看這靠得住嗎？」

柳師爺微一沉吟，便決然的道：「靠得住！大哥不必猶豫！」

柳展宏奇道：「三弟爲甚如此決斷？」

柳師爺道：「倫文叙乃懂玄機之人，他既然有所判斷，便必然清楚彼此實力的懸殊，他若硬碰，只會是死路一條，他唯有選擇善了這一途也。再者朱家母女在吾等手上，倫文叙也已確證無誤，他怎敢亂來？況且他對朱家女兒，似甚有感情，決不忍眼見她有三長兩短。同時倫文叙畢竟是讀書人，天下的讀書人哪個不冀求金榜題名、功名富貴？倫文叙自亦難跳出此俗世羈絆也，因此爲己爲人，他均只有選擇彼此好來好去、善自了斷這唯一路途也。」

柳展宏點點頭，道：「三弟所斷不錯，姓倫的小子的確聰明絕頂，他自然明白，絕難與吾柳家相抗，但未知這小子日後是否肯爲吾效力呢？否則他便是吾柳家的一大勁敵也。」

柳師爺沉吟道：「倫文叙這小子智計過人，的確乃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但他心性高傲自負，等閒不會向人屈服，他目下之所以答應吾等條件，不過是逼於情勢，不得不爲，其實他絕未心甘貼服也，因此他是否肯爲柳家效力，此時尚言之過早也。」

柳展宏恨恨的道：「吾待他總算寬宏了吧？他擅闖柳家莊，又對吾無禮，均不予追究，他難道尚不領情嗎？哼哼，他若不肯爲吾效力，爲免留後患，乾脆便趁機把他殺了吧！」

柳師爺卻又斷然的搖搖頭道：「不，大哥，千萬別輕舉妄動，姓倫的小子暫時尚殺不得啊！」

柳展宏奇道：「吾治他一個擅闖柳府之罪，殺了也無話可說。」

柳師爺道：「暫時殺不得的理由有三，其一是倫文叙本人的武功不弱，要殺他必定甚費周章，其二是與他同來的廣府淨慧寺西禪大師，不但武功蓋世，且與朝中的巡撫大人吳琛甚有交情，當年他便曾向吳琛大人引薦過倫文叙，吳琛對倫文叙甚爲賞識，若把倫文叙殺了，西禪老和尚必在吳琛面前告狀，吳琛鬧上朝廷，被當朝丞相梁儲抓住柳家這條把柄，追究起來，那便十分麻煩了。」

柳展宏一聽「梁儲」二字，也不由一凜，似乎他也不敢輕覷此事的後果了，猶豫的道：「但姓倫的小子非友即敵，難道便留下這條禍根嗎？」

柳師爺嘿嘿一笑道：「大哥這就放心好了，實不相瞞，對姓倫的小子，小弟自有妙法降服他，就算萬一不成，小弟也有辦法令他變作不值一哂的廢物，屆時他決不致成爲吾柳家的禍根。」

柳師爺向柳展宏附耳低言了幾

西禪大師打開油布，內藏一卷絲樣文書……

句，柳展宏一聽，不由撫掌大笑道：「妙，此法妙之極了，屆時一箭三雕，還愁吾柳家之大業不成麼，好，一切便依三弟之計行事便了。」

* * *

月黑風高，武昌城內，萬籟俱寂。

此時倫文叙已返回仙客館了，他是大搖大擺從仙客館的正門走進來的，他也不理會開門伙記的狐疑神色，故意大聲道：「我剛到柳家莊走了一趟，拜會柳老爺，承蒙柳家盛情款待，因此返遲啦！」

開門的伙記一聽，先是一怔，然後便被倫文叙的大模大樣口氣嚇唬住了，心道：連柳老爺也對他盛情款待，可知他的來頭了不得了，於是問也不敢多問，一迭連聲的道：「不遲，不遲，敝店但得公子光顧，簡直是滿室生光，榮幸之至！」一面說，一面畢恭畢敬，親自把倫文叙送上二樓的客房中來，這才躬身而別。

倫文叙也不理房內的西禪大師、朱意成滿臉驚疑，大模大樣的呵呵笑道：「小二哥不必客氣，你去忙你的活計便了。」

待店小二走後，倫文叙輕輕把房門掩上，故意大聲笑道：「文叙剛到柳家作客，柳家可熱情極了！」一面伸手指在桌上寫道：「稍安毋躁！有人在外面監視偷聽，待會再說。」

朱意成驚奇之際，忽然聽到房外停頓了的脚步聲又响起，一直遠去，直到聽不到了，他這才知道，剛才出去的店小二，果然正在外面附耳偷聽房內的動靜，大概斷定倫文叙所言非虛，這才悄然離去，朱意成不得不佩服倫文叙處事果然機靈之極。

此時已交子夜時分，萬籟俱寂。從客房的窗口向外望出去，漆黑一片，連一點一絲的燈光也見不到，整座武昌城，在湖廣柳家陰影下，彷彿均跌進黑暗的地獄中去了。

倫文叙此時以手沾茶，在桌上疾書道：「柳家勢大如天，不可硬碰，只宜智取，明日一早，須即速行事！」

朱意成一見，也在桌上以手指代筆書道：「文叙，她母女二人如何了？」

倫文叙寫道：「放心，她母女二人，乃柳家之奇貨可居也，柳家必不敢有任何損傷，待明日行事，即可帶她母女離開此人間地獄。」

朱意成默然不動了，他深知倫文叙處事精細，又智計過人，他既作此安排，自有他的一套妙計施展。朱意成憂急之下，也沒了任何主意，一切任由倫文叙策劃安排。

西禪大師此時已知倫文叙的用意，他沉吟一番，亦感此乃唯一善了之法。他也再不猶豫，在桌上亦以指代筆，疾書道：「文叙，此乃唯一上策也，事不宜遲，老衲這便搶先一步，返廣府搜索首飾鋪便了。」

西禪大師一頓，想起什麼要緊處，又連忙寫道：「若有發現，所獲之物，當如何處置？」

朱意成見字如不見，因爲他根本已無任何主意了。

倫文叙卻毫不猶豫，當即在桌上疾書道：「大師！待會文叙引開店中柳家眼線，大師可速飛遁，若有尋獲之物，千萬不可對第三者洩秘，須妥善收藏，稍有不測，勢必引發天下大亂。」

西禪大師深知倫文叙今非昔比，他處事之縝密，連自已應自歎不如，見字神色亦不由一凜，知此事牽連必定重大之極，便連忙書道：「文叙放心，老衲當善自處置便了，只是你亦須一切小心，你的生命寶貴，務必留此有用之身，爲天下人效力。」

倫文叙一見，心領西禪大師關切之情，慨然疾書道：「大師放心，文叙自知雖有小災劫，但絕非夭折之命，待此事了結，必可與大師於廣府重聚。」

倫文叙向西禪大師微一眨眼，即忽地一躍而起，衝出門外，大吵大叫，聲震整座客店。

西禪大師低聲說了一聲：「阿彌陀佛……保重……」即疾如電閃，越窗而出，眨眼便失去踪跡了。

這一面倫文叙仍呼天搶地的大叫道：「哎呀……這老和尚好沒良心，把我等僅剩的五十兩銀子也帶走了……天啊，這下子連房租也沒法交付了。」

倫文叙聲震客店，不但店中的伙記，連那仙客館的掌櫃也被驚動了。這掌櫃帶二名伙記慌慌張張的跑來，問倫文叙道：「客官爺，發生什麼事？竟夜半呼天搶地？」

倫文叙又把剛才叫嚷的重覆一遍，那掌櫃一聽，眼珠轉了轉，即入房內仔細一瞧，只見房內的朱意成身穿寢衣坐在床上，呆如木鷄，那老和尚果然已不見了。

掌櫃沉吟一會，即對倫文叙道：「那老和尚是何時溜走的？」

倫文叙嚷道：「我從柳家作客回來，睡着一會，起身小解，便發現老和尚忽然不見了……再檢點財物，剩下的五十兩銀子已經失踪，顯然是老和尚拿銀子潛逃了……天啊，連客店房租這下子也交不出了，這卻如何是好？」

那掌櫃一聽，微帶狐疑的道：「你怎可斷定，必是那老和尚携款潛逃了？你不以爲這其中另有所圖？」

倫文叙一聽，不由更爲氣惱，大叫道：「老和尚此行湖廣，不過是貪圖一筆酬金，如今眼見已無需他出力，唯恐朱老闆反悔不付酬金，便搶先一步，携了銀兩，溜之乎也！這天殺的，連待返回廣府再支付也等不及了……如今弄得我等空空如也，卻怎麼回家去啊？」

那掌櫃又沉吟一會，似乎已斷定倫文叙所言不虛，這才作好心的陪笑道：「那客官也不必如此心焦，你既然是柳家莊的客人，敝店的主人便是柳家莊人，因此這房租倒也不必着忙，只要客官和朱老闆，肯向柳家莊屈就求助，相信斷不會缺那三幾十兩的盤川也！」

倫文叙一聽，這才恍然大悟似的笑道：「是，是，我倒急昏頭了，連柳家莊素稱急公好義也忘記了，我等既有此厄，相信柳家莊必定不會坐視不救。不錯！不錯！且收拾心情，明天一早，便上柳家莊拜訪便了！」

倫文叙的口氣甚大，似乎柳家莊對他來說，眞的是活財神，那掌櫃雖然心中有點狐疑，但卻絕不敢有任何表露，因爲他擔心萬一眞的如此，只要倫文叙一句話，他這位掛名掌櫃，立刻便得吃不了兜着走，因此他也不敢久留，陪着笑臉，安慰倫文叙幾句，便連忙告辭走下樓去了。

那掌櫃下樓不到片刻，倫文叙在那向北的窗口，便見到一條黑影，疾如箭矢似的向柳家莊射去。倫文叙微微一笑，暗道：不出所料，那掌櫃果然派人向柳家莊通風報訊去了。

第二天一早，倫文叙和朱意成果然便來到柳家莊，拜會柳家莊的主人柳展宏。

莊丁一聽，不敢怠慢，如飛的進去通報。

柳展宏此時已在聚賢廳中等候了。柳師爺在他的身邊，正低聲說着什麼，莊丁奔進來跪報：「老爺，倫文叙和朱老闆，正在莊外求見，請老爺定奪！」

柳展宏一聽，不由大喜，對柳師爺道：「如何？你剛才還擔心老和尚溜走之事有可疑，這姓倫的小子，不是引領姓朱的赴會來了麼？哼哼，在吾柳家面前，任他本領通天，也不敢玩甚花樣把戲吧！」

柳師爺眼珠一轉，道：「但願這姓倫的小子肯就範吧，不過他既然來了，宜先使他進來，吾等待機而處便了。」

柳展宏不再猶豫，大聲向莊丁道：「傳吾令旨，打開莊門，就說柳某人在內恭迎大駕光臨。」

不一會，莊丁引領倫文叙和朱

意成，走進聚賢廳中來。不知怎的，柳展宏見了朱意成，不但不敢受他的拜禮，反而降階以迎，向朱意成拱手道：「勞動朱老闆不遠千里，從廣府赴敝莊，罪過，罪過……但情非得已，尚祈恕諒！」

倫文叙微笑不語，朱意成果然依倫文叙的吩咐，亦向柳展宏拱手道：「朱某欠下貴莊巨債，一直無力償付，罪在於我，怎敢怪責貴莊呢？」

柳展宏一聽，見朱意成的口氣比前已大爲緩和，不由大喜，暗道：姓倫的小子果然守諾，自然也知機爲自已的前程着想，已在姓朱的身上做妥功夫了。柳展宏欣喜之下，待客便大爲友善了，他招呼朱意成和倫文叙坐下，又吩咐獻茶招待。

稍一頓，柳展宏也不猶豫，即單刀直入的對朱意成道：「朱老闆，實話相告，你欠下柳家的巨債，雖然款額頗大，且更過了贖抵押之期，按道理柳家完全有權把你的抵押物業收歸已有，這點朱老闆想必無異議吧？」

朱意成微歎口氣，苦笑道：「事到如今，朱某果然不敢有異議！」

柳展宏呵呵一笑，道：「好，很好，朱老闆雖有寡斷之嫌，引出諸多痲煩事故，但到底知機，明白事勢，因此仍不失爲明白人也，但凡明白之人，柳某亦決不會令他爲難，以求妥善解決之法。」

朱意成道：「未知柳老爺有甚主意，可妥善解決呢？」

柳展宏一聽，呵呵一笑道：「朱老闆，依照規矩，錯過贖期的抵押品，是絕不容收回的，因此你所抵押的首飾舖，自然也不能壞此規矩，但柳某人欣賞朱老闆知機識趣，也不會令你爲難，因此除去那一千兩債務作抵消外，另加二千兩白銀作你的補償，你有此巨款，足可在廣府另起爐灶，拓展生意，大大發財，朱老闆，且看你意下如何！」

朱意成沉吟不語，好一會，才茫無主意的向倫文叙道：「文叙，你以爲該如何處措？」

朱意成此語一出，柳展宏及柳師爺均知道，事勢已到關鍵時刻了，成敗得失，決定於倫文叙的一句話，不由雙目灼灼的盯着倫文叙，暗暗咬牙道：「是龍是蛇，便看倫文叙你這小子啦！」

只見倫文叙一聽，不假思索，便衝口而出道：「不……」

柳展宏一聽，不由大驚道：「倫文叙，你竟敢反悔？不什麼？」

柳展宏幾乎忍不住破口大罵了。

但見倫文叙卻不慌不忙，從容一笑續道：「不……必猶豫，朱大叔，依文叙之見，你那首飾舖猶如鷄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但既然有此另謀拓展良機，當不可錯過，只管答應柳家的妥善解決辦法吧！」

倫文叙話音落下，柳展宏和柳師爺這才長長的吁了口氣，兩人均確信，朱家那事關重大的「祖傳產業」，終於可以到手了。

果然朱意成一聽，便歎口氣，道：「好吧！既文叙你亦如此判斷，那首飾舖雖乃祖傳產業，輕易不敢放棄，但既然其風水財運如此不濟，形如鷄肋，棄之固然可惜，但食之卻無味，爲朱家日後生計着想，朱某亦唯有答應柳老爺的條件吧！」

柳展宏一聽，樂得撫掌大笑，忙道：「好！好！既朱老闆如此爽快，柳某人自亦不敢遲疑，來人，快捧出文房四寶，待朱老闆簽書確認，那一切便妥善圓滿解決了。」

柳師爺此時也不敢怠慢，親自捧出文房四寶，向朱意成道：「朱老闆，請簽名畫押！」

朱意成向案桌上一看，擺在他面前的是一份出讓「朱記首飾舖」的契約書，柳家早就預備妥當了。朱意成到此地步，也不容他有任何猶豫了，無奈只好提筆疾書了「朱意成」三個字。

朱意成簽上自已的名字，不知爲甚，他竟仰天長歎一聲，卻沒有說話，也不知他心中如何的痛苦交戰了。

柳師爺也不理朱意成痛苦的神情，執起「契約書」，便呈上柳展宏過目。柳展宏一見，上面果然已端端正正的有「朱意成」三個簽字，登時樂得呵呵笑道：「好！很好，朱老闆果然知機識趣。」

此時倫文叙卻忽然接口道：「柳老爺，契約既然已簽，柳家答應的條款也該立刻兌現啊！」

柳展宏一聽，也不怪倫文叙唐突，呵呵笑道：「不錯，不錯，吾既然答應，豈會反悔？總之好來好去，吾之所願也！來人，速到賬房取二千兩銀票，呈送朱老闆。三弟，你親自去帶領朱家母女出來，讓彼等安然返家團聚去吧！」

不一會，柳師爺果然引領朱家母女出來了，倫文叙遠遠向朱家母女一看，只見兩人雖稍呈疲態，但並無任何損傷，顯然，就算柳家，也不敢太過折磨她母女兩人。朱家到底是甚來歷呢？倫文叙心中不由又暗想，他雖然已基本確定，朱家的身世必是十分驚人，但可惜至今仍未能確證。

不料朱丹一見衆人中有倫文叙，早就忍不住大聲尖叫道：「文叙哥哥，你也來了？好，快替丹妹妹出手懲戒這伙擄人的強盜。」

柳師爺一聽，便立刻陪笑道：「朱姑娘千萬別誤會，吾柳家邀你母女至此，不過是欲謀妥善解決辦法罷了，並無惡意。你若不信，可自問柳家這多天來，有否虧待難爲你母女倆呢？」

朱丹一聽，搖搖頭道：「這倒沒有，一日三餐，照顧周到，只怕在家也沒如此豐盛啊！但把人困在屋子裏，不許走動，這卻把朱丹我悶死了，文叙哥哥，你來評評道理，天下哪有這等邀人法呢？」

倫文叙見她母女二人均安然無恙，也果然並沒受多大委屈，便微微一笑，沒有作聲。

朱意成急於盡快離開這兇險之地，也不及與妻女訴說離別情，便連忙站起，向柳展宏拱手道：「多謝柳老爺，讓她母女安然離去，朱某這便告辭了。」

柳展宏眼見大功告成，「朱記首飾鋪」已然到手，也無意與朱家再糾纏，他呵呵一笑，亦向朱意成和倫文叙拱手道：「柳某亦多謝兩位成全，了卻柳某多年心願。好，好，兩位請自便，柳某也就不送了。」

倫文叙微笑道：「柳老爺不必客氣，倫文叙護送朱家三人返廣府後，改天必再赴湖廣拜會。」

柳展宏亦含笑點頭道：「倫公子若肯光臨，柳家自當恭迎！」

朱意成、朱大嬸、朱丹三人，在倫文叙引領之下，匆匆離去，尚在柳家莊範圍時，倫文叙緩緩而行，一派從容鎮靜。但甫離柳家莊，倫文叙即低聲對朱丹道：「丹妹快扶妳娘親趕路，越快離開湖廣地域便越好。」

* * *

就在倫文叙和朱家三人離開不久，柳師爺便與柳展宏，從聚賢廳轉入柳府密室中來了，兩人竊竊私語了一會。柳展宏目光灼灼的道：「依你之見，如何可保萬無一失？」

柳師爺嘿嘿一笑道：「如今朱家首飾鋪已在吾柳家手上，業權所屬，朱家便欲反悔也徒勞也，吾等清拆首飾鋪，朱家皆無權干涉，所需之物，朱氏皇族族譜，已穩如泰山也，大哥不必多慮。」

柳展宏道：「那三弟你仍擔心什麼？」

柳師爺沉吟道：「但小弟總覺得，倫文叙這小子，按其形格，絕非貪富貴而賣友之人，更非輕易動搖屈折之士，他的相格屬虎形，但凡虎形相之人，心性之堅貞，決非任何外力所可能動搖，因此小弟看倫文叙這小子，會如此貼服，輕易便向柳家示好，不由不生出疑惑，他是否暗中另有所圖呢？」

柳展宏一聽，亦微驚道：「這小子果然智計多端，不得不防，三弟可知他有甚圖謀？」

柳師爺微歎口氣，苦笑道：「大哥，實不相瞞，小弟出道數十年，倫文叙這小子是唯一令小弟莫測高深之人，他不但武功深藏不露，令人難測深淺，且心思極爲縝密，着着皆搶佔先機，令人難於猜透。」

柳展宏驚道：「若姓倫的小子眞另有所圖，吾放他安然離去，豈非放虎歸山麼？」

柳師爺想了想，即傲然一笑道：「不過大哥不必憂心，小弟已有萬全之策矣。」

柳展宏忙道：「是甚妙策？三弟快說！」

柳師爺道：「目下宜兵分兩路，一路持朱家出讓首飾鋪的契約，速赴廣州，向官府備案，先行把首飾鋪查封，任何人不得擅進，然後即可展開嚴密搜索，務求尋獲鋪中收藏的『寶貝』！」

柳展宏一聽，急道：「不錯！不錯！愼防夜長夢多也，這便派三弟你赴廣府主持此大事吧，另一路呢？」

柳師爺道：「爲防萬一，亦須嚴密控制朱家父女，以及倫文叙這小子，因此須速派一武功高强之士，率數高手，跟踪朱氏和倫文叙的行動，知其行踪，便容易控制，萬一在廣府失手，朱家父女便成了唯一可以克制朝廷的活寶貝了，當然這比較困難，但比之一無所獲卻優勝得多也。」

柳展宏又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這叫左右開弓，兩手準備也，但三弟已親赴廣府，跟踪控制之事，派誰好呢？」

柳師爺沉吟道：「倫文叙這小子智計過人，武功亦深藏不露，等閒之士，恐非其對手，必須一位武功高深，足以克制倫文叙的能者方可勝任，目下柳府高手中，只怕唯有唐大掌門唐三笑可以擔承，但唐三笑此人眼高於頂，未必肯答應。」

柳展宏一聽，便呵呵一笑道：「這個三弟放心好了，唐三笑雖然厲害，又狂得可以，但他亦受吾牽制，決不敢違逆吾之所求也。」

柳展宏一頓，又決然的道：「事不宜遲，三弟明日一早便即趕赴廣府，所需一切人力物力，概由你調度可也，唐三笑則由我出面調派，務求一役以竟全功。」

柳師爺眼見又有機會表現自己的本事，自然亦可趁機大大撈上一筆銀兩，亦爽快的一口答應，稍作準備，決定明日便趕赴廣府行事。

而實際上，柳師爺爲搶佔先機，就在當天深夜，便率領李二甲、張三炳等五大高手，每人帶備

兩匹快馬，日夜兼程，趕赴廣府。

另一面，唐大掌門人唐三笑，瞧在柳展宏親自請求的顏面上，亦答應爲柳家效力，親率門下三大弟子，展開輕身功夫，一路追踪倫文叙和朱家母女三人。

文才武略　感動掌門

與此同時，在昨晚深夜，據說携款潛逃的西禪大師，受倫文叙重托，深知此行事關重大，甚至牽連天下之戰禍、百姓安寧，他不敢絲毫怠懈，乘夜出了武昌城，便施展他的絕世輕功，竟不分晝夜，風馳電掣的抄近路，翻山越嶺，涉川過河，直向南面的廣東疾掠。

西禪大師身無財物，也無暇入村鎮化緣，這一路南行，餓了吃山菓，渴了便喝清水，如此不休不眠，連續奔行三日三夜，普通人便壯如水牛，亦被累垮了，但西禪大師一甲子的修爲，果然非同凡响，內力之深厚，簡直令人震驚，因爲連續奔行三日三夜，他依然雙目精光灼灼，絲毫不露疲態。

西禪大師掠抵廣府，恰好是三日三夜後的深夜時分，從湖廣武昌，到廣東廣府，相距足達八百里，快馬亦須奔馳整整五日五夜，這才勉强可以抵達，但在西禪大師的脚下，竟比快馬還少了二日二夜，他的功力之高，當世也絕無僅有了。

西禪大師甫抵廣府，他連淨慧寺也不及回去，便身影一轉，在夜色中，形如一頭蒼鷹，直撲「朱記首飾鋪」來了。

他掠抵鋪前，但見鋪門深鎖，顯然已多日停業了，他在身上摸出一條鎖匙，伸向大鐵鎖一插，喀咯一聲，大鐵鎖竟應聲而開，這把大鐵鎖，是廣府有名的「張小泉鎖鋪」所造，堅固無比，任你有蓋世神功，亦根本無法把它震開，除非獲得與它相配的鎖匙，方可開啓。顯然，西禪大師所用的鎖匙，必定是鋪主人所有之物了。

西禪大師閃身而進，隨手又把門掩上，他倚在門邊，凝神一聽，他的功力通玄，若有任何風吹草動，均難瞞過他的耳目，但感周圍五里之內，絕對無任何異動，西禪大師這才微吁口氣，向鋪中四周細察。

鋪內黑漆一片，伸手不見五指，幸而西禪大師功力通玄，凝運眞氣於雙目，十丈之內，視物便如同白晝，就算蚊蠅飛蟲，亦難逃他的視線所及。

西禪大師仔細審察了一會，但見鋪中一切依舊，飾櫃枱椅，均整齊排放；地方也甚大，足有二三十丈，若每尺地方搜索，只怕也要花上大半晚的時間。

西禪大師不禁暗暗皺眉，心道：到天亮只剩不到二個時辰了，天亮之前，便必須離開不可，在短短的兩個時辰內，如何可挖掘深藏了數十年的驚天「秘密」？哎，文叙這娃兒，給老衲出了一道大難題了。

西禪大師心念急轉，他的目光移向對面的「旺記土木鋪」，他自然是透過門縫望出去的，因爲他不敢驚動那面守鋪的人，他的目力所及，果然清楚見到，在「旺記土木鋪」的屋檐上面，懸了一隻模樣兇狠的「火獸」，火獸的眼、口，恰好正對「朱記首飾鋪」的大門，因此透過門縫，立刻便可見到。

西禪大師心中不由一動，暗道：倫文叙的「尋龍神功」，果然已達爐火純青的境界了，從一隻「火獸」，便可判斷有人暗施煞氣，從而揭發一宗謀奪產業，另有驚天陰謀的大行動，咦？假若如此，鋪中所藏之物，潛伏貴氣，與那射來的「煞氣」，豈無反應呢？

西禪大師想起倫文叙所施的「擋煞」妙法，忽然靈光一閃，醒悟一個搜索收藏物的妙法。西禪大師雖然並不精於風水堪輿之道，但他佛法精深，佛法中亦有「以空靈之心、感應空靈之物」的「大乘佛法」，因此西禪大師於「感應煞氣」之術，倒也絕不陌生。

只見西禪大師忽地走到鋪的中央，恰好與對面的「旺記土木鋪」上的「火獸」，三點成一線，他自己位處中央，亦即可以「空靈之心」，感應兩面「空靈之物」。他盤膝打坐，默運元神，游離於竅外，登時便進入一種「元神出竅」的極高空靈境界了。

就在此時，西禪大師分明已清楚瞧見，對面「旺記土木鋪」屋檐上所懸之「火獸」，已化作一頭張牙舞爪的怪物，眼、耳、口、鼻噴出一道紅光，直射「朱記首飾鋪」而來，雖有大半被門上的「八卦鏡」反射而回，但仍有絲絲不絕的紅光射入鋪內，他甚至感觸到紅光的灼熱耀眼。

不一會，鋪中的隱蔽水箱，忽然衝起一團灰白的「水氣」，把洩入的紅光包圍。紅光與水氣糾纏不休，繞鋪內嗤嗤亂竄。忽然，在鋪內的東南隱蔽角落，呼地射出一道淡淡的紫光，紫光雖不太强烈，但四處游竄的紅光，甫與紫光相觸，便如老鼠見貓，呼地溜走了。

西禪大師的「靈光」又一動，他猛吸一口眞氣，屛氣凝神，以「空靈之心」感觸那「空靈之物」，終於，他的「元神歸竅」，再屛息一會，即便一躍而起。

西禪大師毫不猶豫，向射出紫光的東南隱蔽角落走去。他約莫移

動了十二、三步，忽地，他在擋住去路的舖內隔墻頓住，他向這道隔墻凝神審視，以「空靈之心」判斷「空靈之物」的方位。

忽然，西禪大師暗提一口氣，聚內力於五指，五指登時堅硬如鋼鐵，平伸而出，向堅硬的隔墻插去，隔墻用的是硬如鋼鐵的古老青磚，但在西禪大師一插之下，竟應聲而入，因爲西禪大師此刻施展的，便是佛門中的上乘功夫——大力金剛指。

西禪大師五指插入磚縫，再向外一拉，一塊堅硬的青磚竟應聲而出，西禪大師連插帶挖，挖出三塊青磚，舖中的隔墻，登時現出一個小黑洞。

西禪大師微一沉吟，即伸手向洞內探去。立刻，他臉上一陣驚喜，因爲他的手果然觸着一卷滑膩的東西，他抽出來，仔細一看，原來滑膩的東西，竟是以油布作包裹，內藏一卷紙樣的文書類的物品。

西禪大師心中不由突突一跳，他隨手解開油布，裏面赫然是一卷書册，西禪大師運目力仔細一瞧，但見書册以丹硃寫上一行文字，睹之令人驚心動魄，竟然是「朱氏皇族族譜」六個丹硃紅字。

西禪大師一見，也不再翻閱，立刻把名册連同油布包好，小心翼翼塞入懷中。然後他又把三塊青磚，運力塞回小黑洞，再伸掌運氣，以灼熱的氣勁，把青磚的邊沿溶化，再吻合一起，三塊青磚立刻便與四周的磚塊天衣無縫，根本沒有一絲被挖過的痕跡。

西禪大師掃一眼門縫外面，但見夜色已由漆黑，漸變灰白，他深知黎明已然降臨了。他當下再不遲疑，立刻一掠而出，隨手以大鐵鎖重新把大門鎖上了，然後身形一晃，西禪大師便如電光一閃，眨眼便無影無踪了。

西禪大師在「朱記首飾舖」中，逗留的時間，前後不到半個時辰，動作之神速，只怕連鬼神亦難以察覺。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忽地又在向北的荒郊小路，閃過一條疾如電光的身影，這身影竟然是西禪大師。只見他身如電奔，一直向北面射去，他到底欲去何處？根本無人知道。因爲淨慧寺在廣府的西面，他奔向北面，便是北上湖廣的同一方向，距離與倫文叙約定的會面地點——淨慧寺，是越來越遠了。

* * *

湖廣武昌城對面的漢口，與武昌隔了一條長江，此時正值潮漲，江水怒翻，波濤洶湧。在漢江之畔，聳立着一座樓宇，一派軒昂宏偉，輝煌瑰麗，崢嶸縹緲，猶如蓬萊仙宮。

這時，樓宇西面，悄悄走來二老二少，兩男二女原來竟是朱意成、朱大嬸、朱丹妻女三人，以及膽大包天的倫文叙。

倫文叙等本已離開了武昌城，但倫文叙忽然心中一動，不再向前走，反而折向武昌城西郊的渡口前面。

朱丹一見，不由奇道：「文叙哥哥，你不是說，越快離開湖廣地域越好麼？怎的不向南行，反而折向西走？更來到這大江之畔？」

倫文叙微微一笑，道：「沒什麼，我想反正已抵此六朝形勝，爲甚不去遊賞一番以增廣見識？丹妹妹，江西面，有一座樓宇，乃人世間的『活仙宮』呢！」

朱丹一聽，她心性本就甚好熱鬧，不由大喜，連身處險境也忘記了，此時便要她打消西行渡江之意，也決不成了。朱丹拍手笑道：「好極，既有此絕佳去處，爲甚還不渡江呢？快去遊遊人世活仙宮啊！」

朱意成夫婦眼見倫文叙與朱丹，猶如一對金童玉女，心中不由大感欣慰，也就不忍逆了兩小的興趣，因此並無任何異議，隨倫文叙和朱丹，走下渡船，向長江對岸而去。

倫文叙站在船頭，凝望滔滔翻

滾的江水，但見後浪逐前浪，嘩啦一聲，後浪終於越過前浪，歡躍奔騰，欣然萬狀，他心中不由一陣感慨，暗道：丹妹妳又可知？妳父女三人，其實仍身處險境，生死一線？吾等行踪，已被人緊緊的盯住了，之所以渡江西去，不外是欲亂敵視線，令其生疑慮，不敢過於逼近罷了，柳家無論如何也不敢相信，吾等竟膽大如斯，不但不離湖廣地域，反而有遊覽名勝的樂趣，這或許便是最危險的地方反而是最安全的道理吧！

但倫文叙心中盤算的一切，決不敢向朱家父女洩漏，因爲她父女三人，除朱丹稍有武功外，朱意成夫婦竟比世間强壯之士也不如，一旦知悉已被人跟踪，驚慌之下，只怕連路也走不動了。

倫文叙又想起月來發生的一切，深感天下表面平靜如水，但一旦潮湧，便如眼前的長江，波浪洶湧，以至怒濤澎湃了，就如柳家目下所策劃的驚天大計，只要稍一不慎，讓其得逞，普天下便必瀰漫腥風血雨了！

倫文叙感慨之下，驀地想起唐朝詩人的一首名句，乃題詠對岸的「人世活仙宮」，不由喃喃的吟道：「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朱丹文才亦甚佳，人又絕頂聰慧，一聽便格格一笑道：「文叙哥哥，所詠莫非是唐代詩人崔灝的『黃鶴樓』麼？莫非前面那人世活仙宮，便是千古聞名的黃鶴樓？」

倫文叙一聽，不想令朱丹驚慌，便淡淡的一笑道：「不錯，對岸便是漢陽，漢陽長江之畔的人世活仙宮，自然便是文人墨客皆心儀的黃鶴樓啦。」

朱丹一聽，不由又格格笑道：「文叙哥哥，我和你這般前去遊賞，是否便算是文人墨客呢？」

倫文叙一聽，此時朱丹與他併肩而立，朱丹身上淡淡的少女氣息，飄起的秀髮，皆隱約拂着倫文叙的臉頰和鼻端，他心中不由一動，目注朱丹一眼，但見在夕陽之下，朱丹臉如紅花，嬌俏之極，他心中又不由微歎口氣，暗道：丹妹雖然有貴氣隱潛，可蔭庇她免於夭折之厄，但此生兇險重重，只怕難獲安寧之日。倫文叙心念忽轉，心中不由充滿同情與關切，感觸之下，倫文叙不禁微歎口氣道：「丹妹妹，當今之世，朝廷奸佞當道，不但文人墨客難當，就算貴爲大官朝臣，亦朝不保夕，如此險惡，不提也吧！」

不料朱丹一聽，卻正容的道：「不然，文叙哥哥，你既有濟世之心，復有濟世之才，若能登高而振臂一呼，或許可令天下邪佞之氣蕩除呢！爲甚不珍惜自己有用之身也？」

倫文叙微笑道：「依丹妹妹之見，難道文叙眞的要去追逐那權貴之階，金榜題名麼？」

朱丹含笑道：「文叙哥哥，權貴亦有正邪忠奸之分，例如宋代不是有一位陳世美考中狀元，便休棄髮妻麼？此乃追逐權貴中之邪也。但當日恰好又有一位姓包名拯的讀書人，考中大官後，剛正嚴明，不畏强權，主持公理，怒斬陳世美，贏得名垂青史的包青天之名，此即爲權貴中之正明者哩，文叙哥哥只要追逐的是正明者，又豈用刻意迴避呢？」

倫文叙沉吟不語，不料朱丹有此眞知卓見，心中亦不由一動，暗道：丹妹所言亦有其理，假如以正明者爲目標，作楷模，則亦不失爲濟世救民的一大途逕也，難道倫文叙必須於此道上走一遭麼？

倫文叙和朱丹併肩而立，娓娓而談，不一會，渡船已橫越長江，安抵長江西岸的漢陽城(即今漢口)了。

四人上了岸，倫文叙和朱丹走在前面，一直向江畔的黃鶴樓走去。走近一瞧，但見台樓環廊，開朗幽勝，聳天峭地，瑰偉清奇，果然不失爲「人間仙宮」之稱。

倫文叙等走上黃鶴樓，上有題字壁，專供遊人有文才者題詩留字，更有上乘者，便以刀刻於石上，永留記誌。倫文叙剛才於渡船上所吟的「黃鶴樓」詩，便赫然在題字壁上成了千古不滅的刻字了。此時題字壁前，游人甚少，大概有膽走近壁前之人，已甚爲難，若敢提筆留字的更難，再或在壁石上刻字的，就更難上加難了。

朱意成因讀書並不太多，且終生於俗世生意上打滾，早已把他的文思文才磨去大半，因此亦無意走近，與妻子朱大嬸遠而觀之。

朱丹格格一笑道：「文叙哥哥，你是南海縣試冠軍，登此湖廣勝景，若不露一手出來，豈非有辱廣東的文才俊傑麼？」

倫文叙本來無意炫耀自己的文才本事，聽朱丹一說，又驀地發現在黃鶴樓下，不知什麼時候，已忽然來了四名衣飾奇特的男子，爲首一人，已近中年，皮笑肉不笑的，一副莫測高深的樣子，但太陽穴高聳，目中精光閃爍，顯然是一位武功高强之士，而中年男子的身旁三人，雖經化裝，但倫文叙目力超卓，過目不忘，豈能瞞得過他的眼睛？因此雖隔了數十丈遠，倫文叙亦吃了一驚，暗道：我的懷疑不幸

而中，柳家果然派人秘密跟踪了，因爲那三名男子，竟是唐門三大弟子，而那位作斯文人打扮的中年男子，功力猶遠在三大弟子之上，足證他是柳家一位了得的高手了。

倫文叙心念電轉，暗道：如此高强對手，朱家父女三人，憑我倫文叙一人之力，卻如何保其周全，就算我倫文叙有三頭六臂，亦決難助他父女三人逃出生天，此時此刻，也唯有拖得一時算一時了。

倫文叙忽地向朱丹微微一笑道：「丹妹妹既然有此雅興，文叙便試試獻醜吧！」

倫文叙說罷，忽地伸出一指，朝天直豎，指向青天白雲，雙眉低垂，恍似老僧入定，又似神遊太虛。

朱丹一見，不由吃驚的尖叫道：「文叙哥哥，怎的了？莫非構想題詩弄瘋了？」朱丹雖然有點武功底子，但甚爲淺薄，哪悉得此中的奧妙？

朱丹失聲尖叫，聲音傳出甚遠，黃鶴樓下那中年男子立刻便被驚動了，他閃目向樓上題字壁前的倫文叙一射，神色亦不由一凜，暗道：這到底是何驚人招式？

倫文叙此時渾似不覺朱丹的驚奇，只見他高豎的一指，突然一變，一指化二，二指化四，四指化八，包羅萬象，漫天指影，變化無窮，驚人之極。

在樓上朱丹，樓下中年男子驚、疑、奇之際，倫文叙幻變的指影，突然劃向題字石壁，但見石壁上嗤嗤有聲，迅即現出數行刻字，龍飛鳳舞，奪人心魄！

只見刻字道：爽氣西來，雲霧掃開天地撼；大江東去，波濤洗盡古今愁……氣勢磅礴，令人震撼。

接而倫文叙的指勢又一變，從宏偉壯烈，一轉而爲深幽古奧，充滿玄機奧秘，指勢化作另一行刻字道：由是路，入是門，奇樹穿雲，詩外蓬瀛來眼底；登斯樓，覽斯景，怒江劈峽，畫中天地壯人間……

朱丹此時便連尖叫聲也發不出來了，她的身心，已受倫文叙的指勢所引，身不由己，小手掌一拍，竟依倫文叙的指勢晃動起來，忽爾歡快，神態古怪奇特之極。

忽然，朱丹耳際傳入倫文叙的聲音道：「丹妹，以詩意入心，再化招式，身心合一，當有奇效。」

朱丹此時根本不知身處險境，危機隨時降臨，因爲她不知不覺，已被倫文叙的「天機三式」中「妙演天機」的意境籠罩，心神俱往之下，身不由己，便依倫文叙的指引演練起來。

「天機三式」中的「妙演天機」一式，其博大精深的武功意境，在倫文叙的手下，竟化作「白雲黃鶴」的詩情畫意，既壯懷激烈，又清幽奇幻，包羅萬象，變幻無窮，儼然又成了另一種驚世的「白雲黃鶴神功」了。

此時不但黃鶴樓上的朱丹心神皆被倫文叙的「妙演天機」吸攝，在黃鶴樓下，那中年男子雖然武功極高，但亦難明倫文叙此際演練的武功奧妙，不由驚駭不已，暗道：不料倫文叙這小子，武功果然深藏不露，莫測高深，怪道柳展宏這老傢伙，要求我唐三笑親自出馬應付了，別的不說，單是他此刻演練的功夫，唐某人便難明其奧，決難化解，看來對這小子萬萬不可輕敵，切切不可掉以輕心，一切宜待機而動。

朱丹在黃鶴樓上，她的身心已與倫文叙展示的「詩意」融匯，因而極易便貫通了。

但見朱丹先走「白雲黃鶴神功」的「壯懷激烈」意境招式，「爽氣西來」一招走畢，立轉「雲霧掃開天地撼」；接而是「大江東去」，繼則「波濤洗盡古今愁」！

此時黃鶴樓上，一派壯懷激烈，氣魄雄渾，令人睹之而心胸開闊、情懷激蕩。

俄頃，「壯懷激烈」的意境，又突化「縹緲神幻」，但見朱丹的身法，隨「白雲黃鶴神功」下闕的意境演化，「由是路，入是門，奇樹穿雲，詩外蓬瀛來眼底……登斯樓，覽斯景，怒江劈峽，畫中天地壯人間」，其身法武功意境的奇幻，直可傾江水而蕩滌人間萬古愁。

倫文叙不料朱丹悟性如此高絕，於此危機將屆，生死一線間，竟從他的「妙演天機」詩意境中，悟創「白雲黃鶴神功」，既有「妙演天機」的博大精深、古幻奇奧，又切合她少女家的心懷，時而壯懷激烈，時而縹緲神幻；時而堅忍貞節，時而柔情似水，令人心魄搖蕩。倫文叙暗道：就憑丹妹這一套「白雲黃鶴神功」，天下多少硬漢，那怕是鋼鐵所鑄，也被其熔化了。

倫文叙不由喃喃的道：「不戰而屈其兵，此乃武學之至高無尚境界啊！」

「文叙哥哥，何謂不戰而屈其兵啦？」就在此時，朱丹已忽然從「白雲黃鶴神功」的意境中跳躍而出，乍聽倫文叙喃喃慨歎，不由亦驚喜的追問了一句。

倫文叙一聽，不由便浮出恩師劉伯溫的「百戰兵法」來了，只見他微微一笑，道：「丹妹，乎戰之道，以力戰者，必因力衰而敗；以勇戰者，必因勇竭而折，唯以智、以心戰之，方能奪其魄、搖其志、蕩其心，令彼不戰而生怯，或不戰

而心服，則雖遇强敵，亦可久戰而勝也。」

倫文叙精研過劉伯溫的「百戰兵法」，此時他不過是心有所觸，依領悟的直道而已，但朱丹卻越聽越驚奇，忍不住格格笑道：「文叙哥哥，你越說朱丹便越糊塗了，何謂智戰、心戰？又爲甚可以不戰而令其生怯？甚至奪其魄、搖其志、蕩其心呢？天啊，這比文叙哥哥你那『詩意武功』更難明白啊！」

倫文叙一聽，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道：自己也急瘋了，爲應付眼前的險境，不但拚命催發朱丹的武功，更向其說甚「不戰而屈其兵」之道，朱丹年僅十四歲，初涉江湖兇險事，她又如何能於一時三刻間悟解呢？

倫文叙心念電轉，便揀要緊的對朱丹道：「丹妹，妳小心聽我說，此時吾等處境甚爲險惡，能否脫困，尚是未知之數，因對手太厲害，你不必問爲什麼，只用心領悟剛才所演練的功夫，是否可以隨心所欲、隨手而發，是否可以脫困，便靠你自己救人及自保了。」

朱丹見倫文叙一反常態，神情凝重，亦知事態的嚴重了，因爲她深知倫文叙膽大包天，等閒之事，決難令他如此憂慮，因此朱丹也不敢再問什麼，她自然知道倫文叙其實是爲她三父女憂慮，因爲她的爹娘根本毫無武功，在高手面前不堪一擊，倫文叙一人之力，又怎能維護她三父女的安全？

朱丹想了想，便認眞的道：「是，文叙哥哥，朱丹自忖已可按詩中意境發招啦，但這種招式，卻叫甚麼妙名堂呢？」

倫文叙知朱丹悟性奇高，已有一定武功根基，因此她於霎間悟創這等玄妙武功，並不足奇，便欣然道：「丹妹，這等武功，既在白雲之下，黃鶴樓上所悟創，那便叫『白雲黃鶴神功』吧！」

倫文叙的說話聲忽地戛然而止，因爲他驀地發覺，黃鶴樓下，那唐門四師徒外，忽然已多了一名行色匆匆的男子，正向那中年男子附耳竊竊而語。

倫文叙心思縝密，眼見這行色匆匆男子的神情，便知他向中年男子所報的，必定是十分驚人的消息了，更何況這是他親手佈伏的妙計，既可脫身，又杜絕柳家反叛的野心。唯一令他出乎意料的是，柳家的人，竟絲毫沒有放鬆警戒心，自他四人離開柳家莊後，便派人嚴密跟踪，就算倫文叙故作鎭靜，故意留在武昌對面的漢陽城，甚至遊黃鶴樓，依然未能瞞過柳家的眼線，被彼等如影隨形的盯梢住了。

倫文叙更意料不到的是，潛伏的危機竟如此快速便降臨了，危機不發猶自可，一發便不可收拾，柳家必定撕破臉皮，出手必定狠辣之極，因爲倫文叙所施的是「釜底抽薪」之計，柳家絕望之下，豈能不瘋狂反擊？

倫文叙絕非杞人憂天，因爲正當他暗暗思忖，如何應付眼下的險境時，黃鶴樓下的唐門四師徒，已霍地有所行動了。

只見那中年男子唐大掌門唐三笑，當行色匆匆男子的嘴巴剛離開他的耳際，他目中的精光便霍地射出一縷寒芒，直向黃鶴樓上的倫文叙射來，他的目光似混含眞氣，觸之令人遍體生寒，而且他的目標似乎並非朱家父女三人，而是膽大包天的臭小子倫文叙。

唐三笑目中精光暴熾，他此時也不刻意掩飾自己的身份了，伸手向黃鶴樓上一指，厲聲道：「唐甲、唐乙、唐丙，你等三人負責擒拿朱家父女三人，姓倫的臭小子，由我唐某人親手懲治。哼，老夫倒要看看，這姓倫的臭小子是否眞有三頭六臂，敢如此輕視我唐三笑。」

唐門三大弟子中師兄唐甲一聽，心中不由暗笑，姓倫這臭小子，千不惹萬不惹，怎的惹到師傅頭上來了？師傅殺一個人亦僅須笑三笑的工夫，若惹怒了他，死得必定更快了，這姓倫的臭小子竟敢輕視他，這不是壽星吊頸，嫌命長嗎？

唐門三大弟子雖然心中好笑，但也絕不敢遲疑，唐三笑一聲令下，三人便如飛的向黃鶴樓上撲了過來。

倫文叙一見，唐門三大弟子撲向稍遠的朱意成夫婦二人，心頭一凜，也不及細思，即連忙與朱丹，向朱意成這面掠來。倫文叙一面低聲對朱丹道：「丹妹，待會一有機會，便帶你爹娘離開，不必管我，知道麼？」

朱丹一聽，急道：「文叙哥哥，你一人如何應付？」

倫文叙慨然一笑道：「丹妹放心，文叙憑恩師傳的神功，雖不可退敵，但亦足可自保，此事涉及柳家的驚天陰謀，決不可讓其得逞，文叙就算拚了生命，也不會讓柳家把你父女三人擄去作爲人質。」

話音未落，倫文叙已搶先撲到，朱丹也隨後趕到了，不知怎的，朱丹情急之下，她的功力竟似陡增數倍似的，她自己也不知道，這是她悟創「白雲黃鶴神功」的奇妙效應。

倫文叙一見，心中不由一陣欣喜，他知朱丹此時的功力，已不在任何一位唐門弟子之下了，便毫不遲疑，向撲到的唐門三大弟子中的唐甲、唐乙各拍出一掌，迎住來

勢，阻住兩人的去路，故意留下一位唐丙，讓朱丹去實戰練功。

這也是倫文敘第一次正式與人交手，他此時所使的，不過是西禪大師傳授的「佛掌」而已，但其威力卻大大勝於西禪大師的「佛掌」，因為倫文敘不知不覺，已把「天機三式」的「乾坤大奧秘」，融滙進「佛掌」的招式中了，因此他此時所使的，已非普通的佛門功夫，而是半玄門半佛法的「天機佛掌」了。

倫文敘的「天機佛掌」一出，唐門大弟子唐甲、二弟子唐乙，便不由心中一震，因為倫文敘擊來的掌法，似有似無，如虛如實，根本毫無形跡可尋，因而亦根本無法化解。唐甲、唐乙武功雖然甚高，但乍然碰上這等玄妙的掌法，不敢大意，唯有疾退十步，這可能是唯一避開中招的法子了。「倫文敘，你這是甚掌法？」唐甲不由喃喃的道。

倫文敘初展武功，一下便收奇效，把唐門二大弟子逼退，這才知他獲授的武功，無一不是精妙之極的功夫。這登時便把倫文敘的自信及傲氣激發出來，心中狠狠的道：柳家也未免太霸道了，哼哼，既然碰上了我倫文敘，又怎容你隻手遮天。

倫文敘轉念間，朱丹也與唐丙交上手了，唐丙並不把朱家父女放在眼內，在他眼中，朱意成夫婦固然不堪一擊，朱丹這女娃兒，年僅十四、五歲，就算有點功夫，成得什麼氣候？因此他疾撲而來，自信不出眨眼的工夫，便可把朱家父女三人制住了。

不料唐丙閃電般撲到，伸手便向朱意成的穴位戳去，打算先把他制住，其餘母女二人，還不是手到擒來？但那女娃兒朱丹卻也出手了，朱丹情急之下，驀地便用上剛才領悟的「白雲黃鶴神功」中的「上闕意境——壯懷激烈」，但見她小手掌一翻一揚，風雲驟起，一股氣浪便向唐丙湧到了，唐丙但感氣息一窒，呼息不暢，內力也提不起來，戳出的一指，立刻軟綿綿的，只怕連薄紙也戳不破，他心中不由大駭，疾退五步，喃喃的失聲道：「你，你使的是甚功夫？」

朱丹也不知她所使的「白雲黃鶴神功」招式，到底有甚厲害，她但見甫一出手，便把來犯者擊退，她到底仍是大娃兒心性，不由格格一笑道：「哼！這是白雲黃鶴神功的第一招『爽氣西來』，你便怕了麼？」

唐丙一聽，不由一怔，失聲道：「什麼白雲黃鶴神功？甚麼爽氣西來？這到底是甚麼功夫？」唐門雖然厲害，閱歷天下各種武功，但朱丹的「白雲黃鶴神功」，卻是她於片刻之前，在黃鶴樓題字壁前悟創的功夫，其中包含「白雲之下、黃鶴之上、天地乾坤、壯懷激烈、縹緲神幻」各種精妙意境，唐丙武功雖高，但於玄機之道，詩文之學，卻是一竅不通，自然難以明白「白雲黃鶴神功」的奧妙了。

朱丹此時也懶得理會唐丙的驚駭，「爽氣西來」一招剛了，立刻又一招「雲霧掃開天地撼」，身法如擎天巨帚，向四面一掃，登時如狂風掃雲霧，天地亦為之撼動。

唐丙幾曾見過這等「壯懷激烈」的功夫？而且竟然出自一位年僅十四、五歲的女娃兒手上，猝不及防之下，他的氣息被窒，內力頓失，人如斷線風箏，竟呼地凌空被刮起近丈，飄飄搖搖，形如被巨帚掃開的雲霧。

黃鶴樓下的唐三笑一見，心中亦不由一怔，暗道：這朱家女娃兒，難道會施邪法？乍然相觸，便把武功不弱的唐丙掃得飄搖而飛。唐三笑吃驚之下，他也顧不得懲治倫文敘辱他之罪了，倏地向唐丙拍出一掌，渾厚無匹的掌力，登時便把唐丙的身軀撞了回去，化作一件威猛的兵器，直向朱丹撞至。

唐三笑也飛掠而起，隨後向朱家父女這面疾撲而來。看來唐三笑已斷然決定，先把朱家三父女解決，再找倫文敘算賬了。

朱丹的「雲霧掃開天地愁」一招恰好到勢末，卻見唐丙被拍飛倒撞而來，其勢威猛之極，朱丹對這等江湖拚戰，簡直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不由先就心怯。她心生怯意，她的「白雲黃鶴神功」的威力，便立刻大打折扣，再加上她的內力，與唐三笑相較，畢竟相差太遠，她所憑仗的，不過是招式的精妙罷了，因此竟然被飛撞而來的唐丙身軀，嚇得哇的一聲，向後便退，身法狠狽之極。

倫文敘與唐甲、唐乙二人纏鬥，他也沒用全力，僅以「天機佛掌」相迎，便把唐甲、唐乙二人逼住，氣得他二人哇哇怪叫，此時一見唐三笑已然出手，目標竟非自己，而是朱家父女，又見朱丹被唐三笑一記猛掌，逼得狠狽之極，心中不由大吃一驚。

此時被唐三笑當作兵器，反撞而回的唐丙，因已陷昏迷狀態，失去任何自制力，在朱丹疾退之下，已隆的一聲，摔在地上，形如一灘爛泥似的。

倫文敘連忙向朱丹示警道：「丹妹，快帶爹娘離開，快，越遠越好。」

朱丹一聽，便知倫文敘欲以一人迎戰三大高手，不由大急道：「文敘哥哥，那你呢？太危險了！」

倫文敘見朱丹仍在猶豫，又氣

又急，不由厲聲道：「丹妹，你不要管我，快離開，免成負累。」

朱丹一聽，女孩兒家心性份外敏感，她不由氣得珠淚直淌，一面狠狠的罵道：「哼！倫文敘，你把我父女三人視作負累，你……你好，我朱丹父女三人便死了，也不連累你便了。」

朱丹罵着、哭着，一面卻果然真的拖住朱意成、朱大嬸，半滾半爬的向黃鶴樓的另一面跑了。

倫文敘不由心中苦笑，暗道：朱丹啊朱丹，我若不刺傷妳的心，妳肯離開麼？但此時他已無暇細思，因為被他阻住去路的唐甲、唐乙，見師弟唐丙倒地不起，朱家父女三人又正逃溜，情急之下，拚力反擊，倫文敘登時便感吃力了。而且武功最高的唐大掌門——唐三笑，也已風馳電掣般的撲了過來，假如被他追近朱家父女，那就壞了。

倫文敘忽然嘿嘿一笑，手底的「天機佛掌」忽然一變，終於施展出他身負的驚世絕學「天機三式」了。

但見倫文敘身手步法突變，盤膝趺坐，氣沉丹田，然後收腹閉嘴，隨即吐氣長嘯，立刻便方圓一里範圍，但凡有知覺的物事均被吸攝住了。

倫文敘的長嘯，初如湖清霜鏡曉，楚水清若空，接而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清，繼而吼聲吹地轉，高浪就天浮，再而濤白雪山來，噴薄如風雷。

一里範圍之內，雷聲隆隆，天昏地暗，恍似日月被吞吸，四下一片風雲變幻，令人心蕩魄搖。

此時唐甲、唐乙，與倫文敘相距不到一丈，首當其衝，受創亦最巨，兩人身不由己，亦跌在地上，心魄搖蕩，不能自制，雖在拚命運功相抗，但額上冷汗流淌，眼見支撐不了多久了。

就連眼高於頂的唐大掌門唐三笑，身在倫文敘的嘯聲籠罩內，立感心中一震，飛掠的身形不由一滯，不得不收攝身法，落了下來，運功相抗。追截朱家父女的原意，不得不改變了，因為朱家父女溜逃的方向在倫文敘身後，若追截勢必接近倫文敘的「嘯聲範圍」，是否抵抗得了？就連唐三笑亦不敢托大，因此他亦只能眼睜睜的瞧着朱家父女逃走了。

此時，倫文敘的「氣嘯」聲震四野，風雲變色；突地嘯吼沉落，天地一片死寂。

唐門三大弟子中，三徒唐丙已如爛泥，倒地不起，他雖然是被朱丹的「白雲黃鶴神功」擊飛，但並無生命之虞，不過唐三笑恨他竟不敵一位女娃兒，怒加一掌，把他當作兵器返擊朱丹的「白雲黃鶴神功」，這便傷上加傷，幾乎把他的小命奪去了。

大徒弟唐甲、二徒弟唐乙，武功不弱，但乍然碰上這等玄門奇功，就連反擊之念也失去了，因為「氣嘯」奪人心魄，若不運功相抗，以求自保，便必成失魂落魄的白痴了。直到「氣嘯」聲沉寂，兩人仍陷於神蕩魂搖的險境，根本不敢有任何反擊的念頭。

唐大掌門唐三笑畢竟功力深厚，距「氣嘯」又稍遠，因此「氣嘯」聲剛沉寂，便迅速鎮定下來，他怒吼一聲，向倫文敘一掠而至，目灼灼的盯着倫文敘，似在思忖，到底該如何折磨這位不知死活的臭小子。

倫文敘的身法，此時又突地一變，半蹲半坐，虛空半懸，一指擎天，模樣古怪之極。

唐三笑正欲向倫文敘出手，他並沒笑，顯然他仍不想就此殺掉倫文敘，他若殺人，例必三笑，三笑之後必定殺人，而且絕不失手，因此武林中有「寧見閻王哭，不見唐三笑」的傳聞。但此時唐三笑又驀地一頓，並沒出手，反而退後一步，盯着倫文敘，緩緩的道：「小子！你這是什麼招式？」

倫文敘已下決心纏住唐三笑，好讓朱家父女三人逃得遠遠的，便故意逗唐三笑道：「呵呵，原來是唐大掌門，唐大掌門大駕光臨，怎的認不得我這小子的小招式了？」

唐三笑微哼一聲，他也不便坦承自己並不認識，便含糊的虛應了一句道：「哼！牙尖嘴利，小子，你果然狂得可以，竟敢在背後咒罵我唐三笑。」

倫文敘雖然知道，眼前這位中年男子，便是令江湖人士聞風喪膽的唐三笑，但到底有多厲害，他並不知道，亦不想知道，倫文敘此時只一心要纏住唐三笑，至於後果如何，他便懶得去思忖了，他果然膽大包天。倫文敘姿勢不變，臉上卻笑嘻嘻的道：「噢？唐大掌門，你知道我這小子如何咒罵你麼？」

唐三笑見倫文敘不但不否認，反而如此傲然發問，心中不由更怒，他盯着倫文敘，沉聲道：「唐某自然知道，柳家已告知唐某，說你這小子口出狂言，說什麼唐三笑，若給你碰上，便要把我抽筋剝皮，更順手把唐門滅掉，哼哼，小子你當真狂得可以！」

倫文敘一聽，心中一動，便知此乃柳家窺透唐三笑眼高於頂的弱點，故意撩撥起他的怒氣，令他前來跟踪追殺自己了。他不由嘿嘿一笑，道：「嘿嘿，文敘雖非武林中人，但亦聽說，四川唐門乃江湖中的一大門派，數十年屹立不倒，想

必有其自立的道理。不料傳到唐大掌門這一代手上，竟如此不濟，竟甘心爲柳家作賣命鷹犬！若然如此，不須人滅，唐門亦必難久存於江湖了。」

唐三笑一聽，更氣得眼中生煙，他灼灼的盯着倫文叙，恨不得一口便把他生吞了。

只見唐三笑咬牙道：「哼，小子，你最好說清楚，唐門如何是柳家的鷹犬？如何必難久存於江湖？若說得合理，唐某或會饒你一條小命。」

倫文叙一派從容鎮靜，只見他呵呵一笑道：「唐大掌門，你知道柳家爲甚要你殺朱家三父女和我倫文叙麼？」

唐三笑不由一怔，這似乎是第一次有人敢如此質問他，也似乎正是他並不知道的問題。但唐三笑哪肯承認？只見他微一頓，便嘿嘿冷笑道：「唐某並不想知道，只知有人敢如此辱我唐門，此人便是你這臭小子！」

倫文叙亦嘿嘿冷笑道：「不知原因，不問青紅皂白，便替人追踪截殺，如此輕率魯莽，若非草菅人命的强盜，便是柳家的鷹犬也！」

唐三笑一聽，幾乎欲發出第一笑了，但他越怒，便越想慢慢折磨倫文叙，並不希望他痛快而死，因此這第一笑也就沒發出來，只見他冷冷的道：「哼！你敢背後辱我唐門，便該死一千次，是甚原因，唐某亦不須知道！」

倫文叙冷笑道：「但你身爲唐大掌門，卻非知道不可呢！」

唐三笑道：「我爲甚非知不可？」

倫文叙道：「此事關乎你四川唐門的榮辱，以至生死存亡，你又是否非知不可？」

唐三笑一聽，不由又一怔，他到底抑止不住心中的疑惑，無奈反問一句道：「哼！到底是甚原因？你且說說看！若敢戲弄於我，你必定死得非常辛苦！」

唐三笑這話，絕非虛言恫嚇，因爲唐門用毒，天下寒心，別的不論，單是唐門有一種叫「樂溶溶」毒物，人若沾上，融入血脈，立刻便有如吞食鴉片「逍遙散」，產生一種銷魂蝕骨的快感，這是「樂」，但在快感的同時，人的骨肉亦隨即消溶，最後人的軀體便化作一灘血泥，這叫「溶」，合稱「樂溶溶」，江湖人士，聞說「樂溶溶」三字，只怕便沸騰的熱血也凝固了。

但倫文叙並不知道，或者故作不知，因爲他的神態仍一派從容，甚至連「一指擎天」的招式姿勢也沒變，緩緩的道：「很好，唐大掌門既欲知道，那唐門便有一絲生機了，文叙並非胡說八道，因爲我只想問唐大掌門一句，假如密謀作反，篡朝奪位，成則固然爲王爲帝，但敗則如何呢？」

唐三笑一聽，不由亦一凜，沉聲道：「敗自然成寇，不但成寇，且犯抄家滅族的瀰天大罪，但你這小子，問這幹麼？」

倫文叙微微一笑道：「不錯，的確是抄家滅族的大罪，既然連家族亦被滅，那區區一個江湖門派，又是否可以保存呢？」

唐三笑道：「若犯此謀反罪，家族既滅，門派自然難存！」

倫文叙呵呵一笑道：「很好，唐大掌門畢竟尚有自知之明，因此文叙不欲隱瞞，實話直說，如果文叙告訴你，柳家刻下所謀，正是篡朝奪位的勾當，唐大掌門是否相信呢？」

唐三笑一聽，目中精光不由一閃，神色凜然，因爲他大概亦知道，這「篡朝奪位」四字，到底意味着什麼了，不必說「成則王、敗則寇」，甚至一家九族、一門三派，數百顆人頭，亦因此而虛懸半空呢！世人若不爲這四字動容，只怕不是瘋子便是白痴了！

只見唐三笑目中精光灼灼，盯着倫文叙，一字一句的道：「嘿嘿，小子，你憑什麼說這篡朝奪位四字？你以爲這四字是輕易可以說出口的麼？你今日若不能拿出眞憑實據，你想活着離開湖廣，只怕比登天更難了！」

倫文叙「一指擎天」招式姿勢不變，從容的道：「我自然有根有據，但此時尚拿不出來，時機一到，唐大掌門便必會親眼目睹矣！」

唐三笑一聽，冷哼道：「倫文叙，你以爲你是什麼？未卜先知的神仙麼？未發生的事竟可推算，你以爲唐某人憑你這等奸詐挑撥技倆，便會放過你麼？」

倫文叙一聽，不由傲然道：「玄機之道，法力無窮，區區武林高手，又怎可窺悉天地乾坤大奧秘哉？唐大掌門，你信不信？」

唐三笑嘿嘿道：「唐某當然不信！江湖中有等占卦算命之士，唐某殺之，簡直不費一指微動之力，什麼玄機之道，還不是不堪一擊麼，哼，除非你可以什麼玄機之道，擊倒唐某，否則你自己亦難逃劫數，怎可奢談什麼趨吉避兇玄機之道。」

倫文叙微微一笑，忽然問唐三笑道：「文叙並不欲與唐門爲敵，因爲唐門的用毒本領很可怕呢！因此絕未萌擊倒唐大掌門之心，只欲向唐大掌門揭示貴派所潛伏的殺身之厄罷了！」

唐三笑嘿嘿道：「你知道就好，但你不必花言巧語，唐三笑不

吃這一套，你若拿不出眞憑實據，證明你的玄機之道，唐某一樣不會容你活着離開。」

倫文叙一聽，知唐三笑心高氣傲、眼高於頂，若不向他稍示師門神通，只怕很難令他信服。倫文叙心中轉念，便忽地問唐三笑道：「唐掌門，玄機之道先不論，你識得我這是何門何派的武功麼？」

唐三笑一聽，不由用心一看，但見倫文叙「一指擎天、半蹲半坐、虛空半懸」，初則覺得甚爲古怪奇特，似不堪一擊，但繼而又心中一凜，因爲他發覺倫文叙此時的「擎天一指」，竟隱含無窮變化，甚至可以說是「全方位籠罩」，自己無論從那一角度進襲，均被對方封住去路，亦即說對方以一指之勢，便毫無破綻，穩立於進可攻、退可守的不敗之地了。

唐三笑轉念又暗道：倫文叙這小子，剛才在黃鶴樓題字壁前，不就是以此「擎天一指」之勢，以手代刀，刻字於青石上嗎？而在他刻字時，朱家那小女娃兒，亦在手舞足蹈，似從這小子的刻字中獲得什麼啓示，悟創了一套驚世武功，雖然內力不濟，招式的精妙打了折扣，但出手便把唐丙擊飛數丈，如此威力，只怕我唐某人出手，亦難達如斯境界，據此而推斷，那倫文叙這「驚天一指」，以及那「氣嘯」，豈非天下無敵了？

唐三笑心念電轉，他雖然心高氣傲，但亦稍感驚駭了。「你……那你這是甚武功招式？嘿，快向唐某直道！」唐三笑雖然眼高於頂，但他有一個弱點，便是武林人士常犯的毛病，嗜武如命，但凡碰上高深精妙，連自己亦無法破解的武功，便如缺奶娃娃見了親娘，急切尋求之情，便連親爹老娘的名字也忘記了。

倫文叙眼見唐三笑忽然變得情眞意切，暗道：原來這唐大掌門嗜武如命，柳家之所以橫行霸道，與有唐門鼎力相助密不可分也，若能把柳家與唐門的關係斬斷，便如斷柳一翼了！

倫文叙心中轉念，便坦然的道：「唐掌門，實不相瞞，文叙所施武功，其名爲『天機三式』，刻下這一式叫『妙演天機』，剛才脫困一式，名爲『氣吞宇宙』，文叙獲授多年，今日無奈初試而已，倒教唐掌門見笑了。」

唐三笑此時卻絕無「笑」意，因爲他已迷上倫文叙這驚世的武學，他笑則出手殺人，如何敢笑？不但不「笑」，此時若有人敢對倫文叙不利，他必定反過來與那人拚命了，唐三笑目灼灼的道：「很好，光聽名號，便教人心癢難熬，你既說乃『天機三式』，那尚有一式稱甚名堂呢？」

倫文叙道：「天機三式中的第三式，師門稱爲『挪移乾坤』，文叙功力未逮，並不敢貿然施展。」

唐三笑忙道：「天機三式中前兩式你已精通，爲甚第三式又不敢施展？」

倫文叙道：「因爲這第三式已入玄機之道，若玄功未逮，則不但威力大減，且會走火入魔，受玄幻意境所惑，痴痴迷迷，以致成了雖活猶死的瘋子白痴也！」

唐三笑微哼一聲道：「老子總不信，普天下有令人變白痴的武功，你這小子不是故意嚇唬人吧？」

倫文叙微微一笑，他也不加隱瞞，忽然道：「天機三式中的『挪移乾坤』，其心法云：剛而柔，雷風與；靜而動，終有停；日月天，光長照，四時變，萬物情；於其道，天下成，唐掌門，你明白麼？」

唐三笑一聽，想了一會，到底難明其奧，他無奈歎了口氣，道：「這等古靈精怪的玄門武功，果然深奧難懂！如唐某亦悟解不了，也難怪小子你不敢輕易施展也，但這第三式『挪移乾坤』，到底有甚妙用？」

倫文叙肅然道：「此式於大成之時，乾坤皆可挪移，然則天地萬物，尚有甚不可駕馭？」

唐三笑忽然正容道：「不錯！不錯！若乾坤皆可挪移，還有什麼不被其所破？果然是驚天動地的絕世玄功也！」

唐三笑一頓，灼灼的盯着倫文叙，道：「喂，倫文叙，你小小年紀，斷無平白悟此武功的道理，其中可有甚武功秘笈？若能令唐某一睹，唐某只怕不但不會難爲你，相反會助你一臂之力呢，你快快坦白直道。」

倫文叙呵呵一笑道：「實不相瞞，這等玄門武功，豈有甚秘笈？亦斷非白紙黑字所能記載呢，文叙其實亦僅獲恩師夢授而已，甚至連傳授的恩師之面容亦沒見到呢！」

唐三笑一聽，狐疑的眼珠一轉，迷惑道：「你這小子，說笑麼？普天下哪有夢授武功的道理？若憑夢授亦可達此驚人境界，那傳授之人，豈非仙神一類的人物麼？你且說說，你那夢授的師傅是誰？你說出來，老子便可以判斷是眞是假了。」

倫文叙微微一沉吟，暗道：今日之事，已非我倫文叙一人之兇危，不但涉及朱氏一家三口，且牽連天下蒼生危難，恩師授藝之旨乃濟世救民，說不得亦要亮一亮他老人家的名號，先令唐門覺悟，不再助紂爲虐也！

倫文叙這般轉念，便坦然的道：「一

笑，對唐三笑道：「恩師之名號，頂天立地，說出來唐大掌門也必有所聞，他老人家便是本朝的開國元勛，一代天機大師劉伯溫也！」

唐三笑一聽「劉伯溫」三字，亦不由聳然動容道：「你乃指本朝的大軍師劉伯溫麼？劉伯溫先生乃百年前的人物，且據說已然仙逝，又怎能夢授武功於你也？你這小子簡直越說越玄了！」

倫文叙斷然的道：「確然如此！文叙的夢授恩師，果然是一代天機大師劉伯溫也……不但如此，倫文叙但有所成，均劉伯溫他老人家造就的呢！」

唐三笑此時但感信亦難，不信亦難，為難之極，他若不信，但倫文叙施展的武功，其玄幻神妙之處，決非他唐三笑的世俗武功所能悟解，因此若非「神授」一類的武功，便殺了他唐三笑他也不會相信；但若信嗎，劉伯溫分明已仙逝多年，又怎能向世人夢授武功？

唐三笑狐疑不定，為難之極，無奈向倫文叙喃喃的道：「你說的……這人，該信與不信呢？對了！聽說劉伯溫除武功奇幻，他的天機測判亦非常靈驗，你既獲其『神授』，必可略示一二，若然準確，唐某疑惑頓消，當信你所言；但若不靈，則顯見你一派胡言，也就休怪唐某心狠手辣，決不留情了。」

倫文叙一聽，不禁又好氣又好笑，暗道恩師所授的「尋龍神功」，不但可用以濟世救人，更可用來退敵！例如這唐大掌門，是否能令他驚醒，不再助柳家肆虐，便全憑這「尋龍神功」的玄門威力了……既然如此，倫文叙就算欲深藏不露，以示謙虛胸懷也決不成了。

倫文叙心念電轉，不由便目注唐三笑一眼，似有所察覺，意味深長的一笑。

唐三笑見狀，心中不由一陣發毛，他也不知為甚，自出道以來所向無敵，令天下人寒心的唐大掌門，在倫文叙這大娃娃面前，竟會不知所措，迷惑不安……他吃驚的瞪了倫文叙一眼，狐疑道：「喂，小子！你盯着我祇管笑甚麼？老子有甚麼值得你如此好笑？」

倫文叙微笑道：「不為甚麼，我祇笑唐掌門因性格使然，已屢闖奇禍，目下更恰逢殺身之厄呢！」

唐三笑一聽，怒道：「老子目下逢甚殺身之禍？未發生的事件，你祇管胡說八道；但說甚屢闖禍，卻有何憑據？」

倫文叙臉不改容，從容的道：「唐掌門於十歲那年，必先尅死父親去世；到十二歲那年，又尅死親娘。雖遭此奇禍，仍絲毫沒改脾性之固執，到三十五歲，令妻室因此亡逝；又到四十歲那年，更連親子生命亦斷送了……目下孤家寡人，午夜夢廻，必悽涼苦寂，痛不欲生，這還不算是『屢闖奇禍』嗎？」

倫文叙朗朗道來，唐三笑臉上的神色卻連變四變，特別是倫文叙判斷他的親子，亦因他而去世時，唐三笑神色由青轉白，傷心之下，幾乎發出一聲嗚咽！幸而他到底抑制住了，不然他堂堂掌門身份，在一位大娃兒面前露此兒女之態，傳將出去，他唐三笑便要找地縫鑽下去了！但倫文叙輕輕數句，竟連殺人不眨眼，三笑而殺人的唐三笑如此動情，那也確然是江湖中的一大奇聞，令人驚奇之極。

好一會，祇見唐三笑才嘆了口氣，喃喃的道：「倫文叙！你……你如何判斷出來？若非老子親耳聆聽，祇怕便殺了我唐某，亦決不信世間眞有此神技！」

倫文叙微笑道：「這簡單之至，唐掌門不必驚疑，文叙見你眉骨強橫如懸針，此乃性乖心硬之命格，必主處事強橫，絕不肯改變主意。又你日月角暗，且起自天中命宮前，必主你十歲到十二歲兩年間，先尅父，後尅母，父母因你之頑固而雙雙亡折。再見你眉骨懸針，伸入太陽命宮，再直刺妻妾命宮，太陽位主三十五歲，則顯然於你三十五歲之年，妻室因你之故而亡逝。再觀你之小陰命宮位現赤氣，直犯子嗣宮，則唯一血脈亦必難逃被你尅折之劫數也……但凡人之過去、現在、將來，均可於面相命宮而窺察，確然無誤。」

唐三笑此時怒容盡斂，換之而一片迷惘驚奇，他喃喃的道：「果然是確然無誤……哎，想我兒時嗜武，不肯用功讀書去考取功名，把爹爹氣得吐血而亡……又兩年後，娘親亦含恨鬱鬱而逝……我仍未改嗜武本性，終投進唐門，幾經磨折，終成了一代掌門，到三十五歲那年，因練功走火入魔，妻子救援時，卻被我錯手一掌擊斃了！我痛苦之下，終難改嗜武本性，迫親子苦練武功，以繼承衣鉢，不料迫得太急，那孩子忍受不住，竟服毒自殺，死時年僅十五歲，亦一如小子你的年歲呢……」

唐三笑喃喃自道，觸景傷情，竟眼圈一紅，再也說不下去了。

倫文叙一聽，心中亦不由一陣惻然，因唐三笑的悲慘劫數，對他的恨意，不由便減輕幾分了，他正欲說甚麼，唐三笑卻搶先向他拱手一揖，意態甚誠的道：「倫哥兒，你好本事，果然一眼便把唐某的悲慘往事一一判斷！唐某也別無所求，祇望倫哥兒替唐某卜算一下，吾之結局將會如何？壽數若干……可以嗎？」

倫文叙一見，不由又好氣又好笑，他深知唐三笑的脾性，不但強橫如鋼，且心高氣傲，低聲下氣說話已難，開口求人更難，向人打拱作揖，那更難上加難了……不料此情此狀，今日在自己面前，竟三樣齊來，若被人知悉，祇怕以為唐三笑必是憶妻、憶子失心瘋了。

倫文叙心中轉念，他此時才忽然明白，任何強人，均有其深隱的弱點，祇要善於挖掘出來，妙而改之，便必達「不戰而屈其兵」的奇效。他又見唐三笑憶妻、憶子之情甚切，絕非造作虛偽，顯見尚有一點人性，對他的恨意，不由又再減幾分，他開始對唐三笑有點同情了。

倫文叙對唐三笑道：「人之運命結局，與過去、現在有莫大關連，是故有人以『總結過去、把握現在』，去達至展現未來的結果，此乃人謀，但運命之道亦復如是也，例如刻下圍繞唐掌門發生的種種，包括柳家與唐掌門的關係，柳家進行謀策，其結果均極大影響唐掌門日後的運命與結局，因此與其追溯未來結局，不如好好總結過去，緊緊把握現在，消弭隱患於眼前，猶勝苦思未來有益多了！」

唐三笑此時對倫文叙的驚人本事，已有大半信服，因此他對倫文叙的神態便和緩多了，不但和緩，甚至有點友善，祇見他點了點頭道：「然則倫哥兒所指，乃柳家眞的在圖謀不軌嗎？但柳家身為朝廷大臣，怎敢萌生反叛之意？」

倫文叙道：「天下間最可怕的事情，莫過於『權力與金錢』，為了這兩種東西，可令人性泯滅，甚至喪心病狂，為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其中牽連的災難不可勝數，可怕之極！不錯，柳家確為朝廷大臣，但柳展宏豈能咽得下這口氣？他甚至連皇帝老子亦恨上了！在權力與仇恨交滙之下，甚少有人可免於瘋狂，而柳展宏亦絕不例外……」

唐三笑聽到此，皺眉道：「柳家權勢雖大，所為亦嫌霸道，但柳家所涉，不過是謀人田地，奪人產業之事，與造反似仍沾不上邊也。」

倫文叙一聽，不由微哼一聲道：「那唐掌門以為，柳家追殺朱家父女三人的目的是甚麼呢？」

唐三笑道：「此事唐某亦知道，但不外是欲佔奪朱家在廣府的產業吧！且他柳家亦出重資，在商言商似亦不算霸道。」

倫文叙暗道：為了說服唐三笑，祇怕不得不略示其中的奧秘了。他目注唐三笑一眼，這才緩緩的道：「唐掌門以為如此簡單，那便大錯特錯了！若眞的如此，我倫文叙也決不至花如斯心血應付……你又是否知道，朱家父女是甚身份？朱家在廣府的首飾鋪又隱藏甚麼驚天秘密？柳家為甚麼如此死手不放朱家的產業？又為甚麼如此痛恨我倫文叙？竟出到謀陷的手段，說我背地咒罵唐掌門？以便挑動你的殺心，置倫文叙於死地呢？」

倫文叙心思縝密，一連串的為甚麼，直把唐三笑問得滿天迷霧，他不由喃喃的道：「為甚麼……是呀，到底為甚麼？別的不說，我與你素未謀面，你又怎會在背後咒罵我呢？其中果然大有可疑之處！」

倫文叙肅然道：「不但可疑，且細思之，足令人驚心動魄！我不妨向唐掌門略示一二，據倫文叙所判，朱家父女絕非普通人家，而是事涉本朝的一宗皇室慘酷大拚鬥，或者說是皇室拚鬥的犧牲品，但目下有人視朱家父女為奇貨可居，其所圖謀，當不言而喻也。」

唐三笑一聽，亦吃了一驚道：「你是說，朱家父女乃皇族之身？怪道他父女與當今皇帝同姓了！但柳家既然視朱家父女為奇貨可居，為甚又下令追殺呢？」

倫文叙微嘆口氣道：「此事又牽涉到朱家的祖傳產業首飾鋪了……因為據我所料，朱家的首飾鋪，必定隱藏某種驚天秘密，假如獲取，便可憑此要挾當今皇帝，受其擺佈，待時機成熟，便可一舉而篡朝奪位也！因此倫文叙不忍坐視蒼生生靈塗炭，不得不佈伏機關，杜絕柳家謀取秘密的可能，柳家大概已知中計，又知陰謀已然敗露其半，為防文叙與朱家父女上京告他一狀，柳家的追殺，如此痛恨我倫文叙，唐掌門也大概不難明白了。」

唐三笑也絕不蠢，他心思電轉，立刻便抓住焦點了，他目光灼灼的盯着倫文叙，似在審視他所言的眞偽，終於，唐三笑亦微嘆口氣道：「倫文叙，你所言似乎不虛，但如此驚天大事，僅憑你一口之言，唐某也不便全然確信！因此唐某唯有先擒你返柳家莊，向柳家有所交代；但唐某亦決不容柳家傷你一根毫毛，以謝你提示之功，你以為這解決辦法如何？」

倫文叙一聽，不由苦笑，暗道：你若擒我進柳家莊，祇怕連你也自身難保，又豈能護我周全？倫文叙不置可否，反問唐三笑一句道：「那唐掌門如何方可確信呢？」

唐三笑決然的道：「若能令唐某確信，甚至跳出柳家這是非圈，唯有親眼目睹，你所言朱家隱藏的驚天大奧秘啦！若眞有憑據，唐某不但不再為難你，相反日後或會助你一臂之力。」

倫文叙一聽，心中萬分爲難，他雖然確信自己的判斷無誤，但就算眞有所獲，這憑據之物，必定已在西禪大師身上，而西禪大師目下遠在廣府，又怎能拿出來見證，好令唐三笑信服……除非他肯隨我走一遭廣府，但按他的脾性，又怎會答應，這當眞是難，難，難之極了……

「呵呵！唐掌門別來無恙乎……」就在此時，黃鶴樓的西面轉角處，忽地傳來一聲蒼勁的話語。

倫文叙一聽，如聞綸音，不由心花怒放，因爲他立刻便聽出，發聲之人是誰了！不但倫文叙，連唐三笑亦欣然道：「原來是西禪大師……一別多年，當日救子之情，雖不成功，但唐某亦不會忘記大師之功，本待改日前去拜會，不料竟於此時黃鶴樓上相聚……」

唐三笑話音未落，西面轉角處，已飄出一位鬚眉皆白的老和尚，他果然正是一代高僧西禪大師。

祇見西禪大師飄然而至，見面時不及與唐三笑叙舊，便先向倫文叙道：「文叙！果然不出所料，朱家的首飾舖，確然藏有驚天大秘密呢！」

倫文叙微一沉吟，即問西禪大師道：「很好，那所尋之物，大師是否帶在身上？」

西禪大師道：「老衲尋獲那大秘密，深知此事牽連重大，果如文叙你所料，不但朱家父女的身世被證實，且柳家顯然心懷不軌，他若發現秘密已失，惱羞成怒，豈會輕易放過你和朱家父女！因此老衲不及返寺，便星夜北上，趕來與你會合了……果然在此地遇上你和唐掌門苦苦對峙！若老衲來遲一步，憑唐掌門的脾性，後果便不堪設想了！」

倫文叙一聽，不由便暗鬆口氣，因爲他見了西禪大師，便知他伏下的計策已然成功，搶先一步把首飾舖的秘密獲取，杜絕了柳家據此而發的驚天陰謀野心；而且聽唐三笑的口氣，西禪大師與他似有一段交情，這便容易說話多了。

此時唐三笑不待西禪大師話落，已向他扮了個鬼臉道：「大師！你又來揭老夫的瘡疤嗎？說實話罷，老夫本來確曾一氣之下，欲向你這倫施主施用『樂溶溶』毒之極品！但他憑自己的眞才實學，已安然逃脫此厄了……老和尚你還現身幹嗎？」

西禪大師一聽「樂溶溶」三個字眼，不由渾身一震，他久歷江湖，與唐三笑又是故交，如何不知這「毒之極品」的厲害！他又知這「樂溶溶」的毒性，並不會即時發作，無影無形、無聲無息，就算被施降，亦毫不察覺，因此不由得他不驚。他盯着唐三笑，急忙道：「喂！老朋友，你坦白說一句，有沒有對文叙他施這毒之極品？」

唐三笑一聽，不悅道：「老和尚！老夫的脾性難道你不知嗎？老夫說殺人便殺人，說施用便施用，說沒有便沒有，老夫怕了誰？爲甚要騙你老和尚！」

西禪大師回心一想，暗道：唐三笑這魔頭雖然出手狠辣，殺人無數，但脾性強橫之極，說殺便殺，說不殺便決不殺，從無半句虛言，亦絕不會輕易動搖。當年他迫子練功，不幸走火入魔，賴西禪大師趕到，才勉強保住其子生命，但其後唐三笑依然繼續迫子練功，終令其子狂性大發，亂吞毒藥而死，唐三笑的強硬脾性，由此可見一斑。

西禪大師轉念一想，便相信唐三笑所言無訛，他決沒有向倫文叙施降「樂溶溶」這「毒之極品」，不由暗鬆口氣，心道：老衲因太關切倫文叙的安危，竟急昏頭了！西禪大師乃得道高僧，他既然醒悟自己錯怪了唐三笑，也便絕不掩飾，坦然向唐三笑道歉：「是，是老衲情急之下，誤會唐掌門的脾氣也，唐掌門休怪老衲魯莽。」

唐三笑道：「老夫也不怪你，因爲老夫的確曾萌起施降『樂溶溶』的念頭！況且老夫尚欠老和尚你一份救子之情，要怪也先報了此情再作打算。」

西禪大師無言以對，無奈祇好合什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好說，好說，唐掌門不必介意。」

倫文叙此時忽然接口道：「大師不必爲文叙擔心，祇要大師此行大功告成，則不但可杜絕柳家的圖謀野心，且文叙也不必耗費力氣，施展那天機三式，以抗衡唐掌門的毒之極品也。」

西禪大師一聽，這才欣然道：「不錯，不錯，文叙，你果然不負天機大師劉伯溫所望，隱隱然已有濟世救民的大師風範了，一切果如你所料呢……」西禪大師忽然一頓，睨了唐三笑一眼，又望了望仍在地上痴痴迷迷的唐門三大弟子，似在思忖，因事涉朝廷驚人秘密，是否可於此時此刻向倫文叙細說。

倫文叙卻坦然道：「放心吧，大師，文叙已與唐掌門細談，唐掌門已有一半回心轉意了，祇要大師讓他目睹眞憑實據，相信唐掌門決不會再助柳家爲虐也。」

西禪大師一聽，不由又驚又喜，合什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老衲當日費盡唇舌，亦難令唐掌門稍轉心意，文叙竟於片刻間，便令唐掌門覺悟嗎？文叙之功

力，猶勝老衲多矣。」

唐三笑微哼一聲道：「老和尚，你也別太高興，看來那甚麼驚天秘密，便在你的身上，你最好快點拿出來，讓唐某看看！不然的話，老夫雖不便令你老和尚爲難，但倫文叙這小子，卻非捉回柳家交差不可！」

西禪大師微笑道：「當眞如此？」

唐三笑決然道：「絕無虛言！」

西禪大師一聽，也不再猶豫，伸手進懷，小心翼翼的摸出一卷名册，對倫文叙道：「文叙，這便是老衲在朱家首飾舖中搜獲之物也！一切既由你策劃，老衲這便物歸原主吧！」西禪大師說罷，便把這卷名册交到倫文叙的手上。

倫文叙接過來，看也不看，便遞給唐三笑道：「眞憑實據在此，請唐掌門過目。」

避禍隱居　江湖歷練

此時唐三笑心中亦不由突突一跳，因爲此事牽涉唐門一派的生死存亡，他豈會等閑視之？他小心翼翼的揭開名册，祇見上面赫然是一行紅字「朱氏皇族族譜」。

唐三笑略翻內頁，祇見在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名下，分列了「朱允炆、朱宏正、朱意成、朱丹」等一行細字，其中列明朱允炆是朱元璋的嫡子，繼承朱元璋的皇位，朱宏正是朱允炆的兒子，亦即太子的身份，朱意成則是朱宏正的兒子，亦即皇孫，而朱丹便是皇太孫女了。

這已令唐三笑觸目驚心了，因爲憑此便可確證，朱家父女竟然是皇族嫡傳的身份，柳家要對付朱家父女，顯然便絕非謀奪產業如此簡單了。

還不止此，令唐三笑更驚心的，是當今皇帝朱見深，按皇族族譜，祇能列入篡奪皇位的朱棣一脈，而決非源出正統的朱允炆一脈，因此按此「皇族族譜」，當皇帝便絕非今日的朱見深，而是朱允炆的嫡孫朱意成了！這是由太祖朱元璋一手頒詔的「朝廷律例」，雖貴爲君皇，亦受此「律例」節制。

唐三笑絕不愚蠢，他略一沉吟，便把「名册」交還倫文叙，又長長的吁了口氣。

倫文叙意味深長的一笑，問唐三笑道：「唐掌門，你此時明白那數個爲甚麼了吧？」

唐三笑決然的點點頭道：「唐某明白了！多謝倫少俠提點，免去唐門滅門亡派之劫……」唐三笑一頓，忽然想起了甚麼，連忙對倫文叙道：「倫少俠請自便吧！唐某有一侄子，現下在朝廷做官，與柳家亦有交往，他乃唐家的唯一血脈，唐某不得不趕去京城，提醒他一二……」

唐三笑話音未落，伸指連彈三縷眞氣，射到三大徒弟身上，三大徒弟立刻一躍而起，神情雖仍見呆滯，但到底已可行動了。

唐三笑對三徒弟道：「汝三人不須再返柳家，亦不許聲張，立刻趕回四川唐門，嚴督衆師弟謹守門戶，未經我允許，一律不准再踏出唐門！一切待我回來再作打算……汝等去吧！」

唐門三大弟子唐甲、唐乙、唐丙一聽，素知師傅令出如山，決無更變，當下也不敢多言，答應一聲，便如飛的離開黃鶴樓，趕返四川唐門去了。

唐三笑正欲掠走，倫文叙忽然輕聲道：「唐掌門，你這般抽身一走，如何向柳家交代？柳家高手如雲，發覺唐門背叛他，必然全力對付你，唐門應付得了嗎？若有需要倫文叙之處，唐掌門祇管吩咐。」

唐三笑一聽，不由微嘆口氣道：「倫少俠，你不宜插手干預柳家之事，日後祇怕永無寧日了，你還是好好照應你自己以及朱家父女吧！唐門屹立江湖近百年，柳家雖然勢大如天，總不至便把唐門一口生吞了！大不了便與他拚個死活，總好過他日背上謀反作亂之名，慘遭亡門滅派之厄也！」

唐三笑說罷，向西禪大師微一拱手道：「大師，告辭了！救子之情，容唐某日後親赴廣府淨慧寺報答！」聲落，唐三笑身形一晃，已遠在十丈外；再一晃，黃鶴樓上，便失去他的踪影了。

剛才黃鶴樓上，還瀰漫一片腥風血雨，激鬥風雷，但此刻卻又重復一派清幽雅靜。

倫文叙目注唐三笑的背影，不由喃喃的道：「這老魔頭，倒也瀟灑極了！比之江湖有等虛僞之士，簡直可愛多了。」

西禪大師亦微嘆口氣道：「老衲一路趕來，眼見你不知怎的，竟與這魔頭糾纏上了，心中急得要死，因爲你並不知他的厲害，他眞欲殺你，祇怕連神仙亦束手無策呢！幸而你竟能以智計降服，不作硬拚……否則碰上他的毒之極品『樂溶溶』，便難逃『呵呵大笑身化血泥』的慘劫矣！」

倫文叙臉上亦微微變色道：「大師，這毒之極品『樂溶溶』，眞的如此厲害嗎？」

西禪大師肅然道：「決無虛言！江湖中人，聞之色變！」

倫文叙忽然好奇的道：「大師，然則假如倫文叙以『天機三式』，迎擊他的『毒之極品』，結果又如何呢？」

西禪大師沉吟道：「這甚難比

較，一個是『毒之極品』，一是『武之極品』，相碰之下，祇怕是兩敗俱傷的慘局吧！雖然如此，但唐三笑至少可保留全屍，但身中他的『毒之極品』，便必身化血泥，屍骨無存！因此江湖中有等武功勝於唐三笑的高手，亦不敢惹他，皆因誰都怕身化血泥也。」

倫文叙深知西禪大師絕無誑語，但仍忍不住問道：「那大師親眼目睹這老魔頭施此毒之極品嗎？」

西禪大師道：「果然目睹！雖然遇此劫者乃該殺的奸惡之徒，但老衲目睹之下，亦接近一月難以入睡呢，尚幸唐三笑絕不會輕用，除非是他極痛恨的人，所以他一生中亦僅施用過一次而已。」

倫文叙一聽，不由心中一動，暗道：這老魔頭果然有他的可愛之處，他呵呵一笑道：「不幸就祇一次，便被大師遇上了，累大師你節省了一個月的睡眠功夫。」

西禪大師微嘆口氣道：「果然如此，唐三笑雖然殺人無數，但老衲仔細審察，他們殺的人竟然均有被殺的道理，因此老衲對這老魔頭亦無可奈何。」

倫文叙笑道：「否則，大師便必定拚個同歸於盡，不惜身化血泥，亦把這老魔頭除去了！」

西禪大師道：「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咦，文叙，題字壁上的新刻字，是你以指力刻上的嗎？」

倫文叙此時心境暫復平靜，他的詩情文意不禁又湧上來了，祇見他目注題字壁，含笑吟道：「……爽氣西來，雲霧掃開天地撼；大江東去，波濤洗盡古今愁！」

倫文叙吟時，身法亦隨之變幻，他以指作劍，竟然是一套氣勢磅礡、壯懷激烈的「詩境劍法」。西禪大師目睹之下，不由亦暗暗讚歎，心道：倫文叙不但是文章精英，更是玄功、武功的奇才，天機大師劉伯溫所傳的絕世武學「天機三式」，倫文叙竟能精通悟透，甚至舉一反三，以此而獨創一種驚世「詩境武功」了。

西禪大師轉念之際，倫文叙的「詩境」忽地又一變，從「氣勢磅礡、壯懷激烈」，一轉而爲「縹緲神幻、玄妙之極」。西禪大師目注題字壁上的刻字，再印證倫文叙的身法，他不由亦喃喃的吟道：「由是路，入是門，奇樹穿雲，詩外蓬瀛來眼底；登斯樓，覽斯境，怒江劈峽，畫中天地壯人間。好！好一套詩境武功也！」末了，西禪大師忍不住讚歎了一句。

倫文叙的身法，此時已驀地一收，原地挺立，神色從容，向西禪大師微笑道：「大師，你知道文叙替這套詩境武功，起了個甚麼名號嗎？」

西禪大師欣然一笑道：「文叙，這詩境中的武功，普天下祇有你才可以悟創的了，老衲又如何知道？」

倫文叙視西禪大師如師如父，見他亦感迷惑，便不再逗笑，坦然道：「大師，這套詩境武功，我並非有心創造，祇是當時爲救護朱家父女三人，危急之際，用以震懾來犯之敵，希望可收不戰而屈其兵的效果而已。文叙有感當時身處白雲之下，黃鶴樓之上，因此便把其稱爲『白雲黃鶴』吧。」

西禪大師一聽，不由嘆道：「好！好！果然是一套既壯偉復神幻的白雲黃鶴神功！但這套功夫，似乎爲男女合璧而創，因上闋激壯，下闋神幻，假如由男女合練，陰陽相輔相承，其威力祇怕更宏大呢！」

倫文叙沉吟不語，似因西禪大師的所悟而啓發，正思索其間微妙之事。

西禪大師忽然想起甚麼，連忙對倫文叙道：「對了，文叙，怎的不見朱家父女？柳家顯然已知其身份，彼等處境又甚爲兇險呢！」

倫文叙微笑道：「大師放心，今時不比往日，等閑武林高手，祇怕也近不了朱丹的身邊啦！」

西禪大師奇道：「爲甚麼？朱丹這女娃兒，雖有點武功根基，但淺薄得很，如何可應付武林高手？」

倫文叙呵呵一笑道：「大師，原來朱丹亦是練武奇才，你剛才悟出的『詩境武功』，朱丹早就於片刻之際，獨自悟創了！此刻她身負『白雲黃鶴神功』，唐門三徒弟亦被她的一招『雲霧掃開天地撼』擊飛數丈，她的武功已足可自保了。」

西禪大師一聽，不由又驚又喜又奇道：「眞的嗎？唐門三大弟子武功甚高，欲一擊而飛數丈，連老衲亦未必可以辦到……朱丹這女娃兒竟如此厲害？」

倫文叙笑道：「這等『白雲黃鶴──詩境神功』，從未在世間露面，朱丹乍然施展，唐門弟子猝不及防，驚駭之下，根本無法化解，因此便成了朱丹試掌之人啦。」倫文叙一頓，想起甚麼似的，又忙道：「雖然如此，但朱意成夫婦，卻毫無武功，祇怕難於自保，文叙已約定在長江東面渡口會合，渡江南返，事不宜遲，這便趕去吧！」

西禪大師一聽，便知倫文叙心中牽掛朱丹父女的安危，特別是朱丹，似乎已深印在倫文叙的心房了，他不禁莞爾一笑，也再無異議，與倫文叙一道，奔下黃鶴樓，向長江的東面渡口掠去。

由於唐門的突然反叛，柳家驟失此一大力量，柳家的銅牆鐵壁，便斷開一個缺口，倫文叙和西禪大師，一路平安無恙，順利抵達長江東面渡口。

但約定在此地會合的朱家父女，卻不見影踪，倫文叙不由大急，正欲四處尋找，突聞一聲嬌呼，卻把他的身形拉扯而回。

「文叙哥哥……西禪大師！原來大師也趕來救助啦！多虧你及時趕到，不然文叙哥哥獨力難支，朱丹一家，祇怕難以生還廣府了……」這一聲嬌呼，竟然是朱丹所發，而且是在江邊一艘快船上傳出來的。

倫文叙一聽，不由大喜，與西禪大師一道，欣然躍落快船，快船不大，浮在江中，兩人躍落時，足尖一點船頭，快船竟紋絲不動，連漣漪也沒泛起，船家不由連連吐舌，暗道似這等落船功夫，祇怕連橋板也省回了。

快船船艙中，朱意成夫婦安然無恙，穩坐其中，朱丹格格一笑，向船家道：「船老大！欲等的人客已到，這便開船渡江吧！」

大概朱丹答應付給的船資十分可觀，因此船老大一聽，話也不說，便手勤腳快的搖船起航渡江了。

朱丹此時才向倫文叙格格一笑，得意的道：「如何？文叙哥哥，朱丹這安排算巧妙了吧……我這是效法三國時，趙子龍夜駕快船，接引剛借了東風破敵的大軍師諸葛亮啊！」

倫文叙含笑不語，狀甚欣然。西禪大師見狀，心中不由暗暗好笑，他視倫文叙如子如徒，對倫文叙日後的終生大事，自然亦十分關切，他已隱隱感覺，倫文叙與朱丹的關係，已屆跨越「男女授受不親」這一道人倫大障礙了！西禪大師意味深長的一笑，對朱丹道：「朱丹施主，見了文叙哥哥，便忘了西禪大師了嗎？」

朱丹一聽，俏臉不由一紅，她的心事似乎被西禪大師窺穿了，掩飾的笑道：「大師啊，朱丹怎會忘記你？但大師祇教過朱丹一點武功，文叙哥哥卻救過朱丹生命，更身入虎穴，救出朱丹和娘親，他是我朱家的救命恩人，因此這『記掛』啊，便有輕重之分啦……大師教朱丹做人要知恩圖報，朱丹如此，也是不忘大師的教誨也。」

西禪大師一聽，不由呵呵樂道：「朱丹施主心思聰慧，曉得拿老衲的矛，攻老衲的盾，老衲的確以爲，做人要知恩圖報，因此老衲也不怪你，文叙哥哥的確值得你去好好圖報啊！」

朱丹一聽，俏臉卻由紅轉白，顯得心事重重，低聲的喃喃自語道：「……大師你雖然一片好意，但文叙哥哥本領高強，神通蓋世，文才出衆，如此文武全才，哪會把朱丹放在眼內……朱丹便欲圖報啊，祇怕也祇能望洋興嘆啦……」

西禪大師一聽，便知朱丹一家，尚未知自己的身份，他不禁與倫文叙互視一眼，沉吟難決，是否該向朱家父女，透露他們身世的秘密，但倫文叙也正在默默思忖，暗道：目下柳家已悉朱家父女的身份，又知朱家的「族譜」已落在吾等手上，雖因唐門的反叛，令柳家吃了個措手不及，但柳家祇要稍稍回神，必定瘋狂反擊，既要朱家的「族譜」，亦絕不會放過朱家的人，特別是她父女兩人，從此祇怕兇險重重，永無寧日了！如何爲她朱家尋一個去處，令她父女三人穩渡難關呢？

倫文叙苦思之下，也便默不作聲，西禪大師此時已視倫文叙爲隱隱然的「軍師」，因此見他正在思索，便不敢驚擾他，一時間也默默無言，朱意成夫婦甫離險境，驚魂未定，直到此時仍未回復平靜，因此也寂然無聲。

一時間，快船船艙內，一片沉寂，祇有船劃江面的嘩嘩流水聲。

* * *

快船沿長江南下，順流而駛，快如箭矢，不一會，便駛過長江畔的「燕子口」了。

倫文叙的視線，此時恰好落在長江岸上，但見兩岸山川形勝，景物奇特，他不由暫時把心中的煩惱拋開，專注岸上的地脈山勢，他身負「尋龍神功」，一旦激發，便不可收拾，此時祇怕便連他自己的生死也不顧了，何況其他？倫文叙自己也不知道，這便是普天下「尋龍堪輿」之士，身臨地脈形勝時的痴迷心性。

倫文叙突見江中東面，一塊巨石，高六十尺，周百餘尺，盤峙江中，矯若金龍張口；巨石之後，山脈綿延向東延伸，一路沉浮起伏，穿山過川，極目遠處，再隱約聳起一座山峯，支叉橫架，形似龍角，十分奇特。

倫文叙一見，連忙低聲對西禪大師道：「大師！快看，江中之石是否形似龍口？一路向東延伸，橫跨百里，再聳立龍角，按此地脈，豈非一條眞龍，正在穿山越川而躍騰嗎……」

西禪大師一聽，便知倫文叙的「尋龍神功」，已被山川地脈勝景觸發了，他心中亦不由一陣好奇，忙依言向江中東面順勢一瞧，但見江中有巨石盤峙，果然形似青龍吸水，再一路向東延伸，於極目遠處，少說也達百里外，再聳突一座

山峯，隱約可見支叉，果然又似龍角。西禪大師雖不精於此道，但亦不禁讚歎道：「神川地脈，宏偉奇特，果然有如青龍吸水也……咦？文叙莫非有意前去一察嗎？」

倫文叙未及回話，朱丹已急得尖叫道：「文叙哥哥……江中巨石分明，但你所說青龍之角，卻怎的瞧不見？連大師也瞧清了，難道朱丹我忽然地變盲了嗎？」

西禪大師尚未及回話，在船尾搖船的船老大忽然呵呵一笑道：「這位小姑娘，你絕對沒有盲眼，祇是你這位文叙哥哥和這位高僧，他們目力太驚人罷了！」

朱丹奇道：「如何驚人呢？船家啊！」

船老大笑道：「老夫亦知江之東面，有山聳起，形如龍角，當地人稱爲龍角山，但祇知此山奇特，而不知其貴也！不過龍角山距此近百里，雖然山高不覺遠，望山跑死馬，但若能在此處憑肉眼可察，老夫活了五十多年，久歷世面，也是第一次見到也！因此啊，小姑娘你又怎算是眼盲了呢？若然眼盲，老夫也見不到，不也一樣盲了眼？小姑娘別多心，你有幸稱這位少俠爲哥哥，倒是你的大福氣也。」

朱丹見船老大意態眞誠，說話爽快，對他的好感不由又添了幾分，她格格的一笑道：「好啊，船家！你也知我朱丹是顧船的東主，亦即付銀子之人，便來向我巴結討好啦！不錯，不錯，你說得好聽極了，這船資啊，朱丹便額外再添三十兩吧！」

不料船老大卻呵呵大笑，決然的道：「不，這額外的三十兩銀，小姑娘絕不可付，老夫也決不會要，小姑娘別胡亂慷慨也。」

朱丹一聽，不由大奇，暗道：「你搖一趟船，所賺也不過五十兩銀，爲甚竟不肯要這額外的三十兩呢？」她不由笑道：「船家，爲甚不要？我這銀兩可絕非打家劫舍得來的不義之財啊！」

船老大笑道：「老夫食這水上生意，也有水上生意的規矩，但凡走一趟船，三百里內的，索價三十兩，小姑娘你已額外加多二十兩，老夫已勉爲其難收受了，又怎可再要你這三十兩？傳將出去，我李長江的名號，豈非矮了一截，教人說是欺負婦幼外鄉人嗎？因此要不得，決定不要也！這是其一……」

朱丹一聽，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心道：就算拒絕人家的好意，也不必如此激昂自辯啊！顯見這船家有趣極了！她正感寂悶，便故意逗引船家與她說話，格格笑道：「原來你是李長江伯伯……在長江上搖船，起名爲長江，妙得很啊！你既然說此其一，那尚有其二呢？」

船老大李長江笑道：「此其二啊，老夫絕非討小姑娘你歡喜，祇是欽佩這位少俠的超凡目力與見識，忍不住說上一句半句罷了，因此如何敢收小姑娘的額外添加船資呢？」

朱丹一聽，見李長江讚賞倫文叙，心中不由又喜又驚，暗道：文叙哥哥果然本事超凡，就連素不相識的船家，也敬佩於他，顯見他絕非等閑人物啊！但文叙哥哥既如此超人，或會心高氣傲，眼高於頂，卻如何瞧得起我朱丹呢？祇怕很快他便把我這小女娃兒忘卻啦！朱丹心中又驚又喜，俏臉忽紅忽白，怔怔的竟忘了說話。

倫文叙聽船老大李長江說話，心中卻不由一動，他忽地問李長江道：「李老大，請問你剛才所說的龍角山，位於何處？你曾經親臨此山嗎？」

船老大李長江點點頭道：「不錯！不錯！老夫知之甚詳，小哥兒若問龍角山之事，你便恰好找對人了。」

倫文叙微笑道：「李老大，爲甚恰好找對人呢？」

李老大道：「因爲龍角山便座落於蘄州(今湖北省蘄春縣)，而老夫的家鄉，亦恰恰在龍角山下也！這豈非恰好找對人了嗎？咦，少俠剛才露了一手，似與江湖中的風水先生是同道中人，莫非欲上龍角山，親臨細察此山之貴嗎？」

倫文叙含笑道：「李老大怎知龍角山有貴？」

李長江道：「實不相瞞，龍角山距老夫鄉居不過是五里左右，日夕相對，哪能不目睹其秘？此山奇怪之極，每當大亂之世，兵荒馬亂之時，到夜晚子夜時分，山上必定浮出一團金色的煙雲，漸聚成形，模樣古怪奇特……」

朱丹一聽，不由亦好奇的問道：「李長江伯伯，是甚古怪奇特？莫非似一隻龍角嗎？」朱丹以爲，既然是龍角山，所現的怪物，也必定是「龍角」一類了。

李長江卻斷然的搖搖道：「不，錯了！那山雖然稱爲龍角山，但當時所浮之物，卻絕非龍角，而是一團金色煙雲，漸聚成形，竟然是一個偌大的『葫蘆』，通體金光閃閃，虛懸於天際，神奇之極……」

朱丹一聽，不由大奇道：「好啊！李長江伯伯，這便帶朱丹我去看看好嗎？」

李長江忽然地微嘆口氣道：「哎……龍角山老夫自然非返回不可，但並非此時此刻，好歹也得先賺了這筆船資才能回去也。」

朱丹又不禁好笑道：「爲甚麼？李長江伯伯，剛才你堅拒那三十兩打賞，此時怎的又如此着緊？」

李長江苦笑道：「此一時彼一時，剛才老夫慷慨激昂，故作豪氣；但想起鄉中親侄病危，正急待銀子診治，這侄兒是我李家唯一血脈，萬不能斷，想起此點，也就充不得好漢了！」

朱丹一聽，又好笑又好氣，正想安慰李長江幾句，倫文叙心中不由又一動，忽然問李長江道：「李老大，此行南下廣府，走水路需多久呢？」

李長江道：「此地南下廣府，陸路七百里，水路更長，足達千里；若順風順水，快船須走二十天；若水勢阻逆，恐怕需一個月了！」

倫文叙一聽，與西禪大師互視一眼，即以「眞氣傳音」，向西禪大師道：「看來陸路比水路快捷得多！柳家回過口氣，必派人南下追殺，彼等走陸路，必比我等快速，朱家父女抵廣府，祇怕立刻便有兇險也。」

西禪大師亦以「傳音入密」回聲道：「這便危矣！廣州知府乃柳相爺的門生，必定袒護柳家，就算求官府保護，亦必徒勞！且朱家首飾鋪已簽字轉讓，憑此契約，柳家道理在手，便可爲所欲爲矣……文叙，這卻如何是好？」西禪大師此時深佩倫文叙的智計超人，事到緊急關頭，不由便靠倫文叙作主了。

倫文叙沉吟道：「大師，朱家的人、朱家的物，柳家皆志在必得，事涉天下蒼生安危，兩者均絕不容落在柳家手上！爲愼重起見，也免朱家父女驚慌，彼等皇族身份，不宜洩露，待一切平靜下來，再作打算，爲朱家父女安全計，似亦暫不宜返回廣府，另尋地方藏身似爲上策。朱家的人和朱家之物，分開隱蔽，較爲妥當呢！但一時之間，哪有地方安置朱家父女也？」

西禪大師微一沉吟，忽地醒悟，忙道：「文叙！你在南海黎涌的老家，不是尚有一間故居嗎？倫大嫂反正亦暫不宜拋頭露面，何不安置朱家父女，以及你娘親倫大嫂，到你老家隱居，待一切安穩，再返回廣府啊？你鄉居甚爲隱蔽，且距廣府不遠，柳家絕對不會相信，彼等隱居於廣府不遠之地也。」

倫文叙一聽，不由大喜道：「不錯！表面上越危險的地方，其實越安全，此乃揪其弱點，攻其不備也……一切便依大師主意安排吧！可惜如此一來，文叙與那驚天動地大龍脈，便緣慳一面了……」

西禪大師視倫文叙如徒如子，他的心思，他又豈會不知？西禪大師忽然微笑道：「文叙，眼見朱家之事已告一段落，忽然又心癢難熬，欲施展另一宗風水妙事嗎？」

倫文叙的心事果然被西禪大師窺透，他略帶爲難的道：「文叙果有此意，但若文叙中途離去，安置朱家父女之事，又如何辦妥呢？」

西禪大師一聽，再沒說話，他想了想，忽然對朱意成道：「朱施主與文叙娘親相熟嗎？」

朱意成甫離險境，妻女三人終於安然無恙，他心中對倫文叙和西禪大師不由感激萬分，一聽便眞誠的道：「聞說倫大嫂因朱家之事受牽連，飽受驚嚇，朱某正欲向倫大嫂親自拜謝呢！大師是否欲引領朱某與倫大嫂隱居處會合？這太好了，朱某可趁機向她略表心意也。」

西禪大師見朱意成意態眞誠，不由大喜，暗道：朱家與倫大嫂有此淵源，必可好好相處了！當下他再不猶豫，決然的對朱意成道：「朱施主，實不相瞞，老衲剛才已與文叙商議，鑑於目下情勢，柳家仍不會放過朱施主你一家，必定派人瘋狂搜捕，廣府亦爲柳家的勢力範圍，因此已不宜在廣府藏身。老衲打算安排朱施主一家到鄉下居住，未知朱施主是否樂意呢？」

朱意成一聽，慨然的道：「經此變故，朱某對廣府已心灰意冷，況且首飾鋪亦已爲柳家之物，朱某留在廣府已再無意思，一切任由大師安排吧！」

西禪大師一聽，便決然道：「既朱施主無異議，那便按此安排吧，老衲這便護送朱施主一家到文叙的故鄉居停，然後再接倫大嫂返鄉，與朱施主會合，一同隱居於鄉下，彼此亦有個照應也。」

朱意成道：「如此甚好，有勞大師了……」

朱意成話音未落，朱丹心性聰慧，一聽便發現其中的蹊蹺，忙搶先道：「不對呢！爹爹，其中有古怪，莫答應得如此爽快也。」

朱意成奇道：「爲甚麼？丹兒，文叙和大師爲我朱家費盡心血，怎可拒絕人家的一番好意安排！」

朱丹眼珠一轉道：「爹爹啊！丹兒並非懷疑大師的好意，而是其中有古怪呢！你不聽大師說，是由他護送朱家父女到文叙的鄉下嗎？這其中便有機關也。」

朱意成道：「丹兒，文叙處事光明磊落，他又有甚機關呢？」

西禪大師亦含笑道：「文叙如此安排，完全是爲朱丹姑娘一家安危着想，並無他意啊！」

朱丹嗔道：「爹爹！大師！你等好不偏心，祇替文叙哥哥說話也……若然不是，大師我問你，既然是安置我等到他鄉居，爲甚他不同去？祇由大師你一人護送？而且倫大嫂也會返鄉與我等同住，文叙

哥哥侍母至孝，他若無他意，怎的不趕返鄉中，與他娘親會面呢？哼！必定另有內情，企圖撇開我家父女啦！」

朱丹說着，觸動心事，不由心一酸，幽幽的嘆道：「是啦！如今朱家已窮途末路，人家正風華茂盛，意氣風發，又怎會瞧得起我朱丹呢？爲免痳煩，自然恨不得早早把我等撇開不理啦……文叙哥哥，朱丹所說，是也不是嘛！」朱丹眼圈一紅，淚珠眼看便要掉下。

倫文叙見朱丹楚楚幽怨的模樣，心中不由一陣發毛，他天生膽大，但最怕見到女人幽幽怨怨，哭哭啼啼，若遇此場面，他便心中慌亂，雙脚發軟，連死也不怕的硬心腸，不由也柔順下來了！因此他慌忙道：「丹妹！千萬莫哭，拜託！拜託！你就算不想返鄉中隱居，祇管直說，文叙另想辦法便了，可千萬別哭哭啼啼……」

朱丹一聽，觸動她與倫文叙的心事，暗道：今日一別，祇怕便從此失去了！傷心之下，淚珠哪還抑制得住？當眞掉下來了，一面幽幽的訴道：「你……你哪知人難過？說走就走，從此相見無期，思念之苦，朱丹不如被柳家追殺而死便了。」

倫文叙這大娃兒，平生哪碰過這等女孩兒家的微妙心曲？她眼見朱丹珠淚漣漣，不知怎地，心中如遭痛擊，手足亦一陣發軟，不由連忙向朱丹打拱作揖道：「好朱丹！乖朱丹……求你莫作此模樣！你……你有甚要求，文叙答應便是……」

朱丹一聽，如聞綸音，心中欣然歡躍，但仍故作傷心的睨了倫文叙一眼道：「文叙哥哥，你老實答我，你……你見了別的女孩子哭，是否便甚麼也答應她呢？」

倫文叙心慌意亂，不由衝口而出道：「當然不是！或許祇有丹妹你才會如此吧……」話剛出口，卻又暗覺不妥，連忙加了一句道：「但這又如何呢？」

朱丹忽然格格一笑道：「我喜歡得很啊……文叙哥哥，你已承諾，答應我的要求，你不准反悔啊！」

朱大嬸一直默不作聲，她也沒甚主意，一切聽憑夫婿之言便了。此時一聽，卻忍不住對朱意成道：「她爹啊！丹兒這刁蠻女想必瘋了，她怎可如此對倫公子說話呢……她忘了自己是女兒之身了！」

不料朱意成卻另有心思，他悄聲對妻子道：「娘子放心，丹兒似祇對倫公子一人如此而已，倫公子心性光明磊落，文武出衆，日後必大有作爲，丹兒若能與他……這個，這個倒是我朱家的大福氣呢！」

朱大嬸的心中，對倫文叙的印象已大大改觀了，起初她認爲倫文叙其貌不揚，古怪奇特，怎配得上女兒的資質？但此時卻唯恐女兒不愼與倫文叙鬧翻，不能相聚一起，因此十分擔心女兒的嬌野，她見朱意成亦有此意，又見倫文叙並不因朱丹的嬌野生氣，反而有欣喜的神色，這才暗鬆口氣，不再說話了。

當下果見倫文叙神色欣然，因爲他見朱丹終於破涕爲笑，他含笑對朱丹道：「文叙既然答應，自然不會反悔，但未知丹妹有甚要求？且說出來，待文叙早作準備。」

朱丹一聽，忙道：「文叙哥哥，剛才我見你向李老大打探龍角山出現怪物之事，心神俱往的樣子，便知你必定欲抽身前去細察的了！因此朱丹已暗作決定，無論如何也非跟你去龍角山不可……文叙哥哥，這要求也不算過份啊，你非答應不可了。」

倫文叙一聽，與西禪大師互視一眼，祇見西禪大師含笑不語，狀甚欣然，倫文叙便知西禪大師不但不反對，反而有鼓勵的意思，倫文叙見西禪大師不替他說話，只好無奈對朱意成夫婦道：「朱大叔、朱大嬸，丹兒年紀尚幼，你倆老放心她一人出外闖蕩江湖嗎？」倫文叙之意，是希望朱意成夫婦愛女心切，必出面阻攔，這便容易脫身了。

不料朱大嬸卻含笑不語，朱意成呵呵一笑道：「雖然如此，但文叙你年紀也並不大，僅比丹兒大年半而已，你既然去得，朱某夫婦又有甚麼不放心呢！」

倫文叙一聽，不由暗暗皺眉，心道：自己祇怕難以脫身，從此被朱丹緊緊纏住了！話雖如此，不知爲甚麼，倫文叙心中卻反而覺得行將失落的感覺竟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陣竊喜，倫文叙自己也覺得奇怪，在朱丹面前，自己爲甚竟如此矛盾難分？

朱丹一聽，卻大喜道：「多謝爹爹！」

西禪大師呵呵一笑道：「丹兒，你便不多謝我老和尚了？知否剛才祇要老衲說一句話，你便去不成龍角山？」

朱丹一聽，嬌野的一笑，又向西禪大師道：「多謝大師！再多謝大師……」

西禪大師奇道：「多謝便多謝了，爲甚又再呢？」

朱丹笑道：「丹兒一謝大師不反對文叙哥哥帶朱丹同行，二謝大師護送爹娘到鄉下隱居之德；如此兩大功德，豈非要謝而再謝嗎？」

西禪大師莞爾一笑，甚爲欣賞

朱丹的聰慧。至此，倫文叙再也無話可說，也尋不出任何藉口，强逼自己撇開朱丹。他想了想，便對船老大李長江道：「請問李老大，在此地泊岸，是否可抄近路南下廣東佛山南海呢？」

船老大李長江一聽，不假思索，便道：「此地不遠是咸寧鎭，若改走陸路，可在咸寧鎭上岸，租用馬車，直馳廣東，可節省十天時間呢……但這等中途上岸，老夫便不敢收全程水路的船資啦！」

朱丹一聽，格格笑道：「李老大，不打緊，不打緊，待會在咸寧鎭上岸，還須煩請李老大引路，直上龍角山，餘下的船資，便作你的帶路費吧！」

倫文叙一聽，不由暗暗好笑，心道：丹妹果然聰慧，輕輕一句，便解開李老大欲要不敢要的矛盾心結了。

快船向南再駛了一段，便到了咸寧鎭，李老大把快船交託於碼頭的人，請代爲托管，便與倫文叙等一道走進咸寧鎭內。

很快，在李老大的協助下，便顧妥了一部三人座位的馬車，朱意成這時把倫文叙招到一邊，拿出一千兩銀票，殷殷的囑道：「文叙，朱某視你如子侄，一切務請善自保重；丹兒亦即如你親妹一般，但有時甚頑皮刁蠻之處，不妨以兄長身份，代爲訓導。這一千兩銀票，得自柳家，雖然名爲賣舖，實屬心血之財，文叙你該得其半。倫大嫂你不必牽掛，朱某定必妥爲照應了！你和丹兒也不必急着回廣府，且到天地間闖蕩去吧！」

倫文叙見朱意成意態眞誠，心中不由一陣感慨，暗道：同爲皇族之身，份屬朱氏一脈，但朱大叔父女的心性，比之當今皇帝朱見深，顯然便仁厚多了！可惜彼一個享盡榮華富貴，一個卻受盡折磨苦楚，天意運命難測，怎的如此不公平呢……倫文叙心中轉念，但這些話暫時尚不宜向朱家洩露。

倫文叙無奈，祇好接了銀票道：「朱大叔放心，文叙自會好好照顧丹妹，祇是娘親生活起居，有勞朱大叔照應了。這筆錢銀，文叙日後必定奉還。」

朱意成慨然道：「運命所定，朱家和倫家已成一家人了，文叙又何必客氣！」

那一邊朱大嬸也殷殷的與女兒話別，無非囑她小心在意，切莫刁蠻任性，在家千日好，出外半朝難之類的慈母心意。

不一會，西禪大師、朱意成夫婦便登上馬車，南下走了。

朱丹十幾年來，習慣在爹娘身邊生活，驟然分開，心中不禁一陣悵然，半晌無語。

倫文叙一見，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道：到底是女兒家心性，依戀爹娘，不及男兒志在四方，但想起朱丹本屬公主千金之貴，淪落到今日如此地步，心中又有點同情，便不忍取笑她，祇輕聲道：「丹妹，忽然又後悔離開爹娘嗎？若然如此，此刻追上去，一道返家，也還來得及呢！」

朱丹瞪了倫文叙一眼，嗔道：「誰說我捨不得離開爹娘？你莫尋藉口趕我回去……你怎知人家想甚麼呢？」

倫文叙無奈的苦笑道：「哎呀我的大小姐，文叙又不是女孩子，怎知你想甚麼呢？」

朱丹幽幽的道：「你不知道，難道不會猜一猜嗎？」

倫文叙一聽，不由大驚道：「文叙天不怕地不怕，最怕測猜女孩子心思也……女兒心思十八變，老天，祇怕神仙下凡，也難猜透呢！」

李長江忽然接口道：「其實也不難，據老夫之見，朱小姐必定在爹娘與文叙哥哥之間，難捨復難離，心情矛盾得很呢！朱小姐，是也不是？」

朱丹的心思被李長江一語說破，心中不由又嗔又喜，嗔的是女兒家的心思教人猜中害羞，祇可意會不可言傳，李老大卻當着文叙哥哥的面前揭破了。喜的卻是文叙哥哥聽了，不但沒有半點反感，反而隱隱露出欣喜的神色，顯然他絕非討厭自己留在他身邊了。

朱丹半嗔半羞的瞪了李長江一眼，故意道：「李老大爲老不尊，取笑人家呢……你不幫我說話，不怕失了那五十兩船資嗎？」

李長江大笑道：「老夫怕甚麼？我不要半點不義之財，但也不容人家欺負老夫半點！女娃兒你若不給啊，龍角山的怪物你便決會見不到了。」

朱丹一聽，不由大急道：「李老大，你敢違背你的承諾嗎？」

李長江笑道：「老夫有甚不敢？銀子是你的，雙脚卻是老夫的，你不給船資，這兩條腿自然便不會動，無人引領，任你本事高强，亦決難見到那怪物出現！」

朱丹一聽，果然大驚道：「哎呀我的好船老大！朱丹說笑罷了，你怎麼當眞呢？」

李長江亦大笑道：「朱小姐多心了！老夫難道不也是說笑？老夫知女兒家多半有離家之愁思，因此故意逗你說話開心罷了……走啊！」

朱丹見李長江說走便走，奇道：「去哪兒？」

李長江呵呵一笑道：「你等不是急着去見識龍角山之秘嗎？老夫

自然亦急着帶銀兩回去替侄兒醫病，彼此目的雖然不同，但目的地卻一般無異呢！」

李長江說罷，果然邁開大步，向東面走去，朱丹瞧了倫文叙一眼，見他含笑微一點頭，便知船老大李長江是一位可以信賴之人，因為朱丹深信倫文叙的察人本事，他既然毫無異義，那便足證李老大是一位上佳的引路人了。

朱丹和倫文叙快步跟上前去，兩人微一發力，片刻便追上遠在十丈外的李長江了。

李長江頭也不回，忽地輕輕一笑道：「好啊！原來朱小姐亦有武功根基，加上有倫少俠在你身邊扶持，果然足可闖蕩江湖也。」

朱丹奇道：「李老大，你怎知我練過武功？」

李長江含笑不語，忽地微嘆口氣，似感觸起甚麼。

倫文叙接口道：「李老大自然知道，因據文叙所察，李老大的功力，似乎並不在西禪大師之下呢！」

朱丹一聽，不由更奇，忙道：「文叙哥哥！你如何判斷出來？」

倫文叙微微一笑道：「剛才在船上，說起百里外的山形奇特，李老大便立刻斷定那是龍角山，顯然那山脈亦在他的視力之內了，百里之外景物，功力稍弱，亦決難辨別，但李老大竟一目了然，由此足證，李老大的功力，並不在西禪大師之下也。」

朱丹仍半信半疑道：「但他若有這等功夫，怎的甘於當一名船伕？不可以憑此本領去闖蕩江湖嗎？李老大啊，你說為甚麼呢？」

李老大此時，不由又嘆了口氣，苦笑道：「江湖兇險，你以為好闖蕩的嗎？你去殺人，人又來殺你，我的老伴，就因為老夫得罪了柳家，被柳家高手追殺，她為了救我，竟以口吸毒……老夫僥倖保住生命，但她卻中毒身亡！當時她已懷了五個月的孩子啊……她母子去後，老夫心灰意冷，便發誓不再過問江湖中事，祇搖船渡日，眨眼便過去十年光陰了……哎，天意弄人，如今眼見侄兒也生命難保，莫非當眞天絕我李家血脈嗎？」

朱丹一聽，不由作聲不得，李長江輕輕道出來的，竟然是如此悲壯的一幕！朱丹開始明白，江湖其實並非她想像中的有趣了。

倫文叙同情的微嘆口氣道：「李老大當年遇上的，莫非是來自四川唐門的高手嗎？」

李老大大奇道：「倫少俠！你怎會知道？」

倫文叙道：「不為甚麼，因為文叙親自與唐門掌門人唐三笑交過手了。」

李老大一聽「唐三笑」三字，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好一會，才喃喃的道：「你……你竟與唐三笑這魔頭交手？你不是嫌命長吧？你難道不知唐三笑的『樂溶溶』的厲害嗎？老天，你仍好端端的活着！這普天下祇怕你是第一人了……但你怎會惹上這魔頭？」

倫文叙淡然一笑道：「我亦如你一樣，惹怒了柳家，唐三笑當時仍為柳家效力，在柳家的差遣之下，文叙自然不得不碰上唐三笑啦……」

李老大一聽，也不問倫文叙為甚惹怒柳家，因為他確信，天下人但與柳家結怨的，錯的一面必定是柳家，他急問道：「倫少俠，你說唐三笑當時仍為柳家效力，莫非現時唐三笑已與柳家鬧翻了嗎？」

倫文叙微微一笑道：「不但鬧翻，而且決然抽身而退，日後也不會再助柳家為惡了！」

李老大一聽，大喜道：「眞的嗎？為甚麼呢？」

倫文叙道：「也不為甚麼，文叙祇是向唐三笑說出他唐門目下處境的險惡，他害怕滅門之禍，自然祇好抽身而退。」

李老大一聽，不由以手加額道：「如此當眞天助我也！實不相瞞，老夫為亡妻及歿子之仇，寢食難安，發誓非找柳家算賬不可！因為當日追殺我妻兒的唐門高手，是柳家所派，殺妻兒的元兇，便是柳家柳展宏那惡賊！但怯於唐門用毒的厲害，恐怕未進柳家莊便先亡，老夫若死，妻兒的仇誰去報呢？因此投鼠忌器，遲遲不敢出手。天幸唐門已置身事外，老夫報仇時機已屆也……倫少俠，依你之見，老夫這仇是否該報呢？」

倫文叙沉吟道：「那便要看看柳家為甚要追殺李老大，以至因中毒而令妻兒偕亡了。」

李長江奇道：「倫少俠不是與柳家有仇怨嗎？仇人的敵人即是朋友，你為甚還要問因由？」

倫文叙道：「不然，文叙與柳家之仇怨，非因私事，乃事涉天下蒼生也，因此不可一概而論，若不分青紅皂白，與柳家的暴戾，又有甚分別呢？」

李長江一聽，便知倫文叙年紀雖小，但極有見地，等閑動搖左右他不得，他想了想，終於無奈的道：「實不相瞞，老夫與柳展宏原出一門，同拜一師學武，柳展宏還是老夫的師兄，本來亦相安無事，後來不幸與他同時喜歡了師傅的女兒小師妹，小師妹卻獨鍾情於老夫，彼此便由怨生恨，以至勢不兩立！後來柳展宏投身仕途，終於貴為丞相，便欲奪回老夫的妻子小師妹，派高手向我下毒……終把小師妹的

生命斷送了！老夫與柳賊恨深如海啊！」

倫文叙一聽，不由與朱丹面面相覷，朱丹迷惑的直眨眼，倫文叙也有點不知所措，兩人畢竟是少男少女，對這等慘酷的情仇恩怨，自然尚處朦朧，又怎知「情」即「仇」，「恩」即「怨」的微妙關係呢？兩人祇是覺得，師兄弟兩人為爭愛小師妹，卻反而使小師妹在人世間消失了，這也未免太過慘酷！

倫文叙沉吟道：「那柳展宏為甚不乾脆把你殺了，這不就可以得到小師妹了嗎？」

李長江長嘆一聲道：「柳展宏這奸賊，深知小師妹待我情深，他若殺了我，小師妹必恨他入骨，豈肯就範入他柳家之門？因此便派人下毒相挾，逼我自動讓出小師妹，便可得解藥……老夫自恃胞弟李長水精於醫道，必可替我解毒，便決不肯答允，運功逼住毒性，連夜趕返家中！不料中途毒發，小師妹情急之下，以口吮吸毒液，老夫的生命保住了，但卻把小師妹和她胎中的嬰兒斷送了……哎，天意弄人，為甚如此不公？」

倫文叙一聽，不由被這等複雜之極的「情仇恩怨」弄迷糊了，他也分不清誰是誰非，甚至弄不明白，為甚男女之間，非要鬧到如此悲劇收場不可！倫文叙怔怔的，連話也說不出來。

此時朱丹卻忽然接口道：「李老大，此事你不能盡怪柳展宏，你妻子之死，你與師兄兩人皆有罪過呢……」

李長江一聽，幾乎跳了起來，厲聲道：「李某人遭此慘害，你這女娃兒非但不同情，反而怪責我李某亦有罪過嗎？嘿嘿，若非你等與柳家有仇，柳家的仇人即我的朋友，我便一掌把你斃了！」

朱丹一聽，神色卻從容之極，就連她那俏月牙眉也沒跳上一跳，格格的笑道：「李老大，依你所說，柳展宏向你下毒，並非存心取你生命，祇是逼你讓出小師妹，是也不是？」

李長江嘿嘿道：「是又如何？」

朱丹微笑道：「當時李老大並非不畏其毒，心中必定矛盾之極，但自恃你的胞弟精於醫道，自信必可替你解毒，如此也便既可保住生命，又可保住小師妹了；又是否如此呢？」

李長江不由又點點頭道：「是啊！我當時的確有此兩全其美的打算……」

朱丹一聽，即微哼一聲，肅然的道：「這便說明，當時在李老大的心中，自己的生命，與小師妹同等重要，難於取捨，因此造成小師妹為保住你的生命，犧牲自己；她以她壯烈的情懷，替你作出抉擇，你卻因自己的矛盾猶豫，斷送了小師妹的生命；此事因柳展宏的歹毒而起，又因你的矛盾猶豫而終，合二為一，小師妹的死，是否你和柳展宏皆需負疚其半？」

李長江一聽，不由作聲不得，他不料朱丹小小年紀，竟有如此精闢辨悉能力，三言兩語，便把糾纏他十多年的死結解開了！妻子的死，其原因是甚麼？眞正的兇手是誰？這一直是李長江苦思不解、寢食難安的悶葫蘆啊！

好一會，李長江才喃喃的自怨自艾自問道：「哎……一念之差，便把妻兒的生命斷送了！但當時李某又該如何做呢？」

朱丹一聽，即毫不猶豫，決然的道：「人貴有自知之明，更須對自己的處境判斷準確！因此當時你的選擇祇有兩條，其一是自己的生命，為保住生命，便唯有答應柳展宏的要求，以小師妹換取解藥，如此不但可保生命，亦可保住小師妹的生命，當然妻子便失去了！其二是小師妹的存在重要，為保住妻兒，你決然捨棄生命，不作解毒的念頭，一死以了結此段情仇恩怨，如此雖然丟掉了生命，卻可保住妻兒永在你李家門下了……李老大，你以為是也不是呢？」

朱丹末了，見李長江痛苦、難過、內疚交加的模樣，心中不由又有點同情，忍不住又加了一句，朱丹的用意，是令李老大有思索的機會，以便自行化解他的死結。

李長江果然默不作聲，似在苦而思，好一會，他終於仰天長嘆一聲道：「天啊！為甚如此作弄老夫？看來老夫這仇怨，到底報不成了……」

朱丹含笑道：「李老大，為甚報不成呢？」

李長江愧恨交集道：「妻兒之死，柳展宏固有罪孽，但老夫當時為保住自己生命，猶豫不決，亦是導至妻兒亡逝的原因之半，若要報仇，老夫便須先行自我了斷；但老夫一死，靠誰去追索柳展宏的另一半呢……罷！罷！罷！天意如此，李某人祇好認命了吧！」

倫文叙此時不由欣然一笑，他十分欣賞朱丹化解李長江心中死結的聰慧，因為倫文叙以為，世間之事，寃寃相報何時了？但能放得開、丟得下，便少了許多紛爭，天下也便康寧平靜多了！因此倫文叙雖然同情李長江的不幸，但卻沒有助他報仇的心思，顯然，他直到此時，對柳家依然沒有私人的仇怨；不然，他便大可聯合李長江，向柳家大舉報復了。

三人再不說話，一路向東面疾掠而去。李長江此時已坦露了身

世，因此也不再掩飾，施展輕功身法，果然身手不凡，疾奔如箭。倫文叙倒沒甚麼，因爲他身負「天機三式」的絕世神功，僅運三成功力，便可應付自如了。但這卻苦了朱丹，她雖然悟悉一套「白雲黃鶴神功」，但畢竟是初悟，還未達精深的境界，而且她的內力有限，此時要她跟隨當世兩大高手的身法，自然十分吃力。

起初倫文叙尚有意無意間放慢步法，朱丹也勉强可以跟上，因爲有倫文叙在她身邊，她的信心便不由大增，信心足，她的內力也陡增，但漸而倫文叙卻似乎把她忘了，祇顧自己與李長江並排而進，朱丹又驚又急，心神浮蕩之下，便腳步呆滯，漸漸被拉後數十丈了。

倫文叙心中不忍，正欲求李長江放緩身法，不料李長江卻如已知倫文叙心思似的，忽地發聲道：「倫少俠，你不是有心讓朱小姐歷練，但心中又不忍見她辛苦嗎？若然如此，她的內力又怎可提高呢？」

倫文叙的心思被李長江窺透，他這才知道，李長江果然是當世的武林高手，因爲他不必回頭，僅憑朱丹和他的呼息，便知兩人的內力如何了。

倫文叙心中不由一動，趁機向李長江請教道：「李老大果然是一代武林高手，但未知練武之道，與文章之法有甚分別呢？」

李長江一聽，呵呵一笑道：「練武與文章同爲一法，亦與唱功做手一般無二也。所謂拳不離手，曲不離口，文不離筆，皆需勤學苦練，方可能精進而達大成也。」

倫文叙點點頭，又道：「然則據李老大之見，朱小姐是否練武之材呢？」

李長江一聽，即毫不猶豫，決然的道：「朱小姐悟性之高，決不在倫少俠之下，她之所以內力尚弱，祇是因她涉武之時，僅學了一點攻防招數，而沒有先打穩內力根基罷了。倫少俠你卻恰恰相反，你涉武之時，必定先練內力，然後才領悟武功招式，因此內外功兼修，進境便神速之極了！」

倫文叙道：「朱小姐內力之弱，已成定局，此時再練起，祇怕需花多年工夫，未知是否有辦法補救呢？」

李長江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道：「內力之道，來不得半點僥倖取巧，所謂曲好勤唱，文好筆動，全靠一個『勤』字而已，豈有他哉……且絕不可心軟姑息，否則，所學招式，便永遠停留在花拳綉腿的階段啦！」

倫文叙想了想，深感李長江之言有理，暗道：西禪大師當年教朱丹武功，必定憐她嬌弱，傳她一些防身功夫而已，她必定連內功也沒研練，否則她也不會有一柄家傳名劍莫邪反而用不上，卻要赤手空拳去迎敵。看來憐她反而是誤了她也……倫文叙這般轉念，便也不敢放慢步法，有意磨練一下朱丹的腳力。

朱丹此時氣喘吁吁，俏臉通紅，甚感吃力，又聽倫文叙和李長江在前面悄聲說笑，心中不由更氣，她狠狠的咬牙恨道：「哼！了不起嗎？這李老大一把年紀，練武多年，自然腳力比我强了！偏你倫文叙也不諒解我，憑自己練有神功，故意擺個樣子我看……哼，我朱丹難道怕了你不成？你以爲我會求饒，我便不叫，就算雙腿跑折，倒地死了，也不開口求你！」

朱丹心中發狠，她的好强一旦激發，便不可收拾，咬緊牙根，拚力奔馳，起初她感到越來越辛苦，一口氣甚至回不過來，但她拚命支撐下去，最辛苦的階段也就過去了，漸而她但感自己的眞氣越來越充盈，身形加快，亦不感吃力，終於她不再被拉後，與李長江和倫文叙總能保持二、三十丈的距離。

朱丹突感自己有了進步，心中不由大喜，她仔細一想，便忽然明白，原來剛才她不知不覺間，已把她悟自倫文叙詩境的「白雲黃鶴神功」中的招式，融滙進她奔馳的步法中，猶如「爽氣西來，雲霧掃開天地撼」，猶如「大江東去，波濤洗盡古今愁」！

她的步法一旦與「白雲黃鶴神功」融滙，不知爲甚，她的氣力便有如詩境中的「雲霧與波濤」，綿綿無盡，以至滔滔滾滾、洶湧澎湃了！朱丹心中欣然，但也不去說破，故意隱藏教倫文叙日後大吃一驚。朱丹的悟性果然驚人，她一旦把「白雲黃鶴神功」與步法融滙，舉一反三，很快便又悟出一套「白雲黃鶴」內功心法，這一套「內功心法」意境如詩如幻！既壯懷激烈，又縹緲神幻，與倫文叙的「天機三式」玄功心法簡直不相上下。

如此一路向東面奔馳，眨眼便越過整整三十里路，倫文叙暗暗計算一下，據太陽的方位，他知道已奔行了一個時辰了，他不由擔心朱丹是否能支持下去，他扭頭一望，朱丹在後面不徐不疾的奔馳，依然與他保持二、三十丈距離，既沒拉後也沒靠前。

倫文叙心中不由一陣驚奇，李長江此時也發覺了，他兩人不約而同，故意加快了身法，又奔馳了二、三十里。回頭一看，朱丹竟然仍在二、三十丈距離，不多也不少。

此時連李長江也大感驚奇了，

他此時自知已使出五成功力，按此時的馳速，江湖中追得上的高手，祇怕也不會太多了，倫文叙算是其中之一，不料朱丹看似嬌小柔弱，而且是女娃兒，竟能保持距離不變，顯然她在短短半日之間，她的內力竟已攀升到他自己和倫文叙的五成功力了！

李長江學的是武當派的武功，武當派首重內功心法，亦以此爲傲；因此憑李長江的閱歷，竟難明白，當世竟有進境如此神速的內功心法！這簡直不是人世間的法門，而是來自仙界的「玄門神功」了！李長江不由心中一陣感慨，暗道：長江後浪推前浪，這天下祇怕不久便是如倫文叙、朱丹這等天才少男少女的了！不過奇怪的是，李長江卻沒有半點傷感，反而爲自己有幸與他兩人結識而欣喜，他似乎已把對妻兒的思念，開始轉移到這對金童玉女身上了。

李長江此時不由放緩了身法，因爲他反而替朱丹擔心，恐她催發內力過巨，而耗傷元氣。

這一下子，朱丹便輕鬆多了，她此時但感一陣得意，心道：原來辛苦過後，所得的成果是如此甜美！看來倒是錯怪了文叙哥哥呢，若他開始便不忍見我辛苦，或者乾脆僱一輛馬車坐上去，那豈非一輩子祇能落在他後面爬行嗎？又如何可以跟在他身邊闖蕩這個江湖呢？不錯，不錯，憐我反而害了我，哈哈，文叙哥哥，你的心意，丹妹明白了啦！朱丹在後面悠然自得，但卻故意拉後一段距離，好令倫文叙大吃一驚。

不料倫文叙的悟性也十分超卓，他見朱丹之狀，便知她的內力已突然升華近倍；又微一思忖，即恍然而悟，暗道：丹妹既然可從「妙演天機」詩境中，領悟出一套「白雲黃鶴神功」招式，自然便不難從中悟出一套內功心法啦！「白雲黃鶴神功」既然源自「天機三式」玄門武功，那自然亦屬「玄功」一類，她的進境，自然便不可以尋常武功去衡量了。

倫文叙轉念又暗道：既丹妹悟性如此高絕，不但武功如此，祇怕連艱辛玄奧的「尋龍神功」亦難她不倒呢！假如她日後以一位皇族公主千金之軀，成爲一位女風水大師，行走江湖，濟世救人，豈非美妙極了？倫文叙心思敏捷，他玄幻起來，當眞令人啼笑皆非。不過他想做便做，因他此時突發的異想，他果然便有意讓朱丹涉獵那「尋龍神功」，以便眞的培養引導她成爲一位風水尋龍女大師了，這是後話，下文自有詳述。

當下倫文叙已知朱丹內力陡增，不再爲她牽掛，他的心思便忽然一轉，掠前一步與李長江肩並肩，向東面掠行，一面輕聲問李長江道：「李老大說，令侄兒病危，眼看養不活，爲甚令弟不再續延血脈呢？」

李長江一聽，不由嘆了口氣，苦笑道：「實不相瞞，胞弟李長水既精於醫道，豈不知兒子兇危難存？他亦千方百計欲再生孩子，可惜七、八年來，弟婦再無所出，胞弟夫妻亦徒呼奈何……如今胞弟已年登甲子，子嗣已無望，若侄子不幸夭亡，則吾李氏一脈，便必定香燈滅絕了！咦？倫少俠，你與西禪大師皆是玄機道中高人，莫非有甚妙法施救嗎？」

倫文叙沉吟道：「吾道中人，切忌道聽途說，若不當面審察，豈能妄下判斷呢？令侄姓甚名誰？可曾讀過書嗎？」

李長江嘆了口氣道：「侄子自出娘胎便多災多難，唯恐養不大，因此一直以乳名呼之，他的乳名叫『狗仔』，取其粗生粗養，終能成人之意。狗仔因多病，也不敢送去學堂就讀，靠胞弟在家中教授他一些日常之字，以及一些醫道脈理罷了……哎，吾兄弟兩人，也並不指望狗仔日後有甚大成就，祇望他能長大成人，替吾李氏一脈延續香燈便屬萬幸了。」

倫文叙見李長江狀甚悽酸，他心中亦不由一陣憐憫，暗道：恩師劉伯溫傳我「尋龍神功」，其大旨乃濟世救人，今日因緣巧合，遇上李家之難，若坐視不理，豈非有違恩師的訓旨嗎？

倫文叙心中忖念，忽地便問李長江道：「李老大，你曾說家居不遠龍角山，曾出現一種形似葫蘆的金色煙雲，合計出現過多少次呢？」

李長江想了想，便斷然的道：「約莫是三次吧！第一次聽先父說，發生於元末明初大亂之際；第二次則在明成祖朱棣起兵奪惠帝朱允炆帝位之年；第三次是在瓦刺擄英宗，天下大亂之世，約莫是十八年前吧。」

倫文叙一聽，暗道：這龍角山似乎甚有來頭，三次現出「金葫蘆」，皆在大亂之世，似在向世人預示某種驚人秘密，看來非得細察一番不可了！

倫文叙心念電轉，便再不猶豫，他問李長江道：「此地到你家居尚有多少路程？」

李長江道：「約莫三、四十里路吧，依目下行程，尚需半日方可達。但未到家居，祇怕便先見龍角山了……不過此時上山也決不會有甚發現，因爲那『金葫蘆』出現三次，每次均在子夜時分呢……」

倫文叙心中一動，微笑道：「

那令侄出生之際，是否恰好是子夜時分？」

李長江一聽，不由大奇道：「是啊！恰恰是子時剛交時分呢……但倫少俠怎會知悉？」

倫文叙意味深長的笑笑道：「此山此人此異，皆隱藏着無窮玄機奥秘……但前因後果，尚需細辨，不敢妄下判斷……或許與你李家有莫大淵源呢！」

李長江一聽，不由驚喜道：「倫少俠，眞的嗎？」

倫文叙微笑道：「是眞是假，此事如何解究，且先到李老大鄉居再說吧。」

李長江一聽，不由心急如焚，他驀地轉向後面，掠到朱丹身邊，伸手便拉住她的小手，一面連聲道：「哎呀我的好小姐！你能否走快一步？不然老夫便助你一臂之力吧……」

李長江話音未落，已疾運勁力，牽帶朱丹，如飛似的掠回來了，此時李長江已運上七成功力，他的身法快如電閃，朱丹不由一陣讚歎，暗道：李老大畢竟是一甲子的武林高手，他內力的深厚，全憑數十年刻苦鍛練，而决非僥倖而得也。

李長江牽帶朱丹，風馳電掣的向東面掠去，一面向倫文叙傳聲道：「倫少俠，天色已近傍晚，想必你等肚子也餓了，快點趕路，抵吾胞弟家中，必有一頓美食招待也！」

朱丹一聽，不由格格一笑道：「李大叔！你老想必是有求於倫少俠，因此比我等更心急，欲備美食一頓來作誘餌吧？」

李長江一聽，卻也毫不尷尬，呵呵一笑道：「不錯，不錯，這叫鷄腿打人牙根軟，禮下於人必有所求呢！」

倫文叙在後面莞爾一笑，他不但不反感，反而越來越喜歡李長江的爽快風趣了。他眼見天色果然近晚，心道：露宿荒郊自己倒沒甚麼，但丹妹女孩兒家，也未免太難爲她了，於是亦運起「妙演天機」的輕身功夫，身形一晃，跟了上去，與李長江、朱丹兩人一道，快如電閃星流，一路向東面的山野間掠去。

按三人此時的行速，百里路程半日可達，因此不到半個時辰，約莫一里之路的山野天際間，便陡地現出一座模樣奇特的山峯了。

倫文叙凝目一瞧，心中不由陡地一振，但見山峯之上，突聳奇峯，橫架開去，峯上有峯，形如龍角橫空，又如龍頭突聳於天地乾坤，氣勢奇特雄偉。

倫文叙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按「尋龍訣」地脈篇所論，龍即山也，山脈即龍脈，是因大地以山爲氣，因此山脈之走勢，亦即龍脈奔騰之勢，活潑矯健，變幻莫測，忽隱深淵，忽騰雲霄，忽潛江海，忽見虛空，興雲佈雨，風雲隱微，如金龍之飛舞凌空也……按此推論，則龍角山實爲「龍頭」，延伸百里，其腹爲百里大地，其尾伸進長江之中，突起爲江中巨石；江河爲大地血脈，長江則爲神州大地之主脈；龍角山龍脈，吸長江主脈爲其養液，橫跨百里大地，龍頭高聳，龍角挺豎，其龍氣之盛，天造地設，渾然天成，乃百年難得一見的大地奇珍也！

倫文叙轉念又暗道：龍角山既有「金葫蘆」浮現，「葫蘆」者，主世間之醫道，按此推論，其宏偉地力，豈非可以蔭生一位曠世奇醫嗎？若然如此，我倫文叙助而成之，豈非恩師「濟世救人」宗旨最佳踐行嗎……倫文叙心念急轉，當下再沒絲毫猶豫，與李長江、朱丹一道，風馳電掣的向龍角山掠去了。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風水狀元倫文叙」的第三部吧！

（此篇完）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麥長庚・文　可飛・圖

血洗惡虎溝

力殲四大兇　智服十八虎

一片茂盛的樹林，碧綠青翠，陽光照耀之下，越發顯得悅目怡神。

好一個平靜安寧的天地。

幾隻自由自在的小麻雀，掠空而過，往林中投去，突然像遭遇到甚麼，翻騰掙扎，哀鳴悽厲，羽毛飛脫，斷翅折翼，垂直的往地面直墜而下。

數滴鮮血，洒在碧綠的芳草上，艷紅觸目。

原野中仍是一片寧靜，並無異動，然而林中所蘊藏的殺機，一下子給引發開來，任何人畜遇上，都難以倖免。那幾隻小麻雀的死亡，像大海中的泡沫一樣，瞬即消失無踪。

忽然，「殺！」聲暴喝，有如晴天霹靂，直震得濃密的樹葉沙沙作響！

轟隆隆、嘩啦啦，碗口粗大的樹木成排往下倒，十八個鐵塔般的大漢，揮動鐵拳，將林中樹木猛打猛拍，揮掌猛揚，毫不留情！

他們全像發了瘋，拚命打擊樹木，似乎林中樹木，是他們不共戴天的仇人一樣。

祇不過片刻時光，便將半個樹林摧毀，而他們臉上的勃勃怒意，仍然毫未削減。

十八人，個個殺氣騰騰，不知爲了甚麼，在此大發雷霆，無情的將這樹木盡情摧殘，以宣洩胸中氣憤。

＊　＊　＊

「風羽」這個名字，在武林中根本是無人知曉，也即是無名小卒一個了。

太行十八虎，在西北一帶武林中，簡直是發號施令的霸主，任何反對他們的勢力，數年來消滅殆盡。

今時今日，竟然有一個叫「風羽」的混賬，約太行十八虎在此決戰。

以太行十八虎今日之聲威，對於此事，實在是感到無限屈辱。

他們越想越氣，所以盡情摧殘樹木，以洩胸中的氣憤。

「嘿嘿，待這小子來到，要他知道厲害！」

噠噠噠，清脆的蹄聲，在前面響起來。

太行十八虎行動迅速，一字形排列在樹林前面，蓄勢以待。

好馬，好快的馬！

聲音才入耳，三匹馬已來到面前，坐騎上的三個人微微一擰腰，便已平穩站在地面上。

「在下風羽，累各位久候了！」當先一人，衝着太行十八虎抱拳爲禮。

太行十八虎平日是天不怕、地不怕，但是見到了這風羽，也情不

自禁的心頭一跳，祇不過是個二十五、六年紀，身材頎長，比他們太行十八虎，仍然是矮了半個頭，但相貌英俊，渾身透出一股慓悍氣勁，就像森林中的野豹子，令到接近他的人，自然而然感到危險！

風羽身後兩人，年紀很輕，像太行十八虎一樣，兇神惡煞的外型，鐵塔般的身材站在那裡，毫無表情，簡直是兩尊石像。

太行十八虎知道，像這樣的人，通常都是狠脚色。

突然，風羽一揚頭，臉上那股冷酷韻味，令得蕭瑟西風下的景象，頓時籠上一層濃厚的殺氣，像太行十八虎這等脚色，心頭居然也泛起了絲絲寒意。

「胡才！」風羽的聲音，像兩顆冰珠，又冷又硬，穿透寒風。

「在！」左邊那門神般的漢子，連眉毛都沒動，祇簡單應了一個字。

「在各位好漢面前試三拳，請他們品評品評！」風羽嚴峻發令。

「遵命！」胡才聲音像洪鐘，隨便應了一聲，在衆人耳鼓中，卻嗡嗡響了大半天。

如此氣概，的確是好漢子！

太行十八虎親眼看到後，心內自自然然產生一種惺惺相惜的感覺。

胡才微一凝神，大踏步向前走出五步，突然悶哼一聲，雙拳突發，「咯！咯！咯！」三下響聲，直震得地皮顫動。

三塊石頭，經已打得粉碎，胡才拳頭硬，發招快，衆人眼睛一霎，胡才已站在原地，氣定神閑，像沒事人一般。

風羽臉色肅穆，對於眼前的景象，似乎早已在意料之中。

太行十八虎雖然身負絕學，如今見了胡才所發三拳，心內也不禁暗中喝采！

「趙吉！」風羽的聲音，是那樣的有威力。

「小的在！」左邊一位漢子答應了一聲。

「露兩手給各位好漢看看！」風羽沉聲道。

「是！」趙吉應了一聲，雙脚疾蹬，人已衝霄飛起，直升至五丈高，身形微微一頓，雙臂疾振，橫掠三丈，開聲吐氣，「嘿！」的悶哼，右掌疾拍，在一株兩人合抱的大樹上印了一掌，一個倒翻觔斗，人未落地，兩株碗口粗的樹幹「轟」的一聲飛散開來，聲勢極壯。

「颼」！趙吉又安安穩穩站在原地，像沒事人一般，氣定神閑，顯然一身武功，已有極精湛的造詣。

太行十八虎暗暗的冷笑，這風羽不知由那兒請了兩名打手，在這兒顯威風，祇以爲可以收到先聲奪人功效，嘿嘿，今兒要他們好看，太行十八虎揚威武林，豈是由人駭倒的嗎？

太行十八虎仍然沉住氣，不發一言，看這風羽還有甚麼花樣，在武林中闖，必須要有眞功夫才行，像這種耍花招的作風，祇怕不會有甚麼出息。

風羽緩緩往前走三步，臉上神色溢發嚴肅，站好脚步，深深吸氣，突然一揚頭喝道：「來！」

胡才與趙吉兩人應聲彈出，口中同時猛喝一聲：「殺！」全力出擊，猛往風羽攻去！

砰砰砰，風羽全身紋風不動，竟然讓兩人打了三掌，那三掌完全是貨眞價實，毫無虛假，太行十八虎見了，心內也暗暗震駭，胡才、趙吉兩人掌上功夫，剛才已有目共睹，這風羽生生受了三掌，內功修爲，豈非已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

正在這時，風羽手動了，那眞是了不得的掌法，根本看不清它的招式，「咯咯」兩聲，胡才與趙吉已跌開去，兩人反應極快，剛一沾地，人已站起，虎吼一聲，全力進攻，太行十八虎站在旁邊觀戰，心頭暗暗震駭，他們這是眞刀眞槍的打，並不是玩的，招招殺着，式式狠辣，挨一下可不是好玩的。

漸漸，風羽已表現出他超人的武功，不僅身體輕盈矯捷，而且招式精奇，祇憑趙吉與胡才兩人的武功，根本無法與之抗衡，風羽不過是拿來試招而已，兩人身上不知中了多少招，如果施用眞力，趙吉與胡才祇怕早已死去了！

「停！」看看兩百招過去了，風羽陡地輕喝了一聲，身形頓時紋風不動，淵停嶽峙站立原地。

胡才與趙吉，立刻恭敬地站在身後不動！

太行十八虎深深吸了口氣，他們知道對方武功實在太强，硬拚的話，祇怕會凶多吉少，假如對方是仇家，今日就是太行十八虎的末日了！

到這時候，老大虎霸袁奇洪聲道：「風朋友今日到此揚威耀武，是要給我們兄弟好看嗎？」

「兄弟是一番善意。」風羽應聲道。

「善意？」虎霸袁奇目中露出懷疑神色。

「小弟初出江湖，想創一番事業，赤手空拳，自然不易做出大事，像我輩男子漢，學了一身武功，應該做一番轟轟烈烈大事，各位義氣相結，共生死、同患難，在西北這塊天下奠下基礎，兄弟很欽佩，所以找上了各位！」風羽莊容道。

說到此處，微微一頓，望住太行十八虎，看他們有何反應。

虎霸袁奇深吸一口氣，沉聲道：「閣下大概認爲我們兄弟比較好吃，所以先找上我們，作爲揚名立萬的踏脚石，然後逐步走上大路。」

風羽聽了，微微一笑，緩緩搖頭道：「袁老大完全會錯了意，兄弟認爲各位是好朋友，是值得相交的好漢子，所以才冒昧來到了太行山，想與各位聯合一致，向中原武林進軍，轟轟烈烈創一番大業。」

太行十八虎聽了，心頭砰砰跳動，他們素來自負，雖然在西北一帶，可以橫行無忌，但與中原武林相較，那是太小了點，以往雖然相遇，由於實力太少，僅此一隅地方，已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勉强站住脚，如果去與天下英雄爭一席之地，那的確是……

虎霸袁奇望了衆兄弟一眼，知道他們已心動，風羽這番話很有力，男子漢本要做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隅處一角，又算得了甚麼英雄好漢？祇是風羽與兩名漢子來歷不明，僅憑片面之言，就結盟合併，那實在太過輕率了一點吧！

風羽微微一笑，似已看破虎霸袁奇的心境，當下朗笑一聲道：「袁老大別擔心，做非常事，必須用非常膽識，如果處處謹愼小心，那就別想到江湖闖了，小弟來歷，日後自當向各位說明白，目前最重要的，必須使各位相信小弟結友的誠意，先效微力，將各位强仇大敵除去，然後再談其他如何？」

太行十八虎深深吸口氣，風羽這建議實在太好了，當下衆兄弟立即用希冀目光望住老大，別再拒人千里之外才好。

虎霸袁奇知道衆兄弟心意，當下微微一笑，朗聲道：「老弟既有此誠意，袁某與各兄弟自然歡迎！」

「好！」風羽爽朗一笑道：「小弟沒有看錯各位，後日我們到惡虎溝見，看兄弟的手段，再見！」

太行十八虎怔怔的望住風羽背影消失在山角處，他們仍然呆呆的出着神，這風羽的一切，確是大異尋常，太行十八虎有了這位生力軍，那以後的日子，祇怕眞可以吐氣揚眉。

*　　*　　*

說起惡虎溝，祇不過是處荒僻小鎭，故老相傳，當年出現過老虎吃人事件，因此出了名，直到今日，仍然沿用這名字。

今天呢，這地方雖然沒有眞老虎吃人，十年前，卻來了三個比老虎還兇的大爺，他們很是喜歡惡虎溝這名字，所以就留了下來。

惡虎溝，眞是名副其實，三位大爺，確實比老虎還兇狠十倍，當地老百姓祇有聽天由命的份兒！

這三人原來是江南巨寇，黑道强梁，由於心狠手辣，犯案如山，被俠義道上高手追殺，如喪家之犬般，逃到這荒僻小地方，隱姓埋名，改用新名號——瘋虎李雲慶、飛虎何宗顯及醉虎賈明。

三人是結拜兄弟，還眞親熱呢。

後來惡虎溝漸漸繁華了起來。

那些象徵繁華的地方——酒家、客棧、妓院及賭場亦在這惡虎溝應運而生。因此之故，惡虎溝來往的人漸漸多了起來，四方八面有錢的財主全喜歡這個地方。上賭場、進妓院當然花錢，但所感覺到的是花錢並不寃枉，最少一部份人是這樣想，當然，也有人因此傾家蕩產，仍然執迷不悟。

大江南北，關內關外，凡是不能在道上立足的綠林巨盜，全投到惡虎溝來了。

太行十八虎的勢力祇限於太行山，七百里外的惡虎溝，他們望也不敢望，有幾次惡虎溝的人恃勢凌人，冒犯了太行十八虎，雙方一碰，太行十八虎吃了大虧，幾年來無時無刻不在圖謀報復，但對方勢力實在太大，天下綠林高手雲集，太行十八虎如何能抵擋！

風羽竟然自告奮勇，要闖一闖惡虎溝，太行十八虎那有不高興之理！

果然，風羽三日後走進了惡虎溝，胡才與趙吉並沒走在一起，祇在視綫之內，三人繞着惡虎溝走了一圈，然後分別投進雲來客棧。

三人早已商量好了計劃，所以這時根本不需要說甚麼，祇是依計行事就是了。

當日下午，趙吉首先來到了黑虎堂門前，事前雖然有了底，趙吉這時仍然自叫了聲：「好氣派。」

那簡直是王公大臣的府邸，雄偉、豪華，而且有股迫人的氣勢！

八個關西大漢，全像半座鐵塔，滿臉殺氣站在兩旁，鄉下老百姓根本不敢來，那怕是遠遠的望一眼，心中已經直冒寒氣，誰還敢走近！趙吉施施然，在黑虎堂門前來回走了一周！

八個門神，仍然目不轉睛，必恭必敬站在原地，毫無懈怠神色。

趙吉轉了三轉，仍然未引起他們反應，念頭一轉，畢直的往大門內闖去。

就在這時，門口突然出現了一人，趙吉並未看清他是怎麼出現的，就像從空氣中冒了出來，當門而立，冷冷道：「朋友有甚麼指教？」

「哦！久聞黑虎堂義薄雲天，小可今日慕名而來，拜望三位老人家。」趙吉拱拱手道，神態謙恭。

「嗯。」那漢子漫應了一聲，眼中露出了疑色。

突然，一股强烈的拳風襲到，趙吉早有準備，聽聲辨形，左手一鈎，一個勁擊，後肘擊中偷襲者的胸口，祇聽見悶哼一聲，人已退走了。

「好小子，竟敢到此撒野，打！」八個門神齊聲怒吼，揮動拳脚，存心要將趙吉放倒在這兒。

趙吉大笑道：「來得好！」身形像風車轉動，拳脚揮出，啪啪啪，三招兩式，八個門神全倒下了！

「好朋友，原來是有心來黑虎堂生事，好好好，待俺董明討教高招！」中年漢子冷峻的道。

「很好，飛狐大盜也在此，眞是幸會了！」趙吉大笑，心中也不禁暗自嘀咕，像飛狐董明，在長江一帶殺人越貨，積案如山，今日也投到惡虎溝來了，可想而知，黑虎堂的勢力，是如何的强大！

「外邊來！」飛狐董明說時，已縱身躍到門外的空地上。

飛狐董明縱橫江湖，心狠手辣，殺人如麻，他本身確有過人的武功，所以數十年來未曾敗北，黑虎堂重金禮聘，坐鎮本堂，可想而知，他的一身絕學非比尋常。

趙吉早知道對方底細，依然毫不在乎，大踏步走向場中！

「颼！」飛狐董明肩頭微晃，左手挾着勁風，直劈對方胸口大穴，連招呼都不打一個。

「來得好！」趙吉大笑，揮掌迎上。

表面看來，兩人在比拳脚，其實，飛狐董明左手暗中藏有利刄，趙吉眞個硬拚，祇怕拳頭眞個要遭殃了。

兩人招式極快，眼看就要拚個正着！

正在掌緣將接未接之刹那，飛狐董明暗藏鋒刄伸出，往前刺去！

趙吉手掌微頓，食指突翻，奇快的點到對方的脈門。

飛狐董明大驚失色，轉動鋒刄，急速迎擊趙吉指掌，但慢了那麼一綫，「啪」的一聲輕響，寸關尺中了一掌，聲音不大，可是內家眞力的一掌，豈是尋常掌力可比，飛狐董明額頭冷汗直流，右手已經失去作用了。

旁人未看清楚，尚不知其中內幕，只見飛狐董明滿臉驚恐之色，心中暗暗奇怪。

趙吉也不言不動，祇是微笑的望住了對方。

沒來惡虎溝之前，風羽早已查清楚黑虎堂的底細，否則，也不會讓趙吉單人匹馬冒險。

像飛狐董明，事先雖不知他會在此，但江湖上特別人物，無論是黑道上，還是白道正派高人，風羽早已花了一番工夫研究了，所以趙吉今日對敵，才會佔了很大的便宜，正所謂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不然的話，祇怕要吃大虧了！

好半晌董明慘然道：「朋友好武功，在下認輸了，要殺要剮，董某祇有認命了！」

「動手過招，勝負算甚麼，我們無寃無仇，又怎會要你的命。」趙吉莊容道。

「好，果然是英雄漢子，何宗顯很高興見到你這樣的朋友。」一名中年漢子由門內走了出來。

「這位是二當家飛虎何宗顯。」飛狐董明揚聲的說道。

「久仰，小可趙吉，拜見二當家。」

「好說！老弟一身的武功，老哥哥剛才看得很清楚，那眞是武林中少見的好手。」飛虎何宗顯笑道。

「二當家見笑了，小弟一時僥倖而已。」趙吉陪笑道。

「嗯！不打不相識，來，我們進去喝杯酒，慶賀黑虎堂有了你這好兄弟！」飛虎何宗顯說完，再也不容趙吉表示甚麼，當先轉身朝內堂走去。

趙吉還有何話說？明知黑虎堂兇險無比，也要冒險闖一闖了。

大門內，一座假山當道而立，趙吉心頭暗笑，明明是殺人不眨眼的大盜，也要搞甚麼假山花園，完全是暴發戶的行徑。

轉了兩個彎，穿過一片疏密有緻的竹林，才看到了黑虎堂！

趙吉心頭暗涼，雖未深入，自然而然感覺到黑虎堂大異尋常，那股無形的殺氣，逼得人透不過氣來，可想而知，惡虎溝雄踞西北的綠林，是有其不可輕視的力量！

一踏進黑虎堂，趙吉心頭上的壓力越來越强，外表却是甚麼也看不出來。

黑虎堂與普通一般大廳不同，呈圓型，有八道門圍繞而設，門外有三尺寬走廊。

大廳內空蕩蕩的，雖然裡面有張大桌子，但與寬大的空間比較，仍然顯得很小。

上面牆壁上畫着隻威猛的黑虎，神態生猛，虎虎生威得眞像一隻活的老虎。

這裡的一切擺設格局，似乎都是爲方便打鬥厮殺而設計的，那有半點和善的跡象。

飛狐董明笑道：「趙老弟，我們二當家今日在黑虎堂招待你，那是老弟的無上光榮，十年來，也不過祇開了幾次而已！」

「噢，那是二當家的錯愛，小弟何敢當此！」趙吉一副毫不在乎的模樣。

「像老弟這樣的英雄，無異於

猛虎矯龍，黑虎堂的門主，就是爲了招待天下英雄豪傑而建了這座黑虎堂，何某今日何幸，重開黑虎堂，那是我們兄弟無上快意之擧。」飛虎何宗顯笑道。

「二當家太看得起趙某，到時別懊悔才好。」趙吉似笑非笑的道。

「哈哈，老弟說笑了，別的不敢說，老哥這雙眼睛，雖不敢說是慧眼，自信還看得出誰是英雄，誰是孬種，當然，黑虎堂有幾種玩意兒，正是最有力的考驗，以老弟的武功機智，正可令我們兄弟大開眼界。」飛虎何宗顯笑笑道。

「二當家已吩咐下去，在英雄館內擺慶功宴，待老弟揚威黑虎堂，那時就是衆兄弟的慶賀之時。」飛狐董明說時，神情透着極度的快意，似乎黑虎堂可以替他一洗敗陣之辱，此時他臉上歡悅的笑容已說明了一切。

「哈哈，既然二當家如此錯愛，趙某祇好捨命陪君子，想藏拙也不行啦。」

「哈哈，老弟果然爽快。」飛虎何宗顯也暢快的大笑。

「哈……」三人一齊大笑，雖然各人心意不同，但全都是眞正的快意大笑。

「好，我們各兄弟在英雄館上候駕了。」飛虎何宗顯說時，微一拱手，即與飛狐董明轉身離開了！

趙吉深深的吸了口氣，由對方兩人自負的神態，看來這黑虎堂的玩意兒決不可以等閒視之也。

「砰！」大門關上的聲音，在黑虎堂內廻蕩。趙吉心內一跳，整塊大門竟然是鋼鐵鑄成的，可想而知，被人關在門內，祇怕無法逃出生天，除了可以打出去之外，簡直是九死一生了。

過份的沉靜，有一股的壓力，趙吉深深的吸了口氣，準備迎接一場大戰。

靜悄悄的，沒半點動靜。

趙吉知道這也是對方的戰略，任何人身處此地，神經一定會極度緊張，像這樣最爲消耗心神精力，黑虎堂祇要等待時間就夠了，根本不需動手，便已經耗去了對方大部份精力，然後再派遣高手出擊，配合着機關等等後備，誰還有能力與之抗衡？

「嘿嘿，這一切全落在小主人算計中，黑虎堂今日祇怕無法得逞，極可能會遭到徹底破壞與打擊。」趙吉早已得到了指示，內心反而定了下來，坐在堂中間的地上，不當一回事的在閉目養神。

足足有半個時辰，仍然毫無動靜。

趙吉索性往地上躺下，雙手抱頭，右脚架在左脚上，悠哉游哉地搖蕩着，似乎是躺在舒適的床上！

颼颼颼，八條人影凌空掠到，身法輕盈矯捷，果然是非同小可的絕頂高手。

趙吉早已聽到，那種自得其樂的神情狀態，很容易令人相信他並未察覺到，可是這樣的反常情況，便令人懷疑了。如果八人各自爲政的話，一定會有兩三個動手進招，像黑虎堂內的狙擊手，會沒有帶頭的人嗎？通常身負重任的擔網，處事一定比較細心，在沒有看清楚時，多數是不敢輕擧妄動的。

趙吉遵守小主人命令行事。直到如今，黑虎堂每一個的步驟，都未出他所料，因此令得趙吉信心益發堅定。

兵書有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黑虎堂處事對人，全是黑道强梁的作風，這班殺人不眨眼的兇人煞星，根本不會有半點仁恕式公平作風，他們的行事准則，全是極簡化的方式——不擇手段。

風羽根據這一道理，定下對付策略，直到現在爲止，他完全掌握着主動。

趙吉心內雖然高興，但黑虎堂中的兇險，仍然令他惴惴不安，他此時用眼睛餘光尋找一人，因其中七人，有意無意地總是注意左側一名高瘦個子，雖然大夥兒全是黑巾罩頭，祇露出雙眼，那種注意的神態仍然很自然很容易看得到，趙吉由此更放心了。

此時，祇要注意這個高瘦個子，經已料到了他們的行動，趙吉全神戒備中準備出擊！

七人似乎不耐煩，頻頻注視高瘦個子，似是要他下令動手。

外表看來，趙吉的確懵然不知，並非甚麼藝高人膽大之狀。

大凡武林高手，除非到了返璞歸眞境界，任何絕頂高手，太陽穴一定異乎尋常的賁起，而趙吉的太陽穴並非特別突出，更別說甚麼返璞歸眞了。

幾經思考，高瘦個子左手一指站在較遠的胖子。

趙吉整個人頓時像脫弦之箭射出，「砰砰」兩聲響，兩名黑衣人經已受傷倒地。

「好小子！」高瘦個子又驚又怒，吼聲連連，飛身躍前迎擊。

趙吉朗聲一笑，輕輕的轉了兩轉，出手如電，又將一名黑衣人擊倒。

片刻的觀察，趙吉已看出三人武功較差，所以出其不意之下，先擊倒了他們，那胖子極可能是個暗器高手，趙吉已將大部份注意力放到他身上。

「砰」！趙吉招架稍慢，左肩已中了一掌。

這樣一來，令得餘下五人放下了心來，再無顧忌，全力出擊，趙吉頓時陷進困境中。

幾人糾纏在一起，令得那胖子無法施放暗器，祇好繞着戰場遊走，伺機偷襲！

「砰砰砰」！趙吉中拳越來越多，再打一會，祇怕要受重傷。

他內心暗暗叫苦，小主人與胡才怎麼還不來，自己眞要喪命此處嗎？

「砰」！趙吉心有所待，防守空隙愈大，左後腰中了一脚，整個人飛了起來，落在右首門側。

胖子已找到了機會，伸手探進鏢囊，正要發射暗器……

「慢來！」一陣風捲到，胖子軟痲穴與啞穴給點中，他不由大吃一驚，黑虎堂何來外人？

趙吉心頭「砰砰」跳動，這聲音好熟，正是胡才的聲調，他到底來了。

定睛一看，他也是全身黑衣，與那八個人一樣，也是黑虎堂上的殺手！

胡才大剌剌的喝道：「三位當家有令，要活口。」

「是！」高瘦個子應了一聲，立即會同其餘三人緩緩走近，縮小包圍圈，想將趙吉生擒活捉。

趙吉緩緩的站起身來。

四名黑衣人立刻緊張起來。

「砰砰」兩聲響，胡才趁機出手，高瘦個子及另一殺手飛了出去，再也爬不起來。

「你……」另兩個黑衣人大驚，趙吉那容他們發威，全力攻擊一名殺手。

胡才突然喝道：「三位當家的意思，留下活口，此兩人抗命不從，格殺勿論。」

那兩名殺手微微一怔，趙吉已得了手，擊倒一個，而胡才怒道：「你怎可以臨陣縱敵。」

「我……沒有……」那殺手有點手足無措。

「殺！」胡才猛喝一聲，金鋼掌當胸拍去。

「我要見三位當家說明一切。」那名殺手急道。

「嘿嘿！」胡才全力施爲，掌影如山湧到，威力絕倫。

那殺手應付了十招，似乎已豁了出去，不管甚麼抗命不抗命，先保住自己的性命，即使造反也在所不計。

胡才愈戰愈勇，有如天將臨凡，威不可當。那殺手武功也不弱，祇是心理上有點虛，而本身武功較胡才也是差上了那麼一點，正所謂棋差一着，縛手縛脚，直到第三十招，胡才穿心腿施出，才結束了這場惡戰。

「天！你再遲一點出來，我祇怕會給他們殺了！」趙吉喘了口氣道。

「哈哈，老趙今天也知道怕死了！」胡才似乎很得意。

「誰怕死，祇是這樣死得太窩囊，心裡不痛快而已。」趙吉喃喃的道。

「廢話少說，先把正事辦妥。」胡才說罷，極快地遊走一週，伸手在八人身上點了兩點，不知是施了殺手，還是點了軟痲穴，反正八名殺手沒有反應了。

「現在我們怎麼樣出去？」趙吉問道。

「放心，他們自會開門，我們等會兒就行了。」胡才似乎胸有成竹。

兩人很有耐性，其實來到了惡虎溝，沒有耐性根本無法越雷池半步，直到如今，他們全是穩健的走在成功的路途上，所以耐性更好。

換上殺手衣著，將其中一人對正大門，臉朝地面，看上去就像趙吉，倒地的殺手全移到偏僻不顯眼處，佈置妥當，兩人放心等待。

「軋軋軋」，後邊牆壁傳來了響聲，趙吉與胡才身形急閃，像兩支箭射到，那條兩人合抱的大柱突然裂開，一人閃身走出。

看見地上躺着的人，那傢伙似乎很奇怪，四下張望，不見殺手踪跡，遂不住叫道：「馮大哥，這時候了，你們別開玩笑，三位當家的等回音吶！」

除了他自己的回音在黑虎堂口迴蕩響起外，那還有甚麼回音。

那傢伙遲疑了片刻，又看了看躺在地上的不像他要找的人，才有了信心，伸手拉門。

「嘻！」右門角傳來了聲輕笑。

左邊也有人走動，聲音很輕很輕，剛好可以令他聽到而已。

「嘿嘿，你們竟然玩起捉迷藏把戲來了，四弟雖然武功不行，這頭腦嘛，倒還可以轉轉，對手祇一個，你們有這麼多響動，八個老頑童，別再開玩笑了，待日後有空，小弟陪你們玩個夠，現在可以出來了吧！」那傢伙一邊說一邊朝有響聲方向走去。

「小子，看你能找到我們嗎！」聲音很低，是壓低了喉嚨擠出來的。

「好，」那傢伙反應不慢，猛往發聲處衝到，那有半個人影，他茫然的站着，不知所措。

正想轉身之際，突然頸上箍上了一道鐵扣，那傢伙還以爲是自己人開玩笑，可惜喉嚨說不出話來，依依唔唔的響着。

「小子，想死想活？」聲音冷峻，完全不是開玩笑的語氣，那傢伙大驚，知道敵人未死，反而是殺手遭殃，這是黑虎堂從未有之事！

「講，出去有甚麼暗號或口令！」又是另一人聲音。

進來探消息這人，此刻心神皆震，竟然忘記了回答，黑虎堂內突然有了兩個敵人，那是根本沒有可能的事，他們怎會有此本領？

突然，一陣劇痛，兩耳已被削去，頸上鐵箍已經消失，兩名威風凜凜的漢子，虎視眈眈站在前面，沒有說甚麼，其中一人手上尺來長的小刀，滴滴鮮血流下，更增加了威嚇力。

「我的耳朵！」回過神來，他驚叫起來。

「快說，若有遲疑，你的腦袋祇怕就像耳朵一樣要搬家了。」趙吉大聲地道。

「請放手，我說，我說。」

胡才知道已經夠了，立即鬆開了手。

那傢伙才喘了口氣，趕緊用手揉揉頸項，又怕趙吉不耐煩，趕緊道：「這柱內有梯直上，待走到頂端，有條黃色繩索，輕輕用力拉兩下，有人問話，天黑還是天亮，你一定要回答——已經見了月亮，他們才會開天窗。」

「你叫甚麼名字？」趙吉問道。

「小的叫野狠，他們都習慣如此的叫，我本來叫鄧海英，反而少人叫的。」

「野狠鄧海英，我希望你沒說假話，如果有不妥的地方，那時，別說我們心狠手辣了，暫時歇歇吧！」趙吉說時，順手點了他的痲穴。

胡才不等回答，當先走進柱子，趙吉也懶得爭，默默的跟在後面，兩人保持八尺距離。

野狠鄧海英沒有說假話，梯頂果然有幾條繩索懸掛，紅、黃、藍、白、綠……等幾種顏色，如果不是事先知道，他根本無法決定拉哪條。

胡才看了半晌，然後才伸手將黃色繩索拉三下，沒有動靜，兩人內心暗自叫苦，野狠鄧海英如果玩了花樣，那就大大的不妙了！

「噹噹噹」好半晌，上面的頂蓋敲了三下，接着有人出聲問道：「天黑還是天亮？」

胡才道：「已經見了月亮！」

「野狠，他們八個爲何不用暗語，要我們開天堂大路，莫不是有了甚麼疏忽？」上面那人不悅道。

「黑虎堂內，還有甚麼疏忽？那小子如今還躺在地上，祇有喘氣的份兒，我野狠還親自踢了他三脚！」胡才故意彆住氣說話。

「他媽的，小子沒出息，祇會放馬後炮，人家要是沒有受傷，你敢動手那才有種！」話聲剛停，頂上圓蓋已經揭開了，天光頓時透進。

* * *

胡才那敢怠慢，雙脚一蹬，人已竄出去，趙吉跟隨在後，縱出黑虎堂。

十年來，這還是第一次，有人從黑虎堂打出來。

外邊頓時大亂，羣情洶湧，嘶叫連聲。

趙吉與胡才急睜眼看時，屋頂上總共有五六人，而黑虎堂周圍，高高矮矮總有數十人，看來惡虎溝大部份主力全在此了。

兩人這時一言不發，身形急掠，施展全力猛劈近身的敵手。

「好小子，待俺追命鬼施冲接你三招！」一名中年漢子，見兩人逃出黑虎堂，不由大怒，立時迎上前去截擊。

趙吉冷哼了一聲，他知道這追命鬼施冲的來歷，生平所作之惡，眞是說之不盡，今日在此相逢，還有何話好說？一招「金剛伏魔」，右掌貫足眞力擊出！

「卡察！」雙掌相交，追命鬼施冲全力相迎，手腕骨頓時折斷，慘呼一聲便倒下了。

趙吉得理不饒人，趕上前一脚，將對方踢下屋頂，頓時了賬。

胡才也不甘落後，全力施爲，手下也擊倒兩人。

本來，像他們兩人，對敵決不會如此辣手，但惡虎溝所糾集之黑道強梁，無不是兇惡之輩，多殺一個等於造福蒼生，所以他們放開了手脚，毫不內疚！

不消片刻，屋頂上的人全都倒了下來，非死即傷，最少那身用以作惡的武功，經已廢去。

下面的人仰首上望，他們好整以暇，若有所待。

趙吉走到那入口洞口，伸手摸了幾下，胡才不知他要甚麼花樣，相信此舉必有用意，因此大踏步在屋頂上走來走去，擾亂衆人視綫！

「我們下去，放手殺個痛快！」胡才突然的對趙吉道。

「少主還未露面，不知他幹甚麼去了，我們下去是否適當？」趙吉知道下面高手甚多，而且都是甚麼事都幹得出來的惡人，別的不說，萬一中了餵毒暗器，這豈非痲煩了嗎？

「他媽的，少主既叫我們來，還會讓咱們哥兒倆吃虧！老小子膽小如鼠，眞叫人笑話！」胡才冷笑道。

「俺祇是小心而已，諸葛一生唯謹愼，以他那樣聰明的人，還要小心，我們身處龍潭虎穴，能不考慮多些嗎？」趙吉反駁道。

「哈哈，小子自比諸葛亮，好！」胡才冷笑。

「你……」

趙吉正要說話時，屋子已有人

揚聲道：「兩位諸葛亮，請到下面來吧！我們莊主有請！」

「好！」胡才身形展處，人已安安穩穩的站在院中。

趙吉想不到這傢伙如此大膽，招呼也不打一聲，人已單獨縱了下去，這時他可不敢開玩笑，惡虎溝的人豈是好玩的。

兩人背靠背的站好，對方仍然沒有行動，定睛看時，他們神情輕鬆，毫無緊張情緒。

尤其是當先一位老者，滿臉慈祥神色，笑嘻嘻望住趙吉與胡才，完全是爺爺望孫兒的神態，臉上還露出那種愛護目光。

但是趙吉與胡才，看到那頭白髮，心內立刻生出一股寒意。

白髮閻王杜宇，是當今海內四大兇人之一，據傳說，在他手底下，從未留下過活口，而一身神奇武功，數十年來未嘗敗北。

怪不得院中所有人，會有那樣的神態，因爲他們心目之中，趙吉與胡才兩人，根本已在閻王簿上登記了，逃也無從逃走。

定下心神，深深吸口氣，趙吉拱手道：「杜老前輩，神龍乍現，今日也駕臨這荒僻小鎮，眞令人想不到。」

「呵呵……」老魔頭一陣得意的暢笑。

胡才與趙吉兩人，此時心內知道生機已絕，別說以他們兩人武功，即使是小主人親臨，也無法與老魔抗衡，更別說還有其他許多的黑道高手在此！

這時候，面臨絕境，兩人也祇有趕鴨子上架了——硬挺！

老魔目光祥和，朝兩人端詳了好半晌，微微點頭笑道：「好，孩子，堂堂正正，樣貌倒不錯。」

「老前輩，就成全他們吧！」另一雙中年漢子陪笑道。

「嗯，反正閒着無事，就玩玩吧！」白髮閻王杜宇神態和悅可親。

趙吉與胡才感受可不同了，與老魔頭動手，那可是有死無生的事，但眼前形勢，根本沒有廻旋餘地，明知是危險，也得硬着頭皮幹了。

白髮閻王微笑着望着兩人道：「你們可要選一件稱手的兵刃？」

「不用兵刃，我們比拳脚吧！」趙吉突然的答道。

「好吧！拳脚也好，掄刀動槍，也實在太麻煩了！」白髮閻王杜宇蠻隨和，不明白他的底細，誰相信他竟然是天下最可怕的四大兇人之一。

趙吉望了胡才一眼，微微的點了點頭，突然猛喝道：「上！」整個人凌空躍起，雙脚疾蹬，猛蹴老魔太陽穴。

胡才配合着行動，着地就滾，雙手幻起重重掌影，直襲對方下三盤。

分開來，根本無甚大用，如此配合着運用，可就發揮了威力了。

兩人這套合襲武功，最厲害之處，便是令人產生錯覺，看似平常，然而步法、身法嚴密配合，簡直到了化腐朽爲神奇之境界。

白髮閻王杜宇先給趙吉脚法引住注意力，而胡才雙手已快沾着會陰大穴，才感到勁風襲體，不由大驚，千鈞一髮之間，整個人橫移兩尺，而趙吉左脚乘機擊中了老魔頭右肩，「砰」一聲的巨響，老魔頭上身晃了晃，雖沒受傷，但這張老臉又往那裡擱去。

「呀！」旁觀各人，奉老魔頭爲神明，見他竟也中招，忍不住驚訝萬分地叫了一聲。

「好功夫！」白髮閻王杜宇喝聲中，雙手互握，微微揉了幾揉，伸開手掌，頓時如塗上了白漆，那就是武林人談虎色變的化骨掌。

趙吉眉頭微皺，這化骨掌當眞非同小可，祇要給沾上一點邊兒，那時就會覺得全身骨骼化盡，整個人除了爬行或滾動，根本無法站穩，試想，這是何等可怕的掌法！

風羽仍然沒有出現，趙吉與胡才彼此互相望了一眼，兩人心意相通，經已決定拚命。

「天地交替！」兩人突地大喝，一左一右，如太極兩儀，成半圓形旋轉。

陡然間，一股强勁無匹的旋風捲起，以老魔頭爲中心，愈發愈勁！

這眞是從未有的怪事，白髮閻王杜宇那樣深厚的精純內功，仍然抵受不住這股旋風之力。

要是旁人，此時祇怕已經昏頭轉向，失去方向了。

但老魔頭威震宇內，到底有其過人武功，雖然身不由己轉動着，猛一運勁，眞氣下沉，雙脚深陷地面，頓時像在地上生了根，穩定不動。

滿身衣服卻抵受不住强勁風力，已化作片片碎片，往四下飛散。

「殺！」正在這時，一條人影如經天長虹捲到，那聲威猛無倫的喝聲，雄渾無匹。

「砰！」像一面極大的皮鼓響聲，敲在衆人耳鼓中，沉悶有力，似從地底傳出一樣。

這下變化奇快，惡虎溝衆人定神看清楚時，場中多了位少年人，大夥兒心內一凜，這少年渾身像一隻豹子，充滿了慓悍威猛的氣勁，此時屹立在場中，氣定神閒，像一座山般的穩重。

白髮閻王杜宇胸口有個清晰的

脚印，看他搖搖欲墜，嘴角鮮血滲出，衆人都是武學大行家，知道他內臟已經全部破碎，受傷極重，離死不遠了。

「少主！」胡才與趙吉這才驚叫了起來。

風羽微微的點了點頭。

「你是誰？」羣盜定下了心神，急忙喝問，聲音中透着驚惶失措韻味。

試想，以白髮閻王杜宇的武功，一招之間傷在來人脚下，這等武功，如何不叫他們害怕呢？

「風羽，無名小卒！」

「唔唔……果然是英雄出少年，老朽今日大開眼界，來來來，我們多親近親近！」人羣後走出一名老者，正是惡虎溝三大當家的老大——瘋虎李雲慶。

「大當家的有何指教？」風羽淡淡說道。

「像老弟般英雄人物，老哥打從心眼裡歡喜，惡虎溝地方雖小，蒙四方豪傑看得起，當今武林，倒也有一席之位，假如老弟肯賞面與衆兄弟共進退，咱們的前景便更加了不得啦！」瘋虎李雲慶洪聲道。

風羽眼珠一轉，當下笑道：「我們兄弟有意投靠，奈何三位當家的不肯信任，差點要了我兄弟的性命。」

「哦，那是誤會，那是誤會！」

瘋虎李雲慶笑容滿臉道，似乎很高興。

「現在……」風羽說時故意拖長了尾音：「小弟失手將杜宇打傷，大當家的不見怪？」

「比武動手，受傷在所難免，再說，傷的已經傷了，本座還須關心的是惡虎溝的基業與衆兄弟的前途，我這樣做法，想來各位兄弟不會反對吧！」瘋虎李雲慶說時，朝院中衆人望了一望。

「老大，這小子暗算杜宇，如果容他在惡虎溝，俺杜琦第一個不服。」

風羽循聲望望，說話的是一名中年漢子，滿臉慓悍兇狠的神色，看來必是桀傲不馴之輩，杜琦這名字風羽聽過，正是西北高原上的大盜，平生作惡多端，手段毒辣，不容於西北武林，所以才投奔惡虎溝。

「杜兄弟莫非不服？」瘋虎李雲慶不悅的說道。

「這小子如果用眞功夫，杜某自然無話可說，像他那樣施暗算，我可有點不服，現在當着老大及衆兄弟面前，他敢否與杜某決一死戰？話先說明白，這是一場不死不休的決戰，任何暗器及各種殺人的方法，都不受限制。」

風羽微微一笑道：「好，我接受。」

瘋虎李雲慶見杜琦竟敢抗命，心內經已大怒，如今見風羽親口答應生死戰，正好借此看看對方的身手，是以忍住不響。

院中衆人已紛紛散開，讓出中間一大片的空地。

「小子，來吧！」杜琦恨聲道：「我還有個外號，叫陰魂不散，除非你殺了我，否則，我不會罷休的。」

「動手吧！廢話少說！」風羽皺眉的道。

陰魂不散杜琦想不到對方比他還猛，心頭大怒，存心要置對方於死地，肩頭微晃，身形疾滑前去，雙手抓着的毒砂已打出，方圓一丈全在毒砂籠罩之下，任你往那方向逃，也是不易閃避得了。

風羽屹立如山，神色冷厲，根本沒有動手。

毒砂在內家眞力貫注之下，其疾如箭，狂風驟雨般往全身罩落。

眼看風羽就要喪生於毒砂之下，陰魂不散杜琦忍不住發出一陣得意的笑聲。

在此千鈞一髮之刹那間，像有神法一樣，無數的毒砂在風羽身前一尺遠近，似乎碰到了一座無形牆壁，紛紛洒落地面上，藍汪汪的煞是好看。

「護身罡氣！」院中衆人叫了起來。

陰魂不散杜琦微微一怔，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以風羽這般年紀，竟練成內家功夫的護身罡氣，別說是暗器，祇怕任何其他兵刃也不易取勝，但他天生兇殘，兼且慓悍頑强，豈肯認輸落敗，而且自己剛才提出至死方休，所以他決心拚到底。

「颼！」陰魂不散杜琦自靴中抽出了把尺來長的小劍，藍光湛湛，這正是當今宇內的七大兇器之一——牽魂引。

風羽的臉色，及整個人都像石頭一般，僵硬而又堅定，無絲毫畏懼之色。

杜琦口角含着冷笑，緩步向前邁進，不怕你有護身罡氣，祇要給牽魂引沾着一下，已經死定了，所以他滿懷信心朝前迫進。

風羽仍然屹立不動，似乎並未見到杜琦手上毒刃，莫非他的護身罡氣能刀槍不入，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

「拿命來！」陰魂不散杜琦暴叱一聲，毒劍疾刺，「颼颼颼」，祇想在風羽身上沾一下，揮動中，並不是朝重穴進攻，進招全然不同常規。

「嗤」！風羽手指彈出一股勁氣破空射到，杜琦手上的毒劍突然鬆脫。

陰魂不散杜琦大驚失色，縱身

想奪回毒劍，風羽右脚彈起，杜琦左臂「克察」一聲，頓時折斷，風羽身形轉動中左掌輕輕印在他的背心，然後退在一旁，又恢復了冷靜。

杜琦不自量力，約人決一死戰，枉有一身陰毒暗器及毒劍，如今碰到風羽這樣的高手，簡直是送死，連喚寃的份兒都沒有。

沒有人說話，風羽的武功太强，在場衆人，即使心內不服，也無力報得了仇。

令人窒息的沉靜，橫亙在惡虎溝的四周。

突然，瘋虎李雲慶喝道：「來人呀！將他們抬下去！」

迅速有四名漢子奔出，分別將白髮閻王杜宇及陰魂不散杜琦抬走。

「風老弟，我們喝酒去。」瘋虎李雲慶眉開眼笑，至於死傷了兩人，好像不當一回事。

風羽更不堅拒，與趙吉、胡才三人跟着瘋虎李雲慶走了，留下滿院子的恨與那羣人的不滿。

風羽看得出，經此一役，惡虎溝內部已呈現裂痕，就像已給拔去引綫的炸藥，隨時會爆炸。

本來，像風羽這種青年人，又來歷不明，任何黑道上的組織都不會相信之，但大部份不甘寂寞的頭領，對於有本領的人才，都會有種招攬的心性，因此之故，那部份靠不住的懷疑在他自己的心底很快就被抹去，除非有證據證實你對他不利，那又當別論。

風羽的一切，在當今武林中，根本未與任何人染邊，也即是說，惡虎溝不會跟他有仇有恨，即使冒很大的風險，吸收這樣的人才也是值得的。

在三位當家的心目中，風羽已被引爲心腹、大將，所給的待遇亦是特別優厚。

三人頓時在惡虎溝風發，卻引來羣盜妬嫉不滿，再加上當日誅殺白髮閻王杜宇的仇恨，他們正想法子報復。

三位當家的一樣是報仇的對象。

風羽心知肚明，細細思量之下，又訂下進一步的計劃，要徹底摧毀惡虎溝的勢力。

三人居住在一所單獨院落，有極好的廚師與婢女，生活享受是別人所未有的豪華。

晚飯後，三人正品味極品龍井。

突然，一名少女匆忙奔進來，急叫道：「風大哥，他們一班人想圍攻三位當家，請你快去解救，遲了祇怕不及呢！」

風羽微微一怔，這女孩子生得清秀脫俗，目光也清澈明亮，正而不邪，由任何方面看，都應該是一位正正當當的女孩子，怎會在强盜窩裏生長呢，豈非怪事。

「風大哥，快去呀！」少女幾乎急得哭了出來，一副楚楚可憐的神態，越發引人憐惜。

緩緩的吸了口氣，風羽平和的問道：「姑娘是甚麼人，我怎能相信你的話？」

「這是眞的！我爲何要騙你？救人要緊，日後我再詳細說清楚可好？」少女滿臉通紅，淚水瑩瑩欲淚。

「不急，我相信三位當家可保平無慮，請坐，說清楚再走，我保證沒有危險。」風羽笑道。

她定了定神，恨恨的咬了咬牙，氣嘟嘟道：「我叫藍天芳，是大當家的義女，夠了沒有？」

「嗯，想不到惡虎溝裡，還有這樣的女孩子。」風羽像是對藍天芳說，又好像是獨自感嘆。

「小娘子，你莫非是討救兵？快跟俺走。」突然有兩名壯漢闖進來，兇神惡煞的道。

風羽很沉得住氣，他看得出，這兩人一定是由外剛回，給人慫恿而來，尚不知自己今日出手的事，才敢冒失的闖入。

「阮笠，人家怕你黑山熊，本姑娘不怕，還有你，魯宣澤，拿出你的七星槍，看能否殺得了我。」

藍天芳一見這兩人，立即大罵。

「咦，這妞兒倒還潑辣得很呢！」那個大痲子七星槍魯宣澤轉頭笑道。

「十個痲子九個騷，你不是挺喜歡的嗎？」那位人如其名的黑山熊阮笠，咧嘴一笑，眞像個駭人的人熊！

他們視風羽如無物，的確反常。

兩個傢伙一面說笑，一面朝藍天芳走去，似乎吃定了這小姑娘。

「颼颼！」藍天芳咬緊牙關，雙掌疾拍，頗有幾分火候，竟是正宗的綿掌。

「砰砰」兩掌全部擊中黑山熊阮笠身上，如擊敗絮，發出空壳的響聲。

「哈哈……」兩人放聲狂笑，驕態畢露，大有天下雖大，唯我獨尊之慨。

「殺！」風羽暴喝一聲，身形像一枝箭射到，根本不用甚麼花招巧勁，右掌奇快的拍出，黑山熊阮笠的笑容尚在，鐵塔般的身形已飛起，撞在一棵大樹幹上，不知是昏迷還是死去了，軟軟的由樹幹滑下，躺在地上，沒有動靜。

七星槍魯宣澤尚未回過神來，黑山熊阮笠已倒下，風羽所顯示的武功實在太駭人，令他再也笑不出來。

風羽雙目如電的盯在他身上，冷峻道：「趕快自己了斷，我懶得動手！」

「你……你是甚麼人？」阮笠說時，伸手取出三節相連的七星槍，膽氣一壯。

風羽眉頭一皺，踏前一步，緩緩抬起手。

「殺！」七星槍魯宣澤不敢怠慢，隨手一抖，槍頭七朵銀花，精光燦爛，耀目已極。

就這一招，最少有十五年以上的功夫，怪不得他目中無人，的確有其自負之處。

風羽神色不變，這極具威力的七星槍法，他根本不當一回事，右手隨隨便便伸出，槍頭像等在那裡，給他一把撈個正着。

七星槍魯宣澤這一驚非同小可，至今爲止，他還未看見過有如此威力的高手。

「滾！別在這兒惹人厭，順便把那躺在地上的傢伙帶走！」聲音像冰珠子，又冷又硬。

七星槍魯宣澤這時像馴服的小貓，乖乖的將黑山熊阮笠背在背上，悄悄的走了出去。

「他們……反叛我義父。」藍天芳叫道。

「沒有關係，現在我們去吧！」風羽淡淡的說道。

「好，我爲大哥帶路。」藍天芳如今眼看到風羽武功，信心大增。

距離很近，轉眼間就聽到了爭吵之聲。

惡虎溝的三位當家住處，當然是豪華舒適。

風羽一走進去，頓時見到人頭湧湧，三位當家正在裡面，後面也有十幾名大漢，此時劍拔弩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你們一班人造反了！」瘋虎李雲慶沉聲道：「記得當初你們全是無立足之處，老夫破例收留你們，希望可以共同創立一個新天地，誰想到三餐飽飯一吃，又忘了以前，想造反啦！」

「嘿嘿，你收留我們，還安甚麼好心？無非要借大夥兒的力量，爲你建立私人的王國，像今天那姓風的小子一到，你就把我們兄弟放在一邊，還有，白髮閻王杜宇及陰魂不散杜琦兩人，喪身來人手上，你不僅不責怪，反而捧鳳凰似的將那小子捧上天，使到兄弟們見了實在心寒，所以才決定自己作主！」一名六十來歲的老者大聲的說道。

風羽等人躲在暗處，可以看見對方，大夥兒卻看不到他們四人。

「這傢伙是洞庭八寇之首，火怪鄔百通，在場造反之人以他身份最高！」藍天芳低聲的道。

風羽微微點頭，心內正在思索對策。

「鄔百通，你想怎麼辦，乾脆說出來！」瘋虎李雲慶大聲說道。

「嘿嘿，現在這個惡虎溝嘛，天下綠林人來了不少，你這位當大哥的無德無能，依衆兄弟意見，也應該換一換才合理。」火怪鄔百通朗聲的道。

「換上你鄔百通，對嗎？」瘋虎李雲慶反問道。

「無論何人，都好過你這毫無義氣的大哥。」火怪鄔百通吼叫道。

「很好，是我們兄弟的好朋友，請往左邊站，跟這位鄔百通的一起造反的就站在右邊，是友是敵，也應該劃清界綫，免得發生了誤會，得罪自己朋友！」瘋虎李雲慶道。

一陣騷動，大部份人迅速分開，祇有一小部份人還不知如何是好，正在猶豫着，顯然還拿不定主意。

「一下子不能決定的請站到前面去，待我們分出了高下再說！」瘋虎李雲慶揚聲的喝道。

「來吧！」火怪鄔百通叫道：「姓李的，我們來比一比，看你這位當大哥的，有甚麼驚人絕技！」

「待我來！」一條人影冲天躍起，直往火怪鄔百通身上撲去。

「砰！」那人速疾發了一掌。

大夥兒看清楚時，來人正是飛虎何宗顯，此時正與火怪鄔百通糾纏在一起。

兩人全是存心取對方性命，所以下手毫不留情。

五十招過去，仍是不分高下的局面，兩邊人都微感不耐。

突然，一聲輕響，火光飛竄，火光閃處立刻傳來慘叫聲。

「呀！」驚叫聲中，場中已發生了變化，鄔百通施展了他的看家本領，施出火藥彈，將飛虎何宗顯炸去左腿。

「你這卑鄙的小人！」瘋虎李雲慶戟指大罵道。

「老小子，有種的就出來報仇，這種潑婦罵街的嘴臉又算是甚麼！」火怪鄔百通淡淡的笑道。

「風大哥，你快去幫我義父一臂之力吧！」藍天芳幾乎急得哭了起來。

「現在別急，到時再說吧！」風羽暗暗思忖辦法。

瘋虎李雲慶大怒，猛然站了起來，決定親自下場爲義弟報仇！

「大當家且慢，待老朽來試試吧！」

聲音很輕，在場衆人，每一個都聽得很清楚，大夥兒心頭疾震，這是何人？有如此精湛的內功！

衆人眼一花，根本未看清楚是怎麼來的，場中已多了位老人，亂糟糟的頭髮掩去大部份臉面，所以

看不清楚他到底有多大的年紀。

顯然沒有人認出此老的來歷，全以懷疑的眼光望住了他！

「來吧！將你身上的火彈盡數放了出來。」怪老頭指着火怪鄔百通道。

不知爲甚麼，火怪鄔百通面對這老傢伙，心內直冒寒氣，人家既然叫陣，還有何話可說，衹好硬着頭皮應戰，而且這火彈威力大，無堅不摧，還怕了他不成。

火怪鄔百通定了定神，昂然走進場中。

「看掌！」老者怪叱一聲，那隻手好像軟綿綿的，未現絲毫勁力。

待掌心距離身前約有七尺左右，火怪鄔百通突然感到一股極强吸力，令到全身血液似乎有種停滯的感覺。

「磁力神掌！」火怪鄔百通心頭一動，想起武林中一人，心內大驚，情不自禁的叫了起來。

當今武林中，擅使磁力神掌的祇有一人，那就是修羅老妖南宮啓，宇內四大兇人，以這修羅老妖南宮最殘忍，犯在他手上之人，並不是殺死了就算，他必定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受盡酷刑而死，所以黑白兩道的高手，衹要知道是他，唯求速死。

火怪鄔百通橫行大江南北，然後會合宇內八怪，駐守洞庭君山，在綠林道上也算是號人物，武功膽識確屬超人一等，如今嘛，在磁力神掌之下掙扎翻騰，就像籠中之鳥，網中的魚，任你有天大的本領，也無法脫困！

凄厲的慘叫聲中，火怪鄔百通全身骨骼漸漸被壓縮，那種痛苦決不是人體可以忍受的！

最厲害的是，在磁力神掌控制下想咬舌自盡都辦不到，其殘酷之程度，可以想見一斑！

來到惡虎溝的人，都是黑道上窮兇極惡之輩，平素是天不怕、地不怕，而今親眼看到火怪鄔百通身受酷刑，也不禁惴惴不安！

前後不到半刻光景，在場衆人，就好像經歷了極長時間，最後，火怪鄔百通萎頓在地，經已死去，大夥兒反而鬆了口氣。

惡虎溝雄踞邊陲，的確是不簡單，像武林四大兇人，到如今爲止，已見了兩位，未曾顯露的高手，到底還有多少，令人莫測高深。

衆人越想越怕，不敢再逞强，立萌退意。

不知誰先叫喊一聲，身形疾旋，往外牆疾逃而去。

三位當家及修羅老妖，似乎當作沒看到，任由他們往外逃，片刻間走得一個不剩！

風羽躲在暗處看得分明，相信還有下文，惡虎溝決不會如此大方，任由反叛者逃走。

果然，慘叫聲劃破長空，在黑夜裡愈發顯得恐怖駭人，密集的弓弦聲，看來外邊已埋伏了弓箭手，逃出的人猝不及防，自然無法逃出去了。

藍天芳俏美的臉輕輕的抖動，顯然心內極端害怕，她本來躭心義父安危，想不到義父手段如此毒辣，暗中伏了大批殺手，屠殺異己，的確可怕之極。

「藍姑娘，我們走吧！你義父已經完全沒事了。」風羽輕聲道。

藍天芳低聲嗚咽，沒有回答，她內心的感受，祇怕她自己也迷惘了。

* * *

第二天，修羅老妖南宮啓收到一封戰書，地點就在三里外的月塘。

當晚三更時分，夜闌人靜，修羅老妖南宮啓獨自離開黑虎堂，前往月塘赴約。

這地方很好，景色淸幽，山光水色，非常協調，樣樣都恰到好處。

這正像一位絕色美人，高矮適中、肥瘦合度，添一分嫌多、減一分嫌少。

今夜的天空，明朗空寂，三數朶白雲，點綴其間，一彎新月懸掛天空，朦朧中透着詩意。

修羅老妖南宮啓端詳了好半晌，確定了沒有甚麼埋伏，以他的聲望武功，本不怕甚麼埋伏暗算，但數十年經驗証明，這小心謹慎嘛，該是一件必要之事。

一位修長身形的人影，停立在月塘池畔的柳絮中，似乎正在欣賞當前美景。

「好風光！」修羅老妖南宮啓淡淡說道。

柳絮中人緩緩轉過身來，正是年輕的風羽。

修羅老妖微微一怔，他實在不相信眼前的少年敢向他挑戰，轉念一想，可能另有其人，這少年祇不過挑戰者的徒弟子侄之輩。

「老人家很準時。」風羽平和的道。

「哈哈，這沒甚麼，準時祇是江湖道上的信條，咦，祇有你一個人嗎？」修羅老妖奇怪的問。

「是，久聞老人家武功蓋世，小子不自量力，想景仰前輩絕世神功。」風羽恭敬的道。

「唔，少年人，比武過招乃是玩命的把戲，你不怕死嗎？」修羅老妖哈哈笑道。

「能一見前輩神功絕技，雖死無憾！」風羽笑笑的答道。

「好！我們比甚麼？」修羅老妖南宮啓問道。

「拳脚吧！老前輩磁力神掌，是當今武林最負盛譽的絕學，晚輩衷心敬仰！」風羽說得很是輕鬆。

修羅老妖南宮啓點了點頭，心內不禁暗自思疑，面前這小子年紀輕輕，竟指名要試試磁力神掌，這事有點奇怪，可事到如今，也祇有試試再說了！

輕輕的晚風，帶來了淡淡的花香。

修羅老妖南宮啓眞氣運轉，已將磁力神掌勁力貫足，凝神待敵。

照理說，以修羅老妖深厚的內功與豐富經驗，根本不需如此大驚小怪，但這是修羅老妖的習慣，做事永遠小心，所以數十年來未曾敗北，可以說，這是他做人的長處。

風羽微微吸口氣，緩步走出，待距離修羅老妖三丈遠近，脚跟微蹭，身形如箭疾射，雙掌幻起一片掌影，雖未看出他的重心所在，但修羅老妖全身重要穴道，已全在掌影控制之下。

所謂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修羅老妖萬萬想不到，對方掌法如此精妙狠辣，心頭微震，磁力神掌施出，兩股熱流排空激蕩，繞着對方身形劇轉。

正在這時，風羽整個人像一隻鑽子，直釘過去，磁力神掌的吸力，吸引着風羽，令他來勢甚快！

「嘿！」修羅老妖悶哼一聲，伸掌想向對方頭頂拍下，突然，風羽身形微頓，就像定在半空，廻旋腰力，雙脚猛踢，右脚剛蕩開修羅老妖左掌，左脚跟猛蹬，整條腿比平時似乎長了三寸，就在這超出常理之際，修羅老妖腰際中了一脚，勁力奇重。

「蹬蹬蹬」！修羅老妖連退七步，身形尚未站穩，風羽翻身一滾，雙掌已擊中修羅老妖小腿，「克察！」一聲，腿骨破碎聲與修羅老妖慘叫聲混在一起。

風羽知道修羅老妖南宮啓爲人，一生殺人無數，名列宇內四大兇人之一，可說是雙手染滿血腥的魔頭，殺他可說是武林之福，所以動手毫不容情。

「你好辣的手。」修羅老妖南宮啓指着風羽說道。

「平心而論，你殺人是否比我仁慈些？」風羽笑問道。

「沒有甚麼話說，你爲何要殺我？」修羅老妖南宮啓喃喃的問道。

「嘿嘿，凡是惡虎溝的兇人，我都要殺，昨天在惡虎溝黑虎堂外，白髮閻王杜宇也死在我手中，祇怪你消息不靈通，別怨人啦！」風羽又是笑笑的道。

正說間，修羅老妖南宮啓鼓起全身之力，猛往風羽竄去，雙掌猛拍，連防守的招式也不要了，祇想拚個同歸於盡，死也瞑目了！

「嘿嘿……」風羽半步不退，也運足全身功力，迎頭猛擊，去勢更快更狠！

「蓬」的一聲巨響，震蕩了寧靜的月夜。

修羅老妖南宮啓身形給震飛了起來，口中鮮血狂噴，身體抖了幾抖，死去了。

除去當今兩大兇人，風羽不現絲毫喜色，大踏步離開月塘，對這美好的景緻，亦無絲毫的留戀。

他不緩不疾，往惡虎溝方向走去。

左邊的樹林中，隱有不少武林中高手，當初祇不過一、二人而已，漸漸的越來越多，風羽心中早有打算，所以望也不望，直往前面走去，好像有了目的地。

再走半里，已踏入一處形勢兇險的絕谷中。

「颼颼颼！」人影翻飛，前後左右，約有五十幾人，其中十數名，正是昨天離開惡虎溝的綠林强人。

「朋友，好武功！」

「搏殺修羅老妖南宮啓，閣下可算是大大的露臉了，祇是替惡虎溝三個老混蛋做殺手，未免是明珠暗投！」

「嘿嘿，今日這荒山野嶺，正是你埋骨之處！」

數十人七嘴八舌說個不停，風羽嘴唇緊閉，似乎懶得與他們多說，屹立如山，臉上神色冷酷凌厲，全身蓄滿了勁氣，不發則已，一發就是山崩地裂，驚天動地。

「張大哥，與這傢伙有甚麼好說的，殺了算了！如果放虎歸山，祇怕惡虎溝的氣燄更加高漲駭人了！」

「殺！」暴喝聲中，三名莽牛般的壯漢，不知死活般衝到，兩個使用鬼頭刀，另一個用分水刺，齊往風羽身上招呼，力風勁疾，威勢絕倫！

刀鋒堪堪沾上衣襟之際，風羽肩頭微晃，雙掌倐發如電，速度奇快，「蓬蓬蓬」三下響聲，震得衆人耳鼓嗡嗡作響，牛高馬大的漢子向三個方向疾射而去，由於這變化太快太大，而結果大出衆人意料之外，他們祇知道風羽武功好，卻不知道好到甚麼程度。

祇一霎眼，三人已丢了性命！

而且是在好手環伺之下，面對面的進攻，說來眞有點不好聽，三人聯手，卻換來這樣結果。

這一下，立即將他們震住了，頓時鴉雀無聲！

「好毒辣的手段，三弟，你死得好慘！」一名四十歲的漢子大哭了起來。

「住口！」中間一名威猛的老者大喝一聲，猛視在場羣盜一眼，然

後朗聲道：「惡虎溝的殺手在此害了我們的兄弟，大夥兒決不能與他甘休，八怪兄弟與江南七友，第一陣進攻，其餘的第二陣，那怕死光，也要殺死賊子才算。」

「好，拚個同歸於盡！」

「上呀！」十五人悍不畏死，疾衝而上，正是八怪與江南七友等十五人。

「殺！」風羽突然大喝一聲，有如晴天霹靂，直震得四周樹葉沙沙作響。

這一聲喝，貫足了內家眞力，具有佛門獅子吼的威力，羣盜心膽俱裂，風羽旋風式捲到，下手毫不留情，「砰砰砰」、「蓬蓬蓬」一連串的密集響聲，如放鞭炮，刹那間，祇留下了渺渺的餘音。

十五人全數倒了下來，非死即傷，連掙扎、呻吟的都沒有，全部靜靜的躺在地上。

羣盜大驚，連任何表示都來不及，風羽又已衝到，先下手爲强，鐵掌更快更重，轉眼又倒了一片！

風羽憑一人之力，盡殲羣匪，這等武功，可說是震古鑠今了！

武功高强，固然難能可貴，而高絕的智慧，更令得羣盜力量分散，他當然明白，這等無惡不作的江湖敗類，根本不會有甚麼共生死、同患難的心性，否則，以兩大兇人的武功，聯手起來，他就必敗無疑了。

突然，山後轉出十八名威風凜凜的漢子，見了滿地屍首，微微一呆，幾人已在月光下，認出了風羽，急叫道：「老弟，是你一個人幹的嗎？」

太行十八虎出現了，祇是來得遲一些，比預算遲了半步，不過沒有關係，事情已經圓滿的結束了。

「兄弟，像你這樣的武功，當今天下，祇怕沒有人能比得了！」太行十八虎的老大——虎霸袁奇朗聲道。

「數十人圍攻，轉眼工夫，全給你宰得乾乾淨淨，說起來眞叫人不敢相信，我們兄弟的確服了！」老二風林虎李寧道。

「各位別讚了。」風羽笑道：「今天首先取了巧，在他們尚未明白之際，已快攻得他們措手不及，如果對方定下心來穩打穩扎的幹，說甚麼也不會像現在這麼容易得手。」

「好啦，自己別客套了，自今以後，太行十八虎二話不說，服了你老弟，號令所至，衆兄弟上刀山、下油鍋，在所不辭。」虎霸袁奇激動的說道。

「對！」風林虎李寧道：「太行十八虎自今以後，跟着你啦。」

「大夥以義相交，都是好兄弟，甚麼跟不跟，現在趁此機會，掃平惡虎溝，爲邊陲武林做件好事，誰有異議嗎？」風羽大聲的說道。

「哈哈哈，這幾年來我們受夠氣了，能夠擺平惡虎溝，就是拚命，衆兄弟也願意去，立刻就走！」虎霸袁奇簡直開心得要命。

太行十八虎伴着風羽，浩浩蕩蕩殺奔惡虎溝。

經此一役，惡虎溝的勢力大打折扣，再有風羽這樣絕世高手在一起，太行十八虎對下一戰似已穩操勝劵。

風羽隱隱覺得，惡虎溝恐怕還有未露面的特級高手，太行十八虎貿然而去，時間是否太早點？

這想法祇存在心內，風羽當然有充份的自信，黑道中的敗類，還有甚麼自己對付不了的高手？

來到惡虎溝，天還未亮。

一行人驚動了沿路百姓人家的狗羣，遠遠吠個不停，百姓人家倒還沒有動靜。

風羽止住了衆人，騰身躍起，掠進自己居住的院落，趙吉與胡才已經不在床上，風羽感到奇怪，他們到那裡去了？

轉念一想，大概他們去找尋自己，今晚行動，風羽並未告訴兩人。

突然，門外一聲清越高吭的笑聲劃破長空，人聲噪雜，似乎有不少人跑動。

風羽不敢怠慢，身形一展，橫掠五丈，脚尖輕輕的在圍牆上點了一點，又竄出五丈，祇見火把通明，惡虎溝的兩位當家——瘋虎李雲慶、醉虎賈明在場，那位飛虎何宗顯不見面，大概因爲受傷不能前來。

太行十八虎嚴陣以待，如臨大敵。

風羽先躱在一株樹上，詳細觀察，惡虎溝這方面，也有三十餘人，祇有兩名渾身紅袍的老者，特別引人注目，尤其是兩人手上的蛇形怪杖，說明了他們的身份——江雲二老。也是宇內四大兇人的其中兩位，陽叟陸潤泉，陰叟是武洪山，想不到惡虎溝這個小小的地方，宇內四兇全給他們羅致了，要不是先後殺了二兇，僅他們四兇，已足以搞得武林大亂，鬼哭狼嚎！

剛才的笑聲顯示了他們深厚的內功，看來今日之戰兇險無比。

「哈哈！」瘋虎李雲慶朗笑一聲道：「你們太行十八虎膽子也太大了點，幾年來我們所以不動你們，由於大夥兒均屬綠林同道，還希望你們有一日來投，所以由得你們！嘿嘿，今日竟然前來送死，本座就成全你吧！」

「呔！姓李的惡賊，與你這般敗類講理也沒用，俺袁某向你挑

戰，敢不敢來拚一拚？」虎霸袁奇大聲道。

「太行十八貓，你們全過來吧！由我們老兄弟陪你們玩玩。」江雲二老的陽叟陸潤泉接口道。

宇內四兇，尤其是江雲二老，這裝束與兵刃，全是最好認的標誌，太行十八虎久走江湖，自然認得，虎霸袁奇當然明白，即使全部兄弟出手，一樣是送死，當下心內一橫，大聲道：「何須我們全部兄弟出手，袁某一人就足夠了。」

「嘿嘿……」江雲二老發出令人心悸的冷笑。

虎霸袁奇拔出了九環大砍刀，昂然走出。

「大哥！」十七虎齊聲叫道。

虎霸袁奇眉頭微皺，擺了擺手，陡地大喝一聲，「殺！」往前衝去。

「颼！」一條人影從天而降，輕輕的一推，虎霸袁奇已半步難移，急睜眼一看，不由大喜，來人風羽是也。

「老弟，你怎麼了！」瘋虎李雲慶叫道。

風羽神色一整，朗聲道：「在下來此，旨在剷除惡虎溝的組織，如今別的不說，謹向江雲二老挑戰。」

「拿命來吧！」陰叟武洪山大怒，蛇杖一擺，攔腰就打。

風羽面對二兇，不敢托大，也抽出一枝二尺來長的短劍，往前封去。

「呼！」陽叟陸潤泉連招呼也不打，配合着師弟行動，由後抽打。

激烈的拚鬥，雙方全在拚命！

單打獨鬥，風羽自信可以應付得了，同時對抗這宇內兩大兇人，實在吃不消！

「砰！」風羽左臂中了一招，整個人彈起，先機頓失，右腿又着了一杖。

試想，以兩名老魔的功力，中了一杖已不得了，更何況連中兩招，但是，風羽身手高絕，閃避極快，因之他們出招不易擊中，雖然沾着，沒有很大聲響，其實尚未及施出眞力，饒是如此，風羽也感到吃不消了。

五十招很快的過去，情況越發糟糕，風羽渾身疼痛，已不知受了多少杖，再這樣下去，祇怕就要遭殃，心念疾轉，決定冒險試上一試。

江雲二老心內又何償不是震駭欲絕，當今武林中，能接得下他們兄弟兩人聯手攻勢，支持這麼久的，祇怕沒有三個，風羽這樣年輕，有如此武功，眞令人不敢相信，江雲二老心內感到無比羞慚，出手更毒。

突然，風羽脚下一個踉蹌，往左傾側，陰叟武洪山一見大喜，一杖擊出，「蓬」的打在背肩上，他更加高興得幾乎笑出聲來。

就在這刹那間，風羽如脫弦之箭，滾身轉側，左手擋住對方蛇杖，右手短劍已疾插對方小腹，直沒入柄。

陰叟武洪山怒吼一聲，全身往前撲去，風羽身形緊貼地面掠出三丈，一挺腰，已安穩的站好。

陽叟陸潤泉看到這情況，心膽俱裂，撕心裂肺的吼叫道：「二弟！」撲上前去察看傷勢，陰叟武洪山前撲之勢甚急，兩人半空相撞，一齊落下地面，身形不穩，幾乎跌倒。

風羽不敢怠慢，抓住這千鈞一髮良機，雙足突蹬，奮起全身之力，右掌結結實實擊在陽叟陸潤泉的背心，「蓬」的一聲響。

陽叟陸潤泉背骨寸寸斷折，內臟全碎，整個人給轟得飛了起來，連帶將陰叟武洪山也撞飛了。

「李老大，惡虎溝完了，束手就縛吧！」虎霸袁奇道。

瘋虎李雲慶根本望都不望他一眼，突然大聲吼叫道：「把人帶出來。」

「是！」院中有人答應，祇見兩名大漢，推出兩個人，正是趙吉與胡才。

「姓風的小輩，還有你們十八個瘟貓，自斷一臂，我才放這兩隻莽牛，老夫耐性有限！」瘋虎李雲慶吼叫道。

突然，「砰砰」兩響，鋼刀直飛上半空，人影閃處，正是那位藍天芳小姑娘。

「死丫頭！」瘋虎李雲慶狂怒，一掌擊出，端端正正的擊在藍天芳後背心。

藍天芳此時眼中神采漸黯，卻以祈求的目光望住風羽，有氣無力道：「風大哥，小妹祈求你，放過我義父老人家吧！」

風羽立時答應道：「姑娘我答應你！」

「那我就放心了！」說罷，無力的閉上雙目，一縷芳魂，已飛上離恨天去了。

瘋虎李雲慶突然大吼一聲：「我不要你們可憐。」說時左掌猛擊天靈蓋，「噗」地倒地死去。

風羽心中有說不出的沉重，望着惡虎溝那班驚慌欲絕的可憐蟲，沉聲道：「將黑虎堂歷年積聚下來的黑錢，分與當地的老百姓，你們也自取小部份，以謀生計，如再作惡，那時別怪我辣手無情！」

「我們再不敢爲非作歹了。」

風羽轉過身軀，迎着那初升的太陽，大踏步走出去，太行十八虎與趙吉、胡才一齊跟在後邊，離開這個曾經爲惡的地方。

（完）

新派俠情傳奇故事

辛士・文　可飛・圖

飛刀小祖宗

上文提要： 于阿坤學了一年多的武功，終於學到了大和尚的三招二式，此時他雖僅十四歲，却筋骨結實，像個成年小夥子。一次去城裡趕集，遇上一個會武的俏尼姑，他非要與尼姑比試，却被俏尼姑所制，原來俏尼姑認識他師父。中秋節前夕，大皇莊來了一批賣藝走江湖的人，石管家安排他們節日那天到大皇莊耍把戲……



仇自何來猶不知　命喪黃泉難瞑目

兩個壯漢各自舉着一根三四丈長的大竹竿，二人相隔三丈遠，只見兩個年輕姑娘各自爬上竹竿頂端。先是二人在竹上表演各種倒立姿勢。然後就見舉竹竿的兩壯漢開始把竹竿一陣搖動，好像是要把竹竿頂上的姑娘搖下來似的。

就在羣衆驚呼不已的時候，竹上的姑娘一聲尖吼，忽見二人騰身飛起，使一招「乳燕穿林」，「颼」的一聲來一次空中交叉飛過，立刻抱住對方的竹竿。

被抱住的竹竿顫了一陣，就是沒把上面的姑娘顫落下地！

羣衆起了一陣哄叫，來了個滿堂彩！

站在小胖前面的于阿坤只冷冷的一笑，這玩意別人看了新奇，在他眼裡半文錢不值！

于阿坤看看場邊的兩棵大榆樹，又看看樹後面的竹竿，不就是彈竹飛身功夫嗎？一年前自己就會了！

無論如何，今年這個八月節，大皇莊可真夠熱鬧了！

不錯，把戲功夫巧勁多，紮實的功夫沒幾個，陶家班在大皇莊演到日頭偏西方演完。

于天保心情愉快，特別送了一桌酒菜給陶家班，且賞了五十兩銀子做酬勞。

圓月當空，大地一片銀色，大皇莊上，于天保一家連着管家長工僕婦，正在後廳大院喝酒賞月。

忽見陶家班的陶班主笑呵呵的走進來。

石管家迎上去，道：「陶班主還有事？」

這位陶班主雙手打揖，笑道：「我是來向莊主謝賞，我們就要走了！」

廳廊上坐的于天保也聽到了，立刻哈哈笑道：「不用謝了，你們何不明日再走？」

陶班主捋着鬍子走到廊前，道：「演完就得走，還要趕下一個碼頭，莊主，謝謝你的重賞！」

于天保笑哈哈的道：「你們的玩意兒很紮實，值那麼多銀子，下回路過再來表演！」

說着，他拿起一杯酒，又道：「陶班主，來，乾一杯酒，路上順風！」

陶班主也不客氣，接過酒杯一飲而盡。

于天保道：「好走！」

陶班主一揖到地，回身便走，步履輕飄，雙脚宛似不着地。

這時候一邊的于阿坤才暗中吃一驚——輕功！

于阿坤看出是輕功，什麼功夫他豈不知道？

不久，外面傳來車輪聲，敢情陶家班的人上路了。

忽然，東北方飄來一團雲，那麼不巧的遮住了天上的明月。

雲掩月，有人也叫烏雲罩頂，這種事出在中秋夜是件十分掃人興緻的事情！

于天保離桌而起，道：「夜深了，大夥該回房歇着了！」

* * *

此刻，二更剛過，天空中的飄雲一塊接着一塊的飛過來，地上，三條人影也在飄……不，應該說是在飛！

前面的人影十分高大，後面緊跟兩條人影，三人相隔不過一丈，飛一般的進了大皇莊！

三條人影繞到莊後面。

忽見一條人影躍到那高大人影身上，緊接着高大人影雙臂暴舉，忽的一聲便把一人推送到莊圍牆裡面！

於是，又一條人影也跟着進了莊院內，便在這時候，那高大的人影騰身坐在圍牆上四下裡看了一陣子，舉起右臂揮了一陣。

院內的二條人影立刻分向左右兩個方向，直往後大廳裡的前廊撲掠過去。

從二人的身法上看，那眞像兩隻夜貓子，只一個閃掠，便到了四扇落地雕花大門前面。

兩個黑影彼此點點頭，其中一人抽出一把明晃晃短刀，只一撥弄，便把裡面門閂挑落了，的確是個中高手！

兩條黑影閃進大廳裡面，只見這大廳兩邊各是兩間大臥室，中央有個大屏風，八仙桌後面一張大香案，錦罩玻璃燈亮着紅光，神龕內供的神位十分醒目。

兩條黑影閃掠到神位前面，其中一人低頭看那神位裡面，只見除了一尊金色羅漢雕像之外，另外一塊木牌上面刻着于氏先人的名號。

有個黑影看了又看，不由得齜牙咧嘴發出冷笑聲……

另一黑影點點頭，兩個人立刻閃出大廳外，旋即到了莊院圍牆邊。

牆上面的大漢低聲問：「是不是？」

「不錯，正是這家！」

牆上的大漢一招手，兩條黑影便立刻飛身出了圍牆外。

三個人在外面一會合，便立即往來路奔去！

這三人是幹什麼的？

他們的目的既不是爲銀子，必然是爲了別的原因！

於是，大皇莊又陷入一片沉寂。

除了四野的秋蟲尖鳴，什麼也聽不到。

現在，四更天了吧！

就在這時候，八條人影鬼魅也似的直往大皇莊奔來，可怕的是這些人的手中都拿着一把明晃晃的鋼刀。

這些人並不是像剛才那三人般的躍過圍牆進入莊內。

只見一個中等身材老者，當先奔到莊門外，奮起一足便踢開那兩扇大木門！

老者提刀往裡面奔，後面七人緊跟上，前院左廂的小六子一驚而醒，他拉開廂門跑出來，見一下子進來七八人，便吼了一聲，道：「喂！你們幹什麼？」

突然，冷芒一現，猝然間小六子閃掠不及，「啊！」小六子一聲尖厲的大叫，便歪倒在地上。

這一倒他永遠也站不起來了，因爲他的脖子幾乎被一刀切斷！

血往地上鋪的花磚上流，斜刺裡石管家與另一長工也奔出來了！

石管家不驚反怒的吼道：「喂！你們不是玩把戲的嗎？怎麼半夜跑來殺人？」

另一長工撲近小六子也叫起來：「殺人了！」

眞狠，又見兩個壯漢，手中鋼刀暴舉，直往石管家與長工逼去，口中怒吼：「死去！老小子們！」

石管家與長工尚未奔進二道院，便被刀劈在迴廊上，那石管家臨死只叫得一聲：「老爺……」

便在這時候，于天保披着衣衫走出來後大廳，他舉步走到廳外面，迎面已見七八個黑影逼過來！

于天保一驚之下，沉聲道：「你們是誰？爲什麼來我大皇莊殺人？」

「嘿……」迎面是個老者。

于天保已發覺老者是誰了。

他重重的道：「好哇！你們原來是一羣强盜！」

老者一足蹬在台階上，得意的仰天狂笑起來！

于天保怒道：「就是强盜也要講『盜』理，有道是『拿銀不傷人』，你們若是爲了銀子，何不直說，爲何進來就殺人？」

「呸！」老者一口唾沫吐上于天保的臉，他沉聲道：「誰要你的臭銀子？」

于天保一怔，道：「我于天保從來不與人結怨仇，祖訓言明，不仕途，我又不認識你們，爲何找上我家門？」

老者冷笑連聲……

便另外七人也哈哈笑起來！

于天保驚怒交加的道：「陶班主，你快快說明白！」

那老者反指自己鼻尖，道：「老夫叫陶澤，你也可以叫老夫『討債』，姓于的，我們是來討債的！」

于天保怒道：「我又不認識你們，你討的什麼債？」

憤怒的目芒直逼上于天保的

臉，陶澤沉聲道：「你是不欠我的債，可是你老子欠我們的債，而且那是一筆還不清的血債！」

于天保一楞，道：「什麼還不清的血債？」

老者怒道：「你老子可是叫于玄？」

于天保既不承認也不否認的道：「你說什麼？」

老者嘿然一聲道：「你老子叫于玄，當年在商縣當太爺的于玄，是嗎？」

于天保一聽就知道要糟，老子當年博得個于青天的美名，可是殺了不少人。

退隱之後，便遠走洛城，在這大皇莊上隱居，算算已經有二十餘年了，怎麼這幫人會找上門？

人若到了這個時候，便只有兩個反應。

一個反應是骨頭硬，拍胸脯承認，大不了挨一刀，可也不能丟于家祖先的面子！

當然，第二個反應便是軟骨頭，當面跪地求饒，便窩囊些，保住老命要緊！

于天保不愧于玄後人，他果然身子一橫，吼道：「不錯，于玄正是家父，當年商縣他有政績，方圓五百里誰不知道于青天？不過……」

老者嘿嘿大笑，道：「狗屁的于青天？老小子，你知道你的老爹殺了多少人？」

于天保怒道：「殺些該死的人，保住一縣的太平，再說，家父已死二十多年，你找來大皇莊上不嫌來遲了？」

老者沉聲道：「混帳王八蛋，你老子假公事一名亂殺人，這人頭是別人的，一刀切下來他不會痛，可就苦的是別人啊！老小子！」

于天保道：「必是罪有應得！」

陶澤叱罵道：「放你娘的屁！什麼叫罪有應得？我問你，你爹捉拿住我大哥夫妻二人的時候，那天是六月六，我老嫂子還有三個月就要生孩子，老王八要秋決，生生把個大肚子婦人斬死在縣北門外，娘的，就算我大哥夫妻二人都該死，老小子我問你，肚子裡的孩子也該死？」

于天保一怔，道：「我怎麼沒聽人說過？」

陶澤怒道：「那時候誰敢多口！」

于天保道：「就算如此，如今我老爹已死，人死不記仇，你找我幹什麼？」

陶澤哇哇一聲吼，道：「江湖例律，父債子還，你老爹結下這段仇，老小子，你就一肩挑了吧！」

于天保道：「你大哥又是誰？你怎麼如此熱心的找上門來？」

陶澤重重望空一抱拳，道：「大哥鐵成金，江湖道上的『翻天手』鐵成金鐵當家，大嫂『巧巧刀』李三娘，眞可嘆，兄弟們惡水灘聚義七年半，大哥夫妻就被姓于的老小子請來能人給捉進衙門了！」

他猛回頭，怒視着于天保又道：「我大哥被問斬之後，我陶澤解散衆兄弟遠走他鄉，盜不與官鬥，我們暫躲一時，姓陶的不會一輩子怕官吧！嘿嘿嘿！」

于天保道：「哦！你等我老爹退隱之後便找來了？」

「不錯！」陶澤重重的道：「我們不安家落戶，四海爲家，兄弟們抱定決心，定要替大哥夫妻報仇，只可惜你老爹老奸巨猾，退隱之後便杳無音訊，嘿嘿嘿！原來他帶着家眷躲在這大皇莊上來了！」

突聞一個大漢怒吼一聲，道：「二哥，該說的我們全說了，兄弟們找了二十多年，找遍了大江南北，更把尋仇之事，交代了我們徒兒，如今天可憐見，我們找到姓于的老窩，這時候還同他囉嗦什麼？」

另一中年大漢道：「三哥說得對，二哥，動手吧！」

廊上的于天保怒叱道：「難道你們還要殺人？」

陶澤冷冷道：「老小子，我們已經殺了！」

就在他的怒聲裡，突然從後廳內衝出個老太太，她一把拉住于天保叫道：「當家的，答應他們，要什麼我們全給，只要不殺我們……」

老太太正是于阿坤他娘，這時候于天保突然想起于阿坤，于阿坤是于家的根，他可不能這時候跑出來！

廊下面，陶澤沉聲道：「姓于的，千不該萬不該，你不該有那麼個混帳王八蛋的鐵心老子，今天你就認了吧！」

這時候對大皇莊于家而言，正是耗子推冬瓜——大貨「禍」臨頭，于阿坤怎麼不出來？

後院內，一個三十多歲女人突然尖吼道：「二哥，你是不是下不了手？我們找了二十多年爲的就是今天，莫忘了我大姐是懷着身孕被砍掉頭的！」

姓陶的老者猛然鋼刀一揮，道：「殺！」

「殺！」

「殺」聲甫起，陶澤鋼刀已到了于天保的頭上，猝映的流電擊閃「颯」的一聲，鮮血飛濺，落在地上的人頭竟然是于老太的！

原來陶澤揮刀直上，于老太橫身維護丈夫，不料却做了丈夫的替死鬼！

于天保雙手抱住老伴沒頭屍，

剛叫得一聲，斜刺裡飛來個女子——正是剛才吼叫的女人，一把尖刀斜着指向于天保，她口中厲聲道：「拿命來！」

于天保未曾學過武功，見尖刀插來，伸手去攔，便聽得「咻」的一聲，尖刀切過他的手掌，又切過他的腰背，一股子泉水般的鮮血四下飛濺……

于天保張着大嘴喘着氣，道：「你……們……」

噗通一聲，于氏夫婦二人雙雙跌倒在血泊裡！

便在這時候，五個壯漢已從前後兩個方向轉過來。

陶澤沉聲道：「殺光了嗎？」

其中一人應道：「一個也沒留！」

陶澤臉色一寒，道：「値錢的搬上車，手脚要俐落！」

他吩咐已畢，大步跨進後廳上，後面有個女子跟上來，指着神龕，道：「二叔，就在那裡面，寫的有于玄的名字，今日總算報了大仇！」

陶澤走過去，果然上面寫有于玄的名字，遂點點頭，忽見旁邊放了一隻金色羅漢，十分別緻好玩，便隨手取來塞在腰袋裡！

五個大漢已肩扛手抱的走出大廳，走到後廳外面，就聽陶澤一聲厲吼，道：「走！」

就在這時候，另一女子又走入廳內，她把油燈裡的油撒在帳幔上，放了一把火，刹那間火苗往屋頂衝去，屋子裡更發出劈哩叭啦聲！

陶澤率領着陶家班的人衝出莊門外，突然回身問道：「你們可曾殺了那娃兒？」

七個背着東西的人一怔，彼此都在搖頭。

陶澤道：「奇怪了，姓于的不是有個半大不小的娃兒嗎？那小子逃到什麼地方了？」

有個大漢沉聲道：「也許那娃兒躲着不敢出來，這一把火連在莊內的小老鼠也逃不掉了，還擔心那小子！」

狠狠的一瞪眼，陶澤叱道：「別忘了我們是要殺絕的，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石大力，進去看看，若是不見那小子，你就躲起來等那小子出來再下手。」

「我們前站等你，如果風聲緊，我們回惡水灘，你就自己回去吧！」

姓陶的一番交代，伸手接過大漢背的袋子，便當先往大道上奔去，只有六男女跟在他後面跑！

看看莊內，好大的火苗子已騰空而起，大皇莊立刻一片通天紅，附近的人家尚不知道于家莊院已出了事，死了人又燒了屋！

留下來的大漢正是白天肩擔竹竿、兩個女子在竹竿兩端飛騰的人，他見莊內大火衝天，立刻閃身在榆樹邊，就等着殺了那娃兒走人了！

大皇莊上大火衝天，天上的雲遮月。七重坡的另一面，于阿坤正在快步跑，猛抬頭，忽見隔着七重坡亮起一片紅光來，不由大驚，那是火，失火了！

* * *

原來事有湊巧，四更天不到，于阿坤便爬起來練功夫。

這天他先繞着七重坡跑一圈，準備回來練那一招龍捲風，他剛跑不久，姓陶的便率領着陶家班的人找來了！

現在……

現在的于阿坤可急壞了，他發自心底的叫一聲：「不好了！」

便在尖叫聲裡，立刻發足狂奔，他邊跑邊叫：「爹！失火了呀！」

他眞擔心會把父母燒死，不過，他也希望那火不是自己家裡的！

于阿坤一路往回跑，灰夜裡宛似一溜飛雲。

刹時到了大皇莊外，那正是自己家裡起的火，大火已往前院延燒起來了，後廳更有樑塌柱倒聲！

這時附近也有了人聲，五七戶人家奔出二三十人。

他們大叫着奔過來，却又無法往于家大門閃進，火太猛也太大了，火苗子發出嘟嘟聲，好不嚇人！

于阿坤奔到大門口，立刻便被兩個鄰人拉抱住，其中一人大叫：「孩子呀！別進去，火太大了！」

于阿坤的眼也紅了，脖子也粗了，他這個時候那還會聽人勸，沒看到爹娘他是不會甘心的！

只見他雙肩左右晃，拉他的兩個大個子已往兩邊地上滾去，于阿坤一聲狂叫：「娘！爹呀！」

「呼」的一下子衝進大門，于阿坤先看到火場邊的三具屍體——正是石管家小六子與另一長工的屍體。

他已似發了瘋的小老虎，一頭便撞進還在着火的廻廊裡，穿過廻廊到了後院，就在倒塌的火堆斷柱前面，于阿坤先是一楞，便立刻雙手拖住兩具屍體拉到院中央！

於是，于阿坤大哭起來。

他撫着個沒頭屍體大叫：「娘……誰下的手呀！」

「我知道是誰下的手！」

于阿坤猛回頭，只見圍牆上面站了個大漢，這人一露面，于阿坤立刻認出是白天玩把戲的陶家班的人。

猛的拭去淚，于阿坤道：「你

知道是誰下的毒手？」

牆上的大漢點點頭，道：「不錯，我知道。」

于阿坤道：「你說，是誰？」

大漢指指後山坡，道：「你要是眞想知道，那就快跟我來！」

于阿坤一聲怒吼，滿臉淚痕的道：「走，快帶我去！」

丈五高的圍牆騰身而上，前面的大漢已在五丈外向他招手了！

于阿坤原是跑了二十多里路，但此刻他報仇心切，便不顧一切的猛向大漢追去。

大皇莊後面有個小山坡，那大漢奔到一個坡坳裡停下來，臉上抖着不帶七情六慾的臉色，嘿嘿冷笑！

于阿坤剛追到他面前，一把鋼刀劈頭砍來，大漢已冷沉地說道：「去問你的爹娘吧，乖兒子！」

于阿坤不等鋼刀砍到，左足勁旋，右足斜擰，人已閃到一丈外，他憤怒的罵道：「幹你老母，原來是一羣强盜，可惡！」

那大漢似是一怔，不相信這面前的娃兒會躲得過自己當頭一刀劈，眨眨眼睛，沉聲道：「小傢伙，你原來還有兩把刷子呀！」

于阿坤怒道：「幹你娘，小爺會的多着呢！」

緩緩的，大漢橫刀開始游走。

他再也不把面前這娃兒當娃兒看，從剛才的一刀閃，加上這娃兒不亢不卑的一臉冷漠，顯然這娃兒有恃無恐。

如果自己再大意，弄不好就會陰溝裡翻船！

此刻，于阿坤一反焦急憤怒，他已緩緩的定下心神，因爲敵人的架式正表明了這是一場生死之搏。

絕對不同與洛城的尼姑，更不同與大和尚的過招！

大漢橫刀越走越快，越走越急，他衣袖兜風，影像幾乎已模糊不清了，頭似一個滾地的黑球。

于阿坤雙拳交錯，身子下沉，雙目直視着轉移不休的大漢，雙足交替忽前忽後，那不正是大和尚教他的第二招式——母鷄護小鷄架式。

三圈，四圈，五圈……

大漢雙目一緊，不由開口道：「伏虎拳？」

于阿坤可聽不懂什麼伏虎拳，他等着敵人出招，也是期待敵人快撲過來！

于阿坤連哼也沒有，仍然冷冷的擺着那個架式。

于阿坤看來不動聲色，但大漢却多少有些膽寒起來。

他再一次的飛身疾走中，突然暴吼一聲，身子平飛而起，風聲呼呼，人影縱飛裡，一道冷電暴劈自側，寒芒閃掣倏然又斂。

于阿坤的雙臂忽起，身形似幽靈般閃過流光又掠過大漢，穩穩的站在兩丈外，大漢的刀劈空，一隻手掩住褲襠叫起來！

眉宇凝結中，于阿坤冷冷道：「幹你娘！你該說出你們的來路了！」

大漢痛得眼淚也流出來了，有一片血水在往下滴——從大漢的指縫滴在地上。

大漢憤怒的吼罵道：「你這個小雜種眞陰狠，竟然把老子的卵蛋搗爛！喲……」

大漢痛得直吸大氣，額上的青筋幾乎就要自皮裡面弩出來了。

于阿坤冷冷道：「老小子，你還沒有回答小爺爺的話，說，你們是那裡來的？你們的同夥呢？」

大漢咬牙咯崩響，道：「小王八蛋，你眞想知道嗎？」

于阿坤道：「我不會叫你活，我也不會叫你死得早，你非說出來路與那些人來不可！」

大漢忽然焦雷般叱喝着暴掠而上，刀光連連暴劈，勢急勁强，打眼一看，似是一片極光展現出來，虛實莫測，正反閃擊，隱隱然有些風嘯浪濤之聲！

于阿坤的動作眞細膩，便在極光罩頂的刹那間，他一聲尖叱：「老鷹抓小鷄！」

叫聲方了，他竟然彈身兩丈，一個觔斗便自大漢頭上閃掠過去，便也閃掠出一片血雨來！

大漢蹬蹬蹬地暴退五大步，左手捂住左眼眶，他怒瞪着右眼大聲吼：「你還學了飛龍掌？」

鮮血自大漢的手中往外溢。

于阿坤咬牙切齒，道：「你還不快說！」

大漢褲襠流血水，頭上左目在流血，直到現在，他還難以相信就這麼個十三四歲的少年郎會把自己折騰得如此悽慘！

緩緩的匍在地上，大漢抱刀在懷，他左右翻滾着，似是無法忍受那兩處的傷痛，口中發出悽慘的哀叫！

于阿坤雙手叉腰站在大漢的前面，冷冷的道：「你再不說出那些人的來處，本少爺的下一招就取你的另一隻眼，哼！怕你不說！」

大漢在地上喘着大氣，鋼刀壓在他的身下面，張口却發出細聲細氣的聲音來。

于阿坤彎腰豎起耳朵來，道：「大聲回話！」

就在這時候，爬匐在地上的大漢忽然狂吼着衝天騰起，便在他往空中暴射的上身欺近于阿坤的時候，那把鋼刀的刀尖沾上于阿坤的肚皮！

眞快！也眞玄！于阿坤大吼如雷的：「龍捲風！」

于阿坤的身子與敵人的鋼刀幾乎貼在一起，他的身形旋動宛似螺旋般往一側勁翻！肚皮連上大腿的衣褲已破，沒見鮮血外濺，于阿坤機警的躲過敵人偷襲的一刀，業已站在六尺外喘大氣，如果說他不吃一驚，那才是騙人的。

噎了一聲，于阿坤雙目噴火，他低頭看了看破裂的衣褲，咬咬牙罵道：「幹你老祖媽！」

罵聲未已，他已往大漢撞撲過去，鋼刀沒再舉起來，于阿坤的雙拳擊石般的好一陣怒打！

大漢要命的地方在褲襠裡，他原是弩着一口氣，總想找機會宰了于阿坤，但是他還是失敗了！失敗的結果，便也把老命賠上了。

于阿坤騎在大漢的背上打，一口氣打下五七十拳，打得大漢腦壳破裂，腦漿四濺，于阿坤似是發瘋了一般，邊打邊叫：「打死你！打死你！」

猛古丁附近傳來一聲吼，道：「于阿坤，別打了，人都被打死了！」

于阿坤仍然不停的打，彷彿沒聽見。

便在這時候，一團黑影自亂石中掠來，一把扣住于阿坤的手，喝道：「于阿坤！」

滿臉淚痕的抬頭看，于阿坤立刻大哭起來。

那黑影，唔，正是飯桶和尚！

大和尚飛掠到于阿坤身邊，猛古丁一把摟在懷裡，有幾滴淚水便也隨之落下來。

于阿坤指着大皇莊一片火海哭道：「大師父，他們是一羣强盜，他們殺了我全家，也燒了我家莊院，他們……他們爲什麼……」

大和尚用袖子拭去淚，也把于阿坤的淚拭去，低沉的道：「于阿坤，你爺爺不叫于大天，是嗎？」

于阿坤一瞪眼，道：「大師父，你這時候問這些幹什麼？幫我去找那批强盜報仇！」

大和尚道：「于阿坤，快說！你爺爺是不是叫于玄？」

于阿坤重重的看了大和尚一眼，道：「不錯，我爺爺是叫于玄！」

大和尚跌足一聲長嘆，道：「天意！天意！也是造化弄人呀！」

于阿坤道：「大師父什麼意思？」

大和尚從袋中摸出一塊拇指大的翠玉，那綠色玉石十分惹眼，雕刻着童子騎獅像，十分傳神。

于阿坤一瞪眼，又聽得和尚道：「你們家可有這玩意兒？你仔細的看！」

于阿坤伸手自脖子上取出個絨繩，上面也繫了同樣的一個童子騎獅圖像！

大和尚一看更是垂淚，道：「當初爲什麼不告訴我實話，果然鑄成大錯了！」

于阿坤道：「大師父，這是怎麼回事？」

大和尚道：「眼前不是細說從頭的時候，阿坤，得先回去葬了你的父母再說！」

于阿坤又大哭起來。

大和尚道：「眼前更不是你傷心哭的時候！」

于阿坤拭去淚水，道：「大師父，你先告訴我，你爲何也有這麼個玉石像的？」

大和尚道：「你爺爺給的。」

于阿坤好奇的道：「我爺爺給你的？他怎麼會給你這東西？」

大和尚怔了一下，道：「不是給我，是給一個女人。」

「那女人是誰？」

大和尚一瞪眼，道：「此時此刻，你還有心情問這些？」

于阿坤立刻又落下淚來，道：「大師父，我們回去，大皇莊完了，我葬了父母家人之後，望師父同我一起去找那批强盜！」

大和尚道：「快走吧！有什麼話等到了大皇莊再說！」

于阿坤拭着淚，道：「大師父，我……我需要……」

走在前面的飯桶和尚猛回頭，道：「于阿坤，你需要什麼？」

于阿坤道：「我在想……我必須手中有刀……」

飯桶和尚沒開口，直着脖子往前走。

于阿坤又道：「大師父，我學的武功……能用刀嗎？」

飯桶和尚仍沒回頭，却冷冷的道：「你學的什麼武功？」

于阿坤道：「不就是大師父教我三招——老鷹抓小鷄、母鷄護小鷄與龍捲風三招！」

飯桶和尚道：「你還沒忘記，難得！」

于阿坤道：「我學了那麼久怎麼會忘？而且，我還是用這三招把那個可惡的兇漢打死的！」

飯桶和尚道：「你知道剛才被你打死的人是誰？」

于阿坤楞然道：「雜種仔是誰？」

大和尚突然深嘆一口氣，道：「這是輪廻，也是孽債與報應！」

他重重的看了于阿坤一眼，道：「于阿坤，你們實在不該隱瞞我，明明你爺爺是于玄，爲什麼要說是于大天？」

于阿坤道：「我爹說過，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我爺爺雖然在商縣是清官，難免得罪過人，所以大師父問我，我便只能照我爹的話去說了。」

大和尚道：「便也送掉你父母的命了！」

于阿坤邊走邊問，道：「大師父，原來你早已知道這批人的來路了？」

大和尚道：「知道有什麼用，還是沒救得你父母的性命，我……」

于阿坤道：「他們是誰？」

大和尚道：「不要再多問了，先把你父母安葬了再說！」

* * *

二人匆匆奔回大皇莊上。

此刻的大皇莊火已熄，救火的幾個鄰人業已回家，便在一片瓦礫灰燼中，于阿坤找到父母的屍體。

他更抱住個血淋淋的人頭在懷裡大哭道：「娘，妳死得好慘啊！」

大和尚突然暴吼，道：「別哭了，這是什麼時候！」

于阿坤道：「這是四更天快五更了！」

大和尚氣得跺跺腳，道：「什麼五更天十更天，我是要你知道此時此地應把眼淚往肚子裡吞，你的前面還有一段艱辛的路要你于阿坤去克服，現在不是你傷心的時候，于阿坤，你知道嗎？」

于阿坤道：「我管不了什麼時候什麼艱辛了，我要找一把刀去殺光那些害死我一家的强盜！」

他小心的把人頭合在屍體上，灰暗中望望四週，那兒還有什麼亭台樓閣與前廳後院，從此自己變成了個無依無靠的孤兒了！

一旦想起未來，于阿坤便又爬在父母半燒焦的屍體上大哭起來！

大和尚一聲厲吼，道：「于阿坤，你不聽我的話，還要哭？」

大和尚的吼叫倒令于阿坤有些憤怒的道：「大師父，你不通人情，我父母死得這麼慘，你還不准我哭……」

大和尚怒叱道：「你能把他們哭活過來？嗯？」

于阿坤抗聲道：「不許哭難道要我笑？」

他忽然仰天哈哈狂笑起來！

大和尚突然暴伸一手提起于阿坤的衣領，于阿坤被提得雙脚離地，更聽得大和尚叱道：「這是什麼時候，你于阿坤知道嗎？」

于阿坤全身一直，道：「你又問什麼時候，五更天了，難道你不知道？」

大和尚氣得虎吼一聲，重重地放下于阿坤，道：「不跟你廢話，快，我們分別抱走你父母屍體！」

于阿坤道：「到那兒去？」

大和尚道：「我問你，你爺爺于玄的墳墓在什麼地方？」

于阿坤道：「在雙鳳坡。」

大和尚道：「走，我們把你父母屍體送到雙鳳坡！」

于阿坤聞言點點頭，立刻便抱起老爹的屍體。

于阿坤低頭看了老娘的屍體，只見大和尚把老娘的人頭放在屍體上面，左手抄起屍體便往外躍去。

于阿坤一見便緊一緊雙臂跟了上去。

* * *

兩個人抱起兩具屍體如飛般的繞過兩處山坡又跨過一道小溪，便聽得于阿坤叫道：「大師父，就在那片老松柏樹中間！」

大和尚看過去，只見一片半坡中間，有一片修整得十分整齊的花叢，便在這七道花叢四週，十棵老松十株花柏圍在四週，有兩座大墳墓在正中央。

二人抱着屍體來到墳前，忽見附近有個老蒼頭往坡上走來，那老蒼頭已高聲驚叫，道：「于少爺，是你嗎？」

大和尚立刻問于阿坤，道：「老人是誰？」

于阿坤本想哭，想起大和尚說不准哭，便抽泣了幾下，道：「是我家看墓園的老秦。」

大和尚道：「很好，快叫他取鋤頭來，把你父母屍體埋掉！」

于阿坤點點頭，放下屍體迎上奔上坡來的老秦，道：「老秦，强盜殺了我爹娘，你快去取鋤來！」

老秦——唔，已是白髮蒼蒼的半佝僂着背。

他聞言猛吃一驚，道：「少爺，你說什麼？」

于阿坤道：「我爹娘被强盜殺死了，大皇莊的房子也被一把火燒掉，我……我……」

于阿坤又要流淚，但回頭看了大和尚一眼，他怔住了，而且眼睛瞪得大大的！

只見大和尚正雙膝跪在爺爺于玄的墳前，一副虔誠的在低聲誦着什麼……

秦老頭已看到了大和尚，道：「少爺，你還請了和尚來，也眞難爲你了。」

于阿坤道：「大師父，不是我請來的，他是助我的，老秦，快去取鋤來！」

老秦不及細看于天保夫妻的屍體，便匆匆回頭往雙鳳坡下走去。

于阿坤走近大和尚，他忽然見大和尚在垂淚，便不由得楞楞的道：「大師父，你不許我哭，你爲什麼哭？」

伸袖拭去淚水，大和尚道：「我哭我當哭，你可就不同了，你應該化悲憤爲力量，去爲你父母報仇，而我……」

他又重重的看了于玄的墳墓一眼，道：「我找了這麼多年，怎麼會不哭？」

于阿坤傻呼呼的聽不懂，便走

近父母屍體旁痛苦的坐下來。

不旋踵間，只見秦老頭扛着個大鋤走上來。

秦老頭見了于天保夫妻的屍體，便立刻跪在地上叩了三個響頭，拭着淚，道：「該死的强盜……」

就在這時候，又見個老婆婆扛着兩張大蓆與大被走上來，她喘着大氣，道：「我……還不相信……少爺……這原來是眞的呀！」

于阿坤迎上去，悲切的道：「秦婆婆！」

老太婆攤開被與蓆，小心的裹着兩具屍體。

秦老頭已在于玄的墓邊挖起來。

那大和尚忽然對秦老頭道：「要挖三個坑！」

秦老頭一怔，道：「師父，兩具屍怎會要三個坑？」

大和尚道：「老施主別多問，你照我的話做就是了。」

于阿坤也不懂爲什麼要挖三個坑，但他不敢多口，恁由大和尚去做。

果然，秦老頭在于玄老夫妻的墓後面挖了三個坑。

秦老頭拭去汗水，道：「大師父，挖好了，那另外一具屍體呢？」

不料大和尚沉聲道：「別多問，快將屍體埋起來！」

這時就是于阿坤也糊塗了，他淚眼一看正欲發問，便又聽得大和尚道：「男的在中央，右面埋夫人！」

秦老頭夫妻齊動手，很快的便把兩具屍體埋入坑內。

于天保左面的空了一個坑，于阿坤這才又問：「大師父，這空的一個坑做什麼？」

大和尚一瞪眼，道：「以後你會知道！」

于阿坤爬在地上叩了頭，仰起臉來道：「大師父，我可以哭嗎？」

不料大和尚道：「那還有哭的時間，快跟我走！」

大和尚當先往前行，于阿坤急忙跟上去。

* * *

繞過幾個小山坡，前面竟然盡是蠻荒大山。

大山中時而沒有小道，只能攀岩走大石跨山溪。

于阿坤幾次想問，但見大和尚滿臉不高興，便只得閉口不問，心中卻一直在琢磨，在思忖，如果不是那幫玩把戲的人多，自己早就追上去報仇，何必又跟着這大和尚看眼色……

荒山中一直走到正午，于阿坤已感到暈頭轉向，忽見大和尚自衣袋中摸出兩塊餅乾來，他遞了一塊給于阿坤，道：「邊吃邊走！」

和尚自己也啃吃起來。

于阿坤接過來便啃，死麪硬餅，平日連長工也不吃的東西，這時候他忽覺得蠻香的！

于阿坤啃着，便又想……大和尚如果不叫自己報仇，拉着自己跟他去唸什麼阿彌陀佛，才不幹呢！

父母之仇不共戴天，這種仇可不是同莊小胖他們扮家家酒，打一架便完事，這是在玩眞的，要打死人的事兒！

大和尚後面跟着于阿坤，二人在山中走得快，翻山越嶺的總共走了百多里，就在天快黑的時候，雲山煙霧中忽然出現一座小小莊院——正面山門三合院！

大和尚回頭對于阿坤道：「看到了嗎？于阿坤，那棟房子叫淨心庵！」

大和尚的話令于阿坤一驚，道：「大師父，你把我領到這兒幹什麼？我要報仇哇！」

大和尚一瞪眼，道：「報仇！報仇！就憑你學的那點能耐？差遠了！」

于阿坤道：「就算再差我也要報！」

大和尚道：「你有此決心很好，不過，你……」

于阿坤道：「我不管，你不幫我沒關係，過了今夜我明日一早便離開，去找那批王八蛋去！」

大和尚道：「你去，行嗎？」

于阿坤道：「我認識他們，而且……而且我已經打死一個了！」

大和尚道：「那是你幸運，那傢伙栽在你手裡是他陰溝裡翻大船，如果他知道你學過武功，而且還是跟我學的，他不一定會死在你手中。」

一怔，于阿坤道：「大師父，你好像知道得不少，何不快告訴我這一切……」

大和尚道：「你急什麼？跟我走吧！」

于阿坤道：「我如果手上有刀，哼！」

前面邁開大步的大和尚連回頭也沒有。

從山脚下面往上望去，三尺寬的石鋪小道便宛似匐地一條龍般延伸到一片翠綠的密林中，半山峯腰上面，那座小小的精緻莊院只露出一角，有一種沉悶但也發人深省的鐘聲傳過來……

大和尚回頭對于阿坤道：「于阿坤，我們正趕上吃一頓，庵裡剛開齋飯！」

于阿坤可不是這麼想，他心中在冷笑：「好個大和尚，沒事往尼姑庵跑，哼，和尚找尼姑，會有好事，哼！」

（未完‧四）

上文提要： 樂知足雖練成了毒功，但欲得到羣豪擁護得以稱霸武林却難以達到目的，雖有少數不明眞相之人追隨左右，却也終因他殘害婦、嬰助其練成武功而為人背棄，先後便有石城、陰三娘、霍長春等各率自己幫派站到展玉翅這邊來，但兩派之間還是引發了一場比鬥。「飛刀」杜七首先迎戰徐南星，徐南星不敵而亡，杜七亦負傷退下……



新派湖海俠義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天下第一幫

丐帮統一大團圓　邪不勝正終自斃

羣豪都覺得杜七及徐南星雖然都是暗器高手，但各有所長，徐南星暗器多，種類亦繁，功在打造精巧；但杜七獨沽一味：飛刀，在飛刀技巧上，精益求精，直達到匪夷所思之地步。這一戰，一死一傷，也算合理。

哈慶文用生硬的漢話道：「輪到咱們了，誰敢下來指教？不過咱們不管多少人，都是兩人上陣！」

「地獄使者」道：「正好咱倆也是如此！」左右兩使者一齊躍下地去。

樂知足一見到他倆便生氣，怒道：「無恥叛徒，也敢下場？」

「左使者」冷冷地道：「樂知足，你只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幾時關心過朋友生死？賤兄弟兩番蒙展幫主不殺之恩，今日來此只求為他分憂，聊報一二恩情！你我之間又非上司下屬，甚麼叫叛徒？簡直不知所謂！」

樂知足大怒，沉聲道：「哈氏兄弟！替我殺了他倆，殺不了，你倆也滾吧！」

樂知足的話剛落，只聽一陣慘叫聲，他忙低頭望去，原來千蛇谷的毒蛇本來藏在安慶分舵，而綠林好漢正好站在那邊，是故毒蛇一出來，他們便心慌意亂，結果紛紛為丐幫弟子所殺！

那「白蛇寨」馮家建不是徐天從敵手，被徐天從刺殺於地，喝道：「誰會攻打我安慶分舵的，快出來受死！」他雖然取勝，但周通那邊廂却只能跟對方打個平手。

展玉翅目觀四路，連忙提醒周通：「周堂主，你的對手走陰柔的路子，正好是你的尅星，你千萬不能急躁，否則明明可以贏的，反而要輸了！」周通經他提點，方定下心來，跟對方周旋。

南海七十二島總島主「南海龍王」龍從海道：「誰敢陪老龍玩幾招？」

青城派老道古星道：「待貧道會會島主，下面人多，咱們便在屋頂上較量一下，不知島主是否有意見？」

龍從海打了個哈哈：「天上地下海裡，老龍均奉陪到底！」古星一捋衣袂，越過長街，輕飄飄落在對面屋頂上。龍從海道：「老道還有兩下子，今日老龍大概可以過足癮頭，請，請。」

「請。」古星抽出長劍，倒抱劍柄稽首道：「島主請用兵器。」

龍從海豪氣干雲地道：「老龍已十多年沒用過兵刃，今日便以一對肉掌會會道長。」

「如此有僭了！」古星也不客氣，長劍一引，便削向龍從海肩膊，龍從海武功走的是剛猛路子，扭腰一引，左拳右掌便反攻對方，

古星也知他厲害，不求有功，先求無過，長劍守得潑水難進，他長劍走的是飄逸古拙路子，與對方之作風截然不同，一剛一柔，鬥得難分難解，一時難分勝負。

「飛星教」教主納吉桀桀笑道：「看來老身只能找峨嵋派的高人過招了！」

靜玄道：「你不在苗疆稱霸，跑來淌渾水，有何必要？貧尼勸你還是作壁上觀，以免一生英名付之流水。」

納吉怒道：「早知你們漢人瞧不起咱們苗人，今日本座就是要鬥鬥你，讓你知道厲害！」

靜玄對她不無忌憚，忙拿話擠她。「貴教飛蠱法術的確厲害，但武功却不見得出色，是故只能在苗疆稱雄……」

她話沒說畢，納吉已怒道：「放屁！今日老身便不放蠱，以武勝你，教你們漢人口服心服！」

樂知足待要阻止，已來不及，只好提醒她道：「戰場上豈有規矩可論？只有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之結果！教主中其奸計了。漢人可以施放暗器，苗人為何不能放蠱？唉，眞是君子可以欺其方，難怪苗人一直受漢人欺侮！」

納吉大怒：「盟主說得也是，今日各憑本事定勝負，老尼，快過來！」

靜玄嘆道：「放蠱若能天下無敵，那麼還有人學武麼？眞是可惜可嘆！老尼一命不足惜，教主若有閃失，關係教主榮辱及存亡，請再三思。」

納吉哈哈笑道：「原來你也會害怕，你若不敢過來，老娘便要過去了！」

靜玄振衣飛越過去，抽出拂塵來道：「教主請賜教！」她暗提玄功，封閉七竅，心中又默念佛經，決定以正禦邪。

納吉使用的是一柄又彎又薄又寬的彎刀，形式古怪，也不打話，搶前一步揮刀便攻，她武功路子又狠又快，又詭又異，靜玄鬥了二十多招，不敢大意，將拂塵交至左手，右手抽出掛在後肩之長劍，雙管齊下，仍然採取以守為攻策略。

展玉翅舉目觀察，黃北山略佔上風，盧多財佔上風，左右使者與哈氏昆仲鬥個平手，凌虛已受了兩處劍傷，幸虧不在要害，古星與靜玄凶吉未知，香雪蘭守多於攻，袁小冰落於下風，看來他比對方稍遜半籌，杜七受傷匪淺，難有再戰之力，只有鐵與邦取勝在即。

再看看己方，人材雖多，但却是些二流人物，而對方尚有樂知足、沈鶴、鄔大羽，無人能匹配，只有「河西雙槍」穆氏父子，有武從文夫妻可以敵之，是故憂心忡忡。

只聽武從文道：「娘子，咱們既然是來助陣，便沒有理由站着觀戰，也盡盡力吧！」

對面那穆氏父子也有反應，「武從文，咱們在那裡鬭戰場？」

「主隨客便！」武從文淡淡地道：「三年前，你們已輸過一次，還不知悔改，今番又來獻醜，眞是自討苦吃！」

穆曉明打了個哈哈。「上次你們仗着人多，圍攻我父子，今日情況不同，且看誰勝誰負！武從文，咱們到街上去！」他父子在屋頂上往前奔了幾步，落在苗小小及香雪蘭後面，向武從文招手。

江飛鯉道：「大哥，咱們不要讓人久候！」兩人躍落在穆氏父子身旁，寒暄兩句，武從文夫婦一刀一劍，穆氏父子兩柄長槍，功力悉敵，而且都擅長合擊之術，只看得羣豪眼花撩亂，頻頻喝采。

鄔大羽伸伸懶腰道：「咱們也不可偸懶太久，展玉翅，你陪老子玩玩，如何？」

展玉翅有十足把握勝鄔大羽，只是若由自己下場，沈鶴及樂知足由誰對付？若由別人，却又無人可以與鄔大羽匹配，是故聞言不由猶疑起來！

猛聽幾道人聲齊道：「我來！」展玉翅一抬頭，却是龔善貪、齊英明及「游俠」宋高陽！

龔善貪道：「兩位別跟老叫化搶，我跟他同是來自西北，聞名已久，早有一鬥之心，今日這個機會請讓給我！」他不管齊英明他們有否表示，便戟指罵道：「鄔大羽，你上次敗後，食言自肥，又說一年後要跟香姑娘鬥一鬥，結果却沒去鳴沙山，今日還有臉來耀武揚威！像你這種人，也只配跟老叫化玩玩！」

鄔大羽老臉發熱，訕訕地道：「那次因為老夫臨時有要事去了青海，但事後曾經去鳴沙山，却已不見香姑娘之芳踪，這只能怪她沒有耐性，怎能怪我！」

龔善貪道：「廢話少說，你有種的便來吧！」

鄔大羽大怒：「你以為老夫害怕？眞是笑話，老夫只是同情你憐憫你而已！」言畢直躍而下！

龔善貪恐被人搶去，標前兩步，打狗棒直刺對方心窩。鄔大羽更怒，左手一翻，便向打狗棒抓去！

龔善貪自知技不如人，招式未老，便即變招，不敢讓打狗棒被對方的「鷹」爪碰上。沈鶴沉聲道：「展幫主，在下誠心向你挑戰，希望你莫令我失望，上次輸了你半招，這面子不能不向你討回來！」

展玉翅被指名挑姓，正想不顧一切下場，不料遠處傳來一道笑聲

：「展幫主是我方主帥，那有跟貴方副手決鬥之理？還是由貧僧來吧！」

聞言一看，但見屋頂上多了一位「老」和尚，笑嘻嘻地乜斜着沈鶴，看其年紀已不小，但神情却活似年輕人，展玉翅甚覺陌生，却聽靜玄師太道：「至智師兄也來了？」

「武當、峨嵋、青城都來了，少林豈能不派人來？沈鶴，您快動手，今日絕不會令你失望！」至智大師指着沈鶴道：「這位施主，能過得貧僧這一關，再找展幫主未遲！」

至智大師乃少林方丈至上禪師之師弟，他是少林寺至字輩的精英，年紀最輕，入門較早，也最「入世」，少林派封山雖久，唯有他偶然會下山，是故在江湖上，他名頭比至上還响！展玉翅雖不認識他，但久聞大名，是以心頭大喜，連忙抱拳道：「今日得大師相助，晚輩感銘五內，大師千萬不要再往弟子臉上貼金！」

至智大笑道：「小夥子這幾年做了不少大事，眞是長江後浪推前浪，貧僧早有心結納，希望你好好爲武林造福，則貧僧願效犬馬之勞……」

「大師這樣說豈不愧煞晚輩？其實……」

至智截口道：「咱們有空再慢慢敍敍，此刻不要囉嗦！沈施主，風聞你劍術非常厲害，貧僧領教了！」他突然躍下街頭，搶了一把單刀，再振衣躍上屋頂。

沈鶴神色沉凝，抱劍道：「大師請。」言畢即採先下手爲强之策，踏前兩步，手腕一振，當即洒下一片劍光，將至智大師罩住。他以追風身法，配合搜魂十七劍，一招緊似一招，比徐眞人又有不同。使至急處，只見劍光，不見人影。

至智大師喝了聲采。「好劍法，可惜助紂爲虐，不是造福武林！」他戒刀似慢實快，招式十分簡單，但一招常能抵擋兩招，沈鶴攻得雖急，却沒能沾及他一片衣角。

展玉翅看了一會，一顆心方鬆下來，暗道：「至智大師名不虛傳，咦，他刀法十分複雜，竟滲入了劍法，舉重若輕，化繁爲簡，比沈鶴的劍法精湛多了！」

樂知足乾咳一聲：「展玉翅，你我各爲主帥，無謂拿下面的性命作賭注，彼此放手一搏如何？」

展玉翅吸了一口氣，道：「上次在齊魯丐幫內，意猶未盡，今日正好補償一下！在下久候了！」

忽然遠處傳來一道長嘯，嘯聲迅即至附近，有人道：「對付這種跳樑小醜、邪惡小人，幫主豈可抬舉他？還是讓某家先來會會他吧！」話音剛落，屋頂上多了一位蒙面穿白袍的漢子來。

展玉翅大喜，這不是張三奇麼？他脫口問道：「大哥這下去了何處！想煞小弟了！」張三奇不許他師徒相稱，只許稱他大哥。

張三奇笑道：「愚兄還能去何處？找個清靜的地方苦修武功罷了！嗯，最近愚兄略有所得，待打發了這些東西，咱們再好好交流一下！」

眞是人的名、樹的影，樂知足饒得信心十足，但一見到張三奇，亦不由一陣緊張，忙收起輕敵之心。

展玉翅道：「大哥您小心，那斯練有毒功，十分厲害，與之對峙，必須封住穴道及閉住呼吸，否則輕則腦袋發昏，重則中毒。」

張三奇頷首道：「樂知足，咱們便在屋頂比個高下，不管你使甚麼毒功，誰敗了就只能怪自己學藝不精。請！」

樂知足亦抱拳還了一禮：「你剛到，請先出手！」張三奇不再打話，先運玄功封住全身穴道，然後抽出一柄小孩玩耍的木劍來，緩緩刺出，木劍去勢雖慢，却激得空氣嘶嘶作响！

單是這份功力便教下面正邪兩邊高手暗暗喝采：「張三奇果然不同凡响，難怪是邪派第一高手！」

樂知足左掌橫掃，意欲擋開木劍，那知木劍只是略爲偏了一下，便繼續前進，不由暗吃一驚，知道遇上平生第一勁敵，急忙偏身讓過。

張三奇好像是樂知足腹中蛔虫般，木劍一偏，竟隨對方身形變動而變，劍尖仍指向對方胸膛！樂知足身法一變再變，張三奇則原式不變，只是雙脚移動。樂知足大急之下，只好抽身後退，同時發出兩股掌風以拒敵。

掌風一出，張三奇不再追擊，反而是閃開一邊，先避鋒頭，樂知足一退即進，這次他採取主動，先下手爲强，雙掌輪番出擊。不料張三奇每能料敵機先，招式隨對方之變而變，且每能反先，不過七八招，樂知足又失去先機。

展玉翅看到此處，放下心頭大石，樂知足功力增强了，但武技並沒有直接的精進，除非樂知足尚有絕招未曾使出來，否則這場比鬥，取勝的應是張三奇！

本來還怕分身乏術，此時却成了閑人，他才有機會縱觀戰場，就在此刻，背後傳來一女子的慘叫聲，他像遭電殛般轉身過去，却見香雪蘭已將苗小小刺倒於地。「請問南海仙子厲害還是西方仙子厲害？」苗小小喉管呼呼作响，終於咯地一聲，閉上雙眼。

展玉翅心頭更是輕鬆，不料前頭又傳來一個男人的慘叫聲，耳畔又聞宋高陽喝道：「爪下留人！」展玉翅一個風車大轉身，目光所及，只見鄔大羽右手五指握碎了龔善貧的喉管，又讓其屍體，慢慢自其掌中滑下。

與此同時，蓋世窮家幫的趙守民及穆長生等人都怪叫一聲，撲了出去。鄔大羽冷哼一聲：「你們想倚多爲勝？」

展玉翅怒道：「待我來！剛才你不是向在下挑戰麼？」

香雪蘭忙跑出來，低聲道：「玉翅，你是主帥只宜押陣，不宜下場，還是由我來！」言畢提高聲音道：「鄔大羽，兩年前，你爽約沒到鳴沙山，今日給你一個機會如何？」

鄔大羽怪笑道：「今日鄔某既然敢再來中原，便不會怕任何人！隨便你！」

香雪蘭着宋高陽、趙守民等人退下，道：「你我各戰了一場，誰也沒佔便宜，今日誰敗了該不該口服心服？」

鄔大羽猶疑了一下方道：「今日老夫若敗在你劍下，便發誓從此不踏進中原一步！」

「你若敗了只怕也沒有再來中原的機會了！」香雪蘭臉罩寒霜，道：「快請吧！」

正所謂醜婦終須見家翁，鄔大羽樂得光棍一點。「論年紀，老夫長你幾十歲，論輩份，昔年幸得令師以平輩論交，故今日無論如何你都得先出手！」

香雪蘭暗覺好笑：「那就恭敬不如從命啦！」她長劍向他虛刺三下，然後道：「請回招！」

鄔大羽大怒，立即猱身撲上去，雙掌如同車輪一般，急攻香雪蘭上下要害，香雪蘭見招破招，以快鬥快，毫不遜色！

展玉翅此時之目光由盧多財掠過，而落在凌虛及徐眞人身上，盧多財已穩操勝券，凌虛功力精湛，但徐眞人對武當派武功，一招一式均了然於胸，故每受制肘，徐眞人避重就虛，常以出乎意料之快劍討到便宜！只見凌虛老道一襲道袍破洞處處，仿如叫化子的衣衫，兼且血跡斑斑！

展玉翅看了幾眼，心中暗嘆：「武當故步自封，劃地爲圈，夜郎自大，枉有功力，却因沒有經驗而無法完全發揮己之所能，眞是可悲可嘆！」

心念未了，猛聽徐眞人喝了一聲「着！」凌虛老道右肩上立又見紅。「凌虛啊凌虛，你是越老武功越差了，依我之見，你應該到青樓妓院，好好享受這幾年殘生，何必巴巴跑來獻醜？連我這個被武當逐出門牆的弟子，也覺臉上無光！」

凌虛表面上「火水不侵」，實則內心大怒，耳畔突然聽到一個蚊吶的聲音：「師叔祖請沉住氣，論功力您在其上，只是缺乏經驗及應付之力，你之招式他了然於胸，他却能以快制勝，故師叔祖可以他不熟悉之武當招式迷惑他！或引他入彀，自可反敗爲勝！」

凌虛聽了此番話，猛吸一口氣，壓下怒火，再把展玉翅的話仔細想了一遍，深覺有理，當下採取以慢制快，先守後攻之打法，局面果然逐漸穩定下來。

鐵興邦殺了兩名寨主，退下一面；此時，袁小冰已被熊老祖打得只有招架之力而無還手之功，石城走了出去，打狗棒自中一挑，將兩件兵器挑開，道：「彼此都是丐幫中人，有話好說，何必自相殘殺！」

熊老祖怒道：「姓石的，你想來撿便宜？老子與他有私人仇恨，跟丐幫沒有甚麼關係，快讓開！」

不料石城也是霹靂火的脾氣，怒道：「石某不是說過，有話好說麼？我不讓開，你待如何？」

熊老祖氣得跺脚：「奪妻之恨，說說就能解決麼？」

袁小冰怒道：「放屁，你是不是要我把眞相抖出來？」

展玉翅高聲道：「此事展某頗爲清楚，袁幫主絕非奪其妻子！若眞要說出眞相，熊幫主臉上的確不好看！」

熊老祖又驚又怒：「你們是準備圍攻老子了？哼，老子只有一條命，有種的便拿去吧！」

齊英明道：「今日涇渭分明，熊幫主若不肯罷休，咱們也不會客氣，隨時都有人奉陪！」

熊老祖色厲內荏地道：「你們要倚多爲勝，老子也不會害怕！」

齊英明笑道：「熊幫主且休息一下，若不服氣的，齊某稍候再來領教！咱們幾幫已決定聯盟，你不答應無人有意見，但不准你破壞，否則便是天下叫化子之罪人！」

忽然眼角白光一閃，衝天而起，展玉翅急忙轉頭望去，却原來田中藝手中單刀已被盧多財擊飛，再一棒抽在其肩膊上！只打得田中藝右臂酥軟無力。「你作惡多端，今日饒你不得！」

田中藝一身武藝大多在手中鋼刀上，失去鋼刀又失去右臂之活動力，不過五個照面，左臂又被抽中一記，田中藝又驚又怒，叫道：「臭叫化子，你有種的便殺了我吧……」他話未說畢，胸膛上又中了一記。

盧多財穩操勝券，加上連連得手，神采飛揚地笑道：「一棒殺了你，不是太過便宜了你麼？你以前

犯下不少血案，今日非要你嘗嘗苦頭！」再三招，又在其頭臉上抽了一記，田中藝半張臉立即腫了起來！

饒得田中藝再凶悍，這時也被打怕了，是以顧不得面子，轉身便逃，盧多財輕嘯一聲，越過衆人頭頂欲追。猛聽霍長春道：「盧長老，這廝逃不掉的！」他尖哨幾聲，地上毒蛇便紛紛向田中藝撲去！

田中藝雙臂酥軟無力，又沒兵器，雖然輕功不錯，但仍很快便被毒蛇噬中大腿，盧多財道：「眞是應有此報！」話音剛落，突見展玉翅向前撲去，口中罵道：「狗强盜還敢逞凶！」

原來黃河大俠武功跟諸葛神只在伯仲間，只是諸葛神前兩天內腑爲展玉翅震傷，影响了水準，不過他城府深沉，狡計百出，先以守爲攻，意圖消耗黃北山之精力，是故兩人一攻一守鬥了二百多招，表面上黃北山佔了上風，實質上這時諸葛神在體力上，反而佔了便宜。

激鬥中，諸葛神突然奮力反攻，他一直採取守勢，突然主動出擊，使得黃北山長劍不由稍爲一滯，諸葛神得勢不饒人，攻勢更爲順暢，更爲旺盛，黃北山連退三步，方站穩陣脚，心中暗自忖道：「想不到綠林之中，尚有此人材！」

他不知若非諸葛神有內傷，憑其機智，已可勝他！

當下黃北山覷得眞切，見對方劍網中有一破綻，便欺身急刺！他長劍剛出，諸葛神雙脚突然蹲下，改刺其下盤！黃北山一劍刺空，知道不妙，連忙退後！

諸葛神雙脚用力一蹬，抱劍標前，劍尖乃刺向其大腿！黃北山長劍及時垂下遮擋。說時遲，那時快！突見諸葛神左臂一抬，自袖管中飛出兩枝弩矢來！

那袖弩十分强勁，威力比袖箭大多了！兩人又是近身，弩矢眨眼即至，好個黃北山，硬生生使了招「鐵板橋」，堪堪避過那兩枝弩矢！可是長劍未免因此而受影响，擋不住對方，大腿被刺個正着！

諸葛神一劍得手，心頭狂喜，正想撲前殺死黃北山，幸好展玉翅及時趕到，他長劍一挑，剛好將諸葛神的劍挑開。

諸葛神又驚又怒，色厲內荏地道：「展玉翅，你到底來撿便宜了！」

展玉翅也不打話，手腕一振，劍尖自下而上，刺向其喉頭；這一招無聲無息，仿似羚羊掛角，無跡可尋，諸葛神吃了一驚，忙不迭躍開。「你還有甚麼絕活？」

諸葛神見對方撲來，右手長劍急刺，袖管中又飛出兩枝弩矢來，他心中暗道：「老子的絕活就在此，看你有甚麼本領！」

猛見展玉翅也是上身向後一仰，同樣使出「鐵板橋」來，諸葛神依樣劃葫蘆，一見對方使出「鐵板橋」，身子微蹲，長劍改刺對方大腿！

凡人施展「鐵板橋」這一功夫，重心必在雙脚之上，不易閃避，是故諸葛神心裡已笑了出來，你展玉翅也不過爾爾！

說時遲，那時快！展玉翅似已料到對方有此一着，上身向後彎，他左脚已縮了上來，猛地向上踢出！鞋尖正好落在諸葛神手腕上，只見他長劍如長虹貫日般，衝天飛起！

諸葛神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後退！展玉翅輕嘯一聲長劍在地上一點，人已飛射而出，疾如奔馬，勢如餓獅搏兔！

諸葛神爲其氣勢所懾，一時間竟不知如何閃避！猛覺胸膛一陣疼痛，似乎聽到胸骨斷折之聲，身子也似被人自背後猛力拉扯般，向後倒飛，他人未落地，眼前一黑，已甚麼也不知道了！

展玉翅收拾了諸葛神，飛身躍上屋頂，居高臨下觀戰，也直至此時，展玉翅心頭才較安定！他轉頭望屋頂，古星與龍從海各有千秋，要分勝負，恐要再過兩百招：「左右地獄使者」與哈氏兄弟之戰，亦是功力悉敵，難分軒輊；武從文夫婦與穆曉明父子之戰，則已佔了上風，至智大師在沈鶴快劍狂攻之下，看似危險，但實則十分安穩，他是以靜制動；張三奇跟樂知足之鬥，瀟洒從容，展玉翅却知危機重重，香雪蘭對鄔大羽則已大佔上風，看來要取勝，不過數十回合間之事而已；倒是齊英明與熊老祖之戰，十分激烈，隨時都能分出勝負，最令展玉翅擔心的，却是靜玄師太！

若論武技及功力，靜玄師太均稍勝對方半籌，無奈她畏懼對方之「飛蟲術」，一直運功封閉住全身穴道，甚至連呼吸都得十分小心，是故消耗內力最甚，因此敗象已呈，再鬥下去，即使不傷不死，也抵禦不住「飛蟲」之侵襲！

展玉翅默運玄功，飛到對面屋頂，道：「師太你且退下，晚輩有辦法收拾對方！」他說畢此話，便不再說，封住穴道，閉住呼吸，鍥入兩人中間，長劍乍現，將之分開，不管納吉有何反應，手腕一振，便向對方攻去！

納吉怒道：「你們漢人果然無耻，兩個打一個，老娘也不怕，今日便教你們知道『飛星敎』之厲害！」她說話時，已默默放出「飛

蟲」！

可是對方毫無反應，納吉一急，再放一批，往展玉翅鼻端飛去，同時默念咒語，催迫其蟲鑽向對方鼻孔裡，隨着呼吸進入其體內！

展玉翅得知對付這種人，只能速戰速决，是以長劍着着後發先至，祇五六個回合，便殺得納吉手忙脚亂，心中不禁忖道：「這漢子果然厲害，難怪那些老頭都聽他指揮！」她連發三四批飛蟲，均如泥牛入海，絕技不能奏效，便心慌意亂，形勢更加危殆！

展玉翅的長劍迫得對方喘不過氣來，左掌早已蓄勢以待，終於覓到一個機會，悄沒聲息地拍出一掌，這招十分巧妙，直待手掌臨近對方身體，掌風方湧出去！

納吉虞不及此，來不及閃避，連忙沉臂迎掌，但聞「砰」的一聲響，納吉如皮毬般倒飛而起，懷中還有好些飛蟲，都來不及施放！人在半空，已衝天噴出一股血箭！展玉翅亦同時倒飛丈餘，換了一口氣，再度掠前！

這幾個動作兔起鶻落，一氣呵成，教人看得眼花撩亂！納吉身子摔落屋頂，猛聽「嘩啦啦」一陣亂响，屋頂破裂，她人亦摔進屋裡去！

展玉翅怕她繼續作惡，緊跟着她穿洞而入。屋子裡的人見天下摔下一個「大元寶」，還沒來得及驚呼，又降落一位「飛將軍」，都疑在夢中！

納吉身子落地，一動不能動，展玉翅手指一落，在她身連戳十多記，後再抱着她，穿洞飛上去，將其放在一邊，最後又退至遠處換氣！

這些事寫來雖慢，實則疾如白駒過隙。直至此時，古星與龍從海才分出勝負！

論功力龍從海應高於古星老道，他武功十分霸道，而青城派之武功，走的則是輕靈飄逸的路子，以柔制剛，是以找對了對手，但龍從海十分强悍，窮攻猛打，一直佔了上風。表面上他消耗了不少體力，但古星爲避重就輕，身子不斷閃動，同時虛耗了不少精力，時間一久，便被迫退至屋簷邊上！

展玉翅自屋內飛上來，龍從海正掌劍齊施，古星退無可退，又恐跳落地上，弱了青城派的名頭，是以只得咬牙迎上一掌，比拚內力！

「蓬！」兩隻手掌接上後，發出一道悶响，兩人同時退後，古星却因背後空虛，便跌了下去。

展玉翅飛身躍去，攔住龍從海。「龍島主，在下展玉翅誠心領教一下高招！」

龍從海喘了一口氣，道：「你倒會撿便宜，這那有半點盟主之風？」

展玉翅道：「在下從來沒想到要奪甚麼盟主，不過也不想撿便宜，就空手讓你七招吧，七招之內，展某絕不回手，不知島主滿意否？」

龍從海雖知他身手不錯，但想到對方七招之內不還手，雄心頓起，乃道：「這可是你自己訂下來的規矩，若有甚麼三長兩短，可與龍某無關！」

展玉翅含笑收劍道：「在下死而無怨，島主請動手！」

龍從海也不客氣，立即出手，他雙掌齊出，展玉翅一躍而起，龍從海緊接着躍起；展玉翅一個沒頭觔斗翻開丈餘落下，道：「龍兄仔細了，已使了兩招！」

龍從海見他反應如此快捷，這次不敢貿然出手，謀定而後動，足足等了兩盞茶工夫，方發出第三招，這一招看似平平無奇，其實絕活正在後面，他甚至把展玉翅幾種閃避之方式都預想到，是以信心十足！

只見他把上、左、右都封死，展玉翅果然退後；他一退，龍從海雙脚一蹬，雙掌齊出，直擊展玉翅之胸膛，展玉翅一退再退，已至屋簷，但見他上身向後一仰，整個上身都垂了下去，他雙腿仍壓住屋頂，而且雙腿如風車般移動！說時遲，那時快，但見他上身一仰，坐了起來！

猛見龍從海撲了過來，他雙掌虛出，站了起來，龍從海只道他要反悔出手，呆了一呆，又再衝前擊出雙掌，展玉翅已換了一個方位，笑道：「龍島主，只剩三招了！」

話音未落，龍從海右腿已自其腰際掃了過來，展玉翅雙脚一蹬，跳後兩步，不料龍從海沒待右腿落地，左腿又凌空踢出。

這一腿又疾又快，力道又猛，好個展玉翅，猛地躍起，雙腿張開，龍從海之左腿，剛好在其雙腿之間踢空，與此同時，他右腿已落在屋瓦上，身子騰升而起，左掌右爪，分前後夾攻展玉翅！

展玉翅右脚尖不慌不忙在左脚面上一點，硬生生又拔高了七尺，龍從海那七招連其衣角也沾不上：「島主，七招已過，你可要小心了！」

話音未落，展玉翅一折腰，頭下脚上，直撲下來，雙臂如弓，引而不發，再待龍從海雙脚將近臨近屋頂，方倏地彈出，雙掌急拍而下，龍從海沒可奈何，只好舉掌相迎。

「蓬」地一聲過後，脚下又响起一陣如同炒豆之聲音，屋瓦破碎，他右脚在瓦洞中，猛見展玉翅已

至，右腿倏地飛起！

展玉翅雙手抓住其足踝，順勢翻開落下，龍從海趁那一腿之勢，左腿脫出瓦洞，連環踢出！

展玉翅鬆開右腳之前，順勢封了其痲穴，待對方左腿一至，他舉臂一格，龍從海右脚落地，酥軟無力，重心驟失，跌倒在屋瓦上，展玉翅順勢一脚將其踢飛落街中。四周立時响起一陣采聲。

展玉翅能這麼快得手，其實有點僥倖，不過龍從海也光棍，自地上爬了起來後，抱拳道：「展幫主果然武藝高超，龍某甘拜下風，今日就此別過，異日有機再來討教！」言畢解了右脚痲穴，轉身招呼手下而去。

展玉翅道：「此人作惡不多，放他回去。」

只聽香雪蘭道：「鄔大羽，念你在西北霸道，只爲爭名，盜色兩戒不犯，今日本可斷你一臂，只削你一指作爲懲戒，希望你日後好自爲之，以免辜負一身武功！」

鄔大羽右手食指斷了兩節，鮮血流個不停，所謂十指痛歸心，只見他五官扭成一塊，沙着聲道：「老夫技不如人，夫復何言，後會有期！」他抱腕急遁。

忽聽有人叫道：「貧道跟你拚了！」

展玉翅大吃一驚，低頭望他，但見凌虛的長劍刺進徐眞人之胸膛；而徐眞人的劍則刺入其腹中，看來都活不成了。他悲呼一聲：「師祖叔！」飛身過去！

凌虛搖頭道：「貧道不配爲你師叔祖，且你早已脫離武當，又是丐幫幫主！當年我迫令師逐你出師門，那眞是正確的！否則那有你今天？」又對徐眞人道：「逆徒，可惜你一身武功，却不學好，貧道管教不了你，只好捨身殺你，你到底後不後悔？」徐眞人忽然大笑起來，凌虛怒道：「你眞是冥頑不靈啊！」

徐眞人笑得咳嗽起來：「老道，我後悔甚麼，今日雖死，你也活不了，你清苦一輩子，我快活半輩子，今日還不是同歸黃泉？」

凌虛喘着氣道：「眞是畜生！你殺、奸、淫、掠，難道深夜不會自愧？你甚麼都得到，但內心不覺得空虛？我雖平淡清苦，但怡然自得，自得其樂，雖死而無所懼，你死後必下地獄，下生必淪爲畜生！」

徐眞人臉色一變再變，突然拋劍跌坐地上，他胸膛離開了劍尖，鮮血便不斷地湧出來，臉色迅速變青，喘息地道：「你，你不必嚇我，我天不怕，地不怕……」

凌虛笑道：「你怕！你不怕人，但怕天怕地，怕自己！怕你自己內心的譴責！」

徐眞人臉色一變再變，終於乾笑起來，笑到後來，笑聲如哭，終於戛然而止。凌虛見他死了，也喘息起來，低聲道：「展幫主，貧道求你一件事，請你把我火化之後，送回武當去。」

展玉翅點頭道：「今日不管晚輩是生是死，都一定會把這件事辦妥！」凌虛含笑盤膝，輕輕閉上雙眼，狀似入定。展玉翅伸手一探，早已沒了鼻息，當下忙把任務交給徐天從派人去辦，然後重新躍上屋頂。

至智大師經長時間防守之後，已摸熟了沈鶴劍法之變化，開始反攻，已臻平分秋色之境界。展玉翅知道再鬥下去，取勝的將是至智，放下心頭大石，默察張三奇之形勢。

張三奇在招式上大大勝過樂知足，奈何樂知足毒功太過厲害，他得閉住呼吸，更不敢跟對方比拚內力，深恐不愼吸進毒氣，是故樂知足每至危急時，便以內力化解，因此難分軒輊，而實際上，他危機尚在樂知足之上。

展玉翅看了一陣，深覺張三奇自創的那一套功力，實在妙不可言，且臻化境，獲益不淺！

看了近百招，展玉翅發現張三奇體內眞氣已濁，非要退後呼吸換氣不可，樂知足亦似已知道，加緊進攻，一時間掌風呼呼，聲勢嚇人。

展玉翅忙以「傳音入密」道：「大哥，且休息一下，讓小弟跟他過幾招，如何？」

他不等張三奇回應，已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後閉住呼吸標前，長劍一挑，將他倆分開，張三奇連忙退開換氣。樂知足驚怒地道：「你們自命正義，却採取車輪戰法，羞也不羞？」

展玉翅不敢應他，學張三奇，以「後發先至」之策應敵，他功力不如張三奇，但用的却是精鋼製的長劍，劍上威力大於木劍，且腦袋靈活，反應快，足以彌補功力之不足，竟然佔了上風。

樂知足跟張三奇惡鬥了數百回合，也消耗了不少體力，不過他神功大功告成，精神特別亢奮。「展玉翅，今日不管我方死了多少人，但此處最後一個活下來的必是我，老子以後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爲武林盟主了！哈哈……算起來，老夫還得感激你！」

展玉翅不敢開腔，左掌右劍，盡己所能，盡量施展，把樂知足緊緊罩住，饒得樂知足自認天下無敵，亦不敢再分神說話。

兩人越鬥越快，亦越激烈，樂知足把掌上眞力提高至五六成，展玉翅則以七星步法與之周旋，就似

穿花蝴蝶般，進退自如，揮洒之間，妙招奇式紛呈，看得張三奇暗暗讚賞：「想不到這小子的七星步法使得如此神妙，比我省事多了，看來此戰他取勝機會比對方高！」話雖如此，他仍不敢稍退半步，以便展玉翅萬一遇險，可隨時救援。

此刻，長街上之打鬥已基本上結束，丐幫弟子立即衝進安慶分舵救人質。最後齊英明以一招「黑虎偷心」把熊老祖擊倒於地，而結束地面之惡鬥，屋頂上，只剩下沈鶴與至智，樂知足與展玉翅這兩對未分勝負！

張三奇道：「樂知足毒功厲害，他此時內力已使至極限，諸位請勿上來，最好再退後幾步！」羣豪在香雪蘭之勸解下，這才依依不捨之地退後幾步。結果有兩個青竹門的弟子還是中毒暈倒，此時羣豪又不約而同，再退兩三丈。

展玉翅打通任督兩脈及天地橋，又有「龜息功」爲助，長時間不呼吸不太受影响。他在招式上佔盡上風，但樂知足功力精進，內力强勁無比，他仍不敢直攖其鋒。

此時，樂知足反而將勝敗拋諸腦後，鬥至天人合一，外面之事物他完全不知道，內力使至極限，一揮臂一抬腿，都帶起一股股凌厲之罡風，展玉翅倏地躍高三丈，換了一口氣。

樂知足見機不可失，立即躍起，發出兩股罡風，罡風如同波濤般，直向展玉翅捲去。

展玉翅封住全身穴道，借勢向遠處掠飛過去，直落至院子裡。樂知足亦立即向庭院躍落。說時遲，那時快！猛見展玉翅反躍上去，掌劍齊施，向凌空之樂知足攻去！

「來得好！」樂知足猛喝一聲，雙掌齊出，以泰山壓頂之勢，居高臨下按下去！

不料，展玉翅上躍之勢，留了暗勁，人至半空，倏地斜飛，樂知足那兩股掌風擊在地上，青石板登時裂開，看得展玉翅咋舌不已。

展玉翅躍上屋頂，以逸待勞，不料樂知足也知厲害，縱身至對面屋頂。展玉翅反應也快，凌空飛擊樂知足後背！

好個樂知足，凌空轉身，抵出兩掌，但聞「蓬」地一聲响，狂飆自天而降，兩人身子凌空倒飛，展玉翅手肘撞破窗欞，飛進民宅，不管屋內之叫喊，再自後窗穿出，隨即換氣，縱身再上屋頂。

幾乎與他同時，樂知足也上了屋頂。此時屋內方傳來驚呼聲：「娘，爹暈倒……」話未說畢，聲音已戛然而止，顯然下面的人已中毒暈倒。

張三奇在遠處冷冷地道：「樂知足，你又造孽了！」樂知足仿似未聞，雙脚抬動，如同行雲流水般，向展玉翅走過去。

展玉翅未待他站定，劍光乍現，又採取攻勢。樂知足邊戰邊道：「展玉翅，你敢再跟老夫對三掌麼？」展玉翅才不傻，劍走游龍，攻得更緊。

就在此刻，突聞沈鶴一聲驚呼，原來他已中了至智一掌，長劍衝天飛起，臉如金紙，喘着氣道：「老和尚，你這是甚麼功？」

至智亦已是滿頭大汗，但他始終笑容不改。「老衲所學甚多，可惜少林武學淵博如同瀚海，老衲只得皮毛！」

沈鶴仍喘息地問：「沈某再問一句，你是否學過『易筋經』？」

「學過，可惜只得皮毛！」

「你不必謙虛，老實告訴我，到底學到幾成？」

至智沉吟道：「大概只有三四成。」

沈鶴長嘆一聲：「我師徒終年苦研武學，只道有一天能趕上少林，而獨尊武林，想不到今日仍難逃一敗！」

「少林自達摩至今，已歷千載，武學浩瀚如海，你敗給本門，有何奇怪？」至智輕嘆道：「世人所謂文無第一，武無第二，註定武林紛爭必多，妄想得天下第一者，大不乏人，但就老衲所知，並無人能永遠得之！今日縱然能打遍天下無敵手，但明天必有後浪勝過你！名乎利乎，都是過眼雲烟罷了！」

沈鶴雙眼閃動，再問：「那世間是否有永遠存在的？」

「有！所謂萬般帶不去，唯有孽在身！一個人千萬不能作孽，自作孽不可活！唯有積善，可以隨你轉世輪迴。要跳出紅塵，不是人人可以做到，但多行善，有機會行善，絕不錯過，相信只要有決心，任何人都可以做得到！施主可曾見到邪能勝正麼？」

「五十多年前，曾……」

「一時之勝，不能長遠！邪終究不能勝正，這是天理！多作惡必自斃，人不斃之，天斃之！施主你細想想周圍或所認識的人，必覺老衲所言不虛！」

沈鶴忽然跪下道：「大師，您可否收我爲徒？」

至智怔了一怔，問道：「你欲從我學『易筋經』？」

「不，弟子欲學佛理！誠如你所說，名與利乃過眼雲烟而已，武功高又如何？到頭來還不是一坯黃土？」

至智哈哈笑道：「眞是孺子可教也！老衲那有不允之理？此處不宜久留，待到寺內再行師徒之禮！走！」

沈鶴叩了三個頭方長身回首道

：「師兄，小弟隨至智大師到少林落髮，希望你好自爲之……最好停手，也找個清靜的地方去修煉吧！」

樂知足怒道：「師弟，咱們言明共同進退，同甘共苦，你爲何食言半途而廢？」

沈鶴嘆道：「相信小弟剛才說的話，師兄都已聽到，小弟也不想多解釋！」

樂知足更怒，厲聲道：「人各有志，我也不勉强你！沒有你，老夫還能當上盟主，你趁早給我滾吧！」

「師兄，所謂邪不能勝正……即使你能當得武林盟主，但身邊無一個朋友，活着又有何意思？」

樂知足氣得頭髮豎起，頭頂上白烟冉冉而上，至智道：「痴兒，他中魔已深，非三言兩語可以勸服，今日便讓他徹底失敗吧！走！」沈鶴又向羣豪拱拱手，連長劍也不撿，便隨至智走了。

樂知足此時已將內力發揮至極點，整個人都籠罩在白烟之中，張三奇不斷着羣豪退至遠處，武功較好的便躍至遠處屋頂觀戰。香雪蘭緊張地道：「張大哥，玉翅他……他抵擋得住麼？」

張三奇沉聲道：「放心，一切有我，你退開一點！」香雪蘭那裡肯退後，飛上對面屋頂押陣，她深知樂知足的毒功厲害，忙閉住呼吸，不敢再開腔。

展玉翅也知雙方已鬥至最緊張時刻，隨時都能分出勝負來，便將內力亦提至極限，頭頂上同樣冒出裊裊白烟來，刹那間，屋頂上一片白茫茫，在遠處觀戰之羣豪，根本看不清兩人之動作。

展玉翅每劍刺出動作緩慢，但力蘊千鈞，劍尖激得空氣嘶嘶作響。動作慢，威力更强，因此樂知足並沒有佔到便宜。他一心尋找跟對方比拚內力之機會，可惜展玉翅每次都巧妙地避過。

兩人又鬥了六七十回合，展玉翅人與劍渾成一體，意在劍先，每一劍又不成招，又妙不可言，只看得張三奇讚嘆不絕。「幸虧老夫沒有找錯人，看這幾十招之情況，他已青出於藍！我這門功夫終於有了繼承人，可以發揚光大，把武學推向更高一層樓！」想到高興之處，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他這一笑不打緊，却吸進了毒氣，只見他一頭栽了下去，幸虧他功力深湛，雙脚落地，再往遠處跑去，靜玄師太及香雪蘭雙雙搶了出去，扶住他跑回來。

張三奇之情況，展玉翅完全不知道，幾乎與張三奇栽倒之同時，他劍尖亦刺進樂知足的左上胸！樂知足看也不看他的劍，左掌夾風望展玉翅胸膛印去！

展玉翅來不及閃避，只好也把全身眞力注於左掌上，迎了上去！樂知足那一掌推至展玉翅身前一尺，展玉翅的手掌才接上，是故樂知足的掌勢已盡，展玉翅眞力正在進發！

「蓬」地一聲悶响過後，展玉翅身子首先退後，但樂知足後退之勢却更遠！但見右胸上一股鮮血噴了出來，刹那間便將衣衫染紅！

展玉翅一退即進，樂知足心存「不成功則成仁」之想法，亦是一退即進，連氣都不喘一口，雙掌仍然推出去。

狂飈似自天而降，展玉翅人在風中，如同一葉小舟，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中飄盪，樂知足連發三四掌，均被其閃過，他長劍在狂風中，仍能準確地刺向樂知足之要害，使樂知足亦不得不心存顧忌！

此時，兩人身旁之白烟均已被掌風震散，羣豪在遠處一見此情況，亦知勝負即將定出，無論誰勝誰負，必有一個人需倒下去！是以都爲展玉翅暗暗揑了一把冷汗，尤其是香雪蘭，一顆心更是幾乎要跳出口腔外！

說時遲，那時快！倏見展玉翅長劍疾如星火一樣，劍鋒在樂知足左小臂上割了一劍！這一劍入肉頗深，痛得樂知足齜牙瞪眼，氣勢亦爲之一遏！

就在此刻，彎足了勁的展玉翅，左掌方挾風擊出去！由於雙方距離太近，去勢又快，樂知足避無可避，只得舉掌相迎！

「蓬」地一聲過後，兩條人影迅速向後倒飛，展玉翅脫手將長劍甩出！

風聲、人聲以及內腑震盪、臂傷等等原因，使樂知足之聽覺及反應都失去，眼睜睜地望着長劍貫胸而入，竟然沒法閃避！

喝采聲及歡呼聲，同時爆响，只見展玉翅身子一退再退，終於躍落長街，隨即席地而坐。張三奇亦飛身而下，爲他運功療傷。樂知足神功練成之後，饒得展玉翅兩次跟他對掌，均能避其鋒頭擊其尾，但內傷亦頗不淺。

* * *

三個月後，江南丐幫總舵開始人來人往，來往的均是上了年紀之叫化子，又過幾個月，已是暮春時節，鶯飛草長，人們爭相踏青之時，金陵城外紫金山上，雲集了不少叫化子，眞是成千上萬，操着不同之方言，把城裡的人嚇壞了，只道發生了甚麼事。

其實天下各地各種各式之叫化子組織，大致上同意大聯合，將大小數十個丐幫，合併爲一，如今齊集金陵商量大小事宜。

江南丐幫身爲地主，自得負起一切起居飲食以及會場、防衞等任務，是以上下一片忙碌，但亦洋溢着說不出之興奮和喜悅。

各幫頭目日夜研討辯論，幸好大家都明白合則有力，分則力薄之理，是故問題雖多，却也都能解決。大問題解決之後，最後便是選擇總舵之地點，分舵之分佈情況。

由於金陵在中心地點，丐幫總舵規模又較大，便順理成章成爲新幫之總舵，接着又點了各分舵。主要都是利用原有各幫之建設，最頭痛的却是總舵之人選，幫主一職，萬口一聲，由展玉翅擔任，盧多財爲長老，無人反對，其他職位，爭論了三四天，終於亦有了定論。

* * *

從六月底七月開始，武林各門派、帮會、武林世家、聞名人物，均接到丐幫之請帖，應邀到金陵觀禮。成立統一丐幫之日子，竟訂在八月十五中秋節，人月共團圓固是人們之願望，又何嘗不是叫化子之願望？恐怕此心願，叫化子比常人要求更强烈。

八月十二日開始，金陵內之客棧早已住滿了各地武林大豪，丐幫嚴格規定幫內弟子只能住到城外。展玉翅面子大，不但各大門派掌門均出席，連少林之至上禪師、武當之青雲、青城之古月道長、峨嵋之靜覺師太亦親自來賀，這可算是武林未曾有過之盛舉。從此後，丐幫便與少林、武當、峨嵋、青城、華山、崆峒、崑崙等並駕齊驅，被譽爲武林八大門派。但論實力，可與少林、武當鼎足而三。

開幫典禮禮畢之後，自然是大宴羣豪，酒酣耳熱之際，盧多財代展玉翅宣佈喜訊：三日之後，與香雪蘭成親，如此一來便更加熱鬧矣。羣豪在禮成之後，絕大多數仍留下來，參加展玉翅婚禮，甚至有許多老友，流連至八月下旬才告辭。

丐幫合併之後，實力大增，邪派無人敢輕侮之，而丐幫亦憑龐大之實力，在少林、武當封山後，肩負起維持武林秩序之責任。展玉翅由一位紈袴子弟，成爲武林景仰之大人物，堪稱異數。

（全文完）

上文提要： 天衣大師等與三聖會決戰，三聖會慘敗，發現了雙方技藝相差懸殊。明月觀的梨花女用遁術追踪下去，不料被天衣大師誘出原形，天衣大師、飛雲子、江豪三人遂決定將計就計，誘她到金陵城再殺。三人遂一路飛掠來到了秦淮河的畫舫之上，卻發現這裡亦在三聖會控制之下。船上，一個美少女與一個手挽二胡的中年男士走進來……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

臥龍生・文
可飛・圖

一代天嬌

胸前銀魚辨敵友　妖女符牌險奪命

「如果不開心呢？」江豪道：「該當如何？」

青衫人怔了一怔，笑道：「不收一個銅板，拍拍身子走人。」

「唱得好呢？一曲要多少銀子？」江豪道：「咱們會挑剔，也肯花錢。」

「這就沒有一定之規了，三位大爺隨便賞，」青衫人道：「一兩銀子不少，十兩銀子不多。三位大爺拿得出手，我們就收得下。」

「兩位不像是秦淮畫舫上人。」江豪話入正題了，雙目盯注在那綠衣少女的左襟上瞧看。

飛雲子也看到了，青綠短衫的左襟上，戴了一個銀色的裝飾，飾品很小，不留心根本看不出來，但如留心看，目光又充足，就可以看出來，那是一尾製作精巧的小魚，純銀打造的小魚。

青衫人已拉動琴弦，一縷清音也自綠衣少女口中婉轉而出，就這麼把該回答的話，用二胡拉走，用歌聲唱過去了。

二胡和歌聲配合得十分佳妙，正在動人處，却突然停了下來，似是在一種突然變化下停住，歌聲和弦音戛然而止。

「三位大爺慢慢喝，我們父女告退了，」青衫人收起二胡，隨在那綠衣少女身後，快步而去。

「當心！急酒傷身。」

三個人都聽得很清楚，但却無法分辨出來自何處，青衫人轉身帶門而去，頭也未回過一次。

「很高明的廻音術！」天衣大師道：「把聲音留在室內，人却出了門外，非有精湛深厚的內功，無法辦到。」

飛雲子點點頭，道：「可惜還未問出他來自何處，我能肯定他不是畫舫上人。」

「他好像認出了江三公子，」天衣大師道：「兒時舊貌辨依稀，但是，他不敢肯定。」

「吸引我注意的是那枚銀製的小魚，」江豪道：「兩位認識那種魚麼？」

天衣大師搖搖頭，道：「不認識，老衲近水情怯，那還會認得出什麼魚？」

飛雲子搖搖頭，道：「應是一種不起眼的魚種，瞧不出任何特色。」

「對！正因它平凡，很小，沒有人注意到牠，」江豪道：「但却是洞庭湖旁的特產，牠喜歡躲在近岸的葦林水中，以躲避大魚的吞食，我們叫牠銀星，牠鱗白、肉細，常常成羣的出現水面，在日光下閃燦奪目，有如銀星在空中飛舞，因而得名。」

天衣大師低聲道：「是令尊派人入江南的伏兵，在三位老人家失

蹤年餘，不知訊息，他們也忍不住了，派人出來活動、探察了。」

「可惜，晚輩沒有記憶，勾繪不出他的形貌，」江豪道：「也不知是否該表明身份，和他連繫？」

「不行，太冒險了，」飛雲子道：「我們身份已露，而且，志在誘敵，還要千方百計的掩護行踪，他們的身份一旦洩漏，必遭三聖會全力撲殺，我們要反身援救，就完全喪失主動了，此事不可稍有疏忽……」

「不錯，」天衣大師接道：「三公子不可造次，需知，欲速則不達，這件事要按預先的策劃，到利人當鋪去，按照定下的步驟進行，事隔二十年，很可能有些意外的變動，松柏長青，但也會因年久而有腐枝敗葉，令尊設下的關卡、步驟，許或別有深意呢？」

「大師說的對！江三受教了。」

天衣大師道：「好像有人來了，我要先走一步，三公子別忘了盡快到利人當鋪一行。」右袖拂動，人已穿窗而去。

「走得好！」飛雲子笑道：「水面上和人動手，和尚十成武功，只能用出五成。」

但聞蓬然一聲，被青衫人帶上的艙門，被人撞開，兩個手中提刀的武士，快步行了進來。

飛雲子目光轉動，打量了兩個提刀武士一眼，看他們都在三十左右的年紀，正是習武人的黃金歲月，却不像是常在江湖上走動的人，很可能是慕容世家的新銳武士了。飛雲子長劍一橫，說道：「這菊花舫是三聖會的地盤，兩位也敢來此搗亂，還不快走！」

兩個提刀武士聽得一怔，還未來得及答話，飛雲子已一劍削出。

劍勢若點、若劈，分取兩人咽喉，奇變之詭，莫可預測，迫得提刀武士無法開口，同時揮刀架去。

江豪已聽出飛雲子言外之意，還不快走！這是對他而發，微微一笑，穿窗而去。

但他跟和尚走得不同，噗咚一聲入水中，水中自有一片天，也傳達了離去的訊息。

飛雲子劍法一變，三招就把兩個黑衣大漢手中的鋼刀擊落，也點住了兩人穴道，然後放開大步，離開了菊花舫，大門進來，大門出，走得氣勢萬千。

轉過了一層疏林，秦淮河的燈火不見了，但眼前一片空闊的草地上，却站着一個人。

身着道袍，長髮披垂，左手執劍，右手却握一面符牌。

是的，明月觀的劍手之一，梨花女。

抬頭看天色，三更時分，這也是飛雲子急於遣走江豪的理由之一，他要以本身數十年武功、劍招，和習過術法的人，作一次無人干預的對決，一切都照着想定的步驟行事，果然，引來了梨花女。

左手一揮，扯下了黑色的披風，露出了一身黑色的勁裝，同時右手也抽出了長劍。

飛雲子很期待這次決鬥，眞正盼到了，心中又有些緊張，面對着善用奇術的高手，劍法和武功，是否會失去作用呢？

有了這些顧忌，飛雲子不敢心存大意，輕敵燥進，暗中運氣，凝神戒備。

一種凜冽的劍氣，由飛雲子身上散發出來。

梨花女點點頭，道：「果然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劍手，告訴我，你是和尚還是道士？」

「看看手中兵刃，就應該明白了，和尚用刀。」

「武當飛雲子……」

「正是貧道，二十年江湖行走，會過了不少的武林名劍、刀手，却一直未見身負奇術的高人……」

「今夜遇到了，」梨花女道：「希望你運氣好，還能看到明天的太陽。」

飛雲子心頭一震，下意識的抬頭向天上看去。

只見一層淡雲，遮住了天上的星月，月光透過淡雲，天地間一片昏黃顏色。

* * *

一個身着袈裟的和尚，緊靠在一堵高大屋宇的青磚牆下，靜靜的站着，有如一尊木雕、泥塑的神像。

昏黃的天色下，黃綾袈裟在夜風中飄飛，颯颯作響。

這是金陵很有名氣的唐家巷，名爲唐家巷，實際上是三四條巷子絞連在一起，中間經過拓闢通道，把四五百戶人家，擰成了一片，在金陵城的巷道中，自成了一片天地。

唐家巷以川菜揚名金陵，大大小小的餐館不下百餘家，但却有計劃的環繞在唐家巷的四週，啣接成一個環圓，任何進入唐家巷的人，不管走那個通道，都在衆多的目光監視之下，店中的伙計客人，還有擺設在巷口屋沿的小攤子。

這些人組合成了一個嚴密無比監視網，飛鳥難渡，這些人要到近二更才收市休息。

唐家巷的人，除了經營名滿金陵的餐館之外，也經營幾家大生意，包括綢緞莊、銀號、糧行等，不過，號子就不在唐家巷了，但他們仍是唐家巷的人，遇上出錢的事，絕不後人。

所以，天衣大師三更之後，換

上袈裟，才進入了唐家巷。

但大和尚仍然發覺了窗內、屋頂，仍然有人在暗中監視，這是組合嚴密的所在，如無高人在暗中策劃、指揮，不可能有此嚴密的規模，天衣大師也不禁暗暗佩服，也肯定唐虹眞的歸隱在此，也不便暗中遊走尋覓了，只有靜靜的站着，等候人的探詢、接引。

唐家巷的監視網滴水不漏，十分嚴密，大和尚感覺到至少有五對眼睛分據在不同方位上監視着他。索性閉上雙目靜靜的站着，憑聽覺分辨四週的情勢變化。

夜闌人未靜，唐家巷每天十二個時辰中，都有着嚴密的戒備，隨時可以應變，勿怪慕容世家監視了二十年，沒有突破唐家巷的防衛，找出唐虹歸隱的跡痕。

一陣很輕微的步履聲遙遙傳來，聲音很低，但天衣大師却聽得很清楚，一是他內功精湛，聽覺敏銳，二是他此刻閉目不視，全力在運用聽覺，聽覺也就更爲敏銳。

步履停了下來，天衣大師也感覺到有個人在對面停下，但仍然佇立如故，閉目不聞。

「是裝作，還是禪定？不管屬於那一樣，能到這等境界，都非易事。」

聲音清脆，竟然是女子。

天衣大師睜開了雙目，只見一個兩鬢已斑，風韻尤在的婦人，青布衫褲，腰束絲帶，手中端着一個木盤，盤上放着三枚銀針，一杯黃酒，身上未佩兵刃，但那隱射精芒的凜凜眼神，却顯示她有着深厚的內功修養。

天衣大師稽首一禮，道：「貧僧天衣，來自嵩山少林寺，受命來訪，女檀越慈悲爲懷，指點貧僧一條去路。」

「約言早隨春風去，蟬聲不鳴霜雪天，大和尚，回去吧！這裏沒有你要見的人。」

「女檀越可知我要見誰？」天衣大師道：「佛門弟子不妄語，不巧言，只望女檀越給我一個回答，弟子立刻就走！」

「你說的什麼，我都不明白，如何能給你一個回答？」青衣中年婦人望了木盤中的銀針、黃酒一眼，道：「說出來，我會斟酌。」

天衣大師沉吟了一陣，神色忽現恭敬，合掌當胸，道：「嵩山舊友有難。」

青衣婦人沒有立刻回答，却凝神肅立，片刻之後，才吁口氣，道：「免去你三針過穴，毒酒穿腸之苦，跟我來吧！」

轉向前行去。

天衣大師暗道：「三針過穴，毒酒穿腸，縱然不致要命，也必相當痛苦，立下了這麼一個嚴酷的規矩，也顯見千手飛花唐虹心中的悲痛了，但一句舊友有難，整人的規矩就全免了，看來是故人情深，尤勝規法了。

青衣婦人走的蓮步文雅，其實快極，快得天衣大師無暇打量四週的景物變化。

只覺在一條不寬的巷道中，轉來轉去，突然，進入了一座院落中，步入正廳。

原來，一扇木門早已打開等候，門口不見燭火，不燃燈，就像轉入另一個轉道似的，直到進入一座廳中，才聽到木門關閉之聲。同時，大廳中亮起兩隻紅燭，一個白髮如雪，臉色紅潤，白衣白裙的老嫗，端坐在大廳中一張太師椅上。

天衣大師目光轉動，已把大廳中的形勢打量清楚，白衣老嫗左側站着一個身佩長劍的中年婦人，右側正是那端着木盤的青衣婦人，此刻，木盤已放在一側木桌上。

身後廳門口處，站着的兩個年輕的青衣女婢，早已掩上廳門，廳中的窗口也早有黑布掩遮，看來，這地方是唐虹接見賓客的地方，二十年如沙石入海的人物，並未眞正的歸隱，不問江湖事物，只是表面看法，這唐家巷很可能是唐虹建立的一個門戶，目的是潛隱、深藏，把他們融入一般百姓的生活中。

「大和尚，請說法號，」白衣老嫗道：「到此有何貴幹？」

問得很矜持，心中似仍有懷疑。

「少林弟子天衣和尚，奉掌門師兄天鏡之命，求見唐虹女俠。」

一口氣說了身份、來意。

「我是唐虹，幸還未死，縱然是來自嵩山少林寺的和尚，也有眞假之分……」

「貧僧是眞的天衣和尚……」

「眞和尚該誦經，」唐虹接道：「讀一段金剛經給我聽聽。」

天衣大師感覺廳中湧現出一片殺氣，身後二婢已手握劍把之上，但取命奪魂的殺機，似在大廳四角隱伏，當下合掌垂目，低誦出金剛經文，聲音雖然不大，但字字清晰。

這就不是冒充的和尚能夠應付的了。

「對不住啦！大和尚，你是眞的出家人，」唐虹道：「你們師兄弟很親近吧！」

「師兄慈悲，常常親自指點天衣武功。」

「那很好，天鏡手背上有顆黑痣，」唐虹道：「你可記得是生在左手？還是右手？」

「天衣記得很清楚，師兄手如瑩玉，手背上無痣。」

「痣在那裏呢？」

「痣在下顎左角，」天衣大師目

中神光一閃，道：「這問法太過份，小痣，微痕，誰能記得清楚，一言錯出，就可能招致殺身之禍，這……」

「你就記得很清楚，天鏡和尚派來見我的人，」唐虹道：「自非泛泛之流，替大師安座、獻茶。」

兩側垂簾啟動，四個女婢魚貫而出，左首二婢，一端錦墩、一搬茶几，右首二婢，一捧茶具、一捧細菓，就在唐虹身前三尺處，擺下座位。

「大和尚，委屈你了，請坐下飲茶，容我謝罪，」唐虹由座位站起，欠身讓座，極盡禮貌。

天衣大師只好合掌還禮，舉步入座。

「嵩山少林寺，下來了多少高僧？」唐虹道：「武當、洞庭盟，是否也有配合舉動？」

「少林寺只來貧僧一人。」天衣道：「近日中是否有人趕來，消息渺絕，貧僧不敢妄言。」

「少林寺的和尚、武當派的道士，修養深厚，沉得住氣，」唐虹道：「洞庭盟的江夫人，竟也沉着得很，少林寺還派你出來查查，武當派和洞庭盟，好像不聞不問哪？」

「不，他們都派有人，武當派出動了飛雲子、洞庭盟派的是江三公子……」

唐虹接道：「你們幾時到了江南？」

「一年多了，三個人因緣巧合，碰在了一起……」

「一年多，爲什麼不早來找我，」唐虹道：「這一年多，你們怎麼過的？」

「正要詳細奉告，」天衣大師把年來遇合、經歷說了一遍，只把白翎的事簡略了許多，好在唐虹關心的是天鏡大師的安危和江凌波在江南的伏兵，並未問到白翎。

不過，對明月觀的事却又十分關心，點點頭，道：「三個人被囚一處，可以商量應付，慕容長青沒立刻殺了他們以絕後患，大概是留作最後要挾之用，江凌波能在江南預佈伏兵，可見其老謀深算，天鏡和尚才華橫溢，但如論江湖閱歷，就不如江凌波了。」

語聲一頓，緩緩吁一口氣，滿頭白髮突然無風自動，臉上泛現怒色，冷冷說道：「聽說巫山神女峯明月觀的女道士，也下來了不少，你們既然會過幾次面，可知明月觀中女道士的技藝如何？是不是和傳說的一般詭奇難測？」

「拳掌兵刃方面，雖然造詣不錯，但應付不難，至於術法、奇技方面，尚未見其施展，天衣只能肯定她們有施展『遁術』的本領。」

「哼！我就不相信術法眞能傷人，」唐虹道：「老身如果出山，先要會一會明月觀中人。」

天衣大師見她說得咬牙切齒，怒容滿臉，大有立刻揮劍取敵的氣勢，心中忖道：此老眞是薑圭之性，老而彌辣，此後和她相處，要小心一些應對才成。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江豪去利人當舖，探查江凌波在江南佈署的情形，看看有多少人手可用。」

「好！你們安排一下，我這裏也有一點人手，」唐虹道：「如有需要，可以合起來一起行動。」

「是！」天衣大師道：「貧僧告辭了。」

唐虹道：「我要他們把求見信號告訴你，不過，我見客的時間，要三更之後，五更之前，太早太晚，都不見客。」

「天衣記下了。」站起身子，向外行去。

走過兩個巷道，一個低沉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大師，再轉兩個彎，就到了唐家巷的出口，那裏有兩個慕容世家的武士駐守，大師要小心一些。」

聲音由一個窗口傳來，很低沉，但却很清晰，顯然，也是個具有很深內功的人物。

「多謝指點，」天衣口中稱謝，人却迅快的脫下袈裟，換上俗裝，又取出一方黑帕，包好光頭。

原來，爲恢復和尚身份，天衣連夜落髮，落髮容易，恢復難，只好用黑帕包起來了。

就這麼換身衣服，整個人全改變了，那裏還有佛門弟子的味道。

但天衣大師很細心，把穿的一雙羅漢鞋也換上薄底快靴。

如能再把佩在身上的戒刀換下，全身上下，就找不出一點和尚的痕跡了。

「一路順風，」那低沉的聲音又傳了過來，道：「在唐家巷這一畝三分地面上，我們不能出手，無法幫忙，大師好走了。」

天衣大師沒有答話，却雙手合十，遙遙一禮，表達出感謝之意。轉過身子，飛身而起，躍落屋面，鹿伏鶴行而去，機巧的避過了慕容世家派駐在巷口的監視武士。

此刻的天衣大師，體能極限，已藉藥物之助破除不少障碍，過去無法完全發揮的功力，現在已可步入坦途，四十餘年苦心精練的技藝，在衝破體能極限之後，有如百花競放，全都進入了另一重境界，所以，很輕易的就避開了守在巷口的監視。

離開唐家巷，轉入另一條大街，天衣大師放鬆了心情，看東方泛起了一片魚肚白色，天色已快大亮，趕早市的人已開始行動，只不

過一刻時光，滿街人潮，已擦肩接踵而來，趕早市的人，似都在一定辰光內，擁入城來。「大師，前行百步，向左轉，就可以看到一個『金陵客棧』的招牌，我們住在三進院落中的西跨院內。」

聲音很熟，天衣一聽就知道是白翎之聲，但他看不到白翎的人，雖然，天衣大師目光如炬，一下子能看清楚週圍三丈內所有的人，也數出了八十三男十一女，但就是看不到白翎，連一個像白翎改扮的人，也沒發覺。

因爲，大和尚能確定九十四個男女，都非白翎改扮。

大和尚心中不服氣也不行了，這丫頭究竟學了些什麼樣的技藝？看起來比明月觀的女道士還要詭奇難測，聽聲音分明在兩丈之內，爲什麼看不到她？

百步左右，是一條橫街，左面果然有一豎立的「金陵客棧」大招牌。

天衣大師加快了脚步，行近客棧，門還未開。

這些趕早市的，都以賣買蔬菜、雜貨爲主，自然不會有住店的客人。

大和尚輕輕吁一口氣，拍動門環，開門的店小二尤帶着惺忪睡眼，滿臉怒火，但一看到大和尚這個裝扮，黑衣、快靴、黑披風，腰間隱現刀把手，那裏還敢發脾氣，怒氣消褪，抱拳一揖，道：「大爺早啊！住店，還是找人？」

幹過幾年店小二的人，都能學會一點察顏觀色的本領。

「找人！」天衣大師冷冷說道：「他們住在第三進院落內西跨院中，帶路。」

和顏悅色，很可能招惹出店小二的抱怨、囉嗦，所以，大和尚的聲音，像幽冥地獄中吹出來的寒風，帶着濃重的殺機，聽得店小二直打冷顫。

店小二口中連應了兩個是字，關上店門，頭也不敢抬一下，轉身帶路。

天衣大師也急於一見白翎，看看她是如何一個裝扮？

老和尚外面慈和，好勝之念，却擺在心裏。

西跨院，木門已開，一個全身黑衣，長髮散亂在枕畔的黑衣人，仰面臥在木榻上，一個瘦小的黑衣人，靜靜的坐在床前。

天衣大師已看出仰面而臥的人，是飛雲子，坐在榻前的黑衣人，雖然目未回顧，但大和尚已看出她是白翎。

黑衣密扣對襟衫，不是翻一下就可以穿的衣服，天衣也搜尋過腦際間留下八十三男十一女，肯定沒有白翎這個裝扮，心中暗道：這丫頭眞有點神出鬼沒了。

「救人要緊！等一下再想心事不遲。」

白翎的聲音，清朗的傳入耳際。

天衣大師如夢初醒，暗道了兩聲慚愧，舉手一揮，遣走了身後的店小二，回身掩上房門，道：「道長傷得重麼？」

飛雲子突然挺身坐起，道：「如非白姑娘及時相救，貧道已死在妖女劍下，不是重傷，是丟了性命。」

天衣大師一皺眉頭，道：「這和道兄裝作身受重傷有何關連？」

「金陵城中的酒樓、客棧，大概很難找出一家和三聖會沒有關連的，飛雲子名滿天下，不是換一件衣服，就能夠瞞過人的耳目的。」白翎道：「只有裝作重病，或是身受重傷，才能避開暴露行跡。」

「可是，飛雲子火併梨花女的一戰，恐已傳遍金陵，」天衣大師道：「金陵三聖分會既然能見到梨花女，豈會不知內情？」

「梨花女已死於飛雲子的劍下，一劍穿心，」白翎道：「她已經沒有機會把經歷的事情說出去了。」

「原來你和尚早知道了我的用心！唉！術法不可侮，貧道盡展所學，也破除她三次術法襲擊，但仍然逃不過第四道的奇術攻襲，一陣如烟似霧的氣流捲來，貧道似被那股氣流黏住了，手脚無法掙動，梨花女舉起了手中那面畫滿符咒鐵牌，還告訴貧道說，像我這樣的高手，死在符牌之下，那符牌的威力，才會大爲增强，只要再染上六個人的鮮血，合聚成一百之數，符牌就可以自動取人性命了，明月觀中女弟子，能成此技者，我就是第一人了。貧道聽得急怒交作，全力刺出一劍，奇怪的是那黏住我的力量突然消失，殺了人，才發覺白翎姑娘早已站在一側，唉！如非白姑娘及時而至，貧道早已被梨花女砸死在她的符牌之下了。」

天衣大師一皺眉頭，道：「白姑娘，符牌沾過百人之血，眞能成寶，取人性命麼？」

「不知道啊！」白翎道：「所以，我把符牌取來了，要下番工夫研究研究，順便也用藥物化去了梨花女的屍體，她已殺九十三個人，作惡多端，屍化灰泥，也是罪有應得。」

天衣大師心知白翎有所保留，不能直言說出來，可能是害怕驚世駭俗，震動人心，當然，也可能是符牌眞的古怪、邪惡，一時間無法瞭解。

後半年白翎離羣獨修，修些什麼？完全無法瞭解。天衣大師突然

有種後悔的感覺，後悔太君子，當時，只要打開後半部秘笈瞄兩眼，現在，心中就會有個數了，不致於被鬧得一頭霧水。

白翎突然微微一笑，道：「大師，見着了唐虹沒有？」

「見着了，唐家巷雖只是幾條巷道組成，但曲徑通幽，似按照八卦方位排列，」天衣大師道：「是一處經過高人設計的陣圖，慕容世家的武士們，摸索了二十年，摸不進去，其實，只不過是幾間房舍的間隔。」

「如若躍上屋頂查看，難道也瞧不出一些痕跡麼？」飛雲子道：「我相信慕容門下的武士，不會是很守規矩的老實人。」

「老衲看到的，也只見房舍相接，偶而有幾處燈火閃爍，」天衣大師道：「看不出有什麼異常之處。」

「唐虹還說些什麼？」白翎道：「是否和天鏡大師早有約言。」

「聽不出什麼頭緒。」天衣大師道：「我看她很關心掌門師兄的處境，也告訴我，她已訓練了一批可以效力的人手，江三公子搬出了令尊在江南伏兵之後，要我再去見她，似是等會合一處，然後再採取行動。」

白翎微微一笑，道：「如若江凌波在江南沒有設下伏兵，唐虹也就按兵不動了？」

天衣大師聽得一怔，道：「這一點老衲沒有想到，也未問過唐虹。」

「大師，你看，唐虹是否過的退休生活？」飛雲子道：「是否仍和江湖人物暗通訊息？」

「是否暗通訊息，老衲不敢妄言，」天衣大師道：「但過的却不像退休生活，唐家巷防守的嚴密，十分少見，而且，她從人衆多，單是在接見我的一座小廳中，至少有十個人衞護着她，六暗、四明。」

「大師，如此的鋪張，是否有些可疑呢？」白翎道：「慕容門下的武士，難道都是死人，會找不出一點痕跡出來？」

天衣大師點點頭，道：「老衲也覺得有點不對勁，所以，立刻告辭，我一路留心，也未見追踪的人。」

飛雲子凝神沉思，未再接言。

白翎沉吟了一陣，道：「大師，晚上，要不要再去一趟唐家巷？」

「去又能如何？」天衣大師道：「不論是否找出了可疑事物，我們也無法跟她翻臉。」

「至少，可以揭穿一副虛假的面孔，」白翎道：「此事如眞有可疑之處，也不會是我們想象的如此簡單了。」

天衣大師點點頭，道：「對！如若有問題，應該是很早的問題……」

「衍生出現在的結果，」白翎道：「如此大事，豈可不查？」

「這就大大的出人意外了。」天衣大師道：「千手飛花唐虹，和敝掌門師兄的事，老衲也聽到了一些傳言，唐虹也因而歸隱……」

「中間還牽扯上江凌波，但男女間事，用不着別人置喙，所以，咱們不用多管，」白翎道：「我重視的是一件很難解釋的事實，唐虹如若還和江湖人物來往，和誰來往？如今江南半壁的武林道，全入了三聖會的掌握，和唐虹往來的江湖人物，是否也被羅致入三聖會中？如果是，唐家巷的秘密早該洩漏了出去，如果不是，他們現在何處？要是住在唐家巷中，天天見面，那就算不得客人，那就用不着接待的客廳了。」

天衣大師點點頭，道：「六個暗中保護她的人，都藏得很密，只能憑藉着感覺分辨，却看不到他們的藏身之處。」

「大師可是認爲，那些人都已有潛隱行踪的本能，」飛雲子道：「借物隱形。」

「那倒不是，老衲認爲問題出在房子設計上，一開始就留下了隱身的空間。」

（未完・二十）

上文提要：白愁飛迎戰王小石之前，先到紅樓找孫魚，並非分配任務，而是指出他和小石有勾結之嫌，下令梁何去殺孫魚，使他們自相殘殺，可免後患，這是白愁飛的用人之法，誰妨礙他就殺誰。梁、孫相交十多年，從少年到青年一直共事，絕對是「老朋友」，互相了解，梁何會不會下手，孫魚會不會難免一死……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傷心小箭



名妓放冷箭　舵主受創傷

孫魚道：「我一直留意你的性情，因爲從這可幫我作出判斷：你會不會殺我？你幾時才會下手？」

梁何一哂：「你又怎麼知道我讓你看到的我是眞的我？」

孫魚一笑：「不錯。你讓我看到的只是你要我知道的你。」

梁何道：「你也一樣。我在你面前，盡量保持深沉，可是深沉而諱莫如深的我不一定就是我；同樣你在我面前保持開朗，但開朗得毫無城府的你不一定就是眞的你。」

孫魚道：「說的對，但經過這麼多年的並肩作戰，我總可以相信：這世上若有了解我的人，恐怕第一個還是你。」

梁何道：「我也同意。蘇公子覺得我是個悶人，小石頭覺得我可靠，我未得當可靠的人，因爲一個很少聰明人去排斥一個他認爲可靠的部屬。白樓主覺得我聽話，我更未得去當聽話的人，因爲一個精明的領袖最需要的就是聽他號令沒有戒心的手下。他們要我當什麼人，我就當那類人，這樣，可以省事、省力，省卻不少危機。不過，這些年來，你一直屈居我之下，所以，我還是有不少無意間流露的性情，落在你的眼底裡。」

孫魚道：「所以對你而言，我是一個危險人物？」

梁何點頭。

孫魚道：「所以你認爲大可趁此把我除掉爲上策？」

梁何道：「你說呢？我這樣想的時候，你恐怕也正是這樣想。」

孫魚道：「其實誰不是這樣爲自己盤算？英雄時代遠矣，這時候誰都不願當英雄，只願當梟雄，不然就當狗熊，至少可以自保。當你看到別人擁有權力而得意叱咤時，你不圖取而代之，那才怪呢！當你眼見白愁飛背叛蘇夢枕把他推翻後，自己當成了樓主，你只對白愁飛一味忠心，想都沒想過有日也照辦如儀，叛而自立，那才是騙人的！告訴你，我看到個美麗女子，也想強而佔之，一洩性慾，但因樓規森嚴，我才只敢想而不敢爲……這時候，權威已然消散，權力可以取代，誰都想掌權，問題是：在這誰都不怕誰的時際，誰能制裁得了誰！」

梁何亦頗有感慨：「說得痛快！坦白說，別說權力、名位和實利了，我就算看見蘇公子要迎娶溫順美麗的雷純，我也嫉恨無比，巴不得他一敗塗地；我今晚看見白樓主把嬌俏動人的溫柔引入了『留白軒』，我也心裏焦燥，恨不得……我若把這句話說下去，你和我之間，今天就必須死去一個。」

孫魚道：「可是你到底沒說下去。」

梁何道：「那不代表我會對你留情……就算你沒聽見什麼，我也一樣可以有充份理由把你剷除。」

孫魚道：「不過你已經說了太多。原來今夜溫柔已上了白樓，難怪白樓主非置我於死地不可了。白愁飛是個不顧一切、不擇手段的人，他爲了目標、往上爬、能遂大志，就算弟兄被殺，也一樣越其屍而進，就算其父子被殺，他也一樣會再接再厲，激流勇進，更何況只是你我這等他隨時可以補充的人物！他今天用得了你，不見得明日也容得下你！」

梁何道：「你少來挑撥離間。」

孫魚道：「我不只是挑撥，我也煽動。」

梁何道：「你且別得意！你注意我，我也一直留意你。我有你的生辰八字，根據斗數命盤，你命有天機、天梁，聰敏機變，遇難呈祥，但福德宮有忌，就看你能不能逃過此劫！」

孫魚道：「你有我的生辰八字，我也一樣掌握住你的命盤星曜。你命守天機、太陰、非但聰明，而且愛修飾，且福德文昌遇合文曲，學習應變能力可比我更加高明！」

梁何道：「一個太聰明的人，不是個絕頂人物，因爲聰明人易懶，且太知難行易，不肯下死功夫，太懂迴避的人，難有大成。一個人若老是瞻前顧後，或許無隙可襲，但一定不能全速推進。在眞正決戰的時候，一個眞正的戰士，都能不執著於勝負，不拘泥於死生，把成敗存亡委之於天運，萬劍爲一劍，唯有這般脫離生死榮辱的出手，才是第一流的戰術。你我都太聰明，太顧惜自己，若要有蘇、白、王的成就，只怕還得要一番大歷練、脫胎換骨不可！你我命盤星曜這般近似，可謂有緣！但你昌曲亦各守福德、官祿、星光燦爛，成就只怕尤在我之上，加上我仕途天梁遇祿，煩惱難免，而你天機化科、天梁會權，機遇要比我順暢流麗——我今天若不殺你，只怕日後我的成就不如你！要你不涉武林，咱們大可文武合併；如果你是女的，我們不妨陰陽合璧。可惜，你的長處正是我所長，你的鵠的也正是我的野心，你說，我若留你活着，是不是對不起我自己？」

孫魚道：「那是你對咱們命盤星曜組合的強解，我本身並不同意。但隨你怎麼說……如果你眞的是對的，那麼，既然你命不如我，你又焉能殺得了我？」

梁何道：「我命不若你，但我走的是運。」

孫魚道：「天理循環，命理報應，咱們一齊創辦『一〇八公案』，你以爲你一聲號令，他們就一定會爲你殺我嗎？要是他們分成兩派，互相對峙，那就要你親自動手，以你武功，對我是否必勝？若果咱倆火併，縱不俱亡，亦必互傷，那麼，在這風雲變色之際，對誰最爲有利？對誰最是不利？請你三思三省！」

梁何沉吟：「你我都是天機星入命的人，難免以智謀策略爲尚，但機關算盡失天機，到頭來，恐怕咱倆還是免不了像蘇夢枕、白愁飛、王小石結義失義，盡忠不忠的下場！」

孫魚道：「就算日後難免如此，也總比現在就兩敗俱傷的好！人生一輩子，就是要求英雄有用武之地，餘下的，什麼生死榮辱成敗得失，又有什麼？咱們已剎那擁有，便已算把握了永恆！計策無雙的雷損，到頭來，還比不上他留用狄飛驚的一個德政！算無遺策的蘇夢枕，到後來卻一手栽培了個害他叛他的白愁飛！若使循循牆下立，拂雲擊日待何時！你若要殺我，就拔劍吧！我看過你會使過『封刀抝劍』前雷家的劍法：『屠狗劍』！不過，你以爲看過那劍招的人都命喪劍下，說不出去吧？卻還有我這個你命裡的尅星呢！」

梁何一震，隨即便道：「但我也是你生命裡的煞星！你腰畔那把『金縷玉刀』，便是我查出來，告訴白樓主的！」

孫魚喟息道：「當然是你查的，別人還眞沒這個辦法呢！可惜我們都花太多時間精力在互鬥上了。」

梁何長嘆：「有時，我眞懷疑我們這民族最高明的特性就是擅於內鬥。」

孫魚笑了。

「不，還喜歡浪費時間、浪費生命、浪費人材；」他補充道：「我們現在就是這樣子：你聽，外面已呼嘯咆哮，打生打死，咱們還委決不下，究竟你死，還是我活？要打？還是不打？」

梁何徐徐把手搭在劍柄上：「你說呢？」

＊　＊　＊

對。

面對。

面對面。

＊　＊　＊

白愁飛從「紅樓」裡走出去，忽然覺得一切都恍如一夢，而他又不自覺的哼起那首歌來：

「我原要昂揚獨步天下，奈何卻忍辱藏於污泥；我志在叱咤風雲，無奈得要苦候時機。龍飛九天，豈懼亢龍有悔？鷹飛九霄，未恐高不勝寒！轉身登峯造極，試問誰不失驚？我若要鴻鵠志在天下，

只怕一失足成千古笑；我意在吞吐天地，不料却成天誅地滅……。

才下紅樓，却上心頭，只覺過去成敗，種種榮辱，恍如一夢。

這時，他已信步走到「黃樓」前，面對一個人：

王小石。

＊　＊　＊

一個平凡的人。一個平凡的名字。

白愁飛無論再怎麼端詳，都認爲眼前這人很尋常、很平凡，決比不上自己飛揚、瀟灑、才氣縱橫、泱泱大度！

甚至連王小石也一樣。

他也認爲他自己很平凡、很平常。

至少，他跟任何人一樣，都有一顆平常而善良的心。

一個平凡的人，有着一個平常的心。

白愁飛才情激越，煞氣嚴霜，他所面對的：却是這樣的一個人，這樣的一顆心。

等都等那麼久了，急也不急在於一時。是以先禮而後兵。

王小石率先抱拳招呼道：「白二哥，別來可好？」

「托您的福！」白愁飛也客客氣氣的說，「三弟也別來無恙？」

「無恙，無恙。」王小石笑說，「至少沒有人對我下『五馬恙』。」

白愁飛臉色一變，「老三，夙夜來此，既無病痛，也沒急驚風，却是爲了何事？」

王小石說：「無事不登三寶殿。我是跟二哥討一人一事的。」

「什麼人？」白愁飛故作不懂，「什麼事？」

「人是溫姑娘，還有張炭、吳諒、蔡水擇，聽說他們晚間已進入了風雨樓；」王小石斯文淡定的說，「事是要討回個公道。」

「公道？」白愁飛仍詐作不懂。

「蘇大哥的公道。」

「這事你不是日間已提過了嗎？」

「我這人就是這樣子，一件事沒弄箇清楚，無法爲自己至親尊敬的人討回箇公道，總是不甘不休的；」王小石這一次一面說一面笑，一向純摯的笑容竟然笑得比冷傲的白愁飛臉上那個更奸：「我今天徼天之幸，救得了家嚴家姊，這才省悟：當日我刺殺蔡相不遂，若不是你把白樓子裡的資料迅速提供給龍八那一夥人，那有這麼快就抓了我爹爹和姊姊的道理！你對一個逃亡的，已沒有威脅到你的兄弟尚且如此，看來大哥的命運已然可以想見！」

白愁飛冷笑：「你說的只不過是自己的事，却公報私仇。」

王小石道：「我一早已說過，我要爲大哥討回箇公道。」

白愁飛道：「但你一旦沒有証據可以証明我殺害了蘇夢枕，你的討公道不過是假借名義來奪風雨樓的實權而已。」

王小石道：「就算我今晚無法替蘇大哥討回公道，我至少要向你討回溫柔、吳諒、張炭和蔡水擇。」

白愁飛睚着眼道：「金風細雨樓是什麼地方？豈任人來去自如。」

王小石道：「別忘了，我也是金風細雨樓中的三當家，他們是我的兄弟，我要見見他們。」

白愁飛冷冷地道：「你也別忘了，當年你狙殺傅宗書之前，已對外公佈，跟金風細雨樓已脫離了一切關係。你現在不過是京城裡九流子幫派，『象鼻塔』裏的小流氓！」

王小石笑了：「二哥，你又何必爲難我呢，放人吧！」

白愁飛板着臉孔道：「這時候跟我攀什麼交情！理屈就想動之以情，想也休想！」

王小石淡淡地道：「什麼叫理屈？蘇大哥既然不在了，好，就當我不是『風雨樓』的人。那我現在是代表『象鼻塔』的主事人向你討人。」

白愁飛從鼻子裏哼道：「他們在我管轄的範圍裏鬧了事，誰說交人就交人！」

王小石昂然道：「他們是我的弟兄，有人証明他們是登樓拜訪，堂堂正正的進入樓子裏的，你怎能說關人就關人？再說，他們要是犯了事，就請交出他們，我自會以『象鼻塔』的規矩好好懲罰，犯不着白二樓主越俎代庖，白副樓主又不是吃飽了撐着，太閒了沒事可幹，日間不惜勞師動衆的來找咱『象鼻塔』的麻煩，今晚又抓着咱們塔裏的弟妹不放！」

王小石這幾句話說得極重，已不擬有迴圜餘地。

白愁飛雙眉一剔：「你要他們？」

王小石截然道：「是。」

白愁飛道：「一定要？」

王小石道：「一定要。」

白愁飛道：「要是我不給呢？」

王小石道：「人命關天，請恕得罪。」

白道：「如果他們已死了呢？」

王道：「殺人償命。」白愁飛發橫了起來，「別忘了，現在是你在『風雨樓』，不是我在『象鼻塔』！」

「如果你真的殺了他們，」王小石一字一句地道：「縱然今日是在大金殿前，我也要你殺人償命！」

白愁飛目光閃動，哼聲道：「

小石，今天你們象鼻塔跟來的人，似乎少了一些……你說這種話，也不怕閃了舌頭！」

「人多人少都一樣，」王小石說，「都一樣，咱們只要心志相同就是了，由我作代表，向你討命追債，人少人多都一樣，沒什麼不同。生死由命，成敗知機，我來得了這裡，既然心懷不平，就得要打抱不平才走。」

「那你是敬酒不吃吃罰酒，給你下台階不要，要仆崩了鼻跌崩了牙，那是活該！」白愁飛狠了起來，「告訴你，你的償是討定了，因也吳諒、蔡水擇那些人，他們全都死了。」

王小石動容：「死了？」

白愁飛道：「死了。」

王小石變色：「都死在這裏？」

白愁飛道：「不錯。」

王小石激聲：「你說的是眞的？」

白愁飛道：「眞。」

王小石道：「你殺了我的兄弟？」

白愁飛道：「殺了又怎樣？我殺得了你的老哥，當然也殺得了你的老弟！」

王小石道：「我再問你一聲……」

白愁飛道：「問一百次都一樣。」

王小石道：「溫柔無辜，她一向對你很好，你爲什麼把她也殺了？」

白愁飛頓了一頓，半晌才道：「我喜歡殺誰便殺誰，你管得着？」

陡地，王小石大喝一聲，捂心而退，臉色蒼白，神容恐怖，宛似當胸着了一箭。

白愁飛盯着他，眼裏泛起了淡淡的笑意，但眼神可一點也沒放鬆：

「你受傷啦？」

王小石撫胸道：「傷得很重。」

白愁飛橫睨着他：「但還死不了，是不是？」

王小石慘然道：「我像是着了一箭，這一箭却是你發的，那是無形之箭，傷了我的心。」

白愁飛眼裏的笑意也不見了，換上了怨毒：「我的身上也有箭，心裏也有箭。」

王小石道：「是你傷人在先。」

白愁飛道：「是你傷我在先。」

王小石道：「哦？」

白愁飛道：「昔日漢水上，咱們約好赴京闖一番事業，咱們識得在先，但你一見蘇老大，就只效忠於他，忘了我們之間的情誼——如果你跟我早些聯手，今日早已大功大名，我亦必與你分享風雨樓江山！」

王小石道：「白二哥，你是你，我是我。我們相同的是：都不想虛度此生，也想不枉相交這一場。但你是來京打天下、打江山，我是來京師玩一玩的。我在漢江水上說過，我要的是平安、快樂，活得開心就好，你要的是萬世霸業、名揚天下。我佩服你，因爲你敢爭取你所要的，又敢承認和面對它，不像有些人，好名好利，又虛僞造作，自鳴清高。但你我之間，畢竟是兩種人。你在漢水江邊，初入風雨樓，都說過要跟我交手，我只希望沒這一天——甚至不惜逃避這樣的一天。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白愁飛冷哼道：「豈止那兩次。在發黨花府，我也跟你說過：『我是想和你決一勝負，可是不是現在。』但這時候已到。」

王小石道：「那時我勸過你一句話：『回頭吧二哥，現在還來得及。』不過，現在已來不及了，因爲你已殺了溫柔、張炭、蘇大哥，我也不能再逃避，我決不能放過你。」

白愁飛道：「這一天終於等到了吧？我就知道，一山不能容二虎，到頭來你仍是會向我出手。是我一直愼防，才不致背上着了你的暗箭。」

王小石道：「但現在是因爲你已傷透了我的心，你連他們也一殺得下手，等於一箭穿了我的心。」

白愁飛道：「你還敢提！你殺了自己的師叔，盜取了『山字經』，練成『傷心小箭』。我頂多不過是推翻了一個早該下台讓賢的結義大哥，那像你，義正辭嚴似的，却連師叔長輩，也一樣殺人掠寶！」

王小石怒道：「胡說！我對付他是爲了要報他殺我師父之仇！我沒有殺他，他是自戕身歿的。我也沒有眞的學『山字經』、『傷心小箭』，我也只略爲閱過，並未記取，而『山字經』我亦已授予他人……」

「你給了人？」白愁飛動容，即問：「誰？」

王小石馬上察覺：「我不會告訴你，我也不會袖手讓你掠奪！」

白愁飛哈哈大笑：「眞是睜着眼睛說瞎話！你爲這武功絕技不惜連師叔都殺，怎會拱手讓予他人，騙小孩都不信！」

王小石聽得怫然。他沒有殺元十三限，他對付元十三限是爲報師仇，他還曾給予元十三限公平決戰的機會，他雖對『傷心箭訣』難免因爲好學之心而略加留意，但却始終覺得這是殺師之仇的心血，他不願去學，但因生性聰穎，雖然約略瀏覽，對他發放勁石的運使上已產生

一定的作用；至於「山字經」，他眞的是沾也沒沾，而今還送給了師叔生前最後也最疼的一個女人：無夢女。他當然不會對白愁飛說出是誰：他不想無夢女「傷心小箭」沒練成，人已着了暗箭。

白愁飛卻當衆誣蔑自己：他一向不爲權、名、利、慾去傷人、害人或殺人。因爲不值得。他只做自己喜歡做的事，不做自己不喜歡做的事，這樣活着，如此而已。他今天勢與白愁飛一戰，那是因爲他害了蘇大哥，他還正殘害武林同道(例如「發黨花府」的血案)，他助紂爲虐(像蔡京這種殘人以恣的人有了白愁飛，如虎添翼，勢力就伸展到武林中來了，由於武林人身懷絕技，殺傷力大，其恣肆的幅度也就更大了！)，他野心太大(如無意外，他正設法破壞京師武林各路各派的相互制衡的力量，而使他自己獨霸天下、獨步武林！)，他還藉故殺害「象鼻塔」的兄弟，「風雨樓」裡對故主忠心的老幹部！

最可惜可恨的是：他還殺了溫柔！

他知道溫柔不見得對自己「有情」。自那次漢水江上，溫柔因白愁飛故意用話開罪她就不顧而去，他就知道，在溫柔的心目中，自己遠不如白愁飛重要。

但這並不重要。

他只要在溫柔傷心的時候，安慰她；她難過的時候，使她開心起來；她孤獨的時候，他讓她熱鬧起來；她寂寞的時候，他陪她。

只要在她需要的時候，他便在。

總之，這都是他的責任，他不求回報的卻要這樣做，而且，除了他在流亡的歲月那段時期，他一直都在做着這個角色，無尤無怨。

而今，他竟殺了她！

這是不可寬恕的！

而今白愁飛竟還在衆人(包括他的敵人、兄弟，同道和舊部前)面前，汚蔑屈辱他所做的一切，只不過也是要跟他爭權奪利——還有比這更受辱含寃的嗎！

王小石正待發作，忽然又心中豁然一開：幹什麼要人人都了解自己？別人這樣認爲，讓他這樣認爲好了！是與不是，心裏知道就好，計較箇什麼，爭個什麼！

一個人只要去除執著心，自然機趣橫生。

王小石笑了。

他注意到白愁飛唇邊頷下，都長了幾粒小瘡：想必是他近來心燥意煩吧！

他這樣想着這些無關宏旨的小節時，反而不圖自辯，且微微笑開了，心裏的困惑也豁然而開：

「你騙我。」他微笑說。

白愁飛一聽，吃了一驚。

眞正的喫了一驚。

他明明已成功的把王小石觸怒了，沒想到，才那麼片刻間，王小石又回復了他一向來的：自在、自得、自然得什麼也不在乎、無所謂的自若神態來。

他這才意識到：他面對的不再是一個漢水江上的小兄弟，而是京華武林裏的一方之主：「象鼻塔」塔主王小石！

只要他一個失覺，眼前這個笑嘻嘻、滿不在乎也蠻不在乎的人，就會隨時取而代之，坐上了他現在的位子，統管「金風細雨樓」！

這刹那間，他竟然明白了一件事：他知道他自己爲何不喜歡孫魚了。

他明白自己因何要找藉口除掉孫魚了！

因爲孫魚有點像他！

他！王小石！

至少，那笑容很有點相似，同是那麼不打緊，那麼無所謂，那樣的無可無不可！

他恨他！因爲他恐懼！

他怕有日王小石會取代他！

他自己志大才高，而今也算權重位高，但他始終不開心，不快樂，多疑也多欲，他不像王小石，那像伙雖然流亡千里、流淚天涯，但始終有人緣、有機遇、快活、自在、心懷坦蕩！所以他永遠有笑容。笑得開懷。

而他並不認爲世間有什麼可笑，人生裡有什麼可戀的。

因此他羨慕王小石！而且妒恨他！

他要毀了他。

至少，毀滅掉這張可惡的笑臉！

他妒忌王小石的「成就」，雖然其實他自己的成就可能早已比對方更大！

他要讓這張愛笑的臉再也笑不出來。

他做不到王小石所做到的，他決不能容忍這樣一個人逍遙自在、無欲無求的活着，來反証出他與生俱來的性情中：充滿了自私自利、自大自我的缺陷！

他上要消滅蘇夢枕(但他只消失了，似乎還沒有死)，下要壓殺王小石(趁他在京城裡的羽翼尚未豐足，今晚就是決一死戰之期)！

* * *

白愁飛心裡決意，口裏卻問：「我騙你？我只須殺你，不必騙你！」

王小石道：「你不會殺溫柔的。」

「我不殺她？」白愁飛故作訝異，「她有寶不成？」

王小石道：「你要殺，在『發黨花府』時已然殺了。你殺不下的。所謂萬里一條鐵，你的性情，平日行事，已自見機竅：你和她何仇何怨，你又爲何事殺溫柔？我不信。」

白愁飛楞了一楞：當時，在「發黨花府」，溫柔出刀救王小石，他大可一指殺之，但他因不欲與洛陽溫門及老字號溫家的人爲敵，還是因爲什麼一閃而過的心情和理由，竟然並沒殺得下手，因此放過了溫柔。

就在這時，王小石已遙遙聽到一個清越的呼喚：「小石頭、大白菜，你們在幹什麼？」

王小石聽得心頭一熱，幾乎跪倒，感謝上蒼。

是眞的。是溫柔。溫柔並沒有死。

白愁飛沒有殺溫柔。

這一刹間，他幾乎已完全原諒了白愁飛，他竟張開雙臂，要歡呼擁抱對方：

(只要他也沒殺害蘇大哥，有什麼是不可原有的呢？)

* * *

王小石這個人就是這樣子，但白愁飛不是。

他看得出在這一瞬間，王小石的精、氣、神，都已鬆弛下來。

這應該是殺王小石的最好時機：因爲王小石是自投羅網。

這是王小石是自找死路，他闖入「風雨樓」，就算殺了他，也大可理直氣壯，在江湖有足夠的理由交代。

跟王小石來的人並不多，只有何小河等幾個，這時候再不殺，必然夜長夢多，噬臍莫及！

跟着溫柔的呼喚，只聽另一個聲音也大喊道：「小石頭，白愁飛已殺了蔡水擇，還要對溫柔不利，你要小心！」

王小石聽了一震：那是張炭急惶的語音。

什麼？蔡水擇死了……

心裏驚疑之間，白愁飛立即便出手。

他一出手就是「驚神指」：

驚天地而泣鬼神！

他要殺王小石。

王小石卻不想殺白愁飛。

白愁飛要攻其不備。

王小石在白愁飛出擊前的刹那已完成了防備。

是防備，而不是反擊。

* * *

王小石雙臂仍然大開。

白愁飛要攻。他臉色煞白。

左手五指狂抖不已，右手卻夾在左腋下，動作靈活，但左膊委地，宛似半身不遂。

他的右指只要從左脅抽出，一旦彈動，那就是天底下最可怕的兵器、最無法招架的利器、最難以抵擋的武器！

然而王小石的刀和劍仍在背後、腰間。

他中門洞開。

白愁飛身形宛若飄風捲雨，側進疾欺。

王小石大大方方的後退。

白愁飛進一步。

王小石退一步。

一進、一退。

進的始終仍未出指。

退的仍然不變換姿勢。

動作重複，周而復始。

王小石的退路，並非畢直，而是轉圈，所以他的退路永無盡時。

白愁飛繼續迫進。

他很清楚的知道：只要他再迫進半步，就能出指。

一旦出指，必可致命。

但他千方百計、變換身法，都無法多進那小小的半步之距！

進不了就是進不了！

他迫不進去，但王小石也脫不了身。

王小石中門洞開，胸腹之間盡是破綻，但白愁飛卻不敢貿然攻襲。

對任何一閃即滅，稍縱即逝的微小破綻均能把握不放過的白愁飛，對着這樣多和這樣大的破綻，居然不知如何攻襲也無法出擊！

就在這時，卻發出了一事：

一件完全意外的事。

一箭射來，來得全無來由，毫無徵兆，如一場意料之外的驚艷！

那一箭，射向王小石背心！

王小石正在疾退，所以他等於把身子撞向那一箭！

這無異於自尋死路！

這一箭是在近距發射，避無可避，而發箭的人也防無可防、防不勝防！

更冷不防的是：這一箭射向王小石，白愁飛正大喜過望，忽然，箭尾裂開，又遽射出一箭，向正在疾進的白愁飛迎胸射到！

原先的一箭，來得甚爲突然，但箭中箭更是離奇！

兩人也避不了。

就算兩人閃躲得及，爲了避開這一箭，只要白愁飛出指，王小石便死定了，若果王小石反擊，白愁飛也斷斷保不住性命！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刹那，卻發出了一個極大至巨的變化：

白愁飛一直不出指，卻在此際彈出了指勁，急攻王小石！

一直不還手的王小石，陡然立止，踢起地上一石，急打白愁飛！

* * *

白愁飛那一縷指風，不止是射向王小石，而是超越過王小石，射

中那支王小石背後的箭！

那箭一偏，居然還能直射，射入王小石左背脅裡！

王小石那一顆石子，及時截住那射向白愁飛胸膛的一箭！

那箭給石頭一擊，立時偏了方向，但仍「嗤」地射入白愁飛右胸腰上！

兩人互相打歪對彼此致命的一箭，竟似有極大至深的默契！

然後，局面遽然大變：

王小石變得往前跌撞幾尺，白愁飛反成向後踉跟疾掠數丈。

兩個人負傷騰動的人，驟眼看去，就像兩隻帶箭怒飛的鵰和雁！

＊　＊　＊

兩人跌開數步，立定，悶哼，回身，撫胸，然後望向發箭的人：

何小河！

放箭暗算王小石和白愁飛的人，竟是「老天爺」何小河！

＊　＊　＊

白愁飛是京城第一大幫「金風細雨樓」的總舵主，王小石是京裏崛起最快的「象鼻塔」的首領，他們身懷絕藝，身經百戰，機警過人，反應敏銳，而今竟都一個不小心，傷在一個弱質女流何小河的「甩手箭」下！

不但這使得白愁飛驚異，王小石也一樣驚詫。

在場的人無不震驚。

不管是「象鼻塔」方面的人還是「金風細雨樓」的弟子，對這俏不溜丟，活色活麗的弱質女子，全都刮目相看！

＊　＊　＊

王小石本來是知道何小河是雷純的人，但他一直都沒有「見外」。他一向都能容人，所以在「象鼻塔」裡，收容了各種各類來自各幫各派的人物，爲「迷天七聖盟」、「金風細雨樓」、「六分半堂」乃至「有橋集團」所無，也因而成爲崛起並壯大最速的幫會。

他一向不介意這個，仍當何小河是自己人，讓她參與一切塔中要務大事，毫不設防。

但他沒料到，在今日如許重大關頭裏，何小河竟然會暗算他！

何況，他大敵當前，白愁飛的「驚神指」一旦發出，他就絕對活得了也活不下去了，他只能全神貫注去應付。

他只有退。

所以「幾乎」(要是沒白愁飛那一指)避不開何小河的襲擊。

以白愁飛的武功和防範，何小河那一箭，能傷他的機會極微。

白愁飛只所以猝不及防，是因爲他一沒料到何小河會遽然出手(王小石不是要單打獨鬥的嗎？怎麼竟沒管好他的部下！)，二料不到何小河是向王小石出手(怎麼突然來個窩裡反？他心裏正幸災樂禍！)，三眞意料不到箭中有箭，射向自己，到他驚覺時，他已來不及躲避地來不及接了！

何況，他也一樣巨敵當前：別看他進王小石退；其實王小石一面退，一面在覷準他有任何差池，都會作出排山倒海的反擊，而他已不能不進，因爲王小石的急退已帶動了他的攻勢，也就是說，他的進攻竟成了被動的！

他只能進，沒有退的。

是以他也「差一點」(要是沒有王小石那踢起的一石)命喪何小河箭下！

那一剎間，兩人竟完全有十足的默契：

白愁飛來不及收招彈開射向自己的一箭。

他只趕得及以凌空指勁激飛射向王小石的箭！

王小石也不及避開背後一箭。

他只及一脚踢起石子撞歪射向白愁飛的小箭！

可以說，白愁飛是爲救自己而救王小石，王小石若不震開射向白愁飛的箭，要是白愁飛着了箭，必然拚死發出「驚神指」，只怕也是必死無疑。

這剎瞬間，互救已成了同存的必然策略。

所以兩人都沒死。

只傷。

負傷是因爲：

白愁飛本就無意要救王小石，是以他的指勁只震歪箭勢，並無心將之擊落。

王小石以足踢石，其準確程度遠遜於他的以手擲石。

所以兩人雖免了死，但都同時掛了彩。

或者，兩人都非眞心眞意，全心全意救護對方，就算被迫救人而救己，也存心讓對方付上一些代價。

兩大高手，兩方宗主，竟都傷於一青樓名妓何小河之手！

＊　＊　＊

王小石傷得較重，他用內力鎮住創口。

白愁飛傷得較輕，但他發覺箭鏃淬毒，他運指如風，連封胸際十一穴，但並不立即拔出小箭，只臉色鐵青，默運玄功，將毒力逼到左乳首上。

只有毒仍留箭鏃上，他才有辦法以內力把毒力逼凝在箭尖上。

然後他便悶哼一聲，目光如電，射向何小河。

說也奇怪，直至這時候，他還沒有出手，但他只瞪了那麼一眼，大家都覺得他一定會出手，而且只要他一旦出手，何小河就會輸定，而且也必然死定了。

何小河也並非沒有追擊，她只是沒有機會追擊。

因爲同是跟在王小石身側的溫寶，還有護在白愁飛身邊的歐陽意意和祥哥兒，已一齊包圍着何小河。

她已沒有機會再攻擊第二次，也沒有能力這樣做。

她已作了該作的事。

她現在就只等做完這件事之後的報應。

＊　＊　＊

「很好，沒有多少人能夠成功的暗算我，」白愁飛說：「你能傷了我，算你本領。」

「暗算你又有何難？」何小河居然不領他的情，「只不過，你的敵人大都是君子，不屑這樣做，而有能力這樣做的，多已先遭了你的暗算。」

白愁飛冷笑：「我不明白，你何以會那麼笨！」

何小河口齒上一點也不示弱：「笨人也暗算得了你，你也不見得聰明到那裡去！」

白愁飛不跟她口舌相爭，只說：「你傷了我，又傷了王小石，你根本不爲自己留退路。你大可爲王小石狙擊我，亦可替我暗算王小石，而今你兩人都偷襲了，那只有自尋死路一途了。」

何小河柔弱的臉上出現了一種甚爲堅强的表情來：「我欠人一個情，答應人一件事，我要盡一切力量來暗殺你們兩人一次，現在我已盡力，我的情已償，我的債已還，生死我不放心上。」

她淒酸的笑了一笑：「我也出身自青樓，我也擅舞，但我在江湖上，武林中總舞不過朱小腰，反正，我是個可有可無的脚色，也許你們今天才省覺，我也有我的重要，但這先得要你們吃了我的虧才發現！」

白愁飛瞇起了眼，眼裏閃出了淬毒般的寒芒：「是誰叫你這樣做的？」

何小河不屑的道：「我爲什麼要說給你聽？你害死了『八大天王』，我本來就早該殺了你。」

白愁飛道：「你只有一條活命的機會：那就是加入我這兒來。你若說出那人名字，我看得起你這下猝起發難，便給你一個機會又如何？」

何小河居然冷哼了一聲，不耐煩的說：「加入當你的部下？不如死了好了！我外號『老天爺』，我不服的人，誰也別想用我！」

白愁飛這下可不能再忍，怒嘯了一聲：「好，這是你自找的！可怨不得我！」

正要出手，却見一人攔在何小河身前。

王小石。

白愁飛大詫：「到這時候，你還護着她？」

王小石居然還能笑嘻嘻的道：「她是我『象鼻塔』的弟妹，我當然要保護她。」

白愁飛嘿笑道：「少來充好人了！她在你生死關頭，沒幫着你，反而害你，這還算是你的弟妹！」

王小石坦然道：「這就是你的不對了！大家結義，當然是大的保護小的，要不是，充什麼老大！她沒幫我，也只這一次；我不護她，還是人嗎！」

白愁飛「赫」了一聲，一時竟氣得說不出話來。

何小河顫聲道：「小石頭，你……」

王小石安慰道：「我都明白，你不必介懷。你外表雖然柔和，但寫字大開大闔，我早知道你是外柔內剛的人。我忽略的事，是我不對。」

何小河哽咽道：「王三哥，我這樣做，也是迫不得已……我欠了人情……我更不想傷你的……」

王小石笑道：「俗語有道：人情債，欠不得。只不知我這下着了一箭，可算還清了沒有？要是仍沒，可不可以等我救走溫柔張炭，再多戳我一箭？」

何小河幽幽的道：「我答應只出手一次……盡力的出手暗襲一次。我已出手，且已盡力，恩已還清。你知道她是誰的。」

王小石忙道：「我知道，你不必說，我也不記着。」

白愁飛沉聲追問：「他是誰？」

何小河只冷問：「你的背傷……不痛苦？」

她問的當然是王小石。

王小石搖搖首：「背傷不疼。」

何小河聽出他話裏似另有含意。

「心裏却有點傷。」王小石坦誠的道，「無論是誰，給自己人暗算，總是傷心多於傷身的。」

然後他又補充道：「不過，要是我活得過這一役，你和我都一定要忘掉此事，至少，你要幫我忘掉這件事，好嗎？」

何小河囁嚅道：「我幫你？我如何幫你……」

王小石說：「你若要幫人的忙，就一定先要具備幫人的能力；你自己首先不可以記住，記得嗎？」

白愁飛這下忍無可忍，叱道：「你的好人當夠了沒？你婆婆媽媽的，在這風雲色變，寸土必爭的時際，你這種婦人之仁，只是自尋死路，不配當英雄，沒資格做梟雄！」

（未完・廿五）

上文提要：：狠姑婆特意將君簫留作隨從，也將路五爺、司東山收為護法，隨侍左右，巡視各處完了，一行人便會回黃竹峯總壇。磨刀老人暗約君簫在龍圖殿相會，指示如何偵查七星會的陰謀，尤其是要借助外力，五大門派今非昔比，都存苟安心理，只有狠姑婆師姐妹兩人可為奧援，要君簫查究殺父仇人是個人恩怨，還是七星會的陰謀……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大破十二峯

狠姑婆進駐禪院　武當山敲起警鐘

狠姑婆左足斜跨一步，回頭之際，右手化爪橫揮出去，攻向百里雨右腰，出手奇詭，迅快無比。

她這一式狠形身法，使得甚是奇妙，不須封解，極自然的避開了對方攻勢，被攻的人，一變而為攻人。

百里雨臉色變得十分嚴肅，右掌朝後封出，人隨掌轉，左手豎立如刀，不徐不疾的跟着推出。

天狠門的武功，只要一招出手，人就會變成一頭兇狠，腰背微弓，目射兇光，雙手伸縮，就像要擇人而噬。

此時但聽狠姑婆口中突然發出兩聲桀桀怪笑，雙爪一探之際，人已離地數寸，飛撲過來。

鐵傘天王百里雨一身武功，不同凡俗，加上數十年修為，在當今武林一等高手之內，已可說是數一數二的人物。此時眼看狠姑婆飛身撲起，却也不敢怠慢，身形連旋，雙手開闔，向空揮擊而起。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等到狠姑婆撲到之時，百里雨一個人，已經由一化二，由二化四，由四化八，七八個百里雨的人影，圍着狠姑婆揮舞反擊不休。

狠姑婆尚未展開變化，百里雨業已施展「八卦奇門掌法」，瞬息之間，攻出了十數招之多。

狠姑婆暗暗佩服鐵傘天王百里雨一身武學，果然別具威力，口中又是兩聲桀桀怪笑。

笑聲甫起，身法隨着一變，倏然進退，人如狠竄，雙爪也隨着一收一攻，快捷如風，變化之速，無與倫比，和百里雨展開了一場以快制快的搶攻。

本來還可以看到百里雨化出來的七八個人影，這回，兩人互爭機先，愈打愈快，只不過轉眼工夫，兩人人迹頓渺，敵我難分，所能看到的只是輪轉飛旋的一團淡淡影子而已。

兩人一場搏鬥，當眞快如電閃雷擊，兇險絕倫，舉手投足，無不殺機隱伏，就是袖角衣襟，只要對方沾上一點，也立有殺身之危，誰的出手略慢絲毫，頓時便得橫屍當場。

這種窮極變化，捨死忘生的打法，直看得每一個人都屏息凝神，幾乎連大氣都不敢出。

君簫先前心裏有數，還以為鐵傘天王百里雨在這裏現身，是和錢神路五爺、黑風怪司東山的去而復返，前後同出一轍，應是有為而來！

但此時眼看兩人拚搏得如此激烈，心中又不禁暗暗生疑。

鐵傘天王百里雨，為了掩護他母親的身份，他一柄隨身數十年的鐵傘，毀在孝女庵前，此刻和狠姑婆捨命相搏，自己要不要暗中助他一臂之力呢？

哦，不，師叔（磨刀老人）說過，此行自己一切都要聽狠姑婆的，自然不可輕易出手了！

不過片刻，雙方已力搏了四五十招，勁氣飛旋，人影隱約之中，響起狠姑婆狠嗥般的笑聲，說道：「百里雨，你能接得下老婆子狠形四十九撲，足見武功修為勝人一籌，但老婆子要生擒你，只是指顧間的事，你信是不信？」

百里雨大笑道：「狠姑婆，妳少冒大氣，妳眞能在指顧間拏下老夫，方才這番捨命相搏，豈非多此一舉？」

「老婆子只是試試你百里雨的身手而已！」

狠姑婆已然停下手來，冷冷一笑道：「你可是不信老婆子一招之內，就可以把你擒下？」

百里雨也隨着住手，冷聲道：「老夫自然不信。」

看了兩人方才拚搏情形，別說百里雨不信，就是天駝星任駝子、金牛星梁子畏兩位七星會的宮主，都不敢相信狠姑婆能在一招之間，把百里雨拏下。

姬紅藥雖然穿了一身男裝，但却緊依着君簫，悄聲問道：「雲大哥，副總護法一招之內，擒得下他麼？」

君簫低聲道：「副總護法既然說出來了，自然辦得到。」

狠姑婆忽然回過頭來，呷呷尖笑道：「不錯，老婆子說得出，就做得到。」接着目光一抬，朝百里雨道：「你可敢和老婆子賭上一賭？」

百里雨道：「妳要如何賭法？」

狠姑婆道：「老婆子如果一招把你擒下，你就得聽老婆子處置，你敢答應麼？」

人被擒下了，自然就得聽她處置，這種賭法，豈非等於不賭？但大家都相信副總護法自有道理。

百里雨不假思索的道：「好，老夫賭了，一招之內，老夫眞要為妳所擒，生死悉憑處置，百里雨決不皺眉。」

「好！」狠姑婆人立如狠，點點頭道：「百里雨，你小心注意，老婆子要出手了。」

說着，右手一探，伸出三個指頭，朝百里雨右腕撮去。

在場衆人，聽副總護法說得如此自信，一招之內，要擒下百里雨，不由得全都睜大雙目，凝神看去。

狠姑婆伸出三個手指，就像懸空撮物，根本看不出有何奇妙之處。

當然，鐵傘天王百里雨也在全神戒備之中，看她三指憑空撮來，出手並不太快，照說儘可閃身躲避，或者出手封解，都有足夠的時間。但就在大家衆目睽睽，等着看百里雨如何封解，百里雨就像本來不及封解，也來不及躲閃一般，一下就被狠姑婆三個指頭撮住了右腕脈，這一手，大家誰也看不出奧妙何在，但誰都可以感覺得到狠姑婆的三個指頭，確實暗藏着極深的奧妙。

因為如果設身處地的再一細想，每一個人都有自知之明，誰也想不出化解之道，確然非被狠姑婆擒住不可。

衆人之中，只有君簫腦際突然靈光一動，想起當日在百石崖洞府之中，狠姑婆收萬巧兒（神手華佗萬遇春孫女）為徒，曾送了萬巧兒一冊百年前的秘笈，一時不覺心中一動，忖道：「莫非她使的就是『拈花指功』？」

因為這一記手法，正而不邪，不類天狠門的武學，而玄奧之處，亦迥非一般指功和擒拏手法所能望其項背。

當然，這一點也只有到了君簫這樣武功造詣的人，才能看得出來。

尤其是分辨出武功的邪正，更須本身有極高武功，其他諸人，沒有君簫的武功造詣，就無法看出來了。

譬如像任駝子、屠青庭、梁子畏等人，本是黑道旁門中人，武功雖高，也分辨不出來，因為在他們眼中看去，副總護法探手使出三個指頭，自然是「天狠爪」的手法無疑了。

閒言表過，却說狠姑婆三個指頭一下撮住了百里雨脈門，口中桀桀笑道：「百里雨，你現在相信了吧？」

百里雨做夢也想不到對方這一手竟有如此怪異，自己竟然會毫無掙扎，毫無化解的餘地，就讓狠姑婆輕而易舉的拏住，心頭這份震驚，當眞非同小可，猛地吐氣開聲，左手以「洗手式」一掌由腕底翻起，直切出去。

狠姑婆尖道：「百里雨，沒有用的，你還是省省力氣吧！」

她說的沒錯，百里雨這一記「洗手式」，當眞並不管用，他右腕被執，全身力道似消失殆盡，切出去的左手，那裏還使得出一點氣力，不覺頹然道：「好，百里雨認栽了，要殺要剮，悉聽尊便。」

狠姑婆發出一陣狠嗥之聲，左手從衣袖中取出兩顆黑色藥丸，攤在掌心，說道：「老婆子再給你一個選擇的機會，看看你的造化如何。」

百里雨目光注視着她掌心兩顆黑色藥丸，問道：「這是甚麼藥

丸?」

狠姑婆道:「毒藥。」

百里雨問道:「妳要老夫如何?」

狠姑婆道:「這兩顆藥丸，顏色大小，完全一樣，但一顆是世上罕見的毒藥，入口封喉，七孔流血而死，一顆是普通的補心丹，並非毒藥。現在看你運氣如何，隨你挑選一顆服下，你服的若是毒藥，自然立時毒發身死，如若服下的不是毒藥，你可以走了。」

百里雨道:「好吧，百里雨已經輸了，殺剮尚且悉聽尊便，如今既有一半機會，自然要碰一碰運氣了。」

說罷，伸手取起左邊一顆藥丸，送入口中，吞了下去。

他吞下藥丸，並未七孔流血，毒發而死，由此可見他服下去的並非毒藥，他就該走了；但他也沒有走，只是雙目微闔，靜立如故。這樣過了半盞熱茶工夫，才緩緩睜開眼來。

狠姑婆一揮手道:「好，你可以下去休息了。」

這話說得很奇特!

百里雨忽然間竟似變了一個人，拱拱手道:「在下遵命。」隨着話聲，果然退了下去。

他這一舉動，自然看得衆人驚奇不止。

天駝星任駝子趨前一步，拱手笑道:「副總座果然高明，兄弟還當副總座眞的放他走呢!」

狠姑婆呷呷尖笑道:「到了老婆子手裏，還會有活着放走的人嗎?」

金牛星梁子畏諂笑道:「這就是兄弟等人不及副總座的地方了。」

只有君簫看得暗暗發出會心的微笑，忖道:「這麼一來，果然不落絲毫痕迹。」

姬紅藥悄聲問道:「雲大哥，百里雨怎麼不走了呢?」

君簫道:「大概他已被副總護法收服了。」

狠姑婆已在中間一張拜墊上坐了下來，尖聲說道:「你們大家奔行了一天，也該休息了。」

大家用過乾糧，就各自在大殿兩旁盤膝養神。

一宵易過，翌日清晨，繼續上路，鐵傘天王百里雨果然也隨着衆人同行，似是已經被狠姑婆收服了。

他們由通山起程，一路往西奔行。

君簫心中暗暗奇怪，狠姑婆說是奉命巡視各地鏢局來的，但她一路上只是急急的趕程，根本不像巡視，好像要趕到那裏去一般，但這話他不敢多問。

一路之上，只有姬紅藥和他寸步不離，形影相隨，他自然不會感到寂寞，有時也和一品刀祁長泰聊聊。

雲如天生性冷僻，對任何人都是愛理不理的模樣。

另外就是金牛星梁子畏的那個徒弟金傳薪，君簫發覺他不止一次目有仇怒之色，好像對自己有着深仇大恨一般。

錢神路五爺和黑風怪司東山，終日隨侍狠姑婆，自然很少和人說話。

鐵傘天王百里雨自從服下那顆藥丸之後，一個人楞楞的，除了一日三餐，根本不言不語，就像有些失魂落魄，也從沒有人和他說話。

天駝星任駝子、屠青庭二人，比較隨和，金牛星梁子畏却是個生性陰沉、城府極深的人，而且也自視極高，平日除了和任駝子、屠青庭二人談笑之外，對君簫等人似乎不屑理睬。

因此這一路上，大家雖然相處了好些日子，但君簫一點也無法從這些人口中探出有關此次行動的消息來。

這樣又奔行了七八天，這天中午時分，趕到穀城。

這回不再繞城而行，狠姑婆坐的一頂軟轎，由南門入城，一脚趕到城南山麓間的一座清涼禪院。

軟轎剛到山門前面，寺中立時有一個身穿青袍的高大知客僧率着四個灰衫僧人，急步迎了出來，那知客僧雙手合十，躬身道:「貧僧奉命已經恭候老菩薩多時了，快請到後院休息。」

君簫暗道:「原來寺中僧人早知曉狠姑婆等一行要來的了。」

軟轎中狠姑婆道:「有勞大師父了。」

知客僧道:「貧僧替老菩薩引路。」

說罷，領着軟轎，直入山門，到了第三進大殿，才折入左首某道門戶。

這是一座自成院落的精舍，曲折通幽，花木濃蔭中，足足有七八間之多。

知客僧把軟轎領到院中，軟轎停下，兩個大脚婆子立即打起轎簾，狠姑婆緩緩跨出轎來。

知客僧合十道:「請老菩薩入內待茶。」

狠姑婆微微頷首，舉步走入。

這中間一間，是一個極爲寬敞的客廳。

狠姑婆大不剌剌的在上首一張大圈椅上坐了下來，問道:「武當山可曾有人來過麼?」

她這句話，聽得君簫心中猛然一動，暗道:「此處(穀城)離武當山已不到百里，莫非狠姑婆此行，對武當山有甚麼舉動不成?」

只見知客僧躬身道:「前天有人趕來，要見當家師父，貧僧因他暗號相合，領着他晉見當家師父，他捎了青松道人一對密函。據說武當山近日之中，戒備極嚴，門下弟子未奉諭令，不得隨便出入，朝山進香的香客，也都被勸了回去……」

他剛說到這裏，只聽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阿彌陀佛，副總座遠道而來，老僧迎迓來遲，罪過罪過!」

隨着話聲，從門口走入一個白眉低垂，身穿杏黃僧袍的老僧來。

狠姑婆本來坐着的人，看到白眉老僧，不覺站了起來，尖聲笑道:「老禪師不用客氣，此地一切部署，全仗老禪師了。」

就在狠姑婆站起之時，任駝子、屠青庭、梁子畏等人，也紛紛站了起來。

君簫心中暗道:「這老和尚又不知是甚麼身份的人，只要看大家對他甚是客氣，此人身份一定不低了。」

白眉老僧呵呵一笑道:「副總座好說，老僧蒙會主垂青，遙領摩羯宮，自當稍盡棉薄了。」

原來他是七星會十二宮摩羯宮宮主。

「遙領」，那是說他只掛了個名，並沒眞的到七星會去當差也。

任駝子拱拱手大笑道:「老禪師，咱們已有十年不見，看來還是老樣子，當眞養生有術，修練到了家了。」

梁子畏接口道:「兄弟和老禪師結交三十年，三十年前，就是這副樣子了，他兩道白眉，從小就白，生下來就像是一尊無量壽佛。」

君簫聽到這裏，不由的暗哦一聲，忖道:「自己曾聽師叔說過十三妖之名，如此看來，他就是白眉老妖了。」

白眉老僧連連合十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老施主把老僧比作無量壽佛，老僧再修一千年，妖總是妖，怎麼也成不了正果。」

說到這裏，兩個小沙彌送上了香茗。

狠姑婆抬抬手道:「大家請坐。」

任駝子、梁子畏等人，依次落座。

狠姑婆問道:「老禪師，青松道人在信上說了些甚麼?」

白眉老僧道:「他只說武當山近日戒備森嚴，自己無法趕來，特地送來了一頭信鴿，等副總護法到之後，如果有甚麼指示，可由信鴿傳遞。」

君簫暗道:「武當果然早有內奸，被七星會收買了。」

狠姑婆點點頭又道:「他在信上可曾說無爲道長回山了沒有?」

白眉老僧道:「這個信上却沒有說，老僧問了送來的人，但此人只是山脚下的一名樵子，並不清楚觀中之事。」

狠姑婆問道:「此人已經回去了麼?」

白眉老僧呵呵一笑道:「這等機密大事，豈可讓外人知道，老僧已命慧根護送他走了。」

知客僧連忙合十道:「回副總座，是小僧給了他一掌。」

狠姑婆點頭道:「做得好。」

君簫聽得心頭暗暗惱怒，暗道:「這些魔頭，動輒殺生，視人命如草芥，眞是該死!」

白眉老僧回頭道:「慧根，副總座遠來，想必尚未進食，你快去吩咐廚下，準備酒菜。」

知客僧躬身道:「弟子方才已經吩咐下去了。」

白眉老僧道:「如此就好。」

不多一會，幾名青衣僧人在廳上擺好兩桌酒菜，美酒佳餚，海陸雜陳。

這裏雖是清涼禪院，佛門清淨之地，但桌上菜餚，却全是鷄鴨魚肉，還有上好的陳酒，十分豐盛。

任駝子大笑道:「老禪師廚下，手藝不錯啊!」

白眉老僧呵呵一笑道:「這名廚子，原是在府台大人府內做事，老僧因他菜做得不錯，此次副總座要來，才特地情商把他請來敝寺幫幾天忙的。」

憑他這句話，就知道老和尚在這裏極具勢力了。

梁子畏笑道:「這麼說，咱們是沾了副總座的光，口福不淺呢!」

白眉老僧莞爾一笑道:「老施主武林世家，鼎食府第，上廚手藝，只怕遠在這些普通廚司之上哩。」

君簫心中不禁一動，暗道:「聽老和尚的口氣，梁子畏還是武林世家!」

狠姑婆已在首位坐下，舉筷道:「大家這些天來，一直兼程趕路，沒有好好吃過一餐，也沒有好好休息一下，如今到了這裏，老禪師是自己人，大家用不着客氣，只管開懷暢飲，咱們要在這裏休息一天，等人到齊了才會動身。」說罷，舉杯說道:「多謝老禪師了。」

白眉老僧連忙合十道:「副總座言重，淡酒粗餚，不成敬意。」

兩人各自乾了一杯，接着任駝子、梁子畏相繼和老和尚乾杯，大家隨着開懷的吃喝起來。

就在此時，只見一名小沙彌匆匆走入，在知客僧慧根耳邊低聲說

了幾句。

慧根立即站起身，隨着小沙彌往外行去。

過了不多一會，只見慧根回身走進，朝狠姑婆躬身一禮，說道：「啓稟副總座，方才有兩個人，自稱有要事晉見副總座，小僧問他們來歷、暗號，一句都不肯說，請副總座定奪。」

狠姑婆道：「他們現在何處？」

慧根道：「小僧請他們在客室待茶。」

狠姑婆道：「很好。」

一會工夫，大家用畢酒飯，僧侶們撤去殘席，兩名小沙彌替大家泡上香茗，就行退出。

狠姑婆用指甲剔着牙縫，呷了口茶，說道：「知客師父，你去把兩人叫進來。」

慧根躬身領命，退了出去，不大工夫，就領着兩個一身打扮像莊稼人模樣的漢子，走了進來。

這兩人進入精舍，一眼看到狠姑婆，立即趨前幾步，躬下身去，口中同聲恭敬的說道：「屬下參見副總護法。」

狠姑婆一擺手，示意他們不用多禮，一面抬目問道：「二位是奉何人之命來的？」

左首一個臉色黝黑的中年漢子躬身道：「屬下辜松年，隸屬黃竹峯總管手下，負責訓練天罡劍手，日前奉總管諭令，率同二十四名劍手，兼程趕來，聽候副總護法差遣。」

姬紅藥心中暗道：「原來他是爹手下。」

狠姑婆問道：「姬總管可曾交代你甚麼信物？」

辜松年躬身道：「有。」

他伸手從身邊摸出一面銀牌，雙手呈上，說道：「這是黃竹銀牌，請副總護法過目。」

狠姑婆並未伸手去接，只看了一眼，就點點頭道：「很好，你帶來的人手呢？」

辜松年道：「屬下怕人數多了，容易引人注意，故而隻身前來請示，二十四名劍手，均在附近候命。」

狠姑婆道：「那很好，你率領劍手，到武當山下的東渡待命。」

辜松年躬身道：「屬下遵命。」

收起銀牌，返身往外退去。

狠姑婆朝右首那人望去，說道：「你呢？」

站在右首的年紀較輕，濃眉紫臉，身材健碩，聞言趕緊抱拳道：「屬下祝吉祥，隸屬黃竹峯總管手下，負責訓練火箭手，日前奉總管諭令，為了配合副總護法行動，特命屬下率領十二名火箭手，兼程趕來，聽候差遣。」

他不待狠姑婆問話，伸手入懷，摸出銀牌，雙手呈上，又道：「這是屬下的黃竹銀牌，恭請副總護驗看。」

狠姑婆點點頭道：「很好，你可率領人手，也到東渡去待命。」

祝吉祥躬身道：「屬下遵命。」行了一禮，很快退出。

君簫只覺這兩人身形看去極熟，好像在那裏見過，只是一時想不起來，心中只是暗暗的思索着。

只聽狠姑婆呷呷笑道：「老婆子沒想到姬總管手下，還訓練了這麼多的勁旅，要不是這次出來行動，眞還一點都不知道呢！」

金牛星梁子畏道：「兄弟也從沒聽說過。」

任駝子微微一笑道：「黃竹峯是本會根本重地，雖有十二宮拱護，總管手下訓練一批武功高强的新手，也是尋常之事，皇帝不是也有御林軍麼？」

狠姑婆點點頭道：「任山主說得極是。」

白眉禪師起身合十道：「副總座長途跋涉，飯後也該稍事休息，老僧暫且告退。」

狠姑婆起身道：「老禪師只管請便。」

白眉禪師合掌一禮，率同知客僧慧根，一起退去。

狠姑婆朝大家一擺手道：「你們也可以退下去休息了。」

大家躬身行禮，一齊退出。

這幢精舍，差不多有八九間房舍，本來大家分配君簫和雲如天一間。

但雲如天堅持不慣與人共室，只好由他一人佔了一間房，姬紅藥一人一間，君簫和一品刀祁長泰一間。

君簫因狠姑婆此一行動，已極明顯是向武當進軍，但不知武當掌門無為道長是否已經回山，以武當派的實力，是否足以抗衡。

他雖與武當派毫無瓜葛可言，但站在江湖白道的立場，他還是十分關切七星會此一行動。

武當派是不是已經得到消息？因為如果得到消息，就可嚴加防範，縱然不敵，也可減少死傷的人數。

如果事前毫無一點消息，在七星會襲擊之時，毫無防範，措手不及，武當弟子的傷亡，可能極為慘重。

他心頭覺得十分沉重，跨入房中，忽然想到聚英樓馮總管曾說一品刀祁長泰，可能是武當派來臥底之人，心中一動，暗道：「等他進來之時，我不妨探探他的口氣……」

心中想着，只聽一陣輕快的腳步聲傳了進來，一品刀祁長泰已經跨入房門。

君簫含笑道：「祁老哥，兄弟正要找你。」

祁長泰道：「雲兄有甚麼事見教？」

君簫道：「祁老哥江湖經驗豐富，兄弟想請教祁老哥一件事。」

祁長泰道：「雲兄好說，有甚麼事，但請明白見示。」

君簫道：「關於咱們此次向武當採取行動，祁老哥可有高見？」

祁長泰臉色微變，冷然道：「雲兄這話就不對了，咱們投效聚英樓，幸蒙收錄，一切行動，自以聽副總座差遣，縱然赴湯蹈火，亦當唯命是從，豈可妄加意見？」

君簫道：「祁老哥誤會了，兄弟之意……」

祁長泰截然道：「雲兄不用說了，兄弟只知奉命行事，私下不談公事。」

君簫看他神情，心知再說也未必說得動他，暗暗歎息一聲，點頭道：「祁老哥說的也是。」舉步往室外行去。

這時大家都在室中休息，院前一片花圃，靜悄悄的不聞一點人聲。

君簫仰首緩緩舒了口氣，隨步跨出精舍。

剛走了幾步，瞥見一名小沙彌從長廊匆匆走來，看到君簫，立即腳下一停，雙掌合十道：「小僧奉知客大師之命，趕來通報，請施主進去稟報副總座一聲，就說火副總護法來了。」

君簫聽得一怔，問道：「你說甚麼人來了？」

他話聲甫落，突聽一個蒼老尖勁的聲音接口道：「是老夫來了。」

隨着話聲，但見一個身形瘦小，身穿一件短僅及膝火紅袍子的老者，已從長廊轉出到了面前。

此人禿頭尖臉，連顋蒼鬚，雙目烱烱隱射金光，只要看他生相，就可知道必是一位絕頂高手無疑。

紅袍老者不待君簫發問，尖聲喝道：「小子，還不快去告訴狠姑婆，老夫找她有事。」

紅袍老者身後，緊隨着知客僧慧根，合掌當胸，狀極恭敬。

小沙彌因已遇上了君簫，不好再往精舍中去，也自停下了步。

君簫因紅袍老者說話無禮，望了他一眼，傲然道：「尊駕何人，要見副總座何事？」

知客僧慧根不知君簫身份，見他不認識紅袍老者，急忙接口道：「施主，這位是……」

他話聲未落，那紅袍老者目射金光，尖喝道：「好小子，你連老夫也不認得，還當狠姑婆甚麼跟班，滾開！」

大袖一揮，朝君簫迎面拂來。

他出手當然極有分寸，不會傷人，至少把君簫摔一跤罷了，但他卻看錯人了。

君簫自然看得出他這一拂之勢，最多也只使了一二成力道，因此依然靜立如故，動也不動，只是冷冷的道：「尊駕要在下進去通報，在下問一聲難道也問錯了？」

一團凌厲袖風拂到君簫身前，就像流水遇到石塊，從他身子左右兩邊分開，往後捲去。

君簫身上穿着一件青衫，連衣角都沒飄拂一下。

紅袍老者看得不由一怔，雙目金芒暴射，洪笑道：「好個不知死活的小子，你居然敢和老夫較勁。」

右手大袖跟着揮出，他礙着狠姑婆面子，自然不至於使出殺手，但這一拂，少說也用了四五成力道，一團强勁的袖風，朝君簫席捲過來。

這一拂之力，就是石階、石香爐之類，都得被他捲飛出去，何況是人？

君簫劍眉一剔，怒聲道：「尊駕求見副總座，不論你有多高身份，都該懂得禮數，一再向在下出手，不怕有失身份麼？」

袖風呼嘯聲中，他話聲逆風而發，依然說得鏗鏘有力！

但憑這話聲，就聽得紅袍老者幾乎不敢相信，這少年人竟會有如此深厚的功力，再凝目看去，自己這一拂發出五成功力的袖風，依然和方才一樣，分從君簫身子左右兩邊流出，依然連他衣角都沒有拂動！

這下，眞把紅袍老者看得臉色大變，當然一張老臉也掛不住了，口中大喝一聲，右腕一振，衣袖隨着褪下。

露出了一隻猩紅刺目的手掌，正待朝君簫迎面擊來，掌勢未發，已有一股逼人而來的炙熱感覺，君簫心中暗暗叫了聲：「火靈掌，莫非他就是火德星君？」

就在此時，只聽一陣呷呷尖笑，響起狠姑婆的聲音說道：「火老兒還不快收起你的掌勢，對一個後生晚輩，屬下之人，也發起你的火威來了！」

隨着話聲，狠姑婆已在精舍門口現身。

君簫心中暗道：「此人果然是火德星君。」

火德星君呵呵一笑，果然收起掌勢，尖聲道：「强將手下無弱兵，老夫只是唬唬他而已！」

狠姑婆回頭朝君簫叱道：「雲驚天，還不快去向火副總護法賠罪？」

君簫昂然道：「啓稟副總座，屬下並沒有錯，方才屬下並不認識火副總護法，問他是何人，找副總

座何事，屬下才能進去通報。就因屬下不認得火副總護法，火副總護法就勃然大怒，向屬下兩次出手，屬下因他是找副總座來的，故而並未還手，最後火副總護法還使出了『火靈掌』……」

這話口氣說得甚是倔强，「沒有還手」者，就是表示他有還手的能力也。

狠姑婆一生就是喜歡倔强脾氣的人，聽了他的話，不但並沒生氣，反而呷呷尖笑道：「火老兒本來就是個火爆脾氣的人，人可不壞，你既然不認識他，不知不罪，你且退下。」

君簫躬身應「是」，正待退下。

火德星君一雙金光閃閃的眼睛，投射到君簫臉上，尖喝道：「小子，且慢。」

君簫站停下來，欠身道：「火副總護法還有甚麼見教？」

火德星君道：「老夫問你，你既不認識老夫，怎知老夫使的是『火靈掌』？」

君簫道：「在下曾聽家師說過南方神火門的『火靈掌』，掌勢未發，就有逼人炙熱之氣，故而知道。」

火德星君道：「尊師能說得出『火靈掌』來歷，想必也是武林中大大有名之士了。」

君簫道：「家師只是天山脚下的牧羊老人，一生從沒在江湖走動。」

狠姑婆怕火德星君聽了不快，接口道：「火老兒，你老遠趕來，大概是會主有甚麼重要指示，要你來支援老婆子的吧？」

火德星君摸摸連顋蒼鬚，笑道：「老夫此來，只是爲了了斷一件私事。」

狠姑婆道：「此事莫非和老婆子有關？」

火德星君呵呵笑道：「狠姑婆果然料事如神，老夫從南昌一路趕來，直到此地，才算給老夫追上。」

狠姑婆攢攢眉道：「有這麼嚴重麼？」

火德星君笑道：「其實也沒有甚麼，老夫只是要找一個人。」

狠姑婆問道：「甚麼人，値得你星君一路追踪下來？」

火德星君臉有怒容，說道：「鐵傘天王百里雨。」

狠姑婆道：「你和百里雨有甚麼過節？」

火德星君怒聲道：「殺徒之恨。」

「哦！」狠姑婆微點頭道：「爲了查山主之事。」

(查山主者，就是七星會獅子山獅子宮宮主火鷹查天祿是也，查天祿被百里雨一柄着了火的鐵傘，當頭蓋下，因而喪生。)

火德星君嘿然道：「不錯。」

狠姑婆道：「你打算如何替查山主報仇？」

火德星君道：「老夫要把他活活燒死，化骨揚灰，方雪我心頭之怒。」

狠姑婆沒有作聲。

火德星君金光閃閃的雙目，注視着狠姑婆，說道：「老夫聽說百里雨已被狠副總護法擒住。」

狠姑婆點頭道：「有這麼一回事。」

火德星君拱拱手道：「老夫有一要求，還望狠副總護法賜助。」

狠姑婆故作不解，問道：「甚麼事？」

火德星君道：「把百里雨交給老夫。」

狠姑婆道：「不行。」

火德星君臉色微變，說道：「狠副總護法那是不肯賣老夫的面子了？」

狠姑婆呷呷尖笑道：「老婆子怎會不賣你火老兒的賬，實是老婆子尚有用百里雨之處。」

火德星君道：「老夫非殺百里雨不可。」

狠姑婆道：「那是你火老兒的事。」

火德星君臉有怒容，嘿然道：「但百里雨人在妳這裏。」

狠姑婆道：「不錯，人在老婆子這裏。」

火德星君目中金芒飛閃，沉聲道：「妳要庇護他？」

狠姑婆道：「老婆子已經告訴過你，我尚有用他之處。」

火德星君道：「老夫殺了百里雨，妳有甚麼事，老夫願意盡力相助。」

狠姑婆道：「謝謝你的好意，老婆子不敢煩勞你火老兒。」

火德星君怫然道：「這麼說，妳是不答應了？」

狠姑婆道：「火老兒，你該知道老婆子此行的任務吧？你是副總護法，最好別壞了我的計劃。」

火德星君一腔怒火，大有忍無可忍之概，但他還是忍耐着道：「老夫爲徒報仇，聽來雖是私事，但查天祿身爲本會獅子宮宮主，他被百里雨所殺，也是公事了，妳包庇一個殺害本會宮主的兇手，於理也說不過去。」

狠姑婆道：「老婆子只知完成此行任務，將在外，連君命都可以有所不受，就算他殺害本會宮主有罪，也是等回山之後再說。目前他能爲老婆子所用，就是老婆子的手下，老婆子豈能讓人在此時此地，殺我得力部下？」

火德星君勃然變色道：「狠姑婆，妳欺人太甚了！」

狠姑婆也臉色一沉，哼道：「火老兒，是你找上老婆子來的．你此來只能說是向老婆子請求，怎麼？老婆子非答應不可？不答應，就是欺人太甚？」

她不待火德星君開口，接着道：「火老兒，老婆子平日就聽說你自視甚高，但老婆子自視也不低，你說老婆子欺人太甚，難道你不欺人太甚麼？」

火德星君憤怒已極，尖笑道：「好，狠姑婆，咱們走着瞧。」

狠姑婆呷呷笑道：「火老兒，你這話又不對了，老婆子尊重你是本會副總護法，你這句走着瞧，是甚麼意思？走着如何瞧法，你火老兒又能讓老婆子瞧些甚麼？嘿嘿，幾十年來，老婆子怕過誰來了？」

兩人越說越僵之際，只聽一聲佛號，傳了過來！

「阿彌陀佛。」白眉禪師雙手合十當胸，急步走入，含笑道：「老僧聽說火老施主賁臨，急忙趕來，已是有失遠迎，還望火老施主恕罪才好。」

火德星君臉色極爲難看，勉强拱拱手，笑道：「禪師好說，咱們都是老弟兄了，還客氣甚麼？」

白眉禪師目光一瞥，依然合掌笑道：「二位副總護法全都趕到了，莫非眞要把武當山夷爲平地不成？」

火德星君嘿然道：「老夫此來，只是辦私事來的，與武當之行無關，告辭。」

拱拱手，舉步往外就走。

白眉禪師咦道：「火老施主怎麼急着要走了，既然到了寒剎，多少也該盤桓一二日再走。」

火德星君連頭也不回，口中說道：「老夫他日經過寶剎，再來打擾了。」

白眉禪師雙道下垂的白眉微微一攏，說道：「火老兒還是昔年的火爆脾氣。」

* * *

石徑坦夷，曲折而上，這是武當山登山五十里，從迎恩宮到遇眞宮的一條山徑，此時正有一頂竹轎，由兩個灰衣道士抬着，往山上奔行而去。

竹轎上躺臥着一個人，似是病得極重，他身上覆蓋着一條薄被，把頭臉都蒙了起來。

薄被外面，還縛着兩道不太緊的痲繩，那是怕重病的人，在奔行之時從竹轎上翻出來。兩個抬轎的道士，脚下甚是矯捷，抬着竹轎奔行如飛，十幾里山路，不過盞茶工夫，便已趕到遇眞宮。

宮前早已鵠立着一個灰衣道士，看到竹轎奔近，立時迎了上去，問道：「五師兄，七師叔如何了？」

前面一個抬竹轎的道士並沒答他所問，反問道：「三師叔還在這裏麼？」

迎上去的灰衣道士道：「三師叔趕到龍泉觀去了，這裏暫由六師叔主持，不過三師叔臨去時曾交代小弟，要五師兄把七師叔立時送上龍泉觀去。」

抬竹轎的五師兄點點頭道：「好。」一面回頭朝轎後道士說：「九師弟，咱們快走。」

竹轎絲毫未停，由遇眞宮沿着山徑上去，二十里路，也算不了甚麼，過了太子坡，龍泉觀業已在望。

竹轎很快就到達龍泉觀，觀前一片石坪上，站着兩個一身灰袍佩劍的道人。

這時站在左邊的一個迅快的朝抬轎道士揮揮手道：「你們怎麼這時侯才來，快抬進去。」

兩個抬轎道士沒有說話，脚下絲毫沒停，就抬着竹轎進入觀中。但見大天井中，左右各有十幾個灰袍佩劍道人，各按五行方位站立，雖然肅靜無聲，但一看就知殿前已佈下了兩座「五行劍陣」。

兩人把竹轎抬上大殿，緩緩放下。

殿後適時走出兩個青袍道人來，前面一個頭簪檀木道髻、黑鬚飄胸的，正是武當三子中的老三無量子，另外一個是身材高大，胸前一把長髯，已見花白的道人。

兩個抬轎的道士慌忙躬下身去，說道：「弟子叩見三師叔、四師叔。」

原來花白長髯的道人，正是龍泉觀觀主耕雲子。

他年紀比無量子要大得多，如何反會是四師叔呢？

那是因爲武當三子，原是上代掌門人的嫡傳弟子，其餘同輩師兄弟，則是上代掌門人的同門師兄所傳的門人，雖是和武當三子同輩，但不是嫡傳，有幾個已分掌山上其他道觀，這位耕雲子住持的是龍泉觀。

閑言表過，却說無量子一擺手道：「你們不用多禮，七師叔傷勢如何？」

兩名抬轎道士恭聲應「是」，立刻解開縛在薄被外的痲繩，由前面一個答道：「回稟三師叔，七師叔在迎恩宮，已由五師叔給他上了藥，傷勢雖重，目前並無大礙了。」隨着話聲，輕輕揭起蒙在頭臉上的薄被。躺臥在竹轎上的，是一個四十七八歲的中年漢子，一身莊稼人打扮，臉色甚是蒼白。躺在竹轎上，由人抬着奔行山路，多少總是有些顚簸，這對一個身負重傷的人來說，自然會感到喘息不安，這時忍不住呻吟了聲。(未完•十三)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燕子飛

二人被捉急求救　錦緞留言耐人思

上文提要：燕子飛、柳青青、嚴元伯平息了坤寧宮外敵之亂，蒙面人全腰繫青緞帶，綉有金龍，有男女老少，沒一個活口，亦不見有黑龍會的人參與。皇后、太子幸保平安，石大勇失職丟官，嚴元伯復任官職，並和燕、柳研討以後行動，此時情報販子師瑤前來報訊，石貴妃並非石太師親生女兒，這消息如屬實情，以上綫索就有迹可尋了……



柳青青道：「這少婦住在甚麼地方？」

「東四牌樓的錢糧胡同內。」

「可知她的名字？」

「鄰居說她叫愛蓮。」

「糟了，躺在床上的就是她丈夫，剛才還拜託我們去救他妻子，想不到黑龍會對自己人也這麼殘酷，簡直是魔鬼的化身，張一夫醒來後一定痛不欲生。」柳青青菩薩心腸，說至最後，眼眶也變紅了。

燕子飛將經過情形說了一遍，張鐵虎肅容滿臉的道：「此人傷勢不輕，必須找一個安全所在，即刻延醫診治，拖久了恐將性命難保。」

那裡最安全？燕子飛心念急轉，已有主見，道：「張總，你一共帶多少捕快來？」

「四個。」

「叫他們進來。」

「好，馬上辦！」

待四名捕快進屋後，燕子飛關好房門，鄭重其事的道：「青青、小陶，子飛與張總去一趟天牢，你們在此小心保護張一夫，外面的警戒也不能疏忽。」

餘音未落，已與張鐵虎穿窗而去。

二人專揀僻靜小道，一路疾行，直至進入刑部大牢後，燕子飛才開口說話：「張總，死牢在那邊？」

張鐵虎道：「死牢在地下。」

二人隨即轉往地下，走完梯階，拐了一個彎兒，一排排鐵柵展現眼前，關在裡面的都是罪惡滔天的死囚。

突聞牢內傳來洪鐘也似的聲音吼叫道：「燕子飛，沒料到會在此與你重逢，這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啊，怎麼着，咱家的好日子到啦，你來送行，怎沒帶點好酒好菜來？」

話出自一個粗壯結實，彷若一頭蠻牛的漢子之口，正是八個月前在通州連劫三輛鏢車、刀砍十名鏢師的大刀侯三。六個月前，侯三在代州落網時，還是燕子飛親手擒住的。

燕子飛停下脚步，問張鐵虎：「判了嗎？」

張鐵虎道：「判了，上面一批下來馬上行刑。」

燕子飛跨前一步，抓住鐵柵，道：「侯三，咱們打個商量如何？」

大刀侯三好痛快，朗聲道：「甚麼事就直說吧，不必拐彎抹角，侯大爺不喜歡這一套。」

燕子飛道：「想請你幫忙做一件事，一件非常危險的事，一旦失敗，你很可能會送命，目的是想誘捕一頭狡猾的狠。當然，本俠會盡力保護你，你也可以拒絕。」

「你的意思是要侯三當餌？」

「可以這樣說。有一位朋友遭人追殺，生命垂危，必須找一位替身。」

「燕子飛，別說那麼多廢話，我祇問你一言，如果成功怎麼回報？」

「免爾死罪，還爾自由。」

「這話可當眞？」

「燕子飛幾時打過誑語？」

「成，你燕子飛的話我信得過，侯三爺答應了。」

侯三本是即將行刑的死囚，這一筆交易，給了他一個活命的機會，由於興奮過度，雙手高舉，鐵鍊子發出一串刺耳的金鐵交鳴之聲。

張鐵虎不以爲然，「此事恐怕不妥吧，提解死囚，必須楊尚書親筆簽押，這……」

燕子飛道：「不礙事，楊尚書那邊我自會交代，所有的責任子飛願一肩承擔。請快去弄一輛篷車來，同時，在大牢之內準備一間僻靜的囚房，打掃乾淨，再去請一位名醫來候着。」

張鐵虎辦事一向爽快俐落，一面吩咐手下分頭行事，一面打開牢門，除去侯三的銬鐐，放他出來。

大刀侯三揉一揉左右手腕，用力抖一抖，道：「燕子飛，侯三爺沒有刀就沒有戲唱，總不能叫我當肉靶子，好歹也要拚一拚。」

燕子飛點頭應允，張鐵虎取來侯三的大刀還給他，三人迅即鑽進大牢門口的篷車內，直駛別有天。

距別有天尚有十丈之遙，燕子飛首先翻牆越窗而入，見屋內一切如常，才向外招手，張鐵虎、大刀侯三相繼穿窗入屋。

燕子飛叫大家動手，將張一夫與侯三的衣服互換過來，二人身材相似，如非近觀細看，眞還分不出誰是誰。

這時候，張鐵虎、柳青青才算揭開這個悶葫蘆，弄明白燕子飛的用意所在，原來是要送張一夫去天牢療傷，以大刀侯三爲餌，誘捕黑龍會的人。

燕子飛命侯三躺在床上，小聲道：「侯三，本俠提醒你，閣下是一名扶桑倭寇，身負重創，生命垂危，不許隨便亂動，不得開口說話，你的敵人可能是一個大男人，也可能是個小婦人，一旦交手，要快要準，要毒要狠，千萬不可低估了對方。」

接着又商請張鐵虎，留下四名捕快，親自將長島一夫循原路抱上篷車，摸黑駛往大牢。

此刻，張一夫仍昏迷不醒，燕子飛小心翼翼的將他安置妥當，見等在牢內的郎中已開始爲他診治，再三囑咐張鐵虎加強戒備，始放心離去。

重返別有天後，燕子飛交代四名捕快輪班守護，不得有誤，復命江湖朋友在別有天四周佈下重重埋伏。

大刀侯三道：「燕子飛，侯某在此大概要呆多久？」

燕子飛也拿不準，祇能含糊其詞的道：「大概不會太久。」

「倭寇人數多不多？」

「也許是一人，也許是一夥。」

「可以放手去殺？」

「你有權自衞，但要留個活口。」

「若大難不死，侯三將是自由之身？」

「那當然，本俠說話算話。」

「可否弄一壺好酒來？」

「不行，你必須保持清醒。」

「弄一個小妞來也可以。」

「也不得尋歡作樂！」

侯三呼地坐了起來，怒眉雙挑，目蘊兇芒，不乾不淨的道：「媽的，當替死鬼還有這麼多臭規矩，沒有妞玩，沒有酒喝，跟在死牢裡又有何區別。」

燕子飛臉色一沉，道：「侯三，你現在反悔還來得及，牢內待決的死囚多的是，可以再換一個。」

侯三雙手血腥，殺人如蔴，是有名的兇漢，但在燕子飛面前却兇不起來，咬一咬牙，乖乖的躺下去，道：「好吧，姑且聽你一次，但願扶桑鬼子早點來，別讓三爺熬太久。」

燕子飛道一聲：「祝你好運！」拉着柳青青，來到花廳。

見廚師鶯鶯笑盈盈地走來，燕子飛訝異道：「咦，妳怎麼還在這兒？」

鶯鶯未語先笑，嬌媚動人，銀鈴般的聲音道：「燕大爺和柳姑娘還沒有吃飯，奴家怎麼敢走。」

燕子飛道：「我們不餓，妳回去吧。」

鶯鶯沒有走，跑去廚房端來兩杯茶，道：「不餓就喝杯茶吧，這是江南出產的雀舌，據說是由十七、八歲的大姑娘用舌尖採下來的嫩芽，香得很，而且，生津止渴，可以益氣開脾。」

柳青青道：「我們不喜歡雀舌，愛喝龍井。」

「如此，再泡兩杯龍井來好了。」

「不必麻煩，本姑娘自己會泡。」

當眞親手泡了兩杯龍井茶出來。

柳青青這樣做，無非是擺脫鶯鶯的糾纏，孰料，她偏不走，反而指着侯三的房門，道：「那位大爺醒來沒有？」

燕子飛虛與委蛇道：「醒了，不過又睡着了。」

「這麼重的傷，一直沉睡下去是危險的，夜裡最好叫醒他，喝一碗熱粥，我已經準備好了。」

「這就好，妳去吧，我們會好好照顧的。」

「這怎麼行，金掌櫃叫我來侍候兩位，怎能讓主人操勞，一旦傳到金老闆耳中，準會叫我滾蛋。」

「不會的，我們不說，誰也不知道。」

「那可不一定，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兩位是金掌櫃的貴客，對我們的要求特別嚴，奴家可不敢有半點怠惰。」

打從師瑤前挨針起，燕、柳就對鶯鶯的身份起疑，此刻見她賴着不走，疑慮益深，彼此眉來眼去，心意已通，決定跟她泡下去，看她到底想幹甚麼。

這是一種冷戰，冷戰最重要的條件是耐力與智慧，也可以說，冷戰就是鬥智的戰爭。

於是，鶯鶯天南地北的胡扯，二人海角天涯的漫應，時間熬到了下半夜，捕快以及外面的江湖朋友已經換了班，卻始終沒見田風、何一川乃至任何一個黑龍會的人現身。

是消息沒有傳出去？

或是掉包的事走漏風聲？

還是有高人準備單打獨鬥？

燕、柳不曉得答案，因為底牌握在別人手裡。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單就這一點而言，他倆已落在下風。

大刀侯三的房裡很靜，守在門外的捕快，脚步機械式地踱來踱去，鶯鶯一個人喝了兩杯雀舌，燕子飛、柳青青的龍井茶也喝光了。

終於，鶯鶯打了個呵欠，站起身來，伸個懶腰，道：「啊，眞睏，再不睡明兒大家就甭吃飯啦。」

見外面一團漆黑，又道：「燕大俠，我從小膽小，可否麻煩你送我一程？」

柳青青眉尖一挑，搶先道：「我送妳吧。」

也不管鶯鶯意下如何，挽着她的手，馬上步出花廳。

燕子飛總算鬆了一口氣，走向捕快查問道：「怎麼樣，姓侯的還安份吧？」

捕快道：「還好，這種性命交關的事，他不安份也得安份。」

「可是，要注意，不能讓他睡着。」

「沒有，小的剛剛還看過他，醒着。」

「後窗外的那位捕爺是否仍在？」

「在，堅守崗位，寸步不離。」

燕子飛聞言這才放下心來，先跑一趟茅房，然後才走進大刀侯三的屋子。

「侯三！侯三！」

大刀侯三面向窗戶，半躺半坐，右手緊握着刀柄，刀刃已從鞘內抽出三寸多，暴睜着雙目，一言不發。

「老侯，你說話呀。」

侯三一切依舊，還是沒開口。

燕子飛心知不妙，急步上前，探手鼻息，糟！大刀侯三已氣絕身亡。

進一步審視，發現侯三臉色泛紫，喉部有幾個小紅點，經驗告訴他，顯然是死於梅花毒針。

相傳扶桑人特製的梅花毒針，打入體內後迅速穿經走脈，終至劇毒攻心而亡，承受者往往連呼喊掙扎的機會都沒有。

推開窗子，禍不單行，守在窗外的捕快，也被人掌擊天靈，死於非命。

地上，赫然留下一條綉有九朵紅玫瑰的黑緞帶。

召來把守各地通道的明樁暗卡，逐一查問，均表示不見有可疑之人出入。

這當中，僅僅出去兩個人。

一個是柳青青。

一個是鶯鶯。

柳青青已返，睹狀滿臉驚慌，道：「子飛，這事是幾時發生的？」

「妳離開之後。」

「田風幹的？」

「恐怕未必。」

「這緞帶表明是九段身份，除田風之外，還有誰是九段？」

「黑龍會長。」

「子飛，你是說黑龍會長從外面潛入行兇？」

「四處守得密不透風，不可能。」

柳青青驚呼道：「難道是她？」

燕子飛疑雲滿臉道：「也不對呀，你們不是在一起嗎？」

柳青青跺足道：「不，就在別有天的門口，她說忘了一樣東西，要回廚房去拿，我因為曉得你在花廳，不防有詐，所以沒有跟回來，想不到就這麼一疏忽，竟鑄成大錯。」

這一棟建築的外側，有一道迴廊，燕子飛就是利用此一迴廊，越過人工湖的狹窄處，將張一夫送出去。從九曲橋下來，亦可在屋外繞屋一周。

氣得柳青青杏眼圓睜，銀牙緊咬道：「看來鶯鶯的本事比咱們估計的還要高！」

燕子飛道：「是啊，大刀侯三當年連砍十二名鏢師，臉不改色，今夜居然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其功力修為，的確匪夷所思，難怪她以女流之身能當上黑龍會長。」

柳青青道：「幸好你腦筋動得快，定下李代桃僵之計，不然一條天大的線索又要斷掉了。」

燕子飛道：「從她殺害侯三來看，足証還不知道被咱們掉了包，雙方得失互見，總算未全軍覆沒，何妨將計就計，就把侯三當作長島一夫埋掉算了。」

「這個女魔王又當如何處置？」

「她不願挑明，咱們又何必點破，她可以從我們這裡探消息，我們何嘗不可以從她身上找線索，一切隨機應變，見機行事就成了。」

「可是，萬一她在飯菜之中動手脚，豈不噬臍莫及？」

「我看只要她還不想離開別有天，就不會這樣做。」

「不怕一萬，就怕萬一，此姝不去，有如芒刺在背。」

「話是不錯，但留她在此，利多於弊，失物未歸，攤牌的時機未到，必要的時候，把她做的飯菜倒掉，咱們到外面去吃。」

微頓，燕子飛又道：「青青，她住的地方能否看出一些蛛絲馬跡來？」

「她在附近租了一個小房間，一床一桌一椅外，別無長物，根本看不出她眞正的身份地位。」

「哼，她好會裝啊。」

「鶯鶯眞的會是黑龍會會長？」

「即使不是黑龍會會長，地位也必然很高，是黑龍會的首腦人物。」

* * *

刑部大牢，有一間很特別的牢房，是專為三品以上的犯官設的，磚牆白壁，寬敞舒適，張一夫就暫時住在這裡。

張鐵虎領着燕子飛、柳青青，正朝這邊行來，燕子飛道：「張總，長島一夫的情形怎樣？」

「很難說。」張鐵虎臉色凝重，語調低沉道：「昨夜裡服傷藥之後，傷勢雖沒再惡化，但也沒見起色，人很虛弱，多半時間皆在昏睡中度過。」

燕子飛走進牢房，見張一夫在白色被褥的輝映下，顯得格外蒼白，三人站立床邊，沒敢驚動他。

張一夫似已感覺到有人進來，睜眼見是燕、柳等人，掙扎着坐起半個身子，一臉企盼道：「燕大俠，找到愛蓮沒有？」

夫妻情深，張一夫復在重創之下，燕子飛自然不敢以實情相告，道：「已經救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去了，由於我們遲到一步，曾受盡黑龍會的脅迫威嚇，動了胎氣，眼前不便走動，過幾天再帶尊夫人來看你。」

張一夫的臉上泛起一絲欣慰的神采，再三稱謝致意。

柳青青道：「為了你的安全，不得已暫住大牢，委屈你啦。」

「那裡，張大人全告訴我了，那是為我好。」

「你滿口京片子，來北京很久了吧。」

「是很久了，打從十五歲，取得三段資格後便來了，不過，在下的漢語早在八歲進入黑龍會時就開始學習。」

「這麼小就學漢語，為甚麼？」

長島一夫休息片刻，道：「說得好聽是仰慕天朝文化，事實上黑龍會這個組織的根本目標是為掠奪搶劫而來。」

燕子飛接口道：「黑龍會總共有多少人？」

「很多很多，組織龐大，人數極多，散佈在各行各業中。」

「能否說一個確切數字出來？」

「黑龍會只有縱的接觸，很少有橫的聯繫，除會中首腦外，確切的數字誰也說不上來。」

「你們的副會長是田風，對不對？」

「對，我挨的第一劍就是他的賞賜。」

「會長是那位？」

「是櫻櫻姑娘，扶桑名叫小洋芳子。」

「哦！」

「小洋芳子天賦異稟，十二歲便取得六段資格，十八歲就當上了黑龍會會長，由於她馭下嚴苛，手段殘酷，大家私下都叫她『毒玫瑰』！」

一長串的談話，耗盡了體力，張一夫只好在燕子飛的敦促下，閉起雙目養精神。

約莫過了一頓飯的工夫，燕子飛見他精神已有起色，才問道：「張兄，據子飛所知，雙劍、寒蟬、玉璽、玉駝鈴等寶物，都是被黑龍會盜走的，但不知石貴妃被劫一案，和你們有無關係？」

長島一夫連連搖頭道：「毫無關係。」

柳青青道：「有一個青龍會，你知曉否？」

「曉得，也是扶桑人的一個秘密組織。」

「石貴妃可是被青龍會的人劫走？」

「不清楚，黑龍、青龍二會，雖然均源出扶桑，但二會各行其是，互不往來，起碼在我瞭解的是如此。」

張一夫很合作，有問必答，知無不言，怎奈重創之下，體力不支，累得他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這時又昏昏沉沉的睡去。

一名捕快匆匆走來稟報道：「燕大俠，九門提督孫大人在牢外找你。」

燕子飛猶豫一下，交代張鐵虎悉心照顧長島一夫，與柳青青攜手來到牢外，看見孫九峯還帶着一名家丁來，挑着一對禮盒，一邊是六大罈壽酒，另一邊是十二樣時鮮瓜菓。

柳青青道：「孫大人有事？」

孫九峯直截了當的說：「陳恭、柯友德被捕了。」

燕子飛錯愕一下，道：「誰幹的？」

「還會有誰，石太師父子。」

「石家爲甚麼要逮捕令師弟？」

「石大勇誤信流言，一口咬定敝師弟打算遠走高飛，故而下手抓人。」

「這我明白，石大勇也曾在子飛和青青面前說過唬人的話，然而，憑他的功力修爲逮得住陳恭、柯友德？」

孫九峯道：「燕兄有所不知，石大勇丟官革職，尤其是在別有天吃了柳姑娘一頓羞辱後，懷恨在心，亟思報復，花了大把銀子，將『中州四煞』請到了府中。」

柳青青吃驚道：「孫大人是說『天上逍遙客、地下白頭翁、綿掌如飛絮、大錘敲喪鐘』？」

孫九峯臉帶愁容道：「不錯，正是逍遙客、白頭翁、駱飛絮、鐵大錘，這四個老魔頭早在三十年前便已威震江湖，功力精純，惡名昭彰，毀在四煞手下的英雄豪傑不知凡幾。也不知他們是如何得知敝師弟的住處，猝然施襲，措手不及，在衆寡懸殊的情況下，他二人幾乎毫無抵抗的餘地，被中州四煞生擒活捉。」

「這事是甚麼時候發生的？」

「今天一大早。」

「被擒往何處？」

「太師府。」

「確實嗎？」

「絕對錯不了。」

「孫大人的意思是想叫子飛出面營救？」

孫九峯頷首道：「是的，下官很躭心石家父子會動用私刑，甚至暗下毒手。」

燕子飛咬牙道：「石家也未免太膽大妄爲了，他們憑甚麼出手抓人？孫大人，請放心，無論如何子飛會給你一個交代的。」

一扭頭，又轉對柳青青道：「走，咱們到太師府去。」

孫九峯伸手一攔，道：「且慢，請將這些薄禮帶去。」

燕子飛苦笑道：「去找人家晦氣，帶禮也不見得會受歡迎。」

孫九峯道：「燕兄可能還不知道，今天是石太師的六十大壽，不能不聊表心意，小弟已代爲準備好一份，隨後也會趕去石家。」

燕子飛瞧瞧禮盒內的禮物，道：「這太多了，二罈子酒，六樣時鮮瓜菓，意思意思就夠了，子飛素來不愛錦上添花。」

「東西已經買來了，燕大俠又何必固執。」

「不妨，多餘的就留給方傑兄享用吧，做人的原則不能破壞。」

孫九峯和他相交已久，對燕子飛的爲人知之甚深，畢生「但願雪中送炭，絕不錦上添花」，可以爲朋友兩肋插刀，絕不向惡勢力低頭屈膝，心知勸也無益，只好如言照辦。

救人如救火，燕、柳不稍停留，禮物收拾妥當，便辭別孫九峯，領着那家丁，來到太師府。

二人交遊廣闊，久走江湖，見過的大場面不知凡幾，然而，當他倆帶着寒酸的薄禮進入石家時，也不禁爲太師府盛大的排場嚇呆了。

全北京城的吹鼓手，彷彿都集中到石家來，不停的演奏着祝壽添福的曲譜，所有的牆壁，全部覆以彩紙彩帶，數不清的大紅燈籠觸目皆是，並附有表示祥瑞的燈飾，璀燦奪目，耀眼生輝。

昂貴而又豪華的波斯地毡，從門口一直鋪至壽堂。府內，處處張燈，處處結綵，以純金打造，大小不一的「壽」字隨處可見。

人潮，人潮，偌大的太師府，熙熙攘攘，冠蓋雲集，擠得水洩不通，廣場上設下流水席，酒若流水，肉似小丘，朱門豪富，氣派的確不同。

文武百官、豪門巨賈所送的壽禮，堆積如山，執事者忙進忙出，揮汗如雨。總管錢通送往迎來，更是忙得滿場飛。

司儀先生不停的喊着拜壽者的官銜名諱，當燕子飛、柳青青將孫九峯代爲準備的名帖禮單送上時，馬上喊出：「燕子飛、柳青青到！」

燕子飛、柳青青無官無爵，一介布衣，名頭却響亮得很，壽堂之上立即掀起一陣不小的騷動。

石大勇神色一緊，對身旁的逍遙客道：「他倆來幹甚麼，莫非消息已經走漏？」

逍遙客乾瘦的身軀向前挪了一步，陰笑道：「來得好，我們哥兒四個早就想會一會這兩個小毛頭。」

石大勇道：「不除掉燕子飛、柳青青，難消我心頭之恨，這正是石家不惜巨資請你們來的目的。不過，今非其時，亦非其地，快去告訴大家，提高警覺，別被他們踩上了。」

逍遙客銜命自去，門外，司儀朗聲唱禮道：「壽酒二罈，時鮮瓜菓六樣，燕子飛、柳青青送！」

豪門送薄禮，簡直是拆石太師的台，顏面盡失，臉上立現不悅之色。

燕子飛、柳青青已跨步而入，拱手爲禮，異口同聲道：「祝老太師福如東海，壽比南山。」

一名管事猛地衝過來喝道：「大膽，給太師拜壽，爲何不跪？」

石如山可是經過大風大浪之人，喜怒不着痕跡，叱退管事，報以一陣爽朗的笑聲，道：「聽說兩位俠客連皇上都不跪，老朽身爲人臣，可承受不起。」

燕子飛退立一旁，不亢不卑道：「太師言重了，子飛此來一則爲老太師拜壽，再則有一件事想當面請教。」

石太師端坐檀椅之上，冷聲道：「甚麼事？說啊。」

柳青青道：「外面傳言，陳恭、柯友德現在太師府，可有此事？」

老太師沒答話，對石大勇道：「大勇，去查查看，這兩個人有否前來拜壽？」

石大勇瞪了燕子飛、柳青青一眼，道：「孫、石兩家，久沒來往，他二人又是欽命要犯，不會來，也不敢來。」

燕子飛本待再追問下去，司儀又接二連三的報出一大堆姓名，嚴元伯、張鐵虎、如意、孫九峯等人，先後來到壽堂，均以跪拜大禮相見，石如山笑口大開，樂不可支。

如意的眼好尖，越衆而過，拉住燕子飛的手，笑逐顏開道：「稀客，稀客，沒料到燕大俠也會給我們老太師來上壽，早曉得奴家就早點來啦。」

燕子飛道：「太師國之干城，應該的，應該的。」

如意噘一下小嘴，洋洋得意道：「當然應該，連皇上都恩賜黃金千兩，錦緞百匹，只可惜貴妃娘娘行方不明，生死如謎，老太師心情欠佳，交代一切從簡，否則，說多熱鬧就有多熱鬧，說多排場就有多排場。」

「乖乖，這麼大的場面，還嫌不熱鬧，眞是『朱門酒肉臭，路有餓死骨』，達官貴人，幾曾想到過窮苦百姓啊。」

燕子飛心念及此，對眼前的一切，官場的虛僞，頓生厭惡之感，從而也更加强了他遊俠四方，扶弱濟貧的決心。

「金百萬金大掌櫃到！」

大門口的聲音繞樑不絕，壽堂門外已唱起賀禮來，「金元寶六十錠，銀元寶六十錠，壽桃六十個，壽麵六十斤，壽燭六十對，壽酒六十罈……」

石如山聽在耳中，樂在心中，親自到門口迎接，金百萬一進門就不停的打拱作揖，在場的文武百官他幾乎全認識，一一行禮致意，周到已極。

壽禮一共是六十樣，每樣六十件，從壽堂外一直排到大門口，足足唸了好長工夫才唸完。

柳青青越聽越氣，越看越火，恨聲道：「子飛，姓金的眞會拍馬屁，東西好多啊，差不多快將京城裡做壽的禮品搬光了，可惜少了兩樣。」

「少了那兩樣？」

「壽材六十具，壽衣六十套。」

「青青，咱們對事不對人，不要這樣刻薄，有錢有勢的人，大概就喜歡這個調調吧。」

石太師高坐在上，金百萬畢恭畢敬的磕了三個響頭，說了一籮筐的吉慶話，石如山親手把他扶起來，讓金百萬坐在自己身旁，連說：「不敢當，不敢當！」

當朝太師，對一位富商巨賈如此禮遇、器重，令燕子飛十分詫異，碰一下嚴元伯，小聲道：「金百萬好大的面子，權門貴胄石太師也不見得會如此優遇。」

嚴元伯靠近半步，咬耳道：「金掌櫃長袖善舞，手腕靈活，滿朝文武，或多或少他都能攀得上交情，其影響力幾乎已經到了可以左右朝政的地步，私底下就戲稱他是金千歲！」

柳青青花容驟變道：「早就風聞京裡有一位金千歲可以呼風喚雨，原來是他。」

孫九峯心繫師弟安危，攏過來插言道：「敝師弟的事查明沒有？」

燕子飛欲語未語，石大勇不知何時溜了出去，這時又神色慌張而又喜悅的跑進來，大聲嚷嚷道：「爹，妹妹有消息了，貴妃有消息了。」

言語間，將一片似是衣襟的錦緞，雙手呈給老太師。

一語驚四座，大家都圍攏過來，拭目以待。

石太師看完錦緞上的字跡後，臉色陰晴不定，迫不及待的道：「大勇，送信的人呢？」

「走了。」

「糊塗，怎麼不留下來？」

「外面人山人海，來人丟下信就走，根本不曉得是那一個。」

「立刻傳令下去，送信者賞金百萬，請快出面。」

「是，爹！」

石大勇轉身就走，燕子飛趨前道：「老太師，貴妃娘娘的行踪是否有了端倪？那片錦緞可否借在下一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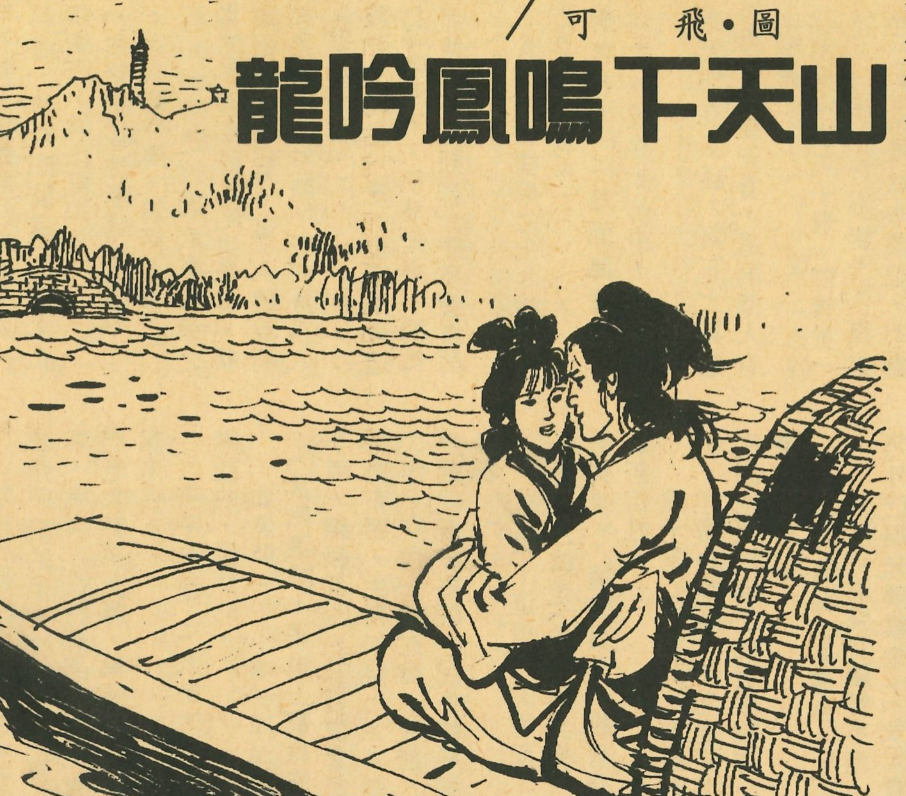
老太師倒也乾脆，慨然一歎道：「唉，有等於沒有，依然摸不着頭腦，你自己看吧。」

（未完・十）

上文提要：玄小龍在黃忠引領下，找到了被丘泰來貶爲副舵主的朱光遠，通過多方面証實，丘泰來確是陰謀潛藏於大龍幫的海盜。爲了對付這幫頑敵，黃忠建議重修大海船，將其換新貌。玄小龍正獨自行於街上，突然遇到了丁氏姐妹，原來是金玉去太湖後，告訴她們包英的眞正身份。丁梅正與玄小龍並肩前行，迎面來了五個人……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山天下鳴鳳吟龍



戰血大度數　敵情遇番幾

這個黑臉青年不是別人，乃是「白面判官」丘泰來的寶貝兒子「黑面金剛」丘占魁是也。

其中有個高大個子也是厲害人物，乃大龍幫的大掌舵「摔碑手」石冲。丘占魁左邊的是大龍幫上海分舵舵主劉一台。

後面二人好像是船上把頭人物吧。

丘占魁認識玄小龍，他也認識丁梅。

此刻，眞正說得上是狹路相逢了。

這時候天未明，街上無行人，丘占魁見這玄小龍與丁梅在一起，而且又是這個時辰，他的雙臂左右分開，不但攔住了他身邊的四人，而且阻住了玄小龍與丁梅二人的去路，口中發出嘿嘿冷笑。

丁梅冷叱道：「你想幹什麼？」

丘占魁怪笑，但却又鄙夷地道：「好個不要臉的女人，你敢同這姓包的勾搭在一起呀！」

丁梅怒道：「放屁！」

丘占魁叱道：「我心中早把妳姐妹二人當成我的女人了，妳怎麼同這姓包的夜遊，可惡……」

丁梅怒道：「誰是你的女人，臭不要臉，也不撒泡尿照照那副尊容。」

丘占魁不怒反笑，道：「驢屎疙瘩外面光，丁姑娘，上了床我最強。」

丁梅怒道：「你只有令我噁心，滾開！」

丘占魁却怒視玄小龍，道：「都是你這小王八蛋，壞了本少爺的好事，今天叫你知道愛管閒事的下場。」

玄小龍早就火了，他冷沉的一哂，道：「憑你？」

丘占魁對大個子點點頭，道：「大掌舵，早聽說你的鐵掌了得，何不露幾手叫我們開個眼界。」

石冲哈哈笑了。

只見他雙手高舉過頂，全身猛地抖動間，兩隻巴掌咚咚彭彭的連聲響，他衝着玄小龍道：「小子，你姓包？」

玄小龍心想：「妙，你們這些雜碎，尚不知我才是眞正的大龍幫少主。」

心念間，他重重地道：「我叫包英！」

石冲咬咬牙，道：「你就是包贏又怎樣，接老子一掌試試看。」

他看字出口，兜胸一掌拍出，掌勢凶猛，掌風可聞，便是站在玄小龍身側的丁梅，也是衣袂飄飄而有窒息的感覺。

玄小龍並未作勢，他見對方掌力雄渾，出掌就要重傷別人的凶殘架式，立刻打橫側身，修羅神掌勁隨意念倏然發出。

雙方掌力接實的刹那間，玄小龍才把「巧手搏虎」絕招使出來。

那石冲有碎石開碑的掌力，中途忽遇堅又滑的阻力，就如同一掌拍打在滑溜的圓石上一般，往側滑過。

石冲的心中一驚，還不及收掌，而右腕門一痛間，整個人往外撞跌過去。

「轟」的一聲撞在地上，而玄小龍並沒扣他的右腕，而是那一招「巧手搏虎」妙勁力撥，石冲力道已出，身不由己的被撥倒在地。

石冲倒地忽起，他戟指玄小龍，道：「你……是誰？」

閃在一邊的丘占魁與上海分舵舵主劉一台二人原打算出手，聞言拉開架式未撲擊。

玄小龍冷笑道：「你的大開碑原來不過爾爾。」

他答非所問，目的只有一個。

玄小龍的目的就是要修理眼前這幾個傢伙。

大街上不便殺人，但揍人應該不犯法，那年頭，那天沒有人打架呀！

「大開碑」石冲果然岔然地叱道：「也是老子一時大意，你小子再接石大爺幾掌試試。」

「呼嚕」之聲重起，丁梅看得也吃驚。

玄小龍不等石冲撲到，他抖起雙掌迎上去了，兩個人看似吃酒劃拳架式，四掌在半空中幾經接撥間，很明顯的看到玄小龍一掌穿過那片掌影中，隨之聽得幾聲脆响，就在玄小龍一個錯身過，他頭也不回地暴出右腿。

「彭……」

「啊……」

石冲被玄小龍的一腿踢在胸脯下，人似斷綫風箏般直往街邊飛去。

於是，又是一聲「咚」傳來，石冲跌地張口吐出鮮血來。

也算石冲個子高大底子硬，他未昏過去。

人雖未昏過去，但張口說不出一個字來。

玄小龍開口了。

「我操，你們的朋友挨了揍，你們幾個不管了?他是你們一起來的呀，娘的，這叫什麼朋友，講的什麼義氣，眞是老鼠膽子。」

「殺！」

上海分舵舵主劉一台火大了，他自腰間抽出一把尖刀，立刻往玄小龍殺去。

劉一台一路十九刀狂殺，玄小龍閃躍在刀光中，冷冷道：「行，動上傢伙了。」

他又閃了七步，對丁梅道：「丁姑娘，妳閃開，小心噴妳一身血。」

於是，劉一台的兩個把頭也撲上了，其中一人還加解釋地道：「咱們沒時間盡在這兒陪你玩，殺了完事。」

三人合擊玄小龍一人，玄小龍此時自然沒拔劍。

那一邊，石冲剛站定，丘占魁却走向丁梅了。

丘占魁嘿嘿一聲笑，道：「妳能同男人夜遊，也不是什麼貞烈女子，來來來，陪你家丘少爺樂樂呀！」

他口中如是說，忽的伸手往丁梅扣去，同時另一手陰毒的往丁梅襠下點過去。

江湖中男鬥女，最忌這一手，但丘占魁不在乎，他就是要陰毒的對付丁梅。

丁梅一見火大了，她盤腿騰空，人在半空腿踢連環，果然迫得丘占魁收手側閃。

這二人立刻在這晨光幽靜的大街上打起來了。

那玄小龍想不到丘占魁趁此時向丁梅動手，他一時間心頭火起，旋躍中拔出長劍，怒喝一聲。

「殺！」

「啊！」

原是不打算殺人的，但此刻他還顧忌什麼?

修羅劍光暴長八尺，劉一台抖着兩臂鮮血往外急跳，另一把頭的頭上濺血，巴掌那麼大的一塊頭皮拋飛，痛得他又蹲又站的往回就跑！

另一人忙架起劉一台往回走！

玄小龍落地再起，他劍指丘占魁殺去！

街邊上，石冲大叫：「少主小心！」

丘占魁早發覺了，當劉一台嗥叫時便看到了，如今玄小龍仗劍殺來，他便拋下丁梅反迎玄小龍！

半空中一聲冷笑，玄小龍冷叱，道：「該死的畜牲！」

丘占魁拔刀迎上，他刀却迎個空，頓覺一道冷寒之氣自左肩延伸向左胸口！

直到那道冷寒之氣快到心窩處，才回刀力阻，發出「噹」的一聲！

兩個人錯身而過，鮮血已自丘占魁的前胸流出來，他的衣裳也破了！

丘占魁舉刀未舉起，石冲已伸臂架住他搖搖欲倒的身子，而丁梅也殺來了！

丘占魁的臉色也灰了！

石冲急叫道：「你們還想怎樣?把人殺成這樣，還想怎樣?」

丁梅叱道：「他該死，三番兩次欺人！」

石冲道：「姑娘，殺人不過頭

點地吧，人已快碎了，難道非在這大街上逞凶呀！」

玄小龍突然明白這是上海大街上，忍不住的一聲叱吒，道：「滾，下次遇上絕不饒！」

丘占魁却咬牙道：「姓包的，這是你第二次在本少幫主身上放血，你不會有第三次，嘿！」

玄小龍道：「第三次你們就沒命了！」

丘占魁還想回罵，石冲見這勢頭，他忍住他身內的傷，架起正流血的丘占魁便往上海分舵奔去！

那丘占魁仍然以爲玄小龍叫包英，如果他知道面前這人才眞正是大龍幫少幫主，他會吃驚的！

* * *

丁梅見丘占魁走了，仍然忿怒的直瞪眼！

玄小龍走上去，道：「眞是無來由，大清早遇上他們這些雜碎！」

丁梅道：「我恨不得殺了姓丘的小子！」

玄小龍道：「我更想殺了他，妳心中明白，我與他父子仇恨大了，只不過……」

他看看大街，似乎有人過來了！

「我們走，只爲了這兒是上海，大街上殺人總是不太好，何況我們還要在此住幾天！」

丁梅道：「玄哥，我們不在上海，我們遊太湖，你看好不好？」

玄小龍道：「丁姑娘，我還有閒情逸緻嗎？我的心裡一大塊化不掉的石頭壓心頭呀！」

丁梅道：「所以咱們才去叫你散心呀！」

玄小龍道：「丁姑娘，在過去，我單身一人自可獨來獨往，如今不同了，八十多人與我共甘苦，我已是大家的人了，我還有個人行動嗎？」

丁梅道：「又不是把你的人藏起來，只不過去遊湖散心，何況你們需時間把四條大船改裝，沒關係的！」

玄小龍道：「丁姑娘，我還是先回造船渠看一看，如果眞的沒事，我去遊湖！」

丁梅立刻笑了！

* * *

於是，兩人上了丁氏姐妹的快船上，那快船便緩緩地往船渠駛過去！

玄小龍十分關心大龍幫兄弟們，他站在船上極目看，發覺黃忠與馬超人兩人併坐在船渠邊上指手劃脚的不知在說些甚麼。

玄小龍跳上岸，丁梅與丁蘭兩人也上了岸，兩人眞的怕玄小龍從此溜掉似的！

黃忠發現玄小龍走來，立刻與馬超人兩人迎上前。

「少主，昨夜……」

當他發覺丁梅丁蘭也過來，遂又改口道：「昨夜這裡很平靜！」

玄小龍笑笑，道：「有甚麼事嗎？我昨夜未歸，心却放在這兒！」

馬超人道：「兄弟們都很規距，大伙吃完了睡大覺，足不出門，誰也不往街上溜躂。」

玄小龍道：「我告訴二位大叔，我剛遇上丘占魁與石冲兩人，還有……」

黃忠與馬超人齊吃一驚！

黃忠驚道：「那個小鱉娃兒與大掌舵呀，少主，他們識得你嗎？」

一笑，玄小龍道：「早在我未去上島的時候，我已與丘占魁交過手，兩次我沒殺了他！」

馬超人咬牙道：「操，王八命大呀！」

玄小龍道：「不知趕往南通的朱舵主何時可以回來？」

黃忠道：「少主，去南通總得等上三兩天！」

玄小龍道：「如今上海分舵住着總舵來的人，且記叫兄弟們千萬別走出門外去！」

馬超人道：「少主，你放心，咱們不會出去的！」

丁梅走上前，對黃忠與馬超人兩人小施一禮，道：「兩位大叔，我姐妹來自太湖，我們與玄小龍早有交情，難得他來此地，我姐妹有船在此，請他遊太湖，一半天不回來，可以嗎？」

她的話眞客氣，馬超人已笑笑，道：「可以，可以，這兒原本沒事的，哈……」

黃忠也笑了，對玄小龍道：「去吧，少主，散散心也是好的！」

玄小龍心中雖然不願，但也沒法再拒絕了！

丁梅眞的拉住玄小龍，道：「走，玄哥，這一回你該放心了吧！」

笑笑，玄小龍隨着丁氏姐妹便又回到那艘快船上！

船上已備了吃的喝的，乃是丁蘭爲他兩人準備的，快船立刻向另一條河道駛去，那正是往太湖去的內河水道！

* * *

船在河上駛，兩岸風景秀，時而小山，時而綠田，小橋流水水流緩，花木成叢有鳥鳴，玄小龍與丁氏姐妹三人齊坐船頭微微笑！

丁梅緊依玄小龍，那情景是依人的，也是迷人的，誰不爲他兩人的表情點頭，眞的是玉人成雙對，不羡鴛鴦只羡仙了！

丁蘭也高興，姐妹兩人情義深，她以爲妹子的眼光高，也只有

像玄小龍這樣的人才配得上。

丁蘭也想着丘占魁，姓丘的黑炭一般黑不溜秋的，眞乃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酒菜擺在船頭上，姐妹兩人陪着玄小龍邊吃酒，邊欣賞沿岸風光，忽的，丁梅取出一支竹笛，她吹了一曲，還眞新鮮，可不正是紅樓春夢的詩篇！

「一個是閬苑仙葩，一個是美玉無瑕，若說沒奇緣，今生偏又遇着他！」

玄小龍不懂這一套，他只是哈哈笑，等到丁梅吹完，他禮貌地撫掌叫聲好！

這三人在船上哈哈笑，前面就是太湖了！

玄小龍的心中很不是味道，上一回來太湖，他是與張發旺兩人偷偷離開的，與這一次全不一樣了！

玄小龍抬頭看湖面，煙波浩渺一望無垠的太湖上，漁舟點點一大片，有着太平盛世的景象，可也是勞苦人家的水上營生之地。

就在這時候，忽見一條快船駛過來，丁蘭先是「噫」了一聲！

丁梅舉目望過去，道：「姐，咱們太湖幫的快船！」

果然，快船上已有人往這面揮手呼叫了！

玄小龍也站起來了！

只見快船打斜落帆很快的靠過來！

丁梅心中一動，怎麼他們兄弟找來了？

丁梅臉上不愉快，丁蘭已招呼，道：「表兄，是你們呀，到那兒去呀？」

駛來的船上不是別人，正是金玉金石兄弟兩人來了！

那金玉當先跳到了丁梅身邊，他不高興的道：「也不說一聲就走了，妳知道姑媽多着急呀！」

丁梅道：「我們只是遊湖，也沒做別的事情，我媽會急甚麼？」

金石也過來了，他發現船頭上的酒菜，臉皮也一緊，露出個不愉快的表情！

「嗯，玄兄弟眞好興緻呀，帶着美人水上作樂呀！」

玄小龍一笑，道：「原來是金兄，快來一齊吃一杯！」

不料金玉却冷冷的道：「我兄弟沒福氣，咱們是奉了姑媽的命，找我們兩位表妹回去的！」

玄小龍一聽無話說，他只是尷尬的一笑！

丁梅却不高興的道：「你們回去告訴我娘，今天我們不回去了！」

金石一聽，臉上罩了一層寒霜，道：「這要妳自己回去向他老人家說去！」

丁梅却走近玄小龍，她還伸手挽住玄小龍的臂彎，道：「不回去就是不回去！」

金石暗中在咬牙了！

丁蘭也對金玉道：「你剛由島上回來，心身俱疲，何必來辛苦這一趟？我們又不是不回去！」

這兄弟兩人早已心中有愛，他們俱都愛上了丁氏姐妹，只不過當哥哥的愛的是丁梅，而金石却喜歡丁蘭，單只這一關係，丁夫人就已傷透了腦筋！

前夜丁氏姐妹不告而別地去了上海，丁夫人怕再加入一個玄小龍，才叫他們兄弟去上海找她姐妹倆回來，果然被丁夫人猜中了！

如今金氏兄弟見丁氏姐妹與玄小龍同船飲酒作樂，心中那股子酸味難消，幾乎要開口罵人了！

即便玄小龍是金玉的救命恩人，但遇上情字，他也忘了過去的一切，而沒有好臉色對待玄小龍！

玄小龍立刻明白，原來金氏兄弟與丁氏姐妹乃姑表親，都想來個親上加親！

玄小龍笑對丁梅道：「丁姑娘，送我到岸邊，千萬別爲我一人而要老夫人傷心！」

他不提金兄弟，只是衝着兩人笑了！

丁梅道：「要上岸回上海，我陪你一起去！」

玄小龍道：「丁姑娘，別爲難我了，如果要我將來再見老夫人，妳們就送我上岸去吧！」

丁梅仍然在搖頭！

金玉道：「玄兄弟，我送你上岸，對於玄兄弟的大方與寬宏，金玉再一次的致謝！」

他把手一讓，對玄小龍道：「請過船！」

玄小龍欲走，丁梅生生拉住不鬆手！

「不，我不會放你走的。」

玄小龍正覺無奈，那金石過來，道：「二表妹，冷大叔也回來了，是昨夜回來的，大伙正有事商量，絕非爲了甚麼兒女情長情短之事！」

丁梅一怔，道：「公度大叔回來了？」

金石道：「便是我爹也一同來了！」

丁蘭驚道：「怎麼，舅舅也來了嗎？」

金石道：「這種事還能假嗎？」

丁蘭走到妹子身邊，道：「如是這樣，就要立刻回去西山了！」

丁梅抬頭，重重的看向玄小龍，她一副依依不捨的樣子，道：「玄哥，我不能再陪你了！」

一笑，玄小龍道：「丁姑娘，我十分理解，我已經心存感激了！」

丁梅又道：「你是君子，你一

直叫我丁姑娘，你……能叫我名字嗎？」

她此言一出，玄小龍不由得看向金氏兄弟！

他並非向金氏兄弟示威，以勝利者的姿態看過去！

但金氏兄弟，尤其是老大金玉，滿臉的不悅，幾乎咬牙出聲！

丁梅却視如不見的又道：「你叫我的名字呀！」

玄小龍無奈的道：「丁梅姑娘！」

丁梅道：「你何必多叫三個不應叫的字？你只要叫我一個……」

玄小龍心中一狠：「梅！」

丁梅愉快的落淚了！

她對玄小龍道：「我送你上岸吧，得辛苦你回轉上海去了，眞對你不起！」

金氏兄弟臉上發青，丁梅與丁蘭果然把玄小龍送到近岸的一處山坡！

丁梅還上岸送了一程才回到船上去！

丁蘭與丁梅姐妹兩人在船上木然的不說一句話，尤其是丁梅，她把雙目也閉上了！

是的，兩年多沒見面的金玉，在感情上原是表妹表兄的感情，但在金玉可不一樣了，經過這次死裡逃生，他眞的很想趕快成個家！

然而，金玉絕對想不到，救過他的玄小龍竟然被他的心上人喜歡上了！

這眞是一樁錯綜複雜的感情糾紛，以後有得瞧的！

＊　＊　＊

玄小龍登上岸，丁梅已告知他如何走去上海。

玄小龍在船上的時候已發覺江南這一帶的風景十分秀麗，他便不急於回去了。

玄小龍第一個想去的地方便是那聞名的寒山寺！

丁梅告訴過他，寒山寺中有高僧，這令玄小龍更想去觀望一番！

於是，玄小龍慢悠悠的往前走着！

忽的，遠處有鐘聲傳來，玄小龍才發覺天色近黃昏，路有歸家人了！

匆忙的，玄小龍加快脚步往東行，那鐘聲便是由東方傳來的！

他繞過一大片林子，遠處有一座大寺廟，廟牆一丈八尺高，幾株高大的壽松直插雲霄，那一條繞寺的大路上，已無人踪！

於是，玄小龍走到寺門台階上，他向門口的一位小沙彌打躬，道：「小師父！」

小沙彌一瞪眼，道：「施主！」

玄小龍道：「小師父，在下路過此地，久聞寶寺大名，轉來一遊，不知……」

小沙彌道：「天快黑了，你不怕誤了你的行程呀，需知你回姑蘇城還有一段路吶！」

玄小龍笑笑，道：「我不去姑蘇，我沿河邊去上海！」

小沙彌吃一驚，道：「你敢走夜路？」

他身子一側，讓玄小龍走進寒山寺大門，又道：「沿河邊有荒草坡、亂葬崗，聽說那一段鬧鬼呀！」

玄小龍笑笑，道：「你見過？」

小沙彌搖頭道：「聽人說過！」

玄小龍道：「耳聽爲虛，眼見爲實，對不對？」

「對，哈……」這是一個蒼勁有力的聲音，玄小龍抬頭看去，只見一個老僧自殿內走出來！

玄小龍一見，立刻上前施禮，道：「大師，擾你淸修了，眞抱歉！」

那和尚坦然一笑，道：「寺開方便門，歡迎四方人，施主，你來此是……」

玄小龍道：「在下順道慕名前來瞻仰，別無他事！」

和尚淡淡一笑，道：「既如此，和尚禪房還有道友，你施主隨便參觀！」

和尚說完，回身又往大殿後走去，玄小龍發覺這寒山寺並非北方的大寺廟，大殿成院，廟脊層疊，只不過前後兩院，但却處理得十分乾淨！

玄小龍見那小沙彌正自往神案油燈加添香油，更把一把綫香遞在他的手中！

玄小龍知道進寺的規矩，立刻恭敬的跪拜上香，小沙彌還有致的擊了三聲銅鉢！

笑笑，玄小龍自懷中摸出兩錠銀子擱在神案上，小沙彌一見雙目一亮！

玄小龍正要往寺外走，身後面傳來老和尚的聲音！

「施主你請留步！」

玄小龍回過身一笑：「在下要上路了！」

和尚已哈哈笑着走來！

「施主，你大概不是這一方的施主！」

「在下路過此地！」

「寒山寺有個不太成文的規矩，香油錢兩制錢打躬一禮，香油錢一串，奉上香茶一杯，香油錢一兩銀子，奉齋飯一頓，香油錢兩兩，奉齋飯之外，掃榻稍歇！」

他攤開手掌，又道：「這是二兩銀子，施主，你可以在本寺吃過齋飯稍歇再上路！」

玄小龍道：「不用了，聽小師父說，路上鬧鬼，又聽大師說有道友在此，我……」

「哈……」和尚笑笑，道：「不

礙事，我那來自天台山的道友，只不過與你一樣，他打此經過，順道與貧僧鬥幾盤棋而已，不是外人！」

玄小龍心中一動，天台山三字令他想起一個人來！

他在三門鎭外的石堤一邊，力鬥那天台山下來的大覺寺百忍和尚，這百忍和尚也是棋迷呀！

玄小龍心中電閃，和尚已力邀，道：「施主，來吧，坐坐無妨的！」

玄小龍不由得跟着和尚到了後寺院，右邊的三間是禪房，這時候剛上燈！

玄小龍與和尚沒走到禪房，又聽得「叭叭」的棋子打拍子聲音！

原來下棋的人常喜歡把棋子拿在手中擊打着！

這種毛病說不好還眞不好，聲音一出總是會影响對方的思路！

和尚把玄小龍讓進禪房中，又對小沙彌吩咐：「少時多送一份齋飯來！」

就在他剛轉過身，他發覺禪房中的兩個人對上眼了！

這光景是令人吃驚的，玄小龍直視着對方，那高大的和尚也怒瞪着玄小龍！

「怎麼了？你們好像認識呀！」

原來那高大的和尚正是天台山大覺寺下來的百忍和尚！

此刻，百忍和尚不太高興的沉聲道：「去，我不想見你！」

玄小龍道：「大師，我也不是來打架的！」

百忍大師道：「你來幹甚麼？」

玄小龍道：「路過此地，順便參觀，如此而已！」

百忍和尚叱道：「天下事就那麼巧？」

玄小龍道：「無巧不成書，這句話你聽過吧！」

忽的，百忍和尚仰天哈哈大笑起來！

玄小龍就覺得這和尚喜怒無常，便淡淡一笑，道：「兩位大師，我不打擾兩位棋興，我走了！」

不料百忍大師一聲雷吼，道：「你走不了啦！」

玄小龍一怔，道：「爲甚麼？」

百忍大師道：「走不了就是走不了！」

玄小龍本來想說出「你是我手下敗將，你有甚本事攔得住我！」但他話到口邊改了，無他，人要厚道！

「大師，我是個不喜歡打架的人，難道你要逼我？」

百忍和尚道：「打不打架可不一定，我和尚與松竹大師倒是想知道一件事情！」

松竹大師正是寒山寺住持高僧！

百忍和尚此言一出，一邊的松竹和尚雙目一亮，道：「百忍，原來是這位小施主呀！」

「不是他還是何人？」

松竹拉住玄小龍，道：「來來來，小施主快請坐下來說話！」

玄小龍有些糊塗了，他木然的坐在一邊！

不等百忍再問，松竹大師已道：「小施主，聽百忍大師說，你知道王子正施主下落！」

玄小龍道：「王老乃在下師父！」

「混蛋吶！」

此一罵話，出自松竹和尚之口，玄小龍聽得便大怒了！

「喂，你是高僧，怎麼罵我師父！」

松竹大師道：「我罵我那死去的師弟，他太混帳了！」

玄小龍以爲，松竹大師腹中必有令他痛心的事情塵封多年，如今忽然聽得師父下落，忍不住的火了！

玄小龍道：「只要不是罵我師父，甚麼都好說！」

百忍和尚道：「個王子正老兒，他眞會躲，抱個女娃遠去天山，咱們怎麼會知道！」

松竹大師道：「二十年前，我以爲他必去找大龍幫龍頭老大玄劫去了，他與玄劫的交情夠，兩個人幾乎合穿一條褲子！」

他看看玄小龍，又道：「對了，聽說你是玄劫的親生兒子！」

玄小龍道：「不錯！」

松竹大師道：「當年我追到淮上，玄劫却一口咬定他不知道王子正的下落，我白走一趟淮上，如今想起來，玄劫替王子正保了密！」

玄小龍越聽越奇怪，老一輩的爲了甚麼嘛！

忽聽百忍大師道：「不錯，玄劫如果不知道王子正老兒下落，他怎麼會將他的兒子交去王子正那裡學功夫！」

他有些忿忿的接道：「三門鎭害得我被他的修羅掌摔得昏頭轉向！」

松竹大師臉色一緊，他忽的一聲吼叫，疾出雙掌向玄小龍抓去！

玄小龍原本對百忍大師有所防備，忽見松竹大師向他抓來，本能的雙掌疾拍又撥，二人在這禪房中未曾閃展騰躍，却已對了七掌，松竹大師忽的後閃，他微微笑道：「果然是王子正的修羅神掌，哈……」

玄小龍更覺怪事，到了這時候，才眞正出現了巧合。

就聽松竹大師對玄小龍道：「坐下，坐下來說話。」

這時候玄小龍滿腹狐疑，便是

不叫他坐，趕他走，他也不走了，非把事情弄個明白不可。

是的，事關師父本身，什麼事情也要知道。

小沙彌送上齋飯，三人圍在桌子邊，松竹大師對玄小龍道：「快吃，寺中淡泊吃喝，你委曲吧！」

玄小龍也不客氣，匆匆的扒着碗中飯，那百忍和尚也不多言，三人很快的吃完晚餐。

松竹大師這才對玄小龍道：「你師父王子正啊，他當年誤會我的大妹子了。」

又是男女之間的事情。

是的，這世上如果少了男女間的轇轕，大概到處是太平，世界就是扯不清的男女關係。

松竹大師道：「我大妹子嗜習武功，她是深愛王子正的，王子正人快四十了，他等着娶我大妹子，那年我大妹子整三十，可是大妹子怕生孩子，她是一拖再拖，那王子正偏又喜歡孩子，等到我大妹子想通了，去找那王子正，想不到他失踪了，唉，害得我大妹子至今仍然獨守空閨在鎮江城外的紫竹山。」

玄小龍想不到還有這一段，心中一驚，道：「大師，你的俗家名字……」

松竹大師道：「我叫劉逢春，我大妹子叫劉圓圓，唔，已經五十出頭的人了。」

百忍大師道：「當年我與他在天台山大覺寺前面對弈，有個瞎一目的啞巴人抱了個女嬰前來求我收留，我的大覺寺沒有女人呀，不料王子正只一看女嬰，抱了就走，棋也不下了，我叫也叫不住他。」

他重重的哼了一聲，又道：「可好，原來他躲到塞外去了，出人意料。」

松竹大師道：「他喜歡娃兒快想瘋了。」

百忍大師道：「松竹，當年王子正被人傳言，他是白蓮教中人物，你聽過嗎？」

笑笑，松竹大師道：「王子正呀，他最不高興說他是白蓮教中人物，但我知道他習過奇門遁甲之術。」

百忍轉問玄小龍道：「喂，你習過邪道之術嗎？」

玄小龍搖搖頭，道：「不但沒習過，也從沒聽過。」

三人談了一會，玄小龍心中記掛着上海衆家兄弟，他立刻站起身，道：「二位大師原來是在下恩師棋友，在下失禮之處多多包涵，我要回上海了。」

百忍大師道：「你連夜要走？」

玄小龍道：「非走不可。」

松竹大師道：「小友，老衲可以托你一件事嗎？」

玄小龍道：「請大師吩咐。」

松竹大師道：「路經鎮江，請轉鎮江城外紫竹山下，找到我大妹子，告訴她，她沒白等，因爲她心目中的白馬王子王子正也是獨身沒娶。」

玄小龍一笑，道：「我師的日子孤獨呀！」

他往寺外走，忽聽百忍大師道：「玄小子，我告訴你一件事。」

玄小龍回身道：「什麼指教？」

百忍大師道：「浙東四君子不會再找你痲煩了，他們正打算對付海盜們了。」

玄小龍道：「這是好消息，謝謝大師。」

忽聽百忍大師對松竹大師道：「你不去找王子正了？」

玄小龍聽得一怔，但他只裝做沒聽見，匆匆出寺去了。

外面這夜黑呼呼。

玄小龍由於去了一趟寒山寺，時間上他在寒山寺停留一個時辰還不到，如今再繞到河岸那條路上，已是二更天快到了。

玄小龍自回到關內再下江南，許久未曾展現他的輕身提縱之術，想到在天山湧雲嶺與師妹追逐在崇山峻嶺間的往事，不由大吼一聲，拔身如飛般往前奔去，一口氣便是十多里。

前面一條河，木板搭的橋橫擺在河面上，玄小龍剛剛上了橋，他猛可裡吃一驚，橋上趺坐着一個人。

這人一身灰衫，髮長兩尺披在兩肩上，懷中抱着一件十分怪異的兵刄。

玄小龍先是把精神集中，也是壯着膽子，因爲他曾聽寒山寺小沙彌說，這河邊一帶鬧鬼。

玄小龍不但年輕氣盛，他也仗着武功高，當然不怕什麼鬼怪。

玄小龍十分冷靜的道：「朋友，請讓一讓如何，在下要過橋了。」

那人雙目十分凌厲，雖在黑夜，也可以看出那股子懾人的眸子在眨動。

「你要過橋，當然可以，報個名來。」

玄小龍道：「爲什麼要報名？」

那人挺了一下，道：「叫你報，你就報，囉嗦什麼？」

玄小龍道：「那不是在下囉嗦，而是閣下覇道。」

不想他此言一出，只見那長髮怒漢忽的平飛而起，那件怪兵刄已快招呼到玄小龍的身上了。

玄小龍有生之年還是頭一回看到這種怪兵刄，上面有四個宛似指頭會彎的帶鈎刺爪，長約三尺，而一端又是烏黑尖尖的比尖錐還可怕的傢伙。

玄小龍以劍力阻，他更發覺這人可以既抓又刺，那三尺長的怪兵刄在他手中靈活得很。

玄小龍人在橋上不敢大意，他也不打算退回河岸上來，在幾個阻攔中，突的一聲叱吒：「殺！」

他長劍出鞘，便是修羅神劍中的一招「神龍點頭」，五朵劍花罩了過去。

那人也是高手，但他在自保中不由得往後疾退。

玄小龍的五朵劍花絕不消失，一直逼得那些人哇哇叫着退到了河岸上。

玄小龍下了橋，他才冷笑道：「現在，倒要問一問你閣下何人了。」

那人喘氣直瞪眼，聽得玄小龍的追問，他嘿嘿一笑，道：「聽你的口氣，你必是那個小子了，你原姓包，後又改姓玄，是不是？」

玄小龍聽得一怔，道：「你又是何人？我們從沒見過。」

那人忽的吼道：「這麼說來，你就是姓玄了？」

玄小龍道：「在下玄小龍。」

那人嘿嘿一聲笑，道：「我還是等到你了，嘿……」

玄小龍道：「等我？你是……」

那人重重的道：「太湖幫冷公度。」

玄小龍吃一驚，道：「原來是大護法冷前輩，是在下失禮了。」

他立刻收斂，重重一禮，又道：「前輩多見諒！」

冷公度却不耐煩的道：「聽我那兄弟說過你這個人，只不過我不同於我兄弟，所以我趕來攔你。」

玄小龍道：「前輩的兄弟必是冷公元前輩了。」

冷公度道：「不錯，他們說你曾經出手助過他們，剛才見你的功夫，你是有本事助他們，只不過你可得把事情弄弄清楚。」

玄小龍聽得一怔。

冷公度又道：「你雖然助了我的兩個姪女，但丁是丁卯是卯，不能混爲一談，你不要挾恩打她兩人的主意，那樣，你就大錯特錯了！」

玄小龍終於明白了，原來這老兒爲的是這件事，他本來爲大龍幫之事忙得不知如何才好，想不到被人誤會他挾恩打那丁氏姐妹主意！

玄小龍輕輕一嘆，道：「前輩，你誤會了！」

冷公度道：「少來，他兄弟明明見你同她姐妹有說有笑的吃酒遊湖，還說甚麼誤會！」

玄小龍自覺有跳到黃河也洗不清的味道，忽又聽冷公度道：「我警告你，她姐妹就快是金家媳婦了，你最好以後少打主意！」

玄小龍道：「前輩，我不是登徒浪子，你也大可放心，若無別事，我還得連夜趕回上海了！」

冷公度黑暗中再看看玄小龍，道：「大龍幫前幫主果是令尊？」

「不錯！」

冷公度道：「我與你父也見過一面，回去見了你父，代我問候一聲，如果有用得着我太湖幫的時候，可以前來說一聲！」

玄小龍道：「那就不必了！」

冷公度叱道：「甚麼不必？我太湖幫不欠人情，你曾助過我們，我們有恩必報，怎說不必！」

他說這話，聲色俱厲，彷彿要揍人似的！

玄小龍也是倔脾氣，他也冷冷的道：「姓玄的助人出自江湖義氣，內心的眞誠，從不打算索報，前輩，你還是別放在心上吧！」

他說完，立刻拔身騰空而起，半空中他嘿聲連連，七個空心觔斗，人已沒入黑暗中不見了！

冷公度看得十分動容！

冷公度心中明白，就憑人家這身輕功，便是不用橋他也會飛躍過河！

想起剛才坐在橋上枯等，他不由臉熱！

「這小子的功夫不是金玉金石兄弟可比的，難怪他把二嬌的心勾去了！」

冷公度無精打彩的走了！

冷公度的船就在附近的岸邊，他還是算準了時間，在這兒攔住了玄小龍！

＊　＊　＊

玄小龍一路走回上海，從太湖東岸去上海，按咱們當地的算法，那是整數一百五十里，這中間還有大河三條，小河九道，玄小龍當然也乘坐渡船過河！

玄小龍本來可以僱條船直放黃浦江，但他發覺沿江河兩岸風光好，回去上海多煩惱！

人嘛，偶爾清靜一下總是好的，世間煩惱多，躲也躲不了，因爲是人，就會有煩惱，如果有人說他沒煩惱，八成這人的煩惱更大，更多！

痲木的人才無煩惱！

＊　＊　＊

玄小龍走到上海的時候，他發覺還得過渡到對岸，因爲那船渠在對岸！

玄小龍走到快黃昏，他只在路上稍作休息，如今他並不覺得累，就在他往一條小划船走過去的時候，忽的附近大船上有人怒吼！

「那小子在這出現了，操那娘，快報告大小姐！」

玄小龍也聽見了，抬頭看過去，才發現那是「閩浙海運總棧」大船，這船玄小龍也坐過！

玄小龍與金申如玉一同回上島的時候，就是乘坐的這條大船！

玄小龍發覺呼叫的不是別人，乃是「黑鯊四大天」中之一的張放！

那張放站在船頭吃茶看街景，發現玄小龍在岸上走過來，一時間他還不太相信，等他抖着大腦袋搖晃幾下，張大眼睛看過去，他叫了！

有人早已把金申如玉叫出艙外來了！

原來船上人正在收帆，光景這大船也剛剛靠了岸！

玄小龍心中明白一件事，金申之洞去了台灣，如今他率船回去上島了，因爲這一回同去的尙有金申蛟與「黑鯊四大天」四個厲害殺手！如今張放出現，顯然他們回來了！

玄小龍眞想回身走，甚至想回身逃，他眞的不想與金申家的大小姐再見面！

他走不掉了，因爲就在金申如玉一見玄小龍的刹那間，立刻尖聲吼叱！

「圍住他！」

隨着她的吼叱，人已自船上飛落岸上，於是，另外四條人影呼呼嚕嚕的也躍下船，刹時間把玄小龍圍住了！

船上另外跳下六個大漢，分別在外面圍兜住玄小龍去路，一個個咬牙切齒！

金申如玉走近玄小龍，她只一看，立刻暴伸右掌打過去，口中叱道：「你該死！」

玄小龍怎能再挨她的巴掌，左手暗含眞氣，修羅神掌一招「四両撥千斤」，反方向迎過去！

「啊！」

金申如玉立刻往左前方傾去，差一點爬在地上！

金申如玉一挺而起，叱道：「你敢回手！」

玄小龍反叱：「妳是甚麼東西，妳眞以爲我叫包英？妳才不配對我吼叱，個海盜女！」

金申如玉忿怒的道：「混帳，你敢罵我海盜女，我必要你命！」

玄小龍却又冷笑，道：「就妳眼前這幾個？」

金申如玉道：「包英，你說你不叫包英，你是誰？那天夜裡，你趁我受傷沒注意，却偷跑島後把洞中死囚們放走，還奪了大船！」

她似乎氣得全身哆嗦，又道：「我二哥三哥追上你們，反被你們殺傷，包英呀！包英，我對你是眞心的，你用這手段報復我呀！」

玄小龍道：「金申如玉，妳想知道我的名字嗎？」

金申如玉道：「快說出你的眞實名姓來！」

玄小龍道：「大龍幫少幫主玄小龍！」

金申如玉驚怒的道：「你姓玄？」

玄小龍道：「不錯！」

金申如玉道：「大龍幫逃走的玄劫，是你甚麼人？」

玄小龍道：「當然是我老爹，金申大小姐，我爹才是淮上大龍幫幫主！」

金申如玉冷笑，道：「淮上大龍幫幫主乃我丘大叔，玄小龍，你們早完蛋了！」

玄小龍道：「不，我們沒有完蛋，東山再起，江湖上屢見不鮮！」

他忽的雙目一厲，又道：「事情總算弄明白，那陰謀奪權的丘泰來，原來與妳老子金申之洞沆瀣一氣，早有預謀，姓丘的潛伏在大龍幫中盡力表現，討好我爹，提升他當上大龍幫副幫主之位，嘿嘿嘿嘿……且等時機成熟，姓丘的在妳那老子的授意之下，海上一舉把大龍幫十一條大海船吞掉，然後在我老爹親自出海查案之時，姓丘的鼓動奪權，拉我老爹下馬，只可惜呀……」

金申如玉冷然又得意的道：「可惜？可惜甚麼？」

玄小龍道：「可惜被你爹囚在山洞爲你們挖洞設機關的大龍幫兄弟尙有八十多人沒死，金申大小姐，這些人正等着同你們拚命了！」

金申如玉聽得大怒，道：「玄小龍，八十幾人算甚麼，那些人並不放在咱們心上，倒是你，你今天非死不可！」

玄小龍道：「江湖搏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他緩緩拔出長劍，又道：「事情已明，案子未了，大龍幫多少屈辱與死亡的忠義兄弟們的血債都將會一一索討，金申大小姐，再動手，我絕不會手軟！」

修羅神劍抖出一溜極光，劍指南天，玄小龍叱道：「你們還等甚麼？」

他這種氣勢，的確是驚人，金申如玉全身一震，她立刻忿怒的道：「殺了他！」

「殺！」

「黑鯊四大天」立刻發動了！

于化四人知道單打獨鬥絕非玄小龍對手，四人發一聲喊，揮動兵刃便撲上。

于化大斧當頭砍，申屠中的三環砍刀發出懾人的嘩嘩響已往玄小龍背上殺去！

張放的大刺錐平着搗，心中厲罵：「打死你小狗操的東西！」

左向前把上身縮在盾後，平着一刀切過去！

這四人合擊玄小龍，誰都以爲玄小龍死定了！

就在四般兵刃快沾上玄小龍身

上刹那間，就聽玄小龍狂吼如獅，他右掌拍擊在撞來的盾上，身子立刻騰空而起，左向前的刀已自他的足下削過！

玄小龍人在半空中長劍已劃出一道冷弧，就聽左向前大嗥一聲：「啊！」

玄小龍的劍再次指向半空的時候，左向前的背上開了口連到後頸皮，鮮血往外直冒！

玄小龍單足點地再起，他劍芒點中大刺錐的同時，狠狠一拳打得張放「嘩」的吐出一口鮮血直往後跌去，差半尺就摔落在江中！

玄小龍錯身閃進間，修羅劍法看是下殺，但中途他撥開三環砍刀，又是一掌拍擊在敵人小腹上，就在申屠中悶哼中，玄小龍的劍狠狠的掃在申屠中的右大腿上，刹時鮮血染紅半條褲子！

玄小龍已幾乎同于化撞了個滿懷！

于化大吼舉斧就砍，他十八斧一路砍過去，玄小龍閃在斧刃邊沿冷冷笑！

於是忽聽金申如玉狂叱一聲：「殺！」

是的，玄小龍一口氣放倒三大殺手，那也只是一刹間的事，這是令人吃驚的！

于化拚力舞斧，便是以攻爲守，先求自保！

金申如玉人快到的時候她才出刀，刀尖已入玄小龍的肩頭皮肉之中了，而刀尖落實她才吼叫！

這完全是一招偷襲，可也扎得玄小龍痛徹心脾！

玄小龍一個大翻身，猛的一掌擊過去，金申如玉的身子尙在半空而不及閃躲，左胯被玄小龍一掌擊中，打得她尖聲怪叫！

「啊！」

「轟」的一聲，然後又是嘩啦聲起處，金申如玉被玄小龍打落江中了！

有人大叫：「快救大小姐！」

隨之有人往江中跳，那于化舞動大斧狂殺而上，口中也不知罵些甚麼！

玄小龍的肩頭在冒血，他幾乎殺紅了眼，一頭撞進斧刃疊層中，立刻間，那斧頭抛飛，于化至少被玄小龍打了十一掌，打得于化大叫：「殺呀！」

四週圍的大漢們見這光景，大伙發一聲喊便舉刀往上撲去！

玄小龍一見，心頭火起，想起兄弟們被囚在洞中過着只有累死的日子時候，他發狠了！

玄小龍狂叱一聲：「我宰你們這批海盜！」

他修羅劍法指東殺西，上撥下擊，這些人怎會是他對手，五七招間被殺得剩下一半。

金申如玉上岸了，她頭髮貼在臉蛋上！

「住手！」

仍有幾個拚殺的聽得大小姐的吼聲，忙往後閃退！

金申如玉全身濕透的走向玄小龍！

「你活不久的，玄小龍，你等着死吧！」

玄小龍道：「我的生死操在我自己的手中！」

金申如玉道：「你等着，你不會活太久，玄小龍，你把那批死囚們藏在甚麼地方去了？我們的四條大船！」

她恨得咬牙切齒，又道：「大船呢，難道去了淮上？」

玄小龍道：「那不是你們的船，十一條大海船被妳爹吞了，如今我收回四條，還有七條，不久便會收回來！」

金申如玉忽的冷笑了！

她不再同玄小龍多說了，兩個女侍走上前，大披風爲金申如玉披上，扶着她的身子上了船！

金申如玉爲甚麼突然不說了！

玄小龍並不多去想，但當玄小龍剛走出幾丈遠，船上傳來一個女侍聲音，道：「喂，姓玄的！」

玄小龍回頭望過去，見是那女侍，他站住了！

「幹甚麼？」

那女侍道：「約鬥！」

玄小龍冷笑，道：「甚麼約鬥！」

那女侍道：「明日五更天，吳淞口的石堤上，我們小姐約鬥你，怕了就當縮頭烏龜吧！」

玄小龍想說甚麼，但那女侍却不見了！

* * *

吳淞口外是有一道長堤，那是爲堵攔北邊江口的流沙，堤長三百尺，寬也有兩丈，是個生死決鬥的好地方！

玄小龍當然去，他才不會當縮頭烏龜，當然，他更不懼金申如玉，便是金申蛟來了又怎樣！

只不過玄小龍心中實在不愉快，因爲這一趟來上海是爲了修改四條大船，想不到竟然同敵人幹上了！

玄小龍漸漸的發覺，江湖上的紛爭，光景是靠的實力，那麼，殺戮便也難免了！

玄小龍不懼殺戮，如果爲了大龍幫，他甚麼也不會去計較！

玄小龍心中想着，便是殺了金申如玉又怎樣！他忿忿然的走了！

玄小龍是不會就此過江去船渠的，那會引來敵人的殺戮，這時候他不願意同敵人正面交手！

如果丘泰來在此，情形就不同了！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 卓約為了抓住陶璐報仇，便告訴小關小毛，年五洲的庶母帶着盲男人正在賭場，他們遂前與老女人賭博，老女人輸光了，他們便脅迫老女人說出陶璐的地址。卓約隻身前去找他，因想知道陶璐為何知她與左道之的隱私而大意讓他逃脫。郝龍飛再去老女人處赴約，却將老女人點穴制住，後將自己身上的「零件」從帶來的盒裡拿出來……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司空羽・文／可飛・圖

賭俠

設餌釣大魚　發招制老魔

「幫是要幫，不過咱身手有限，只怕一旦露出馬脚就難逃一死！」莊金道。

小毛道：「我們不會讓你在她身邊太久的，刺探一些重要情報之後就急流勇退，把你接走。」

莊金終於點了頭，道：「小毛，這就叫着捨命陪君子！」

「我領情！」

小關拿出十萬兩的銀票，作為小莊的安家費。

小莊大為吃驚，道：「要這麼多？」

小毛道：「不多，事成之後，還有薄酬。」

小莊道：「小毛，你發了財哩！」

小毛道：「小莊，今後你也會發財的……」

* * *

這家賭場很小。

一共才三桌牌九，一桌骰子和一桌麻將。

這桌的牌九上有個中年人作莊，賭得很大。

另一桌上的骰子賭得却很小。最大的一次輸贏才不過三十兩。當然在民間，如這等小鎮上，一把的骰子就輸贏三十兩，也算是大手筆了。

不過這一桌上的骰子賭局經常發生爭執。

這一次又鬧了起來。

原因是其中一個小賭徒輸了賴皮。

他擲了個三點，說是被別人撞了一下，不算。

好歹讓他重擲一次。

只不過這一把又擲了個四點，他又說對面那人揮手影响了他的視覺，所以擲了個小點子，仍然不算。

又要求重擲，別人都鼓噪起來。

這小子一急之下，似想打架。

為了息事寧人，終於准他再擲一次。

這一擲竟是個九點。

因而有人就說話了，如果輸了就未免太寃枉了。

別人一擲之下，果然都沒超過七點。

其中一個漢子道：「小子，我以為你有點邪門！」

這個賴皮的小子正是莊金。

莊金道：「怡你姐，你才邪門哩！」

漢子捏起三枚骰子道：「各位請看，這其中一枚骰子的顏色不一樣，比較新些是不是？」

衆一看，果然不同。

這漢子在手中一掂，道：「各位掂掂看，這枚是假骰，八成灌了鉛！」

衆人一掂，果然不一樣。

於是有人咬開一看，正是灌了鉛的。

在衆怒難犯之下，與賭的一齊動手抓扯小莊，要到外面揍人。

小莊大叫「寃枉」！他說也許是別人弄鬼，只是他擲了個大點子就被人懷疑了而已。

衆人拉扯不已，居然把他的褲子拉了下來。

突然間，傳來了一片驚呼聲。

有人大叫道：「大家快來看哪！世上那有這麼大的傢伙？」

另一個人叫道：「這小子個這麼小，傢伙却這麼大，該不是『驢頭太子』轉世重生了吧？」

另一桌上作莊的中年人一看，不由目射奇芒。

他大聲道：「一切由我負責賠償，不要難他！」

這中年人掏出銀票，淸點枱面，等於來了個通賠，然後把小莊帶出賭場而去。

這人是誰？也就不問可知了。

她就是年老婆子改扮男裝的。

一來她嗜賭，但又並不太精。二來到好在她的兒子有的是銀子。民間來找機會尋求大尺碼的。

不出門又怎能遇上這等貨色？

老婆子一看就心花怒放。

論尺碼，不輸郝龍飛，却又比郝年輕得多。

帶回秘密住處，立刻就試。

結果十分滿意，居然能一連使老婆子有三個高潮才下馬，老婆子如獲重生。

她自然會把小莊捧在手心上了。

小莊過去在家鄉也不缺女人。在家鄉，有些妓女不要他的錢，還有倒貼的。

小關和小毛當然在暗中監視着。

小莊也會技巧地送出情報。

三天後，小莊的重要情報是年五洲要來看他的庶母，這是一個擒賊擒王的大好機會，不能錯過。

小關估量了一下，以三小的實力，可以擊敗年五洲，而且可以偸襲。

小毛道：「如果不止他一個人呢？」

小關道：「不大可能有第二個同來，他怎麼會讓部下看到他的庶母又找了個姘頭呢？」

卓倩也以為，這看法很正確。

只不過這兒也有幾個保鏢的，身手不俗。在年五洲沒到之前，先要把這幾個保鏢除去才行。

第二天有兩個保鏢的出門辦事。

在半路上就被小關打倒了。

一問之下，還有兩個。

那兩個見這兩個久去未回，出來找尋又被打倒，三小進入宅內，扮作保鏢。

老女人樂昏了頭，得到新寵，一天到晚不捨得小莊離開，居然沒注意保鏢的換了人。

這天傍晚，年五洲來了。

三小怕他認出來，沒有露面。

年五洲和母親見了面，道：「這兒不是有幾個保鏢嗎？」

「是啊！」

「怎麼不見人？」

「不久前我還見過！」

「娘，這個年輕人是……」

年老婆子樂得眉開眼笑，道：「五洲，這個小傢伙挺能善解人意，作人也殷勤……」

年五洲皺皺眉，這年紀，二十出頭一點，眞能把庶母侍候得服服貼貼？他眞是想不通。

這年紀的少男，玩起來火爆而有力。

這年紀的老女人受得了嗎？

年五洲道：「小哥，府上哪裡？」

「鄭州……」他當然不能說出家鄉開封。

「是怎麼認識的？」

年老婆子大致說了那天賭場中的事。

只是沒有把小莊說得那麼不堪而已。

只因庶母在他年輕時挺關心他，他是知恩圖報。

這也算是一點孝心。

只不過這種方式的孝心是不是眞孝呢？

年五洲看看小莊，道：「你會武嗎？」

「只會一點點！」

「來，我試試你！」

「我……我這一點點和不會也差不多！」

「那不一樣，會和不會是有分別的！」

到了院中，年五洲叫小莊全力攻擊他，不必留情。

小莊道：「你是貴賓，我怎可全力攻擊？」

「不妨，你一定要盡力，我才知道你的深淺！」

小莊暗暗蓄力，他知道，要想傷他，作夢！但只要吸住他的注意力，就有機會傷他了。

小莊拉開架武，完全是莊稼把式。

年五洲不由暗暗搖頭。

這的確和不會武功差不多。

這種把式幾乎是一點用處也沒有。

也許不會還比較好些。

小莊怪叫一聲，就是一招「霸王敬酒」！

年五洲連閃都不閃，兀立不動，伸手一捏他的手腕，正要一帶

把他甩出去，但又怕把他摔傷了。

就在這猶豫間，後面突然撲上兩人。

年五洲是何等人物？

這一撲之勢，和小莊豈可同日而語？

甚至他也以爲不是保鏢人員。

因爲保鏢人員不會向他背後猛撲的。

這種背後猛撲，顯然是狙擊。

年五洲鬆手迴身，小關和卓倩已撲近。

甚至小關的如戟指風已到了年五洲的後腰處。

年五洲盛怒。

他看出，兩小是冒充保鏢埋伏在這兒的。

而小莊剛才全力進攻，還大聲怪叫。

這也是吸引他的注意力，以便使兩小得手。

兩小堪堪得手，卻被年五洲閃過。

年老婆子一看，不是她的保鏢，就知道不對勁了。

年五洲邊打邊道：「小關，是你安排的？」

小關道：「正是。」

「你好詐！不像你的父親！」

「對付你這種人，何必計較手段？」

這工夫小毛在另一邊道：「你老娘喜歡的是大黃瓜，不喜歡小胡蘿蔔，所以我們物色了一個尺碼大的！」

小毛自身上掏出一個小囊，似要施毒。

年五洲身手再高，也不敢以身試毒。

他的身法施展到極點，一滑而至。

人沒到，劈空掌掌勁已到，把小毛震了出去。

小毛還沒爬起，年五洲又到。

年五洲恨極。

他老娘喜歡這個調調兒，他不想管。

他以爲，當初秦始皇那麼霸道，卻也不管他老娘的狗皮倒灶的事兒，而武則天的兒子們也知老娘有那毛病，都眼睜眼閉。

他年五洲不能比古人，却可以學古人。

他庶母並不重視美食。

她也不好穿華服，她重視的就是床上的「遊戲」。

有一次他無意中聽到他庶母和男人在床上遊戲，發出似泣非泣，似歌非歌，似呻吟非呻吟之聲。

此後，他終於明白了他庶母是多麼沉迷這種遊戲了。

年五洲又是一記劈空掌，把小毛震出五六步。

小毛已重傷。

這時小關和卓倩已撲上來。

這兩人聯手，威力强大。

尤其是小關，近半年來突飛猛晋，已躋身頂尖高手之列。

卓倩可以說盡得費雪眞傳，加上卓布衣的絕技，交互運用，也非同小可。

只不過四十招後，兩人還是落了下風。

小莊道：「老妹子，你能不能叫他們不要打了？」

年老婆子道：「你們是一伙的？」

「不是！」

「你說謊！」

「妳管不管？要不我要走了！」

「你敢，你以爲你走得了？」

小莊道：「妳如果向我下手，我就把這東西剪下來！」他知道老梆子的德性。

老梆子一急，道：「別那樣！你會後悔的。你這年紀，還沒有成家，那不是絕了後代了嗎？」

小莊道：「妳管不管？」

老梆子好不容易又找到一個合適的，就怕他跑了，道：「五洲，算了！放他們一馬吧！」

年五洲可不這麼想。

小關父子是他的第一號對頭。

他處心積慮地想除去他們。

如今送上門來，怎可放人？

況且，這是他們幾個小崽子的鬼點子，玩的花梢，怎可讓他們出去亂說？所以他繼續動手而不出聲。

年五洲想速戰速決，絕招盡出。

這工夫小毛負傷加入，當然是不行的。

小關有時還要去保護他。

於是小毛又被砸出。

卓倩挨了兩掌。

小關在中了一脚之後，情况十分不好了。

小莊想溜，因爲一旦三小不敵，他會被擄。

但老梆子揪住了他。

小關被擊倒一次。

卓倩倒下兩次。

小毛被砸出，迄未醒來。

年五洲不能不佩服小關。

在目前武林中，挑不出第二個年輕人能支持這麼久，這工夫小關又連遭兩次重擊，口角噙着血漬。

這局面絕對不可能拖得太久了。

卓倩步伐蹣跚，出招已不精準了。

就在這時，一個蒙面女人突然出現在年的背後。

年五洲急切中逼退了小關，接了這蒙面女人一掌。

這一掌固然震退了蒙面女人兩步，年也退了一步。

只不過她稍退即上，招式十分詭異。

這工夫小關扶起小毛，卓倩招呼一聲小莊就走了。

原來這蒙面女人尚沒現身已向小關打了招呼。

年五洲接了七八招，道：「請住手！」

女蒙面人立刻停手不攻。

「姑娘何人？」

「何必道名道姓？」

「姑娘的招式很熟！」

「天下武技本出自同源，有甚麼稀奇？」

「我有一種看法。」

「甚麼看法？」

「姑娘的招式似曾相識。」

「你認識？」

「認識，但我不想說！」

「你最好別說！」

「當然，但姑娘也最好別再管這種閑事。」

蒙面女人道：「你們母子也太不像話了！」

「姑娘請便！」

「我也奉勸你別太過份！」

「如果姑娘知道那位老爺子的立場……」

「知不知道都是一樣的……」

年五洲伸手一讓，道：「請！」

蒙面女人抱拳離去。

屋中傳來了老女人的哭聲。

年五洲往屋裡走。

蒙面女人隱在附近，聽到年五洲的聲音，道：「娘，收斂點吧！傳出去不好聽啊！」

「我才不管好不好聽！」

「娘，妳這麼大的年紀了！」

「沒有這箇，還不如死了好些！」

「娘，要不就找個年紀相當的！」

「不行，老得沒牙了！還能幹甚麼？」

「娘，咱們出了名哩！」

「你也不用諷刺娘，爲人在世，各有所好，我們也不必怕別人閑話！我們是爲自己而活着的。」

年五洲冷冷地道：「難道比吃飯還重要嗎？」

「當然，我可以三天不吃飯，但是……」

「好好！娘，我去物色……」

「現在有這個就夠了。」

蒙面女人攤攤手。

這可算是一段奇妙的對白。

這老女人荒唐走板，世上少有。

而蒙面女人自己呢？

蒙面女人追上三小。

她負責背起卓倩，他們都以爲小莊無危險。

小關挾着小毛奔行。在三十里外入鎭。

在客棧中，卓約道：「小關，我要走了。」

「謝謝！恕不留客！」

「我也不想留下來！」

「慢着！」小關道：「似乎年五洲對妳另眼相看！」

「技藝相若，他不另眼相看也不成。」

「只怕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又是怎麼樣？」

「似乎妳背後的靠山他很賣帳！」

「也許吧！」

「是甚麼厲害角色呀？」

「你是清高的人，說出來只怕汚了你的耳朶。」

卓約走了！小毛這時醒來，道：「卓約，別走！」

「什麼事？」

「妳居然會救我們？」

「絕不會是爲了救你。」

「我知道，妳有一天會殺了我。」

「那也要看你會不會口下留德而已。」

小毛道：「卓約，人要厚道些，從此以後，我不談你的私事，我以爲妳還有重義的一面。」

「少來，我雖不想殺你，有機會却仍要敎訓你。」卓約要走，卓倩道：「二妹！」

「姐，妳不必留我，我是個壞女人。」

「二妹，不必再提過去的事了，父親去世，我們手足之間就不能近一點互相關切照料嗎？」

「如果不是如此，我會到年五洲那兒去救人？」

「二妹，如你能本本份份的，我希望妳留在這裡，小關會接納妳的。」

小關道：「我沒有這意思！」

卓倩道：「小關！二妹在外流浪，也很可憐，就看在亡父和我的份上，留她……」

卓約道：「我能照料自己，不必操心，我倒要提醒各位，往後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

小關道：「什麼意思？」

「你以爲年五洲那麼好打發？」

小關道：「我也不是一塊好捏的軟麫！」

「佩服極了，那就善自珍重吧！」

小毛道：「卓倩，妳不必躭心，她足以自保。」

「我不知道她到底有什麼靠山。」

「大概不是泛泛之輩。」

小關道：「連年五洲都賣她的帳。」

卓倩道：「那是什麼靠山？」

小關和小毛都不出聲，卓約走了。

＊　＊　＊

卓約心情不快。

主要是出力不討好。

小關在她心目中仍是主宰，儘管她表面上表示不在乎他。

她不恨費雪及耿淼，還有歉意。

巧的是，正好就遇上了這兩個人。

而這一對患難夫婦，正陷入了危機之中。

「神蛛會」早在三月前就下帖邀請入會，二人根本不理，後來派人硬請，被他們二人擊退。

今天在這河套上，他們夫婦又被追上了。

對方九人，以多勝少，其中又以遲覺為首。

耿淼殘了一腿之後，功力大打折扣。

九對二，五十招前對方未沾到便宜，後來對方才專門對付了一腿裝了義肢的耿淼，費雪要救人又要自衛，情況逆轉，每下愈況。

不久，耿淼中了一刀一劍，費雪為了迴護他而挨了一刀三掌。

這時，一個幪面女人凌空瀉下，連環腿功，七腿之中有五腿沒有落空。

「天地二怪」被踩了出去。

齊天滾出六七步。

鄒揚的門牙掉了兩顆。

遲覺退得快，心頭大驚。

這是何方神聖？兩招重創了好幾個人。

雖然有點施襲的架式，但出手凌厲，招式玄妙，見所未見。

尤其是耿淼夫婦，更是感激之餘，十分折服，這幪面女人揮揮手，要二人速離現場。

二人要離開時，遲覺畢竟不能就此屈服，又展開了第二次狂攻。

耿、費二人眼見這幪面女人迴旋在九天之中，形同閃電似的攻守，却一招也說不出名堂來。

夫婦二人面面相覷，這會是誰？

還有一點，誰會這麼好心幫助他們？

由於遲覺等人纏鬥不退，幪面女來了眞的。

這是指她一旦擊中或踢中，必然是重擊。

這些人除了鄒揚，多在五十以上，老骨頭不經打，三四個受了傷以後，遲覺發出暗號撤退。

這九人一走，幪面女人也走了。

耿淼夫婦要道謝都來不及。

「耿淼！」費雪道：「你看這位女幪面人是誰？」

耿淼搖搖頭道：「猜不出！」

「你以為她有多大？」

「看來不會超過二十五六。」

「在武林中，二十五六以下的女超級高手有幾個？」

「女高手年輕的，大約有三五人，超級的，那就……」

「你似乎並非一點也猜不到。」

「我只是以為那不可能。」

「猜猜看！」

「看身材，頗似卓約。」

「我也以為極似。」

「她會幫我們？」

「不是沒有可能，也許她良心發現而拔刀相助。」

「會嗎？這樣一個狠毒的女人。」

費雪道：「你說實話，當時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早就對妳說了實話，我被年輕美色所吸引，要求她，而她為了武功也答應了我。」

「這是沒教武功之前對不？」

「對，但教完了之後，就在那緊要關頭，她把我自她的身上推下，而且制住了穴道，因而我滾落崖下海中，事實就是這樣。」

費雪道：「看來她曾經考慮過給你一次。」

「我也以為如此，為什麼會反悔？」

「可能，在那檔口發現你也很醜，而且年紀又大，心有不甘。或者以為，你教她武功，以這事交換，人格低下。」

「阿雪，事後我也以為如此，妳能原諒我，我一直感激在心。」

「是她！可是她的神奇武功是誰教的？」

他們想破了腦子也找不到答案。

＊　＊　＊

卓約以為，喬運向老父施襲必是左道之教唆的，她每當午夜夢回，不免深責自己不孝。

此刻她在客棧中剛上了床，時已午夜。

幾乎沒聽到聲音，門帘一撩，走進一人。

屋中很暗，她不必看清，已知是誰了。

「是左老爺子。」

「嗯！」

「你眞是消息靈通！」

「當然！妳的一切，我幾乎都十分清楚。」

「噢！你都知道什麼？」

「你近來曾救過關永一干人。」

「過去是朋友，有什麼不對？」

「這一點我也不計較，另一件事你要說實話。」

「什麼事？」

「喬運失踪了，妳沒見過？」

「他失踪了，怎麼會？」

「有人說會見過妳和他在一起。」

「這話是什麼意思？」

「這話是指妳見過他，沒有別的意思。」

「見過他又如何？」

「妳該知道他的失踪。」

「你何不說是我殺了他的？」

「我沒有這麼說。」

卓約大聲道：「可是你有這個意思！」

「小聲點，妳這麼大呼小叫地幹什麼？」

「我不喜歡別人懷疑我。」

「我只不過是問問罷了。」

「這樣不信任，你別再找我。」

「這太嚴重了吧！小丫頭。」

「你請吧！我不能和一個懷疑我殺了人的人作那種事。」

「丫頭！是不是嫌我老了？」

「隨你怎麼說！」

老傢伙往床邊一坐，就毛手毛脚起來。

卓約撥開他的手，道：「你請吧！」

「怎麼？眞的不要我了？」

「是你不要我了！」

「丫頭，怎可這樣？妳可眞絕情啊！」一下子就扯下了她的褲子舔起來，「刷刷」有聲。

卓約心中充滿了恨。

這老賊把她的人格貶到最低。

即使耿淼那件事，也沒使她藐視自己。

和這老賊，她才體會到對卓家是很大的犧牲，使她見到小關，就羞愧得抬不起頭來。

就在老傢伙舔得起勁時，卓約的上身直了起來，以九成以上的力道砸向他的腦戶穴。

這當然是不想讓他活着。

但正因為她坐了起來，身子會動。

老賊多少有點警覺。

正因為有點警覺，身子後退，這一擊當然不會正中腦戶穴，而是在頭頂的「百滙穴」上蹭了一下。

這等高手全力一擊，即使不是正中也非同小可。

老傢伙頭暈腦脹，天旋地轉。

但人老了會成精。

在這緊要關頭上，他仍然勉强往外衝去。

卓約下身沒穿衣，但她知道必須打鐵趁熱。

她跳下床全力踩出一脚。

這一脚又踢中他的要命位置——「陽關穴」。

老賊的身子像個肉球似地飛到後院中去了。

由於這一脚是正中，卓約以為他活不了哩。

所以她沒跟到院中，返回把衣衫穿好。

但是，再來到院中，却不見了老賊。

怎麼會呢？

那一砸容或沒砸實，這一脚却不同，第一是「陽關穴」，其次是脊椎部份，絕對會有幾節脊椎斷裂。

不論是如何高强的人物，脊椎斷裂，絕對不能走路，更別說高來高去了，但是人的確不見了。

八成是有人救走了他。

一擊未竟全功，卓約知道闖了大禍。

最好能找到這個重傷的老淫蟲，一擧擊斃。

她四下找了半夜沒有找到，立刻離開此鎭。

＊　＊　＊

富貴賭場，十年一次大對決隆重擧行。

所謂大對決就是賭界頂尖高手雲集。

枱面可以無限地大。

反正一切都要打破紀錄，才能顯顯他們的身份。

三小易容到場一看，嘿，的確都是頂尖人物。

他們認識的有「莊子飛」李雙。

查天翔，也就是教小關賭技的賭場聖手。

助手吳起也來了，即裝瘋子那個。

查天翔暗暗和小關招呼。

儘管三小易了容，有心人一看也能認出。

查天翔道：「今天高手雲集，無一不是名家，小關，當然要看你的了。」這當然是以「蟻語蜨音」說的。

小關道：「我怎麼成？」

查天翔道：「我來助你。」

小關道：「還有幾個不識。」

查天翔道：「你不識的，大概都是更頂尖的。」

「灰髮灰鬢者是……」

「『通吃散人』白百川。」

「這不是白嘉麗的老爹嗎？」

這果然是頂尖人物，無怪有點眼熟哩！

另一個中年女人，就是「華山聖母」令狐芝。

原來這個老女人武功一流，賭技也神乎其神。

在某一方面，也天賦異稟，喜歡大的。

她和年五洲的老娘有仇，把郝龍飛閹了。

人要是走了調，和年齡也沒有什麼關係。

查天翔道：「小關，你要記住，不管賭什麼，你都要坐在我的下手，要謹記我們過去的暗語，這些人物都不好纏，我沒有把握。」

「知道了。」

「知道還不夠，因為這幾把手，都有些你所意想不到的奇技，稍一大意，血本無回，甚至把命也輸掉。」

「我會全神貫注的。」

與賭的人有五個，第一個是「通吃散人」白百川，其次是「華山聖母」令狐芝。

第三個是「燕子飛」李雙。

此人以前主持賭場，眞人不露相。

開賭場的人不能讓人家知道他是「郎中」。

要不，誰敢進他的賭場？

第四個是查天翔。

第五個是小關。

另外還有三個老滑頭，也就是「煙鬼」鄺青，「色鬼」廖松和「酒鬼」蘇玄，他們要先看看。

特許觀衆十人在場觀戰。

這當然也有作証的意思。

白百川道：「在下建議賭「花式梭哈』。」

小關等人一楞，「花式梭哈」這詞兒沒聽說過。

查天翔以「蟻語蜨音」道：「就是可以在賭的進行中，帶些花梢，使賭局很熱鬧而又好看。當然，詐賭也可以利用『花式』進行。」

小關道：「這個除了你教我的之外，我自己閒來無事，又自創了十來種之多。」

「那好極了，待會可以盡量施展。」

「但我一定要和你好好配合才行的。」

小關坐在查天翔的下手。

由觀者擲骰決定誰先發牌。

結果是查天翔先發牌。

枱面無限量，但每個枱面不得少於兩百萬兩。

新牌剛拆封，絕對沒用過。

自小七起，打半副牌，而且講好，「花」的大小順序是桃杏梅方，而不是桃杏方梅。

不先說好往往會起爭執。

也就是三種花菓在前，方塊在後，比較合理。

五個人都把枱面掏了出來。

差不多都在五百萬左右。

須知這是一個枱面，賭一場「梭哈」，最少也要五六個枱面吧！如果能有一個人把與賭的全部賭資刮乾，大約總數有一億左右了。

查天翔開始洗牌。

在洗第二次時，全副牌飛了起來。

飛牌並不稀奇。

奇的是看來雜亂無章，到處亂飛，却並非如此。

到了最後，却自不同的方向飛向查天翔手中。

飛回手中的位置，正好是一張地錯開。

第三次洗牌就更絕了。

當牌一張張按順序飛起時，查天翔撮口一吹，有三張牌脫隊而出，廻旋繞行飛舞。

這還不奇，奇的是三張牌還會發出「畢畢」聲。

「畢畢」聲是由於牌的自行震動而起的。

這三張牌在空中飛舞三匝。

不論是瞧上或瞧下，與賭者都可看清是什麼牌。

甚至觀者也可以看到。

但是，當這三張牌飛插入羣牌之中時，誰也沒看清是插於何處。

這一手衆賭客爲之矚目。

查天翔叫小關「遷牌」。

小關捏起三五張放下，查天翔放在最下面，接理說，不應由下一家遷牌，應找上一家較妥。

也許是這些高人們不在乎，都沒表示意見。

他們個個都有把握，不計較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吧！

把牌攤在枱上發牌，以示公信。

只不過他發牌也有花招，每一張牌發出，都像海底的兜子魚一樣，貼地像拍翅飛行前進一樣，而且「叭叭」有聲。

第一張明牌，小關是小七。

第二家是李雙，是張九。

第三家是白百川，是張J。

第四家是「華山聖母」令狐芝，是K。

查天翔是一張A。

A說話，五十萬兩。

第一張牌五十萬，眞叫人懷疑自己的耳朵。

大概都是銀礦礦主吧！

沒有人打烊，全跟了。

第二張明牌，小關是一張八。

李雙是Q。

白百川是十。

令狐芝是K。

查天翔是Q。

令狐芝的K一對說話，變成兩百萬兩。

查天翔看了一下跟了。

關永的明牌是七、八。

就算頂頭七或八一對吧，又有什麼出息。

但他觀望了一下，也跟了。

令狐芝沒有考慮，凑足了兩百萬兩推出。

查天翔又發了第三張明牌。

小關是一張七，牌面是七八七。

李雙是一張Q，明牌是九QQ。

白百川是一張K，牌面是J十K。

令狐芝是一張八，牌面是KK八。

查天翔爲自己發了一張九，是AQ九。

他的牌已無「順子」希望了。

顯然他的牌最差，也無跟的資格了吧。

除非他是頂頭A一對，還有希望。

目前枱面上還沒有出現第二張A。

當然，另四家中也許已有三家是扣A了吧。

所以明牌中沒有某一張牌，也許幾家的牌扣的都是那一張牌。有時因明牌沒出現，而爲了補那張牌，輸個鳥蛋精光也補不到。

李雙的Q一對說話，他凑足了五百萬兩。

也等於梭了。

但由於是無限量的枱面，五百萬還不能算梭了。

李雙推出凑成五百萬兩。

下一家是白百川，他沒考慮多久就跟了。

他的牌面是J十K，如暗牌扣Q就是兩頭順。

令狐芝是KK八，這張八來得有點倒胃口。

只不過她自己並不灰心，居然也跟了。

查天翔扣了牌。

小關是七八七，七一對居然也跟了，甚至還來了個五百萬兩的「奧賽」，這一手很意外吧？

就算七是頂頭，小關也不過是三條七而已。

目前李雙有一對Q。

令狐芝也有一對明K，很難說他們二人不是三條。

只不過小關一點也不含乎，梭了就是「梭了」。

「奧賽」五百萬，仍然不算「梭了」。

白百川道：「小子，是不是，銀子發了霉，要出清陳貨。」

小關笑而不答。

白百川跟了。

這工夫令狐芝打量小關的牌道：「大不了是三條七，這不是什麼大牌呀！小子，你沒弄錯吧？」

這工夫令狐芝耳際有細聲，道：「令狐大姐……」

令狐芝目光一掃，就和查天翔的目光接上了。

令狐芝也以「蟻語蜨音」道：「什麼事？」

查天翔道：「咱們來個『場外奧賽』如何？」

「噢！什麼叫『場外奧賽』？」

「也就是與賭局無關的『奧賽』！」

「讓我聽聽看。」

「只要你打烊，我付你這枱面上全部所付出的。」

「我有失心瘋啊！」

「當然有回饋。」

「甚麼回饋？」

「以大姐所最欣賞的作交換！」

「你知道我最欣賞什麼？」

「少男……」

「少男俯拾皆是，還用和你交換。」

「我的不一樣，萬不得一……」

「噢？」令狐芝眼睛一亮，撇撇嘴，道：「查天翔，原來你枱面上的技倆也不過如此呀！」

查天翔道：「有沒有意思？」

「那種貨色並不難找。」

「我這個有三種不同的長處。」

「那三種？」

「第一，尺碼十二寸，前面是尖的，和傳統的喇叭型不一樣，而且能連發三次，可謂金槍不倒！」

「噢！」

「第二，他才二十三，青春熱情，火力充沛。」

「嘿嘿！似乎挺不錯嘛！」

「第三，這小子挺本份，心地不錯，也許，這才是最重要的一項，令狐大姐以爲如何呢？」

令狐芝道：「如果他沒有那麼好呢？」

「查某爲人如何妳是知道的，我怎會找個不如妳的人？山不轉路轉，以後總要見面吧！」

令狐芝道：「就試試看。」

令狐芝又道：「我這一對K吃不開了，我放棄。」

這一手十分意外。

白百川道：「令狐芝，這賭局非同小可，可不要有什麼暗盤，這要負重大後果責任啊！」

令狐芝道：「笑話！要不要自己決定，白百川，你少在這兒倚老賣老，這次收枱面的未必是你。」

「當然，當然，誰敢說那句大話？」

令狐芝一打烊，只剩下了關、李、白三人硬拚。

查天翔發了最後一張明牌。

小關捏牌一看，心頭一跳。

果然是一張七——四條七了。

他這才知道查天翔要令狐芝打烊的原因了。

按理說，查天翔這把手，應已把牌都作好了，何必「勸退」令狐芝，錯開這張牌呢？

錯開這令狐芝及他自己的牌，固然是使小關拿到那張七的原因之一，還有一點，他發現令狐芝的手法也許不比白百川差些。

這女人手法之精，他自嘆不如。

結果這次白百川是「大順」，但輸在四條上。

白百川一句話也沒說，李雙是Q九兩對。

這一把小關進帳可觀。

這次由小關發牌。

這小子在這方面算是天才。

他洗牌之快，花梢之多，比查天翔還要精。

眞正是青出於藍了。

第一張明牌李雙是A。



白百川是九。

令狐芝是七。

查天翔是K。

小關自己是一張十。

李雙出了五十萬。

沒有一個扣牌的。

小關「刷刷」發牌，但白百川舒指一點，小關的手縮不回去了。這場面是十分尷尬的。

大家心裡清楚，八成小關手中扣了一張牌。

發牌時可以在掌心扣一張而加以調換。

有時是把應發給別人的調給自己的人。

有時也可以把扣在掌心那張牌在公牌中調回。

但李雙一翻小關的手，掌中却空空如也。

小關冷冷地道：「白前輩，你這把老手也沉不住氣。」

「小子，我把你低估了。」

小關道：「前輩這話是什麼意思？」

「你以為你面對的都是一些傻蛋？」

「前輩抓到我的作弊証據了？」

「你和查天翔是什麼關係？」

小關心頭一震，果然薑是老的辣。

「前輩問這個幹什麼？」

「你以為這些鬼畫符我也不知道？」

「前輩抓到了什麼把柄？」

「當然！」白百川道：「抓到了你小子弄鬼！」

「口說無憑！」

「如果眞揭開，你賠得起嗎？」

「你說我弄鬼，如何弄法？」

「那張牌已藏在你捲起的袖子中。」

這是以「蟻語蜨音」說的。

小關心服，但尚未承認。

雖然白百川是白嘉麗之父，但白百川不見他，他沒有去，如今在枱面上見了面，還贏了他一把，這後果就很難說了。

「小關，我如果要你難看，就不會用『蟻語蜨音』了，如今答應我一件事，我可以不揭開。」

「什麼事？」

「讓我馬上有個小外孫。」居然來這一手。

「我能使你馬上有個外孫？」

「當然，年輕人只要上床還怕沒有？」

小關道：「辦不到。」

他縮回手，把他袖擄下，却不見有牌。

這當然是障眼法，手脚之快，白百川也服了。

這一套瞞不了白百川。

想不到白並沒有再追究。

李雙道：「白大俠抓到他的毛病沒有？」

白百川道：「也許是我看錯了吧！」

小關再發第二張牌。

李雙是十。

白百川是Q。

令狐芝是七。

查天翔是J。

關永自己是八。

令狐芝的七一對講話，凑足一百萬整數。

查天翔跟了。

由小關這牌面看來，一張十，一張八，實在沒有必要跟下去，可是小關也跟了。

李雙跟了。

白百川沒有倒打也跟了。

小關發了第三張明牌。

李雙是J。

白百川是十。

令狐芝是七。

查天翔是Q。

小關是一張七。

以這五人的牌面來說，小關的最差。

第一，要順子還順不上。

要對子也無對子，而又都是小牌。

三個七講話，令狐芝的牌面是七七七。

她當然是梭了——五百萬兩。

下面是查天翔，他跟了，KJQ牌面很好，當然，如果下面扣一張小七，那就不好了吧。

只不過，如下面扣一張小七，他也不會跟下來了。

小關看了一會也跟了。

李雙道：「這小子都敢跟，我打烊就太可惜哩！」

他一跟，白百川不能單獨扣牌。

他是這些人中聲望最高的一位。

捨命陪君子也要陪下去，況且十JA，這個牌面也不差呀，結果是全部都跟了。

小關發了第四張明牌。

李雙是一張Q，牌面是A十JQ嵌K順。

白百川來了一張J，牌面是九Q十J，K八兩頭順。

令狐芝又來了一張A，牌面是七七七A。

查天翔來了一張十，牌面是KJQ十，A、九兩頭順。

小關又來了一張J，牌面是十八七J，嵌九順。

而且他還有「同花」。

（未完・十八）



各大百貨公司均有代售

總代理：豐潤有限公司　Whole Come International Ltd.　Tel：858 8682　Fax：540 4422

Graphic-Eye Advertising Limited